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三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錄

目錄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二(卷四一至卷六〇)	楊玲校點	李文澤郭齊審稿	一
宋儒碑傳集	一(卷一至卷二二)	李勇先校點	刁忠民吳洪澤審稿	三二九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一

馬盧符 齊抗 胡珣 閻士熊 鄭儋

顧少連 韋夏卿 崔淙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君墓誌

公諱某、字盧符、宣州刺史元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孺子、爲之著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參軍、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曹。黜陟使裴伯言謂公堪爲諫官、薦之於朝、拜殿中侍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參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復命、授興元少尹。人爲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又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寢疾卒。公博覽多藝、奕棋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祇以纂錄自樂。

爲事、撰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寶折桂錄新羅紀行將相別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秘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著文、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興、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葬於偃師、從先塋。謂翱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爲志。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

賓客贈戶部尚書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溫、絜矩秉懿。明誠盡性、切磨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病乞身、乃



儒藏

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徹琴瑟、啓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定州義豐人、自太公表東海、桓公匡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直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翽、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齟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毀、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誅草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觀靈龜。嘉招重問、奔走以狎至。虛己宏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爲榮。及進律於洪、成師於岐、累爲命介、若驂有靳。建中中、戎王謀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

佐中權、登壇莅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群凶挺災、天兵展義於甸內、王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於行宮、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愷澤於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於蒲、連兵未解、關中饑旱、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艱患、求才急病、命使以轉達、遷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寺。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徭冒役、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强家大猾、不得蓋藏、公持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宏大之、其



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爲郡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絡張設、名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擿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辨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獻、化裁形器、精微以折衷、密靜而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選孝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少宗伯爲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寄。至於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孰謂肩鏑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耶。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

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聖之代、用宰司總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夭。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毀瘠、侍公裳帷。以某月日、祔於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岐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丞相。其他推轂下士、爲朝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宏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迹、推大政、晷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爲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

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貽慶子姓。倉曹含光、太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轡。其生有涯、其用無極。壽堂冥漠、冢樹森植。楊茲馨香、終古是式。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九九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

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饋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核群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嘆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



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爲成德。銘曰。

謁謁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迄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迹饋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於茲有靳。守官駕部。名升已屈。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二

唐故宋州宋城縣尉河南閻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士熊。茂族承家。河南縣人也。考勛。邢州南和

縣令。公弱冠明經出身。解褐綏州大斌縣丞。公之仕也。屬幽將叛恩。天兵討逆。熊羆忠勇。所在雲屯。芻糗徵輸。實惟山積。公佐議不擾。當繁必濟。由是朔方節度天下副元帥郭公知之。奏授隰州司田參軍。酬吏用也。秩滿。調授亳州鄆縣尉。時相國劉公總戎鎮汴。天子以宋毫隸。供備資糧。公清白之規。忠貞之量。處下奉上。無隱無虧。劉公韙之。特奏改宋州襄邑縣尉。復奏轉宋城尉。以爲鴻鵠之資。必飛千里。豈期溟鯤未化。長逝九泉。以貞元六年六月九日終疾於官舍。年五十。夫人清河張氏。柔和蘊德。慈撫纏哀。公有息男四。息女三。長曰聿。太常寺奉禮郎。皆淚血崩心。懼禮存性。號護自宋。歸卜於周。以十一月十日安厝於洛陽縣平陰鄉呂樂里都城之隅。近親姨塋前西之右。著龜告勝也。銘貞石永誌幽泉。銘曰。

邙山之趾。洛邑之隅。龍蛇伏崗。水陸前衢。著龜協

告封樹攸圖、猗明靈兮永此、與厚地兮長俱。

喬融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三二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跋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人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奸、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於涼、涼地人西戎、自景谷、徐城三

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嬖之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徵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吊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游、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二

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

昔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承二后之業、周禮以天官卿爲冢宰、漢以大司馬爲將相、國

朝以尚書僕射師長百揆、此四者、人臣之極、公盡更之、有不至、追而命之、公之德盛矣。公諱少連、字夷仲、吳郡人也。夏后少康以禹葬會稽、次子爲越王、以主祀、漢封其裔孫爲顧侯、纘禹之緒。厥後、蕞蔓世居河南、中原戰爭、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洎梁給事中耀、至公十三代矣。衣冠禮樂、爲江左著族。曾王父諱君卿、晉朝柳州司馬。大父諱克忠、縉雲郡司倉參軍、贈邠州刺史。烈考諱望、贈秘書監。秘書府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貞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旁貫百代、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公蘊山岳粹靈、承祖考休慶、瓌姿偉度、識達行方、志存遠大、道契先覺。每躬率耕稼、厲精墳典、齒列上庠、升堂睹奧。時小宗伯薛公邕、深所嘆異、以爲東南之美盡在、廊廟之器不孤、擢進士甲科、猶謝詩人錯薪之義、丁秘書府君憂、居喪柴毀、殆至滅性、既祥而哀未忘也。久之以書判高第、典校秘文、

秩滿授登封主簿、時議以皇居在鎬、砥名之士登近甸者、俗不爲東畿、殊不知樂嵩少之游、奮鴻鵠之翼。先是邑有暴虎、公以爲天道可以誠感、猛鷲可以仁服、乃堙塞陷穽、移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爲害、其通理遂性也如是。及休告東洛、居守鄭公叔則辟爲從事、非其所好、終以疾辭。其明年、書判超絕登第、亞相于公頌推義行、詔拜監察御史。京師內亂、鑾輅時巡、公節見艱危、步至行在、陳少康滅澆之計、墨翟設拒之宜、帝納其忠、拜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隨難南梁、遷禮部郎中、加朱紱銀綬、學士如故。贊絲綸之密命、參帷幄之謀猷、屢獻嘉言、克昌大業、乘輿反正、酬勞計功、退保謙冲、口不言祿。以東吳播越、叶於方墓、表求遷奉、辭志哀懇、德宗以公職在近署、重違其請、乃命長男主喪、中使監護、水陸縣道斂襚之飾、悉令仰給、葬於偃師縣高邑鄉邱山之趾、澤漏泉壤、哀榮莫儔。尋

以本官知制誥、賜金印紫綬、遷中書舍人、公在翰林、僅將一紀、富平以周密自制、萬石以謹審見稱、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讜言碩畫、人莫得聞、帝深嘉之、方將大任、以文昌理本、歷試其能。凡三踐列曹、再登八座、一爲散騎常侍、一爲左丞、雖分職各殊、領者數矣。公之在地官也、辨土地之名物、稽夫家之衆寡、四人不瀆、五教允敷、斂施以時、貴賤以節、所以法通制而濟經費也。公在秩宗、明典禮以正威儀、變樂府而和上下、錯綜經術、辨論俊造、黜浮僞而尚敦素、所以觀人文而化天下也。公在天官、綜六典以佐邦理、糾八柄以馭群司、登降庸勛、權衡流品、抑貪冒而進賢能、所以代天工而立人極也。珥貂騎省、以直方備顧問、以謇諤處朋儕、時有權臣怙寵、人多附麗、公面折其短、數而絕之、群臣爲危、正色不撓、旋持左轄、旁總機曹之事、凡三典賓貢、三掌銓衡、藻鑒表於知人、清通播於令問、



萬邦輻輳、五都浩穰。命公尹京兆、以爲設鈎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爲、不足以爲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宏大體、去有餘慕。遷吏部尚書、復行太宰之職、轉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處納言之位、儀亞相之府、行二南之化、申九伐之威。以洛苑閒田、汝墳曠土、乞田積粟、務穡勸分。貞我律師、載清東夏。孟元陽有激水之功、爲當時所揜、公密薦於先帝、言雖不成、識者美之。嗚呼、昭假其功、馨香其德、宜升玉鉉而底太階。天不憖遺、梁木斯壞、以貞元癸未年十月四日、薨於洛陽崇讓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三。都人罷市而灑泣、皇上廢朝以興悼。乃命有司、葬日給鹵簿、簫鼓追贈尚書右僕射、飾終之義備矣。太常考行、謚曰敬。夫人同郡陸氏、常州司馬綺之女也、蘊中饋內弼之美、女儀之德、宜配君子、光我閨門、石窆未封、先公而謝。有子曰師閔、克家光烈、

早歲繼明、以拔萃甲科、歷咸陽尉。次曰師安、太常寺太祝。次曰宗彧、宗憲、志文好學、不墜先業。凱風之思、有感人聲。師閔等考卜先遠、以明年二月十五日、奉公泊夫人之裳帷、合葬於亳邑、附先塋、禮也。以黃裳陪南宮之班列、接西掖之周行、忝於史官、頗知系錄、叙事詢於故老、銘德存於碩儒、追琢豐碑、永播徽烈。

杜黃裳撰 《全唐文》卷四八七

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銘

洪維哲人、含道研幾、大方不器、正得思惟。磅礴山立、危昂鳳姿、耽耽廣厦、浩浩澄陂。元化及物、聖主爲時、嘉猷式贊、密誥是司。十餘年間、造膝詭辭、顯仁藏用、孰得而知。天地有公、輔相其宜、綜綱清轄、揭禮高闈。貂蟬峨峨、親侍玉墀。帝思其人、則曰汝爲。乃齊九賦、乃張四維。清濁是分、集於靈囿。祈祈名士、天下觀頤。正直摧剛、誠明滅私。孰云強禦、視

若嬰兒。量人氣折。觸角用羸。因智圖難。尹正邦畿。無念鰥寡。克宣明夷。尼父有言。栽者培之。於赫斗樞。迭爲官師。重光疊耀。近古攸希。分政於東。宏訓保釐。方俟元宰。聿來膺斯。嗚呼不淑。棟幹其萎。神昧於仁。胡可度思。寵贈端右。恩覃澤垂。元宇深邃。龍光逶迤。德音孔昭。視我豐碑。

韋夏卿撰 《全唐文》卷四三八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

神道碑

山之大者、匿峰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粹有物、如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爲大也。德之全者、毀圭方、黜蛟厲、靈機密運、而智不驚愚、遐標特立、而迹無變俗、此其所以爲全也。然則泰山高而可陟、全德近而難知、我求其倫、見之於少保公矣。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宅、讓德儲慶、建國命氏、列於夏商、相胄卿族、繁於漢魏、代濟

不殞、煥焉盛門。大王父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王父諱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秘書監。烈考諱某、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或以瑚璉之器、才施郡政。或以巖廊之姿、僅及戎佐。與時俱息、從道而污、屈不試於當年、啓莫京於身後。公生而岐嶷、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虛映。朱弦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溢發。邈矣天爵、爛乎人文。鼓鐘之聲、日遠鄉曲之譽來逼。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冥鴻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即拜東臺殿中侍御史。參畫惟允、持繩不回、河洛之間、風聲尚在。德宗躬決庶政、本於尚書、責成曹郎、綜練材實、薦出方伯。時超貳卿、二十年間、斯爲極選。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於時戡復日



近、勛勤者衆、都市惰游、盡垂金組、邦畿豪奪、半賜丹書、輕禽逸於疏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假良能、公由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護鰥惇、智鈐豪右、輿人之道咏在焉。望由實濟、任以望重、選曹未幾、遷給事中。既居駁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屬東南歲歉、俾父惟難、出爲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一隅重困、五紀於茲。公臨之清貞、結以忠恕、固存惠寡、務嗇勤分。一法以去其侵漁、多方以備其灾患、以逸道而使繕完允濟、以與道而取賦入先期。聲聞天朝、考績連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里而近、靈源自出、殊派共清、膏澤所沾、異壤同潤。下車期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借留累歲。無何、彭沛喪師、兵驕地逼、安危所繫、朝論難之、乃以公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程伯、徐方之軌既同、不見

賈生、宣室之徵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甄明、通簡節適。勢有探湯之熱、我以靜濯。衆有鼓簧之喧、我以心聽。馴致其美、暗然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爲不失職矣。輟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鈎距、物無遁情。匪曜鋒鋌、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肅而成。不求無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子賓客、辭劇就閑。圖南之勢一息、選德求舊、居東之命惟重。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盜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而北、軍國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張保釐之政、完備訓戎、內寓折冲之令。矛戟不露、德耀藹然。遐邇頓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人諧僉屬、毗贊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頤、優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命、神祇竟昧、藥禱無真。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於東都履信

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輜車西歸、制使賻弔、太常褒議、謚曰某公、哀榮備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皋之女、德門鍾美、淑問充塞、薨華早落、著兆叶期、即以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於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德、匪俟服膺、不飾表以近明、每縱心如中矩。清虛簡淡、而應物不倦。通曠夷易、而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然諾篤志。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竇群、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揖郡榻之上、一振天墀之下、不數歲間、蔚爲重器、可以視其所與矣。分正東郊、開府關土、則有今右司郎中燉煌段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鑄、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洎京兆尹韋詞、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群彥之秀出、一時

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幽遠、冥搜好古、所居第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愜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布褐無間、亶亶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愠之色、坦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怨於人、人亦無怨、無猜於物、物亦無猜、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而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曰元質、前常州義興縣尉。次曰穀、前邠州司倉。次曰璋、鄉貢進士、能修詞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訓、休有令聞。其次某某、皆殊資異識、登於童齡、慶善之餘也。以某獲窺墻仞、見托篆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愧、申孝子之志、直而不文。其詞曰、

利建於商、介圭作寶。爰立於漢、緇衣改造。克昌厥允、奕世載考。亞尹擅名、郎中懷道。莫躋貴仕、莫享難老。蘊靈儲休、以啓少保。丕顯少保、其德懋懋。有



綽遐姿、曠哉靈襟。顯仁山立、藏用淵沈。煦如冬陽、
藹若春陰。白圭三復、克保明心。黃鐘九變、莫匪和
音。靜專動直、謙進柔克。宜踐公輔、以楨王國。促路
頓軌、中天墮翼。少陵右原、拱樹寒色。窮壤可敝、唯
名不失。金石垂之、以慰罔極。

呂溫撰 《全唐文》卷六三〇

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
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
都督博陵崔公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
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
公、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
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
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狀斧藻天理、立
爲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歿勸存、此
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己、晦而彌光。大君子

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
獻狀、則惟所知。公諱淙、清臧而和、博厚而敏、岐嶷
而夙茂、羈紉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動直、出入孝
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
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
藏智而蒙滯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
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泊鎮荆蜀、致於幕庭。
再兼理官、專領記室、捷筆良畫、三邦有聞。旋邁內
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
南狩、大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
命、濬發義心、琴未成聲、屢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
怒、謀謨而兵侵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
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
公表陳枉直、伏閣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
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令。大兵之
後、旱歲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潤

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甌駱。號爲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谿聚。剪鋤山豪。既去害群之奸。遂寧挺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鋸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圖歉於豐。量賑爲糴。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諭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群人有豪奪鄉悖。陰持吏失。朋搆訟獄。累政患之。公斷以尋斧。破其囊橐。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襁負。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扃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於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洛。而戎備不修。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晨命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費僦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泚。省艦而三

分巨流。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乎粟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既至陳乞。以尚書致仕。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自解巾。至於撤樂。思不逾矩。動無越思。以忠貞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勵。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厖謠尚在。時論可徵。已逾書葬之期。謹舉易名之典。謹狀。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甥朝議郎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謹上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其人。終於其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



儒藏

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於前訓、以咨謚法、無愧至公。謹狀。

呂溫撰 《全唐文》卷六三一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二

張志和 崔翰 孫嬰 仲子陵 孫起

楊寧 張薦 嚴綬

浪迹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諱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

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役、會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服、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閭閻、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真爲叙、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剗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屐、駿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盃。鳴榔杖拏、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婦、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



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前御史李嶠以縑帳請焉，俄揮灑橫拂而纖纈霏拂，亂搶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髣髴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轟然愕眙。在坐六十餘人，玄真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於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援翰立成。潛皆屬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談諧辨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竣，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迹乎大丈夫，同合乎古

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真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〇

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元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携扶孤老，托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譎，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游。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宏多。既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

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一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吊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人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唐故宣義郎京兆府藍田縣尉樂安孫府

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嬰、字孺之、樂安人也、蓋齊大夫書、晉長秋卿道恭之後、長秋六世孫魏光祿大夫惠蔚、以風鑒儒學、儀範本朝、自光祿以降、世載清德、不隕其業、以至於隋、晉陽令諱孝敏、府君即晉陽之五代孫也、高祖仲將、皇朝鄆州壽張縣丞、曾祖希莊、皇朝韓王府典籤、贈贊善大夫、祖嘉之、皇宋州司馬、贈秘書監、道德文學、海內所稱、父造、天寶初、應文詞清麗舉、與郭納同登甲科、官至詹事府司直、惟秘監用積學醇德、垂訓於後、惟司直伯仲叔季、以懿文至行、纂揚世業、宦歷清顯、名播寰區、當開元天寶間、策茂異、徵賢良、一門必擅於高科、四海共推於濟美、儒家繼盛、當代無儔、府君即司直之嗣子也、未識而孤、克自激勵、愛敬必盡、以奉高堂、勤



苦不渝、以篤志業、飭躬好學、名稱日聞。廣德初、爲福建李尚書表薦、授試饒州餘干縣尉。及親而祿、遂懷捧檄之歡。力行以待、未及公車之召。遠從試吏、豈或爲名。換邠州三水縣丞、歷仙州司倉參軍、澤州錄事參軍。州牧李公與府君有山嵇之舊、及茲聯事、見重公才、益厚通家之情。別申知己之分、既綱郡務、仍佐州師、牧守致坐嘯之謠、掾吏推三語之稱。休聲洽暢、遠邇欽風。及滿歲告歸、言旋洛下、餘祿可以馨夕膳、家園可以侍板輿。遂閒居杜門、無復宦意。潘岳奉養、耻屑屑於斗筲。梁竦棲遲、嘆徒勞於州縣。居數歲、爲親故所勉、遂俯從常資、授京兆府藍田縣尉。清規雅望、僚友推挹、臺署之選、僉議攸歸。丁太夫人憂去官、哀毀之深、幾於滅性。杖而後起、以至終喪。抱茲痛疾之心、因邁沉痼之恙、纏綿不閒、報施何孤。以貞元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傾背於集賢里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府君性

與道合、氣階天和、孝友通於神明、恭儉遵於禮法。喜愠未嘗形色、得喪安能介懷。寬以處家、和以接下。閨門之內、煦若春陽。嗚呼、履仁者降年之徵、止中身之壽。積德者佐時之道、無一日之遷。神理難明、善人將懼。有一子二女。子曰集慶、幼女不幸、夙抱綿疾、及罹艱酷、至性過人、號慕不食、七日而歿。行路感嘆、姻族傷嗟。集慶等泣血居喪、罔墜先訓。即以十八年二月九日、遷厝於邛山西原先塋東北、禮也。小子早承誨誘、特被深慈、追懷仁範、痛慕何及。謹書聞見、以誌玄堂、銜哀叙辭、言豈能飾。銘曰、

我祖本系、基唐侯國、齊卿之後、晉有長秋。繼踵道德、奕葉公侯、英英光祿、識密學優。五世其昌、至於晉陽、降及秘監、其道大光。司直纘緒、赫矣名揚。乃生季父、比德珪璋。學探秘奧、行秉直方。孝惟天至、道則日彰。仕豈爲名、祿貴及親。逶迤下寮、其用未

申位必配德、壽以福仁、宜享黃髮、宜乘朱輪。居喪構恙、抱戚終身、斯不獲祐、何謂明神。彼蒼者天、降禍仁賢、哀哀孤嗣、泣血滢然。追遵素志、祔窆邱田、還依舊域、別啓新阡。參差樹拱、頓復崗連、於昭令德、永世空傳。

孫保衡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一一三

尚書司門員外郎仲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子陵、字某。其先魯獻公仲子曰山甫、人輔於周、食采於樊。其後魯有季路、衛有叔圉、用儒行政、事代爲家法。曾祖詥、始自彭城、徙於蜀都。祖襲、博究六藝、州閭推重。考遠、清靜寡欲、好老嚴之言、三代曠僚、純白不耀。君少歲好古學、與同門生肄業於峨眉山、下採摭前載、可以爲文章樞要者、紬繹區別、凡數十萬言。大曆十三年舉進士甲科、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歷同官醴泉二縣尉。貞元十年舉賢良方正、拜太常博士、轉主客司門二員外郎。十

八年六月乙巳、寢疾歿於靖恭里第、享年五十有九。君修身愨固、爲學精力、其初典校、有詔百執事詳定冕服、炳然上奏、得禮之中、再仕甸內、皆參奉常論譔之務。后蒼二戴曲臺石渠之論、乖疑難正者、咸折中焉。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之位、而祧獻懿二主、議者云云。君議略曰、九聖在天、二祖在祧、國家卜代、其年未始有極、宜立定制、爲萬代程、請遷二主於德明興聖廟。詞甚切正、後以異論紛紛、又著通難一篇、引經據古、諸儒不能屈。雖留中未下、而知禮者直之。爲郎三歲、受詔典黔中選補、賦祿清平、南人悅焉。皇皇者華、道於故里、里中人以爲榮觀。復命踰年、稍進郎位、循性詣理、恬於聲榮、隤然放懷、以馮唐顏驥自況、修詞甚博、推本六經、賦詩類事、往往有卓異不羈之韻、邃於禮服、上下古今儀制、著五服圖十卷、自爲一家之言。起庸蜀諸生、以文義自達、至禮官元士、三登於朝、講義洽聞、



不疚不貽。與夫憑覆露、乘地資、而至大僚豐祿者、
難易殊矣。子雲耆老、相如多病、內外灑埽之日、圖
書尊酒而已。升東榮而復者、假他人之室、可悲也
夫。其嫠嗣郢王之藻女、宗室公宮、稱其賢淑、生一
子無頗、幼學而孤、卜七月甲申、窆於萬年縣之某
原、其理命也。德輿常忝知君、用深怛化、遺孤哀請、
因直其詞。銘曰、

噫仲君、直而文、心秉彝、學軼群、富宏議、暢嘉聞、中
止水、外浮雲、理冥冥、化漚漚、刻圓石、識幽墳。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二

唐故滑州白馬縣令樂安孫府君墓誌銘并

序

府君諱起、字晉卿、樂安人也。自齊大夫書始受邑
於樂安、至後魏光祿大夫諱惠蔚、以儒學振耀一
時、爲時師友。其後六世、至唐宋州司馬贈祕書監
諱嘉之以降、復以文學孝敬、纂揚光祿之道、爲唐

清門。府君即祕監之孫、右僕射文公之猶子、左補
闕亳州長史諱邁之第二子也。承積德之濬源、稟
剛中之正性、端好惡爲規範、秉禮法以周旋、言必
可行、學優而仕、釋褐洪州建昌縣尉、歷鄭州新鄭
尉、陳州錄事參軍。建中末、淮右不庭、中原多故、因
侍板輿、違兵於江南。韓太傅時鎮全吳、雅知府君
有理劇庇人之才、累假銅印墨綬、一埤益我、替月
有聞。善恥伐之祿、亦不及後、竟以常資授郢州長
壽縣令。上有苟政、下無疲人、有以見才智之周通
也。相國袁公之鎮滑臺、遽奏授白馬縣令。邑訟既
理、戎事兼佐、絃歌有裕、罇俎其臧。滿歲罷歸、方安
於丘園、以藥餌輔性。天道茫昧、門戶降殃。以元和
七年六月十七日薨、背於鄭州別業。春秋六十九。
惟府君傳儒門經術之業、居孔氏政事之科、根於
惠慈、輔以才術、行存家範、績布人謠、而位竟止於
子男、壽未極於黃髮、與漢之三長、千古同嘆。夫人

趙郡李氏生長子非熊、前蘄州黃梅縣尉。夫人隴西李氏、生次子汝砮及三女。唯二夫人河魴之族、關雎之行、逮事先姑、偕佐明祀、即冥早歲、寓殯他邦、令龜不從、蓋祔猶闕。今夫人河東裴氏、卿族華胄、公官令範、奉喪字孤、稱家均養。非熊等教傳詩禮、痛茹荼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祔宅於邛山陶村祕監塋北、禮也。保衡幼蒙獎誨、恩未上報、豈期門戶之釁、降禍相仍、姑叔之慈、此生遂絕、痛實難抑、言不能文。銘曰、

光祿之後、代傳文雅、祕監之孫、韻方韶夏。德被鄉黨、惠存鰥寡、漢則太丘、唐惟白馬。位既莫躋、壽胡不假。歸祔舊原、蒼茫寒野、勒銘玄堂、式是來者。

孫保衡撰 《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五八

唐故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致仕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贈右散騎常侍楊府君墓誌銘并序

有唐建元元和、乃歲丁酉、四月孟夏、其日乙卯、大司成楊公得謝之二年、寢疾革、顧謂子弟啓手足曰、吾齒七十四齡、生奉遺體、大懼不克、今幸全而歸之、所不瞑者、唯先故未襄事、言絕而薨。於是復者升號於靖恭里第、三日而殯於倅、粵八月壬申、望其子汝士等祗服理命、卜宅先祖考妣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尹村之北原、啓公從之、以故夫人河南長孫氏合之。嗚呼、得禮之順矣、畢先君之志、盡孝子之心、善夫。公諱寧、字庶玄、弘農華陰人也。本蓋姬姓、周宣王之少子曰尚父、邑諸楊、得氏於後。至漢赤泉侯喜、安平侯敞、徵君寶繼家華、下爲關西令族焉。公而上六代隋內史令曰文異、五代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瀛州刺史曰峻、高祖賀州臨賀令諱德立、大王父檀州長史諱餘慶、大父同州郃陽令隱朝、王考汝州臨汝令贈華州刺史諱燕客、繼以天爵自貴、位不求達、門高有待、德遠而



興公實臨汝府君之少子也。厥克顯揚、休有其光。先君先夫人追崇禮命、告第再及者、以子也。公幼挺清質、秀出倫比、既冠、擢明經上第、釋褐衣授亳州臨渙縣主簿、強學問以安其業、主忠信以存其誠、行有餘裕、文以爲飾。故司徒文簡公之爲禮儀使、深加器待、以職縻之、納於大麓、方議明陟、無何薨殂、其素不行。公左右就養、退居於陝、服勤孝敬、弟達州里、觀察使李公齊運雅聞其賢、即致弓旌、從遷於蒲、益厚其禮、表授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都防禦判官。洎領京兆、復加慰薦、授奉先縣主簿。未及行、屬李懷光怙亂蒲壁、而臨汝府君棄養私館、公號護祔、出違寇郊、元惡猜毒、趣令逮捕、且徇於衆、以求其端。人胥好言、寇不能害、既免喪、依於處士北平陽公城、周旋德禮、吟詠情性。俄授長安縣尉。貞元初、鶴版再下、徵陽公爲諫大夫。天子欲其必至、以公陽之徒也、俾將其羔雁焉。禮成而

偕觀者聳慕。尋轉本縣丞、亟遷監察御史、以守官忤時、左掾鄱陽、稍移陵陽。廉使博陵崔公優延禮貌、置在賓右、表授試大理司直、充采石軍副使。進殿中侍御史。銀艾赤紱、薦榮寵章。初、宣城大邑、井賦未一、公以從事假銅印均其戶、有平其什一、蚩蚩允懷、主公賴之。永貞初、有詔徵拜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轉尚書駕部員外郎、出宰河南、入遷戶部郎中、彌綸撫字、雅著名績。上憂元元之人、注意共理、由是以公爲鄭州刺史。替而報政、就增御史中丞、錫金印紫綬。蓋懷強援弱、均貧安寡、德用不擾、公之善經、邦人愛思、表刻貞石、由理行高選、遷太僕卿、尋轉國子祭酒。公故張出、季舅參大曆間、嘗貳□成、通儒碩德、推高宇內、洎公之拜、論者榮之。居一年、以疾請老、優詔致仕。惟公本和易之氣、蹈仁義之途、敬恭以奉其上、慈愛以惠於下、善與人交而不諂瀆、敏於從政而無激訐、穆於閨門、裕

於公家。率是道也。而又趣尚禪悅、探味精蹟、進退止足、刑於始終。乃六月景戌、詔贈右散騎常侍、襚服加數、哀榮大備。夫人故長安縣令續之女、先公一十三年歿於故鄣。明婦事母道、六姻七族、稱其至焉。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漢公、咸著名實。幼曰殷士、已階造秀。公歿之日、其無恨乎。汝士等以余知公、號請誌述、質而不飾、敢愧貞珉。銘曰、

猗厥司成、其儀孔修、四代之後、克揚孫謀。不競不綵、不剛不柔、直指齊莊、彌綸優遊。百里敷澤、三川處休、竹符銅魚、載緝榮瀦。人作太僕、具訓群驪、乃長司成、生徒優優。移疾請老、繫古之猷、命子襄事、孝思顯幽。震悼上心、寵崇珥貂、嘉音不忘、亦孔之昭。乃卜新阡、風雨之交、北邙陂陀、清洛悠悠。安厥祖考、樂哉斯丘、司成徙之、鬱鬱千秋。褒贈制曰、念茲往運、禮重哀榮、無廢舊典、義存終始。故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致仕、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楊學

古致用、懿文飾吏、詳言持正、抱粹含和。爰自弱齡、逮於白首、強志不息、清心益固。徵遷列署、久踐命卿、恒徇義於晦明、匪違仁於造次。厚其蕃社、方錫優遊、不極大年、載深憫惜。其申縟禮之贈、列以待臣之目、俾章寵數、用賁幽泉。可贈右散騎常侍。

錢微譔 《唐代墓誌彙編》元和一〇五

唐故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御史大

夫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充吊

贈吐蕃使贈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并序

有唐博物通理之君子常山張君諱薦字孝舉以小司空亞丞相將大君之命結絕域之成貞元甲申歲夏六月出車國門在途被病秋七月戊寅復左轂於青海之西其孤敦簡與軍吏章騎護轎車而東明年春三月至於京師天子憫然加恩追崇大宗伯俾尚書郎吊祠職喪法賻秋七月癸酉安宅於某原君之先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也曾王父



義、皇澤州治中。王父文成、司門員外郎、贈國子司業。烈考不忒、揚州天長縣令、贈睦州刺史。代名儒學、至君章大、七歲善屬詩、十歲通太史公書、未弱冠、有令聲於江湖間。優游恬智、博貫古今、約己求志、視苟進如探湯。東諸侯表其材以聞、廷命左右御率府兵曹參軍。尋以傳車徵、加史館修撰、以勞授陽翟縣尉。朝廷難諷議禮文之任、拜左拾遺、換太常博士。東求俊茂、遷工部員外郎、轉郎中。修保氏之職、擢左諫議大夫。爲權倖者所侵、改秘書少監、用久次升爲秘書監。前年、戎王發導譯、請棄細故、以休寧西方。先皇帝思所以臨存、即叙、故有冬官南臺之拜。自筮仕至沒身、與載筆終始、書盛聖一王之法。考周禮魯史、修明褒貶、好古者謂君辨裁而直、其爲禮官、講貫洽聞、統同辨異之大、乖疑隱微之旨、皆折中於君而優爲之。貞元郊祀、告類報本、再以臺郎攝贊大儀、知禮者謂之閎達而敏。

使節法冠、從古所難、始則內廷參侍、出疆命介。次則專席委重、登車有光。減邊貢之蹄轍、紓齊人之杼軸、四牡所履、陰方洽驩。及是以撫和憬俗、非君莫可、竟以靡鹽、終於絕漠。感慨者謂君盡瘁而忠、凡歷十官、而八在歷、其他三帖職、二承攝、一追命、春秋六十一。君子之道、有初有終。悲夫。惟君端直、廉正、醇醴博厚、儼若彝器、中涵靈龜。以庸制祿、故不至隱約。以道藩身、故不至燠灼。中立大朝、爲名卿碩儒、和而不同、直而不詐。東陽之長者、富平之默識、繫君有焉。初興元貞元之間、轂下饑旱、乘輿避正殿、君引古抗章、條其日數、詳定昭德皇后廟樂及太儀位號儀、大臣祔廟鼓吹之法、皆稱典義而爲故事。有文集三十卷、皦皦然君子之詞也。上疏陳史職利弊、指明切實、有裨王度。著史遁先生傳、臣節之貞厲見焉。纂十祖贊、家風之德善章焉。至若宰輔傳略、靈怪集、同僚籍、寓居錄等、又數十

編自成一家之言。初娶太原鄔氏某官之女也。繼室安平郡陳氏某官某之女。柔嘉有儀而賦命不稱。嗣子敦靖爲宮衛紀綱掾。次曰敦簡參鄭州軍事。次曰敦業敦謙敦紹等克家孝謹執禮哀敬。以德興再同玉堂金華之署承先子之歡里仁服義爲日固久泣狀遺懿以表識爲請是用舉其大而略其細銘諸墓門其詞曰

天下圭表系乎史職叩叩冬官二紀良直王者惠澤先於遠人皇皇使軒三抵殊鄰禮以節事每馳極摯文以導誠克諧雅聲思若雲鬱心猶砥平懷黃刻采兮實稱其服志力方壯兮奄然不淑有生必化兮遂古同塗憫君輔祿兮來自外區難也收子兮故人刻石湛恩綈印兮賁此幽窆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六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

贈太保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等使贈禮部尚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公少好學始以大曆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時彥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爲大理評事福州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爲宣歙觀察判官轉殿中兼侍御史充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尚書刑部員外郎一年轉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河南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再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命加檢校司空始特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真拜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尋以檢校司空拜荆南



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史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後累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襄州刺史、司空大夫。皆如故。就加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檢校司空、換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判光祿卿事。復換太子少傅、依前檢校司徒。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絕俸。特詔有司無絕俸。長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於家。上爲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出內帑以贈賻之、恩有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贊以公勤信精盡、深所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贊府除、掌贊餘務。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爲、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用焉。會太原節度使李說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說矣。公事說愈謹、待下愈謹。及說薨而人人皆願爲帥。德宗皇帝因人焉。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公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

優詔許之。公乃秣芻以載於車、烝糧以曝於日、賁挽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是有金紫大夫尚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焉。明年、賊闢劫蜀兵以叛、詔公分師以會伐。令司空光顏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衛以驍果之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兼乘、涉棧道者五千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功爲多。役罷、是有檢校司空之命焉。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乘馬不過千餘匹。三年、皂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萬數。及今十不能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滿野、周迴數十里不絕。時回鶻悔錄將軍來在會、聞金鼓震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溪諸蠻、狐鼠跽竄、王師步趨、不習嵌嶮、泝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宣討詔、先遣所部

將李志烈賫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下公。天子褒異、一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舒秀和等來就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伯靖亦卒爲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苦茅、卑庠褊逼、風旱麾戛、熖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借、俾自爲之。數月之間、塵閭如化、灾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淮蔡之師、乃命公爲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既至、再旬而王師濟漢、器備車徒、皆若素具、俸秩稟祿、一以資軍。公之大概、推誠厚下、善用人之所長、故誅琳破關、柔伯靖、秀和、皆談笑指麾、而人人自輸其效。理身理家、和易孝敬、親喪不自支、事兄嫂有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君位尚書、先夫人封虢國。朋友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歸焉。自始建牙選將、開幕壁、於今才二十年矣、目擊爲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其餘從公而同奉

朝請者可知也。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駙馬、御史、郡丞、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絕代。若公之出入更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爲海東運糧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爲政皆嚴明無畏避。初府君爲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勢者、比比皆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咏之。先是開元天寶間、安之尉京劇、挺之更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至是挺之子武洎府君又著稱。有唐言剴斷者、先嚴氏焉。自公始用儒素謙廉、見推於早歲、及爲大官、益自勞謹、貴貴尊尊、而哀賤下於己者、雖走胥、負卒、幼子、童孫、終不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惰之容矣。用是享年七十七、仕五十年、一爲尚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空、再踐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荆并襄皆天下重地也。繼爲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率百辟以慰慶吉凶者凡八



載、然而禡免之誚、不聞於耳、憂悔之緒、不萌於心、
非夫上取信於其君、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疑於
畏逼、戎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詩所謂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於實敢信。備錄聞諸有司、謹狀
上尚書考功。積燮贊無狀、孤負明恩、天付郡符、官
未稱責、日夜憂畏、豈暇爲文。無何、太保公諸子、以
積門吏之中、恩顧偏厚、具狀官閥、且計日時、願布
有司、以旌懿行。其間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
往往漏略、恐他人纂撰、益復脫遺、感念曩懷、遂書
行實。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經見、由荆而上、莫
非傳信。飾終定謚、期在至公。謹狀。

元稹撰 《全唐文》卷六五五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三

李巽 李儔 崔程 裴衡 陸修

張遊藝 蕭元明 鄭約 韋渠牟

柳宗直 盧坦

大唐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潭州諸

軍事兼潭州刺史御史中丞雲騎尉賜

紫金魚袋李公遺愛碑銘并序

皇帝在宥天下十九歲、覆露元元、束求官師、六服群辟、辯章教化。歲九月、制詔湖南長帥中執法李公巽爲江西、申命小宗伯呂公謂爲之代。於是循其功善、迹其故實。百城之吏言於郡、伍府之長款於軍。鄉部僑舊、華顛叩角、一其音詞、奔走理下、請鏤金石、以爲表式。呂公以公之馨香、可覆視而不可誣也。衆之咏嘆、可論次而不可遏也。悉以列上、實蒙可報、乃類其言而文之云。善爲理者、必因其

俗而求所以便之、因其便而思所以化之。惠澤被而五教行、財用足而百志成。上下熙熙、臻於洽平。古之循吏、公之報政、皆是道也。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主簿。祖承允、皇任朝散大夫江州別駕。考嶷、皇右武衛錄事參軍。代名文行、爲北州冠族。公始以典學含章、立於清朝。詳平憲令、閑練程品。秉直不回、得時寢明。能抗駁論、輒還成命。人之所難、於公爲易。惟天愛人、惟聖法天。欲其善利逮下也、故詳試公以政事。其初由殿中侍御史爲美源令、由刑部員外郎爲萬年令、由左司郎中爲常州刺史。邦圻和寧、京邑肅清、居部考課、爲諸侯表率、是皆章章已然之功也。貞元八年冬十二月、由給事中至於是邦。長沙九疑、澤國回遠、徵令頗繁、物力或屈。歲杪逋負、夫家病之、人未安於里落。程不給於公上。公乃嗇其經用、代其賦輸、厚施已責、過於萬數、得以贍助、使之均安。



又以支郡地徵、有系軍實、量力調穀、減輕繒錢。經始致用、爲之倉庾、時其發斂、而歲無凶荒。以封內饋餉、道路風波、轉漕沿洄、僦載煩苦。僦功度木、爲之舟楫、程其遠邇、而師以足食。以邑里湫隘之不宣也、則闢其塗巷以利之。以室廬苦蓋之不固也、則教其陶瓦以易之。講功慮事、以建長利。如此之備也。稽先師之教、以進儒術。庠塾經明、歲時計偕。出入阡陌、噢咻農里。無告則加其餼、發聞則弛其徵。鄉無不率教者。修司馬之法、以宏其事。器用犀利、賦輿輯睦。拊循以誠、少長有禮。事親者調其供養、被病者恤以醫藥。士無不賈勇者。精力賦政、以之鎮靜、如此之至也。唯公直而和、肅而寬、縝密而智、溫良而能斷。秉心砥平、莅事風生。法制定於上、奇衰絕於下。故下車而安、已日而孚、期月而政成、五年而增秩、六年而進律。德風下偃、協氣旁達、丕休乎哉。前後與公交代於是邦者、皆以密侍右職、

來施美化、裕茲一方、其天意乎。昔弱翁次公、率以郡國理行、入當柄用。然則三湘九江之地、豈得顓受公之賜耶。太師陳詩觀風、諸侯言時計功、皆前志也。暨魯大夫請於周、而史克有駟駟之什。今潭人以德輿再拜奉命書、獲知懿績、俾章善頌、永篆樂石。銘曰、

帝命元侯、允釐方州。鬱鬱李公、此焉輯柔。洞庭南匯、熊湘經介。下爲度制、上以藩衛。彤檐淑旂、四牡有輝。授茲介圭、輟自黃扉。吏絕私回、俗無尤違。保惠教順、樂郊焉依。乃倉乃庾、克敏農穡。乃剏乃剏、利涉不息。乃端徑術、乃導埏埴。政成事時、節費寬力。七郡清靜、百嘉蕃殖。誠以愛人、滋於樹德。今則去我、鄰邦是式。祝公伊何。上贊皇極。報公伊何。惟金石刻。載茲聲詩、永慰南國。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九六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并序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於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於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允、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代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爲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爲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爲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刑第一徵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人爲兵部侍

郎、在塗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逾月、代今司徒岐公爲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閒一歲轉吏部尚書。總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和、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梏拏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爲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內、遇凶旱水溢、捐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道彼輕僇、率循教化、皆有聲詩、揭於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滯。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



奸、牢盆以私、幣貨寢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人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徵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埽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介言職業、雖康寧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爲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盍簪、絲桐博弈、談笑喁喁。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刑四方、以謨明宏濟爲己任。而績用未究、斯吾

君所以當寧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怛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勺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妹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行。嗣子繼、京兆府參軍、飭躬彊學、幼子紆、編皆以門蔭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托、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群才、命遄已兮。緱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五

信王第七子贈太常卿鄴國公墓誌銘

維永泰元年歲在乙巳四月壬戌朔十一日壬申、
有唐信王第七子儔終於西京之內邸、春秋一十
有八。嗚呼哀哉。詔贈太常卿、粵翌日、追封鄴國公、
以其年五月三十日、葬於細柳原、禮也。公系承霄
極、慶襲藩維、忠肅立身、孝恭成性。早聯華於武穆、
能有裕於文孫、令範韶聞、良才美秀。敦以友悌、絕
其交遊、器適四科、術通六藝。宏此素尚、暢於黃中、
宜其壽昌、胡不秀實。方固盤石、遽凋本枝。皇上義
切友於、情深悼往。睦親軫念、懷德增悲。寵贈太常
卿、特優恒數。仍錫苴茅之命、用追棣萼之榮。日月
有時、卜云其吉。送終灞岸、載慟津門。爰命侍臣、碑
刊貞石。銘曰、
玄宗之孫、信王之子。性與聰悟、天姿韶美。始能趨
拜、即昇幼冲。觀書魯壁、習樂雍宮。韞此器能、方期
光大。一朝短折、萬事冥昧。皇恩寵贈、友愛惟深。幽
扃永閉、長夜沈沈。

常袞撰 《全唐文》卷四一九

唐故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崔公墓誌銘并序

貞元十四年秋九月辛酉、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崔
公卒於東都福先之佛寺。明年秋八月甲申、葬於
洛陽縣平陰鄉陶村先塋之東南一百八十步。前
夫人滎陽鄭氏祔焉。禮也。公諱程、字孝武、清河東
武城人也。曾祖祥業、幽州范陽令。祖湛、鄭州長史。
贈鄭州刺史。父朝、懷州刺史。左庶子贈祕書監。爰
自功配西周、德表東海。世濟其美、慶流於今。婚姻
冠冕、光照史籍。千載世祿、百家領袖。公即懷州府
君第三子也。性根端明、心路穎達。敏而好學、幼而
能文。弱冠、鄉舉進士。擢第、解褐授祕書省正字。以
書判茂異、秩滿、調補河南府參軍。以人物籍甚、又
從常選、署河南縣主簿。以利用幹能、雖爲官擇人、
且從吾所好、遂用初命。固求分司、至於再祿、皆適
我願。蓋以東洛舊里、松檟近焉。終身之思、一日不



遠。兵蝗薦至、居室莫遷、安行義如樂餌、視名利同險阻、賢乎哉公。執喪柴毀、宗族稱孝。居家篤友、鄉黨稱悌。在公無頗、考績謂貞。處躬用薄、時議謂儉。夫孝者行之首、悌者仁之本、貞者事之幹、儉者德之基。卿士大夫有一於此、則可立身成名、而況兼之者乎。宜其壽位延洪、光大家國。豈謂享年五十有一、歷官三政而亡、嗚呼哀哉。公兩娶一門、女弟繼室、即潁川太守長裕之曾孫、殿中侍御史歡之孫、洛州司兵叔向之長女、今相國餘慶、河南尹珣瑜、信安守式瞻、高平守利用、皆諸父也。門風家範、振古耀今。夫人和順自天、禮樂傳訓、恭儉可配、蘋藻唯修、歸我九年、生一男二女、遭疾而終、享年廿後。夫人柔德克比、是以嗣之、亦生一女、又不幸先公而殂。且聞生無并配、葬宜異處、先長同穴、情合禮中、君子以爲宜。故後夫人之墓共域并阡、列於西次。嗣子門老、年已成童、孺慕哀哀、至性所及、臧

孫之後、必有其人。公之居敬行簡、動直靜方、謂生業外物、圖書吾寶、雖卷帙盈溢、而繕寫忘疲。所著文章、本春秋之義、此外則以彈琴對酒、賞竹玩石、爲閑邪存誠之具、故寡過焉。今葬近先塋、平生之願也。季弟河南府參軍稅、懼陵谷之遷、隕存歿之志、哀號告訴、托於所知、序述銘記、敢非實錄。銘曰、郁郁崔公、文質彬彬、令望有裕、時命鬱堙、位未充量、壽不與仁、五十而逝、天胡不均。平生之志、歿不遠親、陪葬先塋、此焉栖神。兩娶鄭氏、女弟續姻、先長同穴、徙故就新、何以識遠、琢此貞泯、後之見者、知葬賢人。

陸復禮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九六

故右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裴君衡墓誌銘并

序

君諱衡、字衡、河東聞喜人。貞元龍集戊寅歲、由前進士釋巾受補。其年仲夏、□□而卒。署吏十旬而

未盈、止齡卅而過五。嗚呼。命者人之命。賦君之數。爲薄。孝者德之貴。與君之爵爲多。而行全□清□中鍾□。藝通審固之穀。名在賢能之書。曾祖。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府君。諱守真。大父。給事中。冀州刺史。謚孝侯府君。□子餘。烈考。常州錄事參軍府君。諱導。君常州之嗣子也。□□而不綵。介然而有立。昆弟與其讓。交游得其恒。寒泉之□□而宜食。齋房之產。蔓而益茂。常州府君精貫六經。合□□氏脩滯起廢。潛心振學。乃著六官典故百卷。賦王業惟新□章。別爲名家冠軼文囿。君嘗泣而謂余曰。夫孝者揚名顯親。繼志述事。先人事業。羽翰邦教。而尚留私笥。未列書林。則人子之罪。莫大於廢墜。小子宜上獻闕下。請頒群儒。藏於名山。副在延閣。然後退守衡宇。沒而獲已。嗚呼。身先朝露。懷瑾不揚。家傳遺草。落簡誰續。余所以採常州之譔著。傷孝子之蕪委。錄石存述。表君不忘。矧乎喪次無

胤子之主。喪哭有□□之慟。可爲悲者。茲又加焉。余與君從祖而分。講□而合。知□□能爲銘則詳。遂爲銘曰。

觀乎義文。善積慶會。孝侯醇□。常州葆晦。及君砥脩。宜錫純大。山木茂而將度。旅火寇而成害。余蒙不知。亂象爲昧。蘭正芳兮歲芸黃。氣馥馥兮露瀼瀼。志將舉兮命不與。窆龍崗兮傷雁序。

裴佖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八〇

唐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賜

緋魚袋陸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修。字公佐。吳郡人。曾祖某。某官。考某。某官。君早孤。與兄隱居於越。有佳山水。率子弟耕汲於其中。日修桑門之法。擯落人事。貞元初。兄既歿。始爲宗姻士友所強。慨然有應知己之心。繇試左環衛。歷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裏行。佐黔中。又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凡四居憲職。介二方伯。皆



有直聲休利、邦人宜之。十二年、所從既罷、繼之者再至、率以重禮禮君、終不能屈、非所樂而不苟合故也。朝廷宗公賢大夫多悅其風。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居二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爲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天子方加恩元元、循責吏理、面命執事曰、誠如是、姑使爲郡、須其報政、縻以好爵。遂拜歙州刺史。在途發瘍、夏四月二十日、卒於洛師、享年五十五。夫人河東柳氏、殿中侍御史并之息女、才淑有賢行。長子某、年在羈貫。嗣子某、未離襁抱、夫人既得卜吉、且以孤藐之詞、請表墓於父友、故鄙夫泣書於寢門之外而不讓云。君峻而通、直而和、群而不黨、至若流俗之齷齪、細人之姑息、屑屑汲汲之態、不萌於胸中。器度夷遠、英華髮外、居常無怵迫、臨事有風節。同心定交、造次以文、評議鑒裁、精明不惑、從善親仁、發於肺肝、文章宏朗、有作者風格。學不爲人、與古爲徒、嚮使登

其年、充其量、束帶公朝、其骨鯁魁壘之士歟。常與故虔州刺史隴西李公受、故右補闕安定梁寬中、今禮部郎中京兆韋德符、右補闕廣平劉茂宏、秘書郎趙郡李叔翰、方外士右諭德博陵崔公穎暨子友善。噫夫、相視莫逆、行二十年、洪範之攸好德、儒行之遠相致、今則已矣。可勝慟也耶。時貞元十八年歲直鵠首秋七月甲子、鏤堅石而銘曰、皦皦陸生、中和粹清。直如朱弦、潔如白珩。或默或語、不將不迎。如何斯人、晡忽冥冥。蚩蚩下輩、戢穀或丁。煜煜芳蘭、嚴霜飄零。命不可問、死不可作。嗚呼陸生。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三

陸歙州述

吾郡陸修、字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矣。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

史人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憔悴之人然也、賢者與憔悴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憔悴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憔悴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勿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子、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

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八

唐故相州臨河縣尉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維唐貞元十八年十一月七日、前延州都督張延誠號泣於注湯陰、啓先府君之殯、以其年十二月一日、歸葬於洛陽縣北原邇先塋、夫人傅氏祔焉、禮也。嗚呼。昔西漢夏侯太傅嘗謂諸生曰、士苟明一經、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蓋所謂蹈先王之典墳、知五帝之旨趣、自然必得其祿、必得其名。若名高而位不至於大、亦由天地有時而功不全者也。府君諱遊藝、清河貝人。授氏浸遠、官婚嗣續、以至於



大父綱、隋千牛衛錄事參軍、生王父倫、皇朝沙州長史。公即長史之元子也。幼以經術昇第、由涼州番禾主簿膺辟於安西、以參節制之畫、授相州臨河尉。當天寶之中、方鎮雄盛、若非名芳行著、無以膺是選、宜其拖服青紫、輝華典墳、而位止於再命、壽歿於中年、將太傅之言或謬歟。而天地之功、果不全歟。公娶同郡傅氏、有子六人、長曰延誠、延州都督。次曰延議、丹州門山縣主簿。次曰延誠、次曰延議、並先公而歿。次曰延訓、鹽州功曹參軍。次曰延誠、左衛兵曹參軍。咸以仁和保乃厥位。女三人、長適太原王氏、次適於高陽齊氏、次適太原王氏。齊氏有三子、長曰暉、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暉、監察御史。皆以文第於春官、並佐戎府。次曰煦、又膺秀士之選。夫孝者德本、時訛道澆、人罕能至、而校書以根心之孝、延於外家、佐舅氏展奉終之儀、俾北原有合祔之壠、仁乎哉。弘規幼學於史、或知前

言、校書垂仁、以文見待、祇是顧也、勉復詞焉。銘曰、茫茫邛山、塢原倚伏、行楸列列、誰辯其族。都督張公、送終行哭、琢石寄詞、用虞陵谷。

高弘規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一一九

□□仁勇校尉守左衛率府翊府翊衛蕭元明墓誌

元明、宋吏部侍郎惠開後、隋鄭州刺史士綽七代孫、唐舒州太湖縣令贈祕書省著作郎良玉孫。貞元十六年五月二日、父曾任廣文館博士、日於上都國子監生。至元和二年五月十五日、父任朝散大夫、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度支安邑解縣兩池留後、日卒於解縣使院。時年九歲、已誦得孝經、論語、爾雅、尚書、李陵、李斯等書。聰敏惠和、不幸短命。其月廿一日壬寅、窆於解縣西郭寶應寺空園、從權也。性異群童、故誌於貞石。元和三年五月廿一日記、其年七月辛巳朔廿六日景午、

歸葬附於河南府偃師縣石橋店東北塋墓去店三里、在官道北五里是也。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河南府洛陽縣主簿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約、字某。元魏中書令周小司空金鄉文公穆之七代孫、皇朝東都留守京兆河南尹福建觀察使御史大夫懿公叔則之冢子。擢明經、調大原府參軍、歷興平尉洛陽主簿。娶范陽盧氏、生二男、未齠、二女未笄。春秋四十六、貞元十年四月八日、卒於東都尊賢里第。十有一月某日、從先君於萬安山陽。哀哉。君事先大夫以聞禮爲業、奉繼太夫人以無違爲志、孝也。地貴門高、蓋群從、外姻歸之者如市、身爲冢嫡、率以和氣、煦其歡心、行也。不籍世資、自求於古、立也。餘力學文、會友、藝也。前者先大夫出入貴仕、羽儀中朝、君仲父季父皆以令名列於清貫、赫奕高明之盛、莫之與京。既而季父陷

於國讎、先大夫薨於遐裔、仲氏繼歿於位、二夫人次夭於家。君與諸父兄弟、斬焉相從、藐爾相吊。曰：昊天之不我恤也。逮三年矣、柰何聲未絕口、而君又往焉。於戲。積善餘慶之道信乎。何其於始也信、未及其終而欺繼之。季弟納、柔明而文、次迫當室、孔懷加等之外、似有怨且懼焉。謂員先公下賓、仲季之執、疏君景行、俾勒泉扃。銘曰：

人生盛衰如朝夕、可嘆繁華與凋落。高門冠蓋者如雲、一旦吊賓何寂寞。盛德之後仁所歸、嗟嗟之子何福違。我從先君終此山、讓厥嘉祥貽後昆。

穆員撰 《全唐文》卷七八五

唐故太常卿贈刑部尚書韋公墓誌銘并序

維貞元十七年秋七月乙酉、太常韋公諱渠牟、年五十三、啓手足於靖恭里。戊子詔書、以大司寇印綬告第、其孤博古、近古等、號咷崩慕。以冬十一月甲子、薨與蔡叶、告窆於某原。其徽數用天子之追



命其誠儉用先人之理命。既而續書出處之義行官業。請斫圓石藏於塋內。云公字某京兆杜陵人。自楚元王傳漢丞相節侯恭侯而下其族盛大。天爵人爵沛然兩集。六代祖範。隋郿城莊公。曾祖餘慶。皇坊州刺史。祖景駿。房州刺史。父永。著作郎兼蘇州司馬。同氣齊名。皆以文學論著爲賢卿大夫。而著作志氣閎邁。落落有奇節。公即第若干子也。年十二善賦詩屬書。未弱冠博極今古。尤精史籍。力行過人。且以爲夫子在魯則衣逢掖。在宋則冠章甫。范蠡在陶爲朱公。在齊爲鴟夷子皮。於是傳心印之法於金陵。授谷神之道於華陽。或爲塵外人。或爲遺名子。其達觀也不名一行。其元同也會歸三教。蓋周流揭厲。無人而不自得焉。終以儒服服素王之道。大曆末丁著作府君憂。倚廬於壤樹之側。以純孝感嘉生。廉車列上。州閭聳敬。貞元二年起家拜校書郎。五年轉左武衛騎曹掾。皆爲知

己者從事。八年大成均表其名經可領學徒。遷四門博士。十二年夏。承詔與近臣名儒緇黃大士講議於麟德殿。上以爲能。拜秘書郎。尋獻詩七百字。極其文采。歲中歷右補闕左諫議大夫。再當言責之地。切劘獻替。數進熟於君。規事建議。颺起鋒出。卓犖頡頏。取重於時。三接日旰。公卿仰其風采。薦岩穴有道之士。以待兩言。其他推轂。皆一言感慨。就義若渴。見不善如探湯。與夫陰拱自愛。持容容之計者。固爲愈矣。間一歲遷太府卿。錫以命服。又間一歲遷太常卿。泉藏受用之法。綿繇禮文之事。峻科禁以絕其私。酌儀制而合於中。被病乞告。禮愈優而不得請。壽與志皆未極而歿。悲夫。公敏於歌詩。縟采綺合。大凡文集若干卷。撰莊子會釋。老子金剛經釋文。孝經維摩經疏。三教會宗圖共十餘萬言。又奏修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詔下有司。令行於代。當其憫坐馳哀弱喪也。泛然若不

淆於物、及披肝膽承顧問也、毅然若不有其身。起
儒官博士十三四年、踐文石、登玉堂、赤車金印、燠
灼中外。其所以得之者、無他腸故也。禮器曰、觀其
發而知其人之智。洪範曰、俊人用章。噫嘻、太常之
道、其智而俊歟。雅爲晉國韓公魯郡顏公之所薦
寵、魯公嘗稱遺名子洞徹三教、讀佛書儒書道書
向三萬卷、又多言其神奇之迹、今茲不書。姑書其
章明宏大者、用識窳窳、一以申嘗僚之義、一以遂
孝子之心。其銘曰、
儒有奉常兮、旁觀三元。強志敏心兮、詞義紛綸。初
委約以卷懷、終發舒而顯尊。出四門兮登三閣、居
保氏兮諤諤。開知囊以當法座、印累累而綬若若。
天衢凌厲兮才較群、艾服官政兮年中身。鸞截道
兮駟過隙、夫何一氣聚散之沄沄。逝者固不可作
兮、鏤貞堅於墓門。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六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
以爲己師。聞人惡、若己仇。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
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
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
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
貫統、好文者以爲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
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
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
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
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
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瘡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
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也。歸卧至旦、呼之無
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折余之形、殘余之生、
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
千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柳宗元撰《全唐文》卷五九一

唐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
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
持節梓州諸軍事守梓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盧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盧公諱坦、字保衡、涿郡范陽人也。代爲北州冠
族、曾祖審經、皇齊州祝阿縣令。祖河童、徐州豐令。
父巒、明經上第、贈鄭州刺史、仍代以六百石、廉厚
有循化。先君子名經、澡身、曠僚追命、至公始延耀
發舒、烜赫顯尊、乃舉較略、以施金石。公始爲同州
韓城、宣州宣城、鞏縣河南四縣尉、監察御史裏行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真爲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
郎、尋轉庫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皆兼侍御史、知雜
事、拜御史中丞、除右庶子、又以御史中丞爲宣州
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運鹽鐵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又以御史大夫爲梓州刺史、劍
南東川節度使。元和十二年秋九月、薨於位、其年
六十九。公含章特達、剛健篤實、粹溫而有遠猷、忠
厚而無流心。自周圻滿歲、令聲籍甚。時宰得君、實
公之私、□其燠灼、不受慰薦、徐用常調、復還洛都。
其仕外臺、贊佐東都、守臣寢病、中貴驕暴、以甲士
五百、栖於府中。衆情怪駭、慮有急變、公感慨憤怒、
以正詞讓之、匪人慚悔、回慝不作。其佐轉輸、事任
循明、河之舊防有梁公堰者、發決歲久、爲之濬理、
鍾水導滯、厥猷茂焉。李錡以戎車督運、貪猾無狀、
公端正中立、用十年不徙官、與從事李約、李陵暨
今相國裴晉公相繼引去、其在憲司、貞厲閑邪。元
和初、天子憫人之重困、徵貢之無藝、方任受代、至
京師、尚修任土者、俾論如法、赦令懸焉。梁閩二鎮、
首奸斯禁、公立奏劾、使待罪於朝、多士竦聽、四方
風動。李錡之誅也、既絕屬籍、有司請發其先墓、自



淮安而下、悉皆夷之。公諫曰、神通有佐命勛、乃國之宗臣、守官以死、奈何一旦以錡故、而戮斫九原。上改容向納、特給五家灑埽、冥冥之下、將加法而加恩、君子多之。其在宣州、歲丁驕亢、順其發斂、以救艱食、闢渚田於壅棄、置種食於鄉亭、多方愛人、人用饒給。或曰、持力盈矣、盍上獻乎。公曰、勤人市恩、所不忍也。出軍食緡錢四十萬、以代徵徭、爲秋官領使、去冗食百輩。自江而南、均輸池澤、委分部大吏、得命其屬、以能否進退、公不撓焉。責其成以驚功、吏採其要、而得均節。其爲地官也、以府帑之羨、繕終南宮、百堵皆興、六職以嚴、備邊力嗇者費大萬、兵食以饒、亭障以安。有臨淮守前莅事於代北者、或告其畜馬百駟、且有奇種、事下於公。公使從事覆之、上遽命小黄門按之。公曰、如是則廷臣可疑、近習可信、臣不敢奉詔。疏三上、上方感納。七年、河流毀西、受降城、城守以聞、宰臣請徙於天德。

公曰、河決不過退三四里、功費無幾何。天德堵礮回遠、非所利也。時之宰臣議異、故公議格、而有梓潼之命。其後城守以憂死、代之者人歸咎而戕之、盡屠其家。天德幾亂、公之前知、若蓍蔡焉。梓人自井絡挺災、侵淫亂略、逮公至也、理之如家。雜徵牟利者去之、邊防虛籍者實之、底貢之外無異獻、吏祿之差有恒給。師貞人勤、政事和理、鎮安一方、而大庇蔭之。樞輅之引、鰥孤哀送、自鄴中至劍門、以五百里、祭奠相屬。有詔贈禮部尚書、不視朝。命著作吊祠、法贈加數。母弟前絳州刺史常師、以器望歷中外、以友愛重人倫。長子玠、壽州霍丘尉。冢子大炎、前明經調拔萃、以地勢嫌抑。次子大璟、河南府參軍。幼曰瓚、未仕。大炎、大璟等咨於叔父、與伯季竭誠信、以明年正月日、祔葬於東都谷水之陽、先封禮也。惟公早精六學、尤邃三禮、晚節究觀歷代史、端誠正議、宏達卓越。歷於大朝、名致直言、秉



儒藏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卷四三

剛履險、不疚不貽、瑩瑩然有史鮒、汲黯之遺風。序賓樹善、銳於簡拔、同升諸公者十一人、并列於藩者若干人、喜士睦親、造次以之、用之不求備、求之如已失。洪範之攸好德、大雅之人鮮克舉、惟公有焉。某建中末、與公同爲丹陽公從事、中歲左戶請爲郎、及茲建牙、壤地相接、周旋出入、殆四十年。今聖朝多士如林、永懷舊故、凋落向盡、保衡又沒、可勝慟耶。公之記室大理評事羅立言、狀公之行、將諸無容之請、牽課鄙憊、詞達而不文。銘曰、

盧公懿懿、戴仁抱義、其用不器、迪簡在庭。大猷是經、穆然儀刑、再貳六職、兩居方國。人用景式、溟波卿雲、夭矯輪囷、奮其翼鱗。物情未直、壽寵未極、生死糾纏、洛師舊鄉。谷水之陽、先人所藏。孝子悌弟、乾肝焦肺、寧此後載、刻飾龜螭、發揚聲詩、傳信在茲。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九七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舊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人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

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慚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人、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

決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



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叛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迫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人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垪一作均人爲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垪怒曰、姚南仲何足爲

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敕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垪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垪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才之志。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谷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

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八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臘、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葉（一作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

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願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爲己助、及坦出半載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爲盧坦紀事銘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然以受餉見疵也、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如不善守、必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臺史感而銘曰、

有燦者物、有悚者欲。投之而迷、才也罔束。維後之艱、維身之戮。垢業乃盈、冥數乃肅。嗟彼嫩人、朗焉如浴。識與天諧、動與義屬。利奚以乘、害奚以局。斷帶齊塋、作獺比毒。藏絲并暉、受魚擬辱。玉壺澄姿、冰輪逸躅。子孫爾昌、福祿爾足。聞則憚心、見則駭目。我欲行之、炯誠是躅。

吳皋撰 《全唐文》卷二八



儒藏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四

蕭直 李邕 竇牟 畢垌 吳卓 孟郊

鄭淮 陳京 韋武 王榮

唐故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蕭公墓誌銘

公諱直、字正仲、梁長沙王懿七代孫、有唐御史中丞臨汝郡守諒之孟子。聰秀英達、忠敏孝敬、志強體和、才方而圓。果於從政、當斷不惑、有妙用明識、足以濟衆利物。與朋友重然諾、見於一貴一賤之際。十歲能屬文、工書、十三游上庠、十七舉明經上第、名冠太學、二十餘以書記參朔方軍事。中丞府君之遇讒謫居也、公亦播遷漢東、移尉谷熟。至德二年、乃由廷尉評授監察御史、歷河南府戶曹、京兆府司錄參軍。其後驟升尚書戶部、庫部、司勳、吏部四曹郎、自殿中進兼侍御史中丞、徐州刺史。廣德元年中、一歲四遷、更七職、朝廷難奉使之選、謂非公莫可故也。永泰元年拜太子左庶子、大曆三

年授給事中。前後居官二十、辟書記、支使判官、副使、行軍司馬、貳使臣之車者八、出入冠柱後、惠文冠者六。所從之主、則朔方元帥張懷欽、汴州刺史李彥允、揚州刺史李成式、戶部尚書李公峘、故相國今戶部侍郎第五公琦、今相國黃門侍郎王公綰、中書侍郎元公載、其人也。當乾元、上元中、大憝未靜、王室之安危、惟方面藩鎮是瞻、公所佐之府、必以忠力主畫。疑謀危事、談笑而決、刀筆之所加、應機成務、談者稱其多才。初公居先公夫人之喪、外除猶毀、其後母弟立卒、公期不絕哭、再期懸不樂、食不肉、談者高其孝友。人有緩急、大小之請、必儲必副、內姻外姻與所知之喪、必匍匐而救之、贈含加於人一等、談者服其仁愛。其爲庶子、一作至是以爲庶子給事黃門、出入兩宮、優游三公間、皆得其歡心。方謂六卿九伯之位、可坐而拾、命不我與、天孤人望。歲在丁酉二月二日、終於靜安里正寢。春秋



四十六。談者嘆其名與位與才與時、四者皆并、獨壽不至、時輩以爲痛。三月二十五日、詔贈吏部侍郎。嗣子策、密莒、羸然銜哀、奉喪來歸。冬十月甲午、卜葬於洛陽龍門岡先中丞塋之左、禮也。先其期、論撰功烈、以墓銘乞其父友、孝也。余欲塞其孝思之誠、故錄其實、以志其大節、不欲華其文也。銘曰：天地氣和、靈芝吐葩。德善下鍾、才子承家。爲言爲行、是構是荷。天子謂公、濟美忠文。駱馬鐵冠、俾佐使臣。周爰海隅、撫循斯民。往踐諸曹、亦倅戎車。一麾出守、言隼其旗。乃推大典作擢銅樓、復登明廬。竹花梧葉、栖食茲始。曷云不淑、今也遄已。萬里可到、中途而止。逝者如斯、化往莫留。瑶林瓊樹、零落山丘。匪石之貞、曷紀德休。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二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邗、字某、雍王繪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

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疏、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群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聞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群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

尹前。尹慚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元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湏、滉、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婿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



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願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梯、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群、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才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

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愕旋河、憤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附〕韓愈祭寶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寶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逾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

於士大夫、可謂顯榮。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雛鷺、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愧立并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八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垆、家破時、垆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垆既至長安、宏養於

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鉅、鉢、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塋。

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

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唐故正議大夫持節都督雲州刺史充大

同軍使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長樂郡

王食邑三千戶渤海吳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卓字山立其先太伯以建國命氏吳有世家其後子孫盛強勲德茂著至秦州伏羌縣令贈澤州刺史游璟伏羌生光祿卿贈太子少保燕客光祿生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仲孺詹事生公公即詹事之次子也生而好學不喜狎弄豁達大度如老成人始以門籍廕麻名位坐至制除太常寺協律郎節宣樂章舉視禮數尚以不求諸己退又改爲遂脫其冠裳考諸墳籍逾年以童子明經上第特拜衛尉寺主簿糾平更之署肅宮門之禁遷秘書省秘書郎優遊世渠離校內府授太子司議郎雖規諫無聞而侍從斯在轉殿中省尚衣奉御

仍賜緋魚袋足躡煙霄手持御服藝有十善譽流京師屬天步方艱王師薄伐公詣闕陳請願身先登揀練家僮自成卒伍乃署行營節度副使兼太子右贊善大夫陳師於襄城之野轉戰於汝水之墳旋遇朱泚亂常腥穢宮闕公慨然憤發不俟駕行杖劍西來誓赴國難會西平王晟擁兵於渭作鎮東門多公之功書奏天子乃拜太子中舍封長樂郡王□妖氛殄滅寰海廓清除簡王府司馬無何丁太夫人之艱後十旬又丁詹事之□哀號過禮毀瘠不形西平王累陳表章有詔許公起復授寧遠將軍□監門衛中郎墨經從戎摧鋒岐下參牙門之職冠虎賁之師逮西平人覲公隸屬神策宿衛中禁垂二十年以上加勤勞授循王府長史未幾遷□王傅帝子升堂王孫擁簪三益之友聞於聖聰除雲州刺史兼侍御史統十百夫食二千石六條不紊三載政成天不憖遺殲我良吏春秋六



儒藏

王叔簡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一七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十三、元和八年正月十五日終於位。里有慈仁之美、內無行歌之聲。公之孤姪寮、根自天性、發爲孝慈、與次子從儉泣護靈車、越三千里。以元和九年七月廿八日、歸葬於少陵原、祔先塋、禮也。夫人河東裴氏、河南洛陽令賽之女、先公而逝。有子五人、長曰宰、同州司法參軍。次曰從師、靖陵挽郎。次曰從儉、豐陵挽郎。次曰獻可、前通王府參軍。次曰從巽、日號旻天、以申罔極。高柴泣血、顏氏居喪、吳氏子其後乎。以叔簡忝接姻婭、備詳行實、敢刊貞石、以休令聞。銘曰、

振振公子、見於國危。挺身東征、摧凶汝圻。建中季年、帝幸奉天。公自襄城、兵屯渭川。從國元老、操戈被堅。西平建功、天子□□。大將軍勞、酬勳王府。□成師範、克諧友輔。王念朔野、俾其分憂。露冕施化、□□□□。作良時不留。楚□昆玉、零落山丘。□□令闕。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喪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吊。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吊、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劘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



儒藏

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四

唐故京兆府三原縣尉鄭府君墓□銘并序

夫精金有斷犀之利、文梓爲登廟之器、而沉埋摧折、不遭國工良冶之用、深可嘆也。其於君子有蘊能通變、信而有勇、志摩丹青、命屈黃綬、哀哉。府君諱淮、字長源、滎陽人。氏華族茂、簪黻推冠。曾祖琰、贈齊鄭二州刺史、嘗爲歷城長、理有毗惠。祖巖、贈太常卿、官至少府監、德爲時重。考閏、位終太府寺主簿、位屈公望。府君繼承重慶、夙稟貽訓、弘文館明經、解巾封丘尉。守將城叛、棄職明節、廷換靈寶、滿調雲陽。府君司局之二□也、大君開豁求理、予承詔佐理、旬服、得聯官曹、襟抱獲展、前後罷去、後君又屈佐奉陵之邑、去秩未幾、郊居疾終。嗚呼。□君群疑息於機鑒、煩務屏於□簡、年僅五十、官佐□□、乃終其局歟。或繆其極歟。以貞元十七年五月五□□附萬安舊封。尺波不停、高岸尚變、子仲章等號捧□□、以託銘云、

山之陽、松楸已行、爰宅斯卜、嗣續其昌。□之曲、碑闕相屬、乃宅斯卜、實藩嗣續。

鄒儒立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一〇二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理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

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游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睹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逾北山、徜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一作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



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慝焉、德之厚也、而爲相者復、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

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人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樸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稿。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

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潁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九一

〔附〕權德輿中書舍人舉人自代狀

朝議郎守中書舍人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郎守尚書司封郎中充集賢殿御書院學士判院事上騎都尉陳京。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叅官

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文學宏深。資性貞實。歷博士補闕。三爲郎官。該達古今。議論堅正。掖垣之任。望實所歸。使之司言。必能稱職。謹錄奏聞。謹奏。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八七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吏部尚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工之良者。斧斤神運。不離繩墨之內。士之全者。器用無方。必歸忠孝之域。若離繩與墨。而厦屋立構。大匠以爲妖也。失忠與孝。而功烈幸成。君子以爲亂也。除妖討亂。獨立中道。以人倫風俗爲己任。吾聞其語而見其人。公姓韋氏。諱武。字某。京兆杜陵人也。其先命於商。顯於漢。蟬聯於晉魏之後。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大名大德。大節大勛。懸諸日月。倬在圖史。族姓之盛。莫之與京。曾祖皇朝金紫光祿



大夫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諱待價。致君皇極。時憚其正。祖銀青光祿大夫梁州都督諱令儀。布化南夏。民懷其惠。父舉進士。宏詞制策。皆入殊科。又判入高等。累任畿赤名尉。遷朝議大夫。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侍御史。尚書禮吏員外。中書舍人。給事中。擢□禮吏。戶三侍郎。亦列名藩。及列卿之清者。時年四十九而薨。然亦由不一其名。字。故家傳略而不盡也。贈二部尚書諱鎰。時方大用。士痛其夭。公未免懷而孤。六歲知慕。每問居處。几杖。則失聲啼叫。廢絕於地。雲物與之變色。烏鳥與之悲鳴。況夫搢紳之履霜露者。元中書載。公之先執。泣撫其首。目爲孝治之瑞。衣無兼綵。食去鮮味。若居喪者數歲。年十一。始以門第補右千牛。歷京兆府參軍。高陵。櫟陽。萬年三縣尉。長安縣丞。晝則游刃吏事。夜則服膺經籍。循性爲學。深於禮服。顧行爲文。長於議論。曾未壯齒。鬱其老成。顏太師

真卿。蕭黃門復以雅道名節自居。罕有及其門。而皆與公爲忘年之契。由是振動於卿大夫間。擢爲太常博士。草朝廷之儀。大事不繁。小事不略。謚人之行。褒者不德。貶者不怨。德宗西狩。委室隨難。除殿中侍御史。執簡於亂兵之中。顧指風生。邦憲不撓。皇輿反正。猶踐舊職。崔大夫縱雅相推重。動靜咨度。方表公爲侍御史。副總臺務。會戶部元侍郎琇董司漕運。懼不克濟。奏授公倉部員外郎。充水陸轉運判官。得公之謀。而不能用。與道進退。義無淪胥。稱疾杜門。數月而元果敗。朝野之論。服其賢明。尋轉禮部員外郎。上方以戡復之慶。親告郊廟。大兵僅解。百度各缺。執事憂惑。悉咨於公。公以變通之識。酌於宜□。備物約用。禮成掌中。群司遵行。罔惑愆素。屬邦畿艱食。朝議敦本。選臺閣之通理。術者十人。分宰大邑。公與故相國鄭公珣瑜等同被推擇。遂檢校本官兼昭應縣令。時東后繼覲。館

無虛日。王人急宣，冠蓋相望。縣道之弊，昭應爲劇。公內結信惠，務穡勸芸，而農不釋耒。外運才敏，儲費應卒，而賓不乏餽。傳置如市，田間不知。改遂州刺史。郡中地狹江隘，屋室駢接，歲有潰決焚如之害。公順勢疏壅，峻其隄防，而暴潦泄去，申禁嚴備，開其巷陌，而流焰斷滅。二十年間，水火無懼，民到於今歌之。召拜戶部郎中，不以望積南宮而怠棄其職，修版圖以隱核郡國，天下不敢以懇田籍民之數欺於有司。除萬年令，問民疾苦而不問過失，憂民賦輸而□憂盜賊，惠孚誠達，其令自行，端冕而朝，轂下清靜。遷京兆少尹，是歲荆吳昏墊，宸衷軫駭，親臨軒分命十使，馳傳吊諭，且令察視。非清明簡重有生民之望者，不在此選。公復奏罄實，固言蠲賦息役之宜，爲聚斂者所嫉，出爲絳州刺史。因其歲歉，導以地利，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環絳而開辟者三千餘頃。烏鹵之地，京坻勃興，課最

屢聞，璽書降勞。遷晉慈隰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自絳及晉，不三百里，惠澤旁浸，仁聲先路者久矣。至是疲瘵之心，如幽蟄聞春雷而起，柔荑望和風而坼，其感煦馴致之自然歟。居晉郡六年，順宗就加左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寵循政也。今上徵爲祕書兵部侍郎，崇德□也。方議毗倚，置於台司，中外翕然，日夕以冀。俄以豐陵復土之重，輟公嚴護，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山陵橋道等使。公哀敬盡瘁，殆忘寢食，凡七十日，遇暴疾薨於長安通化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皇帝悼惜興嘆，詔贈吏部尚書，太常謚曰某公，給鹵簿鼓吹。以某年某月日葬於京兆府某縣之某原，前夫人博陵崔氏祔焉。禮也。公所撰家祭儀三卷，文集一十五卷，凡諸著述數萬言，并行於代。崔夫人，京兆尹御史大夫鄴國公昭之女，柔德懿行，儀形閨壺，貴壽莫偕，先公而



歿有子曰延亮。前某官。孝敬忠厚。英華逸發。胸襟所得。往往有絕雲霓之勢。若不離師友。無倦追琢。吾見韋氏之餘慶。未可量也。二女長適桂管觀察支使太常寺協律郎隴西李允元。次適荆南營田判官江陵府戶曹參軍隴西李景儉。有是子以爲後。有是婿以托孤。公其無憂於地下矣。後夫人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繼室以德。罔替前修。帷堂晝哭之後。女有歸。男有立。姻族愈睦。門風益清。咏鵲巢之詩者。孰不歸美。公終鮮兄弟。有姊一人。承順恩敬。貴而彌篤。爲海內所稱。於戲。六歲而孝聞。人子之難也。五十以悌聞。人弟之難也。苟非天性充塞。以身立教者。其孰能踐百行之至難乎。况文章經術。禮樂刑政。磊落光耀之如彼。斯可以言士之全也。前年冬。延亮泣奉家傳。造予衡門。以金石之事見托。會守遠郡。歲月差池。作吏迫屑。文字殆廢。卒不獲命。誠無愧詞。銘曰。

以甘受和。以白受采。洽自閨門。聞於四海。韋公之行。於是乎在。名教以來。未之有改。吁嗟乎韋公。天生蒸民。非禮弗存。貴爲天子。非禮弗尊。韋公之學。實專其門。秉之以心。立之以言。吁嗟乎韋公。惠訓孜孜。視民如傷。子產之後。莫如龔黃。韋公之政。允紹其良。民之父母。今也則亡。吁嗟乎韋公。奕奕相庭。在朝之右。人方矚望。帝亦虛受。韋公之年。曷不悠久。德慶既鬱。宜其有後。吁嗟乎韋公。

呂溫撰 《全唐文拾遺》卷二七

鎮國大將軍王榮神道碑

天列鈞陳之象。國維環衛之儀。蒼晏立程。圖謀斯載。心膂之寄。賢良是疇。苟非副慎選。曷以將軍累代而居其位焉。將軍姓王氏。諱榮。字榮與。本太原人也。肇自軒後。延於周室。自靈王喪道。黜太子晉於河東。時人號爲王家。子孫因以命氏。子晉生敬宗。爲司徒。至秦始皇大將軍翦。子曰賁。孫曰離。皆

以武略著名、列於戰國策。及漢昌邑中尉吉、博通墳典、形於書籍。生二子、長曰霸、居太原、次曰駿、居琅琊。公即霸之後矣。自翦至魏、凡三十四代。有昶、爲征南將軍。後遇西晉陵替、子孫有過江者、爲江東盛族。其不往者、代有賢豪、史傳備彰、此無縷載。隋季喪亂、龍蛇起陸。爰有唐之始祖、舉義師於北京。惟公之先宗、嚮雄風於西土、繇是奕葉承緒、因家上京。曾祖元、皇越州長。王父思獻、唐元功臣、行右龍武軍大將軍。父崇俊、皇開府儀同三司、行左龍武軍大將軍、事莒國公兼京城功德使、贈太子太保。慶有所屬、世無乏賢、猗歟將軍、即太保之元子也。高門有嗣、美玉無瑕。識鑒精通、知謀周達。忠孝立志、溫良飾躬。總角精乎兩經、弱冠窮於三略。文武不墜、剛柔得中。風姿逸群、果斷在己。公門家子也。肅宗皇帝美公先父有勤勞於國、有訓導於家、爰自妙年、授公左龍武軍司戈。廣德初、轉本軍

中候。未幾遷同州伏龍府折衝、賜紫金魚袋。本軍宿衛、皆特降恩煦、寵於勛賢。代宗之初、蕃戎豕突、烽燧西舉、鑾輿東巡。公之父子、俱爲侍從、翼戴往復。公家是先。特拜公陝府元從游擊將軍、守左龍武軍馮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公以恪居韶淑之年、志出雲霄之路。勤守職業、色養無虧。雖居長上、以公代有勛績、將施延賞之恩。特賜故右龍武軍將軍李敬照之長女、以其令淑有聞、由內而降爲公之夫人也。恩逾國戚、寵過常倫。服玩禮儀、無非常賜。渥澤霽濡、未之前聞。公謙冲有恒、恭儉無替。并謂禍生不意、家釁洊臻。公柴骨棘心、居苦枕塊。左右墳闕、薦奠朝晡。睹之者涕零、聞之者惻怛。可謂至孝之至。恭仁之闕、數年後遷右神武軍翊府中郎將、尋改右清道率府率。建中末、賊泚扇奸、乘其不虞、禍起肘腋。宮室蜂蠆、車駕郊畿。公乃奔馳扶輪、躬奉矢石、出殲生死、



羽衛君王。是知仁者必有勇也。上嘉其誠。特封武威郡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逮於克復城闕。載酬厥勛。興元初。拜奉天定難功臣雲麾將軍。守右監門衛率府率。尋充左龍武軍南仗使。八年。轉左內率府率。軍職如故。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晝警夜巡。考課尤著。有詔補本軍通直將軍。職其將遷。望亦增重。松竹之操。森然可觀。貞元末。特拜左龍武軍事。居文明之代。翊舜禹之君。嗣業既彰。軍風載振。昔宏農楊氏。四世三公。今太原王君。三代三品。於戲。德宗皇帝。奄忽昇遐。順宗欽明。踐祚皇極。公以冊立之重。拜御史中丞。尋加鎮軍大將軍。賜一子正員八品。改贈先父太子太保。殊常之澤。併集公門。雖承湛露之恩。不易履冰之誠。霜仗增肅。天門益雄。規謨昭彰。職事修舉。前後倫類。莫之與京。於是書芳躅於武經。寫丹青於麟閣。俄乃紫微遷位。皇室薦哀。二帝山陵。六軍扈蹕。羽儀爭勝。公

也。推先煥採。寶曆新昇。恩加近侍。遷本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佩玉腰金。珠門彩戟。昔馬援有伏波之號。班超揚定遠之名。雖門望同途。終華裔別實。豈若登壇柱國。授鉞中朝。晝列彤庭。暮嚴清禁。渙汗之重。孰云比肩。至如君盡其臣忠。子及於父位。萬乃有一。公其獲諸。公之性也。矜孤愍窮。寬仁厚德。不伐其善。無施其勞。忠孝仁義。全乎始終。財帛洽於姻親。粟祿霑於鄉黨。享福居崇。固其宜矣。公當拜命之始。將軍疑有事於南郊。獻鋒銳者盈於九門。積玉帛者來於萬國。公爲六軍之首。將持百代之名。敷陳盛儀。回出群格。美望充於朝野。嘉聲達於聖聰。因賜二子出身。用旌厥德。公竭乃筋力。罄於心神。靡鹽自哀。積勤致疾。天醫繼路。御餌盈庭。雖上命以惜賢。竟膏肓之罔救。公累官十任。歷事五朝。謀猷克申。威惠斯在。猶以遺訓。貽乎子孫。身後之儀。靡不詳告。有始有卒。公其得之。公嘗謂知

已曰、大丈夫誓當開拓疆境、掃滌櫬棺、誅鋤奸兇、廓清華夏。致君堯舜之上、榮名管葛之前。豈可保位金門、坐安天祿而已。何乃壽齡不永、事與願違、未盡所試、奄辭明代。嗚呼。元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薨於道政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萬乘眷勛、勤之德、徹食傷嗟。三軍思撫育之情、攀轅慟泣。意夫卞氏之玉、絕迹於良時。隋侯之珠、韜光於幽壤。翩翩盛德、足繼前修。亹亹餘風、揚乎後代。亦可謂歿而不忘者也。來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丹旆既舉、青鳥告期。有司上聞、錫葬殊等。出天厨以饗奠、俾中貴以臨喪。鹵簿溢於郊衢、笳簫震於阡陌。寵光存歿、澤被幽明。栖神於鳳城東南龍首原先塋之左、禮之至也。夫人隴西郡夫人李氏、婦德柔明、母儀貞順、視孤惇以灑泣、撫靈輓以銷魂。追思飾終、罄竭家產。嗣子朝散郎前行左內率府錄事參軍太原縣開國公諒及王女等、或婉淑冲和、或貞剛

勵節、各稟家訓、修於令聞。絕漿豈獨於曾參、負米猶思於子路。終天罔極、叩地何追。慮嘉躅之遺聞、請修文以記德。予以素承交契、見托臨終、辭之不俞。聊載貞石。銘曰。禹禹聖君、今謬謬良臣。惟德是輔、今皇天匪親。國有環衛、今天有鈎陳。心膂之寄、今疇咨哲人。將軍之孫、今將軍之子。開國承家、今提綱振紀。君臣浹洽、今永冀終始。形圖彩閣、今名列青史。彼蒼者天、今殲我中賢。皇王軫悼、今士旅潛然。於以展恩、今式奠几筵。於以飾終、今鹵簿旌旃。龍首之原、今鳳城之前。蕭蕭白楊、今窅窅黃泉。立石刻銘、今紀勛紀德。揚名播美、今千年萬年。

李珣撰 《全唐文》卷七二〇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五

寶叔向 孔幾 梁肅 韋丹 侯高

楊於陵 李眈 陸贄

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

州□□□□寶府君神道碑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

風寶公洎夫人汝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

和二年秋八月十七日□啓殯自丹陽郡覆釜山

克葬於河南之偃師北原□慶大名凜然關二十一字

御史中丞關五字東階之□以先大夫之家傳□□

於□府□敢揚其不朽關十四字居□陵代續□□

於漢□號多元侯上將亦□後宮賢家河西郡公

□□代祖紹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在平公高祖善

衡承慶□郡守曾祖元□兗州任城令□□在平

烈考允同昌郡司馬建節拖紳偃風蠻俗□列子

男□□□□督□之關七字歲以文□□方秉筆待

問□王賢士大夫傾□慰□俄而天寶後元關二十六

字陵縣□陌尉帶本官充租庸從事代州刺史□抗

時□□良將關六字及移鎮□州辟都□州封□詔關

八字下關縣□□□書之□□府□□賢儔□與公善

重□方伯關一字下關三字藩魏之節使□觀感者獻聞

詔關六字下關二字取每歸厚於公時□難既夷關十字下關

二字於是徵拜左拾遺內供奉□□□紳議矣關二字

下關一字而嘉謀泉□振鐸而雅什風行雍容內廷方

俟關九字陵朝來釋氏世病於權臣由是與二三諫

官□移□□於京關六字文集七卷□於代嗚呼道

□前席□傳下關夫人有子曰常殿中侍□□內供

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判官次日牟下關繼室□

臨汝太君有子曰群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次日

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鎮海下關征□□彼門□□

爲鄉□□□□人皆中書令南陽王□□之孫給

事中下關女弟孝下關休□□□族德宗皇帝□□



克念遺賢中丞以器卧之姿遇

闕三字下闕五字

室室既見一拜右拾遺遂登祿驟升侍

御史簡自上心遷膳部

闕六字

州刺史

御史中丞

闕五字

使真拜吏部郎中執邦憲其間

當先朝今上嗣位國有大慶家延寵光推恩

天明第

闕十三字

其作於在君子

謂立身慎忠追遠四者盡在於中憲乎銘曰

猗歟君侯宣力諫臣沃心無隱直質而文賡歌柏

梁

闕十一字

南薰

闕十一字

化糾謬言責其道屈伸斯人

損益盡忠稱職事光運迫令嗣執憲三朝匪躬易

著詩

闕十一字

石

闕五字

垂裕後昆觀德無窮

元和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丑建

羊士諤撰《全唐文》卷六一三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

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嘆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嘗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



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笞外案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

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二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惟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種、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

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戰。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人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氏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唐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諱肅、字寬中、其先安定人。繇漢魏已降、至於隋氏、世有爵位、家貴門盛。刑部尚書邯鄲公曰毗、君之五代祖。以至於唐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趙王行臺記室宜春公曰敬、實公之高祖。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曰愕、君之曾祖。祖昱、終於莫州任丘令。父逵、止於司御率府兵曹參軍事、安卑於燕薊、避亂於吳越、故其世少衰焉。君嘗爲司御府君靈

表、以表其墓、自叙其世系甚備。公建中初以文詞清麗應制、授太子校書。請告還吳、相國蘭陵蕭公薦之、擢授右拾遺修史。以太夫人羸老、有沉痾之疾、辭不應召。其後淮南節度使吏部尚書京兆杜公表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管書記之任、非其所好。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臺、於是備諫諍而侍於大君、傳經術而授於儲后。典文章於近署、垂勸戒於東觀。授赤紱銀印之錫、聞者榮之。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享年四十有一。詔贈禮部郎中、賻以布帛。十年春正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師之南小趙村之原。子徽之、宏之、俱未冠、嘗學文矣。幼子未名、小字振振、夫人京兆韋氏抱之以殯、從其輅車、哀感行旅。嗚呼、君之寓於江南、年十六而先府君歿、事祖母以至孝聞。在羈旅之中、當離亂之際、貞固而未嘗忘於道、廉讓而未嘗虧於義。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



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由是大名彰於海內、四方之諸侯、洎使者之至郡、更遣招辟而賓禮之。其升於朝、無激訐以直己、無逶迤以曲從。不爭逐以務進、不比周以爲黨。退則澹然而居於一室、傲遺乎萬物、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莊道家之言、皆睹其奧而觀其妙。立德玩詞以爲文、其所論載諷咏、法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信、頌之寬靜形焉。博約而深厚、優游而廣大。其三占之遺、有文集三十卷、爲學者之師式。嘗著釋氏止觀統例、幾乎易之繫辭矣。前後五歲、職必更於清顯。擢必首於俊造、歿之日、位未及於褒贈之典。然而天子憚怛悼痛、恩有加焉。假之以壽、則將有器使之寄、柄用之重、是直屈於短夭而無命、非不遇也。執友博陵崔元翰哀之、乃爲銘於墓門、識其丘隴。銘曰、

懿文德、垂典則。以藻身、又華國。命之短、哀何極。

崔元翰撰 《全唐文》卷五二三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惟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征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吊、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

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
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
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
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
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
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
將、征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
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
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
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
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
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余
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
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
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
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

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
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
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工、厚
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
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溲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
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
捍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
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尸其流入
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
去害興利若嗜欲。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
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
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
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
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辯。使未至月余、公以疾
薨。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
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



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置、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置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置來請銘、銘曰、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嘆。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睹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核於衆、上丹之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關、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凶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

採甘棠江漢之詩、弦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吊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

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惟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蕩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爲棟宇、無不創爲。



派湖人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辟開廣衢、南北七里、蕩滌污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睹、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貲貸付與。日載酒肴、如撫稚乳。不督

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灾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滋土。大中聖人、元年是師。圖贊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四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黃老、練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齊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畱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翱遇元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據。翱以爲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爲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

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

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大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武吊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惰於宿直、臨直多以假



免公白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爲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己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持節之遺、并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饑、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爲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敕五丁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爲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爲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

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已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敕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強、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既至、封印不啓、遂振慚而止、宰相裴垪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爲吏部侍郎、重修甲敕、用備奸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歷、以相檢覆、奉令選人納直、爲出簽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絮、廨宇以修、迄茲

守行、遂爲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挽供饋、鹽鐵積欠官錢、與之廷辯。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遛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之、遂內外結構、出爲郴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冤。其爲郴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爲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鄆州等十二州、列爲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修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鏞曰、

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鏞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惟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爲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爲鏞所譖、鏞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鏞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蘄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爲。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遊於園沼之中、用以爲適。太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



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於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宏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爲業。女適右司郎中韋公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鞠之受恩也久、來請爲誌。銘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號國又終。漂泊江湖、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於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莅、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隲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建葭莩、濡洽以財。袒免總麻、亦盡其哀。止足告歸、偃息丘園。子裔孫童、十有五人。有列

卿曹、貴爲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且貴、示終以常。福薦攸歸、疇可比望。爲廟太祖、百世蒸嘗。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唐故鄉貢進士隴西李君墓誌銘

大唐景皇帝第七子、禕、豁達大度、器量恢弘。元皇帝相埒、封郇王。君諱耽、字遐威、景皇帝七代孫。大父授許州長史、時祿山將強兵圍許州、食竭兵盡、逾月城陷、冒敵而歿。贈太子僕、嗣金吾將軍、壽州刺史、左散騎常侍、博覽群書、明天人之術、著大勳績、時莫能京、深爲忌前、不獲大用。及至謝代之日、知者聞者、嚮風哀慟。妣河內常氏、自後魏以來、衣纓輝耀、及國朝總統、登顯於位、廿餘人。左羽林軍使元楷、即其曾祖也。有子十三人、六人早亡。次兄存穆、佐鄜州、除校書郎、文行煒煥、才智若泉、斟之無窮。不受薦舉、調授興平尉、羽翎方伸、遽罹禍故。

次兄權、洞達武經、讀春秋得古人深旨、拜涇州節度使、威懾犬戎、邊人是歸、練卒餽馬、唯期奉國、朝廷重僚、號曰長城、天奪其用、無疾暴薨、三軍百姓、悲同父母、天子爲之廢朝、州人爲之道哭。次兄存質、深沉博識、好謀而成、統士徂征、莫不尅中。去聲有古將之風、爲時所推、官至御史大夫、汾州長史。次兄業、材用最卑、籍其基勢、爲天子倚用、五秉戎旃、首忝夏臺、轉岐隴、歷太原、移白馬、今秉天平軍節度使。次兄存實、膳部員外郎、揚州左司馬。弟櫜、侍御史。皆宰畿邑、用平一之心、如秤理人、籍籍聲華、官未稱實。君即當院第十二子也、以長倫排次第第八。君生十三年、遭罹大禍、兄長撫念、情過深慈、唯吾獨行、櫜楚束汝稚心、兩經既就、深解五言詩、朋儕稱揚、共名小謝。時太常博士權安當代儒宗、朝野師歸、後進集門、仰旨嵩高、有文者幸獲一謁、深熟朋友莫不改觀焉。唯汝吐一詞、呈一句、皆吟

詠無厭。當謂詩人曰、可範可規。嗚呼。權公無何、頤衛失度、抱疾而歿、由此□籍人知、五上禮闈、桂枝未折。嗚呼。天不憖遺、積善無徵、冀其一鳴、終當戢翼。以忠信仁義、旨甘鍊師、不倦是著、恭承兄長、怡謹和、弟妹之間、撫愛尤切。嗚呼。天爵不享、有材莫伸、壽考是乖、天錫以朴、愛恡雕琢、使器未成、含恨下泉、不振於時、不榮聖代。嗚呼。有女兩人、長辛辛、次迎兒、淑善有聞、女儀自得、皆近及事大族、高門競來、祈好俟其吉士、以卜良期。無子、取弟櫜一子承嗣、幼稚在學。兄業才拙悲多、叙寫難具、記之陵外、或可誌焉。取大中十一年歲次丁醜五月丁酉朔廿四日庚申、卜兆吉辰、自京兆新店歸、祔大塋、邱山之右。其銘曰、
和璧出世、則足方集、麟非其時、尚罹其咎。孔明五原、天無以祐、小謝風調、宜芳宇宙。月桂在握、力不能狩、晝夜不息、經史踐蹂。唯吾與汝、爲兄爲友、□

想話言何日而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李業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三一

〔別附〕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

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贖、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

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



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宴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祔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吊、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日夕俟其輔政、爲寶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鎔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奸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



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埽。郡人希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榷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仲之爲典謨。俾僇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

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六

孔戡 李則 歐陽詹 李素 張正則

鄭敬 寶常 劉濟 支成 辛秘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

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於朝。處士相吊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

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末、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昏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疾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繫、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於舅族。少好老子、

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是少不肯求仕。善草隸書、弓矢博奕、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爲判官、奏未下、以疾卒。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卒。女子五人、長女婿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婿桂州觀察使杜式方、次女婿京兆韋放、次女婿滎陽鄭循禮、小女婿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鹽鐵推官。寶曆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



葬於鄭州某縣岡原。翱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來召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材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弗求。曷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爲誰。孝子之卜。著蔡僉吉。嘉原創擇。合骨於茲。終永其托。何以識之。有松有柏。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歐陽行周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已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屢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

四門助教。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鏤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己卯歲。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游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徇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妓有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訣



去。生竟以連蹇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爲也。先大故之夕。翦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慟怨。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傳。所謂歐陽詹者。生也。河南穆元道訪予。嘗嘆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時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咏有廬江小吏。更相死類於此。

黃璞撰 《全唐文》卷八一七

〔附〕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

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饑氓也。未知其爲吉耶。凶耶。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此若家之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甌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游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逾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

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耶。君於貽孫言。故舊之分。於外氏爲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已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

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李貽孫撰 《全唐文》卷五四四

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宏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



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侍。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關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人。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

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宏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元。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五

唐故贈著作佐郎張府君及夫人贈隴西

縣太君李氏祔葬墓誌

公諱正則。字叔度。敦煌人。由後魏太常博士。諶而下。六代生德裕。高宗天后朝爲御史。歷三院。換司刑外郎。以雪冤死。爲酷吏所排。出袁州司馬。事久而明。人爲少大理。大理生景。爲昭應丞。贈吏部郎。

中郎中生載、爲成都府雙流縣尉。公乃雙流府君次子也。由明經入仕、始爲宋州單父縣尉、調改陝州靈寶縣尉。貞元中、浙西觀察使王尚書緯總鹽鐵事、以公領職、課用大集。將奏而尚書歿、吳少誠反、詔以兵環蔡。用薛父爲糧料使、固辟公爲判官。未幾而少誠赦、朝廷責父前運糧不理事、父密自解禍、而移敗於公、父得不坐、而公貶爲恩州陽江縣尉。父之糧不續、實公之未至也、可知其冤乎。公竟以憤積不平、氣歿於貶所、享年卅五。蓋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也。會昌初、天子郊天、告即位。既卒事、加恩群臣、以子故、詔贈公爲著作佐郎、贈夫人爲隴西縣太君。太君系宗室淮安王神通六代孫、宋州單父縣令洪鈞之女。以元和九年三月十九日、終於汝州。初公之喪、自南歸、權葬於鞏。太君以歿之年、權葬於汝。至會昌元年歲在辛酉十月丁卯朔七日癸酉、嗣子知實奉公及太君之喪、合

祔於河南府洛陽縣清風鄉郭村之原、從龜筮之言也。嗚呼、公之孝友忠恕之德、享重名於搢紳、太君之婉淑慈惠之道、彰令譽於姻族、而祿與壽皆不稱也。如此豈報施之理、獨不集於吾先哉。知實銜哀祇事。

上謹具年月日時以志於石

張知實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六一

唐故朝散大夫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鄭公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和十祀歲次乙未、十有一日戊辰朔八日乙亥、朝散大夫使持節絳州諸軍事守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公薨於位。公諱敬、字子和。嗚呼、享年六十。粵以十一年歲次景申、二月丁酉朔、十有三日己酉、歸祔於邙山先塋、禮也。鄭氏之先、自桓公祚土、緇衣之美、被於本支。後七國蕩折、以國爲姓、自西漢之初、以至於北齊、世有名德、渙



乎前史。而平簡公德冠當時，遂首出諸族，三世而至於博州府君諱進思，實有純行至德，位不充亮，追贈以州。博州生太常府君諱游，學爲士師，行爲士表。生常侍府君諱寶，學通今古，道映當時，中立不倚，身否而道亨。公即常侍府君之嫡長子也。英姿卓犖，幼而穎拔，生六年而就學，十歲能屬文，時常侍以重德碩學爲當時所師仰，第一流者畢至其門，每研蹟經術，商榷今古，無不至於夜分。公潛伏軒墀之下以聽之，不知雪霜寒暑之至也。甫成童，其經術之奧旨，聖達之微言，今古之成敗，制度之沿革，已歷歷如示諸斯矣。俄以經明爲郎，尋丁家艱，餽粥寢廬，躬服古禮，尙頓者累歲，遂絕人事，博究群書，時有詔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上親御正殿策焉。公與吏部侍郎崔公邠、兵部侍郎歸公登、中書侍郎韋公執誼、給事中穆公質等並對爲上第，起家授京兆府參軍，遍領六曹，無不克舉。尋

而山南觀察使相國嚴公辟公爲支使，授大理評事，俄遷監察御史，觀察判官，尋授殿中兼祠部員外郎，充行軍司馬，且授金印紫綬，超居上介，上德也。公體中和以接物，守尋度以立政，大洽人心。時使府有疾，朝廷陰詔監軍使察人心歸者，屢微諷於公，公自以爲山東布衣，以文學自進，不願苟於際會，別有所授，深拒之，遂拔兵馬使嚴勵爲之，群情不悅。公深懼悔，起不敢赴朝廷，遂盡室沿漢而至渚宮，靜居四年，不妄交接，四方辟命者相繼，公皆辭之。後至京師，授漳州刺史，郡居海嶠，人俗生梗，公以人理人，俗遂大化。尋有詔徵授尚書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左司郎中，所至皆搜訪故實，克有遵守。時又徵直言極諫之士數千人，詔公與今相國韋公、兵部侍郎楊公同考焉。時稱得人。江淮旱歉，詔公使焉，公布朝廷之愷悌，酌臨時之權宜，江淮稱之。使還，改號州刺史，政成人爲京兆少

尹時貝魏新喪元帥、以久居□□、詔公使焉。公但從容展禮、申明忠義、不數月而悉奉朝會。時宰府爭權、不至其門□□以爲過、出爲絳州刺史。期年之後、徵賦有定準、貧富得其宜、吏不至門、人皆自奉明□□朝廷待以剝議列曹、未及行而遭此禍。十邑號慕、六姻無歸、三事已降、無不□□涕申慟、其內誠之感物也如此。公嫡娶盧氏、無子、繼室以其娣、生一男三女、且封榮□□從夫貴也。嗣子生始十四年、哀毀若成人、諸父提携、以奉喪事。易幼偕從學、長同□□氣均、迹間情一、每願一人去職、冀偕出處、所圖未果、變起兩楹、形影暫分、遂隔今□□贖恨結此生、泣述遺躅、豈及千百、粗紀年月官叙、置之泉壤。銘曰、

皎皎秋月、落落長松、秋山夕霽、碧澗涵空。樸生荆下、光耀漢東、不觀上國、胡□□業業戎駕、駸駸逸足、天衢未逞、大暮何促。邛山千阜、洪河一曲、惴

惴其慄、□□□□

鄭易撰 《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八八

竇常傳

府君諱常、字中行、扶風平陵人也。祖亶、同昌郡司馬、贈水部郎中。皇考叔向、仕至左拾遺、贈尚書右僕射。當代宗皇帝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貞懿、皇後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者、有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又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榛花、又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備在文集。故刑部侍郎包佶製序、府君同氣五人、各載首序。府君大曆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卞佺秘校、獨孤授同年上第。迨拾遺下世、力養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繇是棄高科於盛時、就泉府之少職、遭回者十年。厥後載罹家禍、因卜居廣陵之柳楊西偏、流泉種竹、隱几著書者又十載。繇擢第至釋褐、凡二十年。泊貞元十



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命從事御史盧泚貺五百金、辟爲掌記、不就。其年、淮南節度左僕射霸陵杜公奏爲參謀、授秘書省校書郎。厥後歷泉府從事、繇協律郎遷監察御史裏行。居無何、湘東倖戎、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六年、繇侍御史入爲水部員外郎、亦既二歲、婚嫁未畢、求牧守之官、出爲朗州刺史、轉固陵、潯陽、臨川三郡。既罷秩、東歸舊業。時宰嘉招、固辭衰疾。因除國子祭酒致仕。寶曆元年秋、寢疾告終於廣陵之白沙別業。卒時年七十。其年詔贈越州都督。會昌元年、武宗即位、恩覃中外。嗣子宏餘、任黃州刺史、準赦改贈太子少保。有文一十八卷、西江逸民褚藏言制序。

褚藏言撰 《全唐文》卷七六一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

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

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顓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元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勛猷備於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於莫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於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吊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於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宏遠、皇檢校司衛

卿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怱、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宏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循、如良庖之無肯綮、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軫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螻蝗爲災、絜齊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萋萋、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饑、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於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幹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

古漁陽、其後啜利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并出。然後以中堅衡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采人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以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浸淫於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斫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以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以來、氣俗相因、或以多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私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稟稍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至郎吏二千石、爲近臣良守、此又烈丈



夫大君子曠度卓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以絮帛、大歉則振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機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惴惴、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祇

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攄馨香、以識冥漠。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侵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却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元照燭。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五

唐故贈隨州刺史太子少詹事殿中監支

公墓誌銘并序

後趙司空始安郡公曰雄、琅琊人也。植德播仁、休有烈光。是乃慶屬祥延而生我公、於司空爲來孫。公諱成、字良器、世家江左間。繼別爲宗、爰以從官、莫厥攸居於嘉禾縣。曾祖元亨、皇普安郡司馬。祖敏、字不機、皇攝廣州司馬。父光、字平、皇江州尋陽縣丞。公洞曉歸藏連山書、明通左氏傳、守道筮高人之躅、理產傳陶朱之術。深居高視、葆和樂天。優遊江山、窮討勝槩。每有會意、欣然忘返。以仁信爲己任、貞正爲永圖。雄雄然以義勇服、貪猛恂恂然以德禮接善良。冠昏喪祭、必賙其用。膾臘筵聚、齒坐、高處其上。酒闌樂徹、談孝慈貞敬、禍福倚敗、驅引經傳、考驗古昔、以扶證其理。較然滿聽、若醇醪之酣人、猶雲開而瞥天。虛往實還、一座傾伏。其或豐宴高會、而公不剋預臨、其家愧羞、徹席無光輝。公嘗曰、我重世邁種、德服前脩、行炳乎鄉黨、義睦乎宗親。援給危蹇、而無所徵望。且聞陰德粗脩、陽

授禎福、後世其昌乎。不發於子、必顯於孫也。公復得孫吳兵法、晝誦宵繹、究辦奇正、誓挺私心、以身許國。建中末、皇都不寧、翠華近幸。而公奮不顧命、戡難於奉天。爰以功賞、累贈隨州刺史、太子少詹事、殿中監。享年六十二。元和十三年六月二日卒。葬嘉興縣永樂鄉。夫人顧氏、追封吳縣太君。春秋五十四。貞元廿年四月十六日、終於舊里進思第。匡夫以道、訓子以仁、婦德母儀、處中正色。繼室曹氏、封譙郡夫人。享年六十五。開成元年四月四日、卒於揚州。權殯於江都邑之偏。太君生子三人、長曰靖、皇攝沂州司馬。次子竦、皇任雲瀘齊光邢五州刺史、鄆王傅、鴻臚卿致仕。次子曾、歿登州長史。鴻臚公茂績懿行、今壽春郡太守令狐公揭其碑、誌其墓、事備乎詞。嗚呼、乃必發於子者也。公之孫、見存十二人。司馬公子曰叔陽、前任池州至德令、考等第一。鴻臚公子曰訥、誨、嗽、官有聞讓、訴、通經



得第。讓應超絕科。訢暨詡。謙文字奇贍。舉進士。諺
諗。補太廟齋郎。長史公子曰孺復。前舒州懷寧主
簿。康奎皆謹承其家。嗚呼。荐有顯於孫者也。初鴻
臚公致政之歲。居於東周。仰嵩邱之奇峻。濯伊洛
之清深。顧謂令嗣曰。我樂於斯。死當葬我。因是亦
奉遷祖禰於吾兆之前。庶隆阜崇崗。可以永固。訥
等茹哀泣血。自吳奉輅而至。以大中十年五月十
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北邱原。遵先旨
也。稱家有亡。禮無不備。從宜之權。諒有通制。訴以
賀幸由文進。見託論撰。藏於幽陰。用識陵谷。既接
仁里。嘗歎德藩。故支氏之墓。宜爲誌焉。無讓。銘曰。
嵩高洛清。兮信爲美。土固泉深。兮諒無圯。誰議遷
神。兮繫令子。謀及孝孫。兮汝遂吾旨。泣護惟裳。兮
越江汜。穆卜邱原。兮託靈址。龜從筮吉。兮啓蒿里。
若堂若斧。兮於萬禮。

朱賀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九二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辛氏於隴西爲望家。其後因官從帝。或雍或洛。源
濬派洪。將微復張。以及於僕射。皇考璿。璿益以儒
業自喜。優游高放。不樂取求。制科高第。乞官山水。
朝廷除處州遂昌令。嗜不念歸。再移仍南。及亡。累
贈至左散騎常侍。僕射諱秘。字藏之。即常侍府君
第四子也。以能通五經。開元禮。三命至華原主簿。
書判人等。爲長安尉。太常卿故丞相渤海高郢。以
唐制盡將禮樂。委博士。奏乞用公。朝廷與之。不能
得去。訖六年。再爲祠部兵部員外。博士猶如故。朝
有禮天地。奉山原之使。既謝上。必奏曰。臣唯乞得
辛某自副。幾不以禮樂累陛下。上高之。連可。故公
再爲禮儀使判官。雖當時耆年鴻生。語及禮。即唯
曰。辛某在。若不敢出口。元和皇帝初元年。高選刺
史。公出爲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奉詔。舉江南六
州兵。獲京口。窺採石。渡臨江。索留。因命心腹將率

壯士高職重賄鉤其膽、且約曰、若等當以其日同起、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在錡鎮實多年、交有素、故刺史不得隸兵馬。及難作、顏防用李雲驅市人舉當、一戰敗走。李素受縛於蘇頊釘船艙。唯公以儒雅、賊未急迫。公乃夜起撫左右曰、使若等有父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隨李錡爲賊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湖下子弟、得人數百。公親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烝里掩出、剽壘始呼、大戰川東、斬將屠營、值旦悉先殲。登城號令、中外恬然。於是時武功冠江南、錡爲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以金印紫綬賞公、急詔徵爲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其實將以大將節與公、以故未畢、就拜爲左司郎中。更京兆汝州刺史、本州防禦諫議大夫、出爲常州刺史、治職檢身、專疑問昭升、改河南尹。時天子大舉伐趙、既釋復徵、司空度率五諸侯取蔡、連戰四年、伊瀍之間、屬刻百役。公撫困

應須、怛怛寧寧。上大喜、出少府節、以豹竿戟纛、驛走就授。先一日、立百辟於朝、讀白紙詔、命公以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褒衣儒冠、帶劍持節。潞自盧從史、不稟不供、急斂自守、人已大罷。及柏鄉連營、三歲決死、公之至止、開城入府、量倉數藏、酸寒濩落、公私之具、盡可哀痛。左右前後計於公、請乞救於上。公曰、天子以兵定殘賊、空內府賞死士、於今數年矣。吾不能如卜式輩以家助獻、詎敢復以請求苦上耶。於是約出入、嗇用度、俸不人家、聘不資金、宴不侑樂、食不兼豆、更四年詔徵、府有貫十七萬、食倉有斛七十萬、刃鋸函堅、幟赤幕青。十五年冬行於洛、及關、以疾不任朝覲。天子命中貴人郊勞歸第。以十二月己卯薨、享年六十四。上憫惜震悼、罷朝、贈尚書左僕射、贈賻有加。公於得人仕以業儒書、於得著名以典禮樂、於得勛賞以立武功、於善



終始以謙退勤儉。於中外親、既有名而貴、於屬且近者、餉給無所加、疏而賤、雖千百里曠不相面、頌與無所吝。大官十五年、居不易宅、死亡之日、家不歲計。公之於孔門、可謂成人矣。子男八人、少穆、少逸、少恭、長順、仲扈、行質、仲和、行檢、或儒或文、仕遍侯國。夫人河東裴氏、先公而卒、將葬而公嘆曰、人之居無常、而墳墓因焉。吾家之兆、及於四代三卜矣。且使吾死有吾、豈止墓而守者焉。吾死無吾、於地固無擇而已矣。他日吾死於此、亦遂葬而無用遷焉。遂定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及將亡前、爲文自誌其墓、又重前說。歿有書一通、緘置几上、既開之、即送往飾終之制、具盡於此、既儉而周於禮、不違時之名、人無不多其能終而達其不撓耳。諸孤恭命、無敢墜失。既葬、會謀曰、先人德行官業、宜刻於石、以聞不朽。隴西牛僧孺、時號專業文。陳郡殷台、書迹絕妙。且其人吾家之婿、且練吾先人行

事、敢不告求。僧孺實紀錄而台實書。既序而銘曰、禮災秦漢、於綿蕤存。晉卑胡僭、俎豆臊腥。慕古惟唐、求野據經。公嘗博士、綴緝搜羅。三代之儀、濟濟復興。祇職六年、區別嚴兢。儒道克施、亦志武事。憑江錡反、公實郡吏。掉棘張空、以出不防。萬馬周網、血赫湖塘。江南之功、焯出有光。鄒魯諸生、因功張皇。憂公慎法、奉守王度。人郎出牧、尹洛將潞。茹剛撫弱、銷剔人蠹。居不易地、服不易初。財分先族、以儉遺孤。恬於將終、執筆自誌。男良女淑、既壽而貴。謂之爲人、易此而何。詩以備傳、不刻不磨。

牛僧孺撰 《全唐文》卷六八二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七

元袞 權德輿 竇群 皇甫鏞 楊凝

李肅 裴瑾 崔稭

唐故鄂岳觀察推官監察御史裏行上柱

國元公墓銘并序

維元和四年秋七月丁卯、唐故鄂岳觀察推官監察御史裏行上柱國元公終於沔州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明年春三月庚申寧神於北邙之陽、祔於大塋也。嗚呼、至仁不壽、至賢不位、得非存者隱慝盈稔而神降之罰、俾艱難其生、哀號訴天、曾莫之生。痛乎哉。公諱袞、字山甫、仲容之元兄也。小有奇質、卓然不群、神清氣和、骨秀容茂。□□□言必有□。未成童而行必可法、不學而立、君子偉之。六歲入小學、讀孝經、至喪親□□□棄而不覽、人問其故、對曰、詳其義、所不忍聞。七歲學論語、日讀數篇、目所以睹、必□其奧。未十歲、通左氏傳。十四

擢明經第。貞元初、調補汝州參軍事。時司計地管侍郎元公琇夙欽其能、辟爲從事。未莅職、而元公以事左黜。梁洋運率嚴公震慕其爲人、署觀察巡官。既之府、僕射韓公全義表授試左戍衛兵曹參軍、神策行營節度推官。貞元己巳、丁先府君憂、泣血柴立、逾旬絕漿。伏以太夫人在堂、毀不敢滅。既五載、選授河中府解縣尉。雖官居僚任、而事必正中。冤訴必告於公、謳謠不稱其宰。處下能理、時無比焉。秩滿、寓居中部、從其宜也。今夏口廉使高平公時來牧茲郡、既至、止與公定交於□遊之間、申知己之分。每立政行事、雖隸者無得聞而公與焉。無何、高平公自坊州鎮黔陽、表授公監察御史裏行、黔中觀察支使。元和二年、高平公自黔南歸闕、公亦隨之、策勳上柱國。又高平公作尹□神州、詔授萬年主簿。未旬日、高平公廉察江夏、又表公復授監察御史裏行、鄂岳觀察推官。高平公以公利



用貞固、事無大小、悉以□□。公厚生惟和、處劇斯靖。故人仰其德、史稱其賢。頃在黔陽及茲江夏、州牧有闕、必公領之。無言不行、無艱不濟。所至有績、又皆去思。遇疾終於漢陽、領州事也。夫人南陽張氏、故太傅卿禮部尚書獻恭之次女。有子、長曰俶、先公而終。次曰倜、未能病也。有六女、長歸釋氏、次適北海唐歆。三四初笄、五六方齔。嗚呼、當啓手足之辰、高平公深感平生、贈賻加等。夫人將權窆於鄂、而安家於荆。高平公戚之、時再從第宗初從事夏口、高平公乃申命宗初、俾護喪歸北。夫人領家卜居江陵、泝沿兩分、存歿殊地。痛乎哉。嗚呼。孟秋有喪、孟冬不聞、聽乎人言、哀號制服。故不得謝恩旌麾、親護喪事。嗚呼。非高平公有始有卒、則北亡之陽、無新隴矣。痛乎哉。元和五年春二月戊子、宗初護靈自夏口、仲容奉太夫人之命曰、卜宅剋日、稱家薄葬、人固不非。乃授方石、俾紀式德。少子不

敏、敢銘壽堂云。

於昭烈祖、帝人中土。景穆不祐、終於儲副。京兆克生、爲國之楨。莫之與京、代揚令德。周公以還、瓜瓞蟬聯。公侯比肩、德音孔宣。至於齡昌、仕於聖唐。發言有章、思不□人□□。位小才大、作於廬、廬人是賴。德之清純、在若有君。時命不伸、河陰長民。□□英英、與時作程。以仁佐賢、萬物由庚。高位未登、景命已傾。丹旒獨歸、北邙故塋。千秋萬古、□夜□□。嗚呼哀哉。

元仲容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二三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人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

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倬、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溢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吊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奸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

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嘗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吊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於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頤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



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累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途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二

竇群傳

府君諱群、字丹列。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由弱冠不樂進士之科、便於著書、耕墾墳籍。既孤、以蔬素自適、著書於毗陵之西偏。給長兄之俸、而與諸季安於膝下者十稔。洎再罹內艱、殆盡而復前者數四。厥後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丘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遂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公之言云、受天清氣、與道逍遙。時人以爲孔北海拔禰衡之文、不之過也。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其後韋公移牧吳郡、又以公所著史記名臣疏三十四卷進人、皆寢而不報。人皆異之。公自以爲通塞繫於命、靜而俟之。厥後韋公入爲天官侍郎、改京兆命。中謝之日、德宗與之緒言。韋進曰、臣忝居達官、而竊負其位。上曰、卿有何負。奏曰、臣守毗陵日、薦處士竇群、於時獨蒙不錄。後臣在蘇州、又進竇群所著名臣疏、又蒙不答。臣

以爲以人而廢、在臣則當然、言群則屈。上乃驚曰、卿之知人、固無疑。卒不問者、乃宰執之失也。便宣即令召對。此貞元十八年也。公即日起於衡泌、白衣召見。上謂公曰、夏卿知卿、卿有何蘊蓄、得以盡言。公從容對曰、臣無蘊蓄、第讀書俟時。夫蘊蓄者、迹在近班、進有所不納、諫有所不聽、臣即蘊蓄、如臣處於草茅、但仰元化而已、實無蘊蓄。上甚奇其對、便宣令付中書、即除諫官、釋褐授右拾遺。居無何、秘監張公薦和蕃、請公爲判官、因改侍御史。其後有故不行、請復本列。上不許、遂守侍御史。俄兼領雜務。德宗晏駕、改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司空於心鎮漢南、奏公爲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加金紫。居無何、除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以舉職太過、出爲黔州觀察使。後以十洞擾亂、準詔用兵翦伐。事平、公坐貶開州刺史。亦既周歲、除容管經略使。憲宗以公守官

無隱、思欲大用、因急詔追入。中途遘疾、終於衡州旅館。享年五十。贈左散騎常侍。公有子曰謙餘、審餘、偕孝敬相率。審餘應進士。公天授和粹、亮直孤峻、著書俟用、隱於衡泌、未嘗以名利枉其所守。時論以公有公輔之望、卒無所伸。文集散落、未暇編錄。

褚藏言撰 《全唐文》卷七六一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

墓誌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字和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於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爲皇父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爲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爲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



歛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征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征還、真拜殿中、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庶子、并分司東都、俄又征拜國子祭酒、未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璫、曰珣。一女、適太原王誼、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於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於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勛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廟饗祖考、封

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己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爲人器宇甚宏、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觴咏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無西笑意、忘懷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於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爲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弟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麗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然、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爲偉人。公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與公游、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於少保、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聞之最熟。故得以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於茲、樹於茲。嗚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年月日、葬於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侄洎家老、謀立石以表於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案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於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剪髮爲童、家居於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於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

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毗贊元侯、於漢之陰、式徙荊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垂國典。又爲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群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諛辭、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境鹵、芟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污、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於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於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

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系焉。凡其昆弟、申明於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附〕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嘆、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

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溯末流而挹清源、拔埃壘而栖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於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之、詔未下、兵火氣焰、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死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迹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



儒藏

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謨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彝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煉在手、而又弛肩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叙事推理、況今據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人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

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杰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於篇。

《全唐文》卷四八九

唐故慶州長史趙郡李府君墓誌

公諱肅、字正言、河南汜水縣龍泉鄉漢井里。其先太上玄元皇帝之嗣。自趙郡宗祖至廿五代義公之二子、分爲東西祖。公即西祖之後也。世襲茅土、族莫與京、爰從增封、代居東州、濬流長遠、採地存



矣。曾祖諱岳、皇洛州刺史。祖諱獻、皇汝州郟城縣丞。烈考諱益、皇懷州河內縣尉。公即河內之冢子也。惟洛州之政、可以匡輔中朝。郟城之文、可以興復東魯。故河內有洛州之政、有郟城之文、有膺時之才、有和人之量。而不分裂土宇、儀形天府、命矣。夫公之同氣四人、季曰係、雅紹餘芳、歷宣州寧國主簿、遽將早世。長妹幼罹霜露之艱、願資津梁之報、了悟真性、童年出家、法名義蘊、脩持於東都安國寺。幼妹適彭城劉丕、任許州穀水縣尉。公躬履先躅、道高時流、求舊睦親、在明如晦。少而爲儒、久以許國。耿賈之器、兼文武。崔蔡之識、達古今。於焉投筆、從職惟揚。實爲萬人孤劍、大府長城。勳庸是彰。叙遷慶州長史。冀期鴻陸有漸、將登封於定遠。無何夢在兩楹、寢疾不救。以貞元廿年六月廿七日卒於揚州江都縣之私第。享年肆拾有肆。公之嗣子制、則年纔弱冠、食荼居廬、泣血號慕。夫人穎

川陳氏、即故揚府長史採訪本道敬之之曾孫、饒州紀綱掾邕之女也。禮樂名家、早昭令德、積哀繼哭、則携言歸。公之堂弟峒、茂於才行、敦以仁孝、撫勉孤孀、痛感鵠原。以廿一年八月、護喪歸東洛。永貞元年十二月 日、祔河南縣東北原先塋、禮也。恐歲月云邁、陵谷或遷、猥以近宗、薄諳盛烈、將命直筆、紀於永年。乃爲銘曰、

采地斯盛、濬流攸長。故遵先躅、遠紹餘芳。其一

素業通幽、戎韜洞微。秋鵬理翰、霜劍呈輝。其二

凌霄莫致、理玉何先。詎留鸞影、難迴逝川。其三

瞻彼伊洛、歸歟松柏。恐變桑田、式刊貞石。其四

李茂正撰 《全唐文新編》卷六八三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倣、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

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案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剔疑互、探抉遯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厯、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期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隙、去人水禍、渚茭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案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店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

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謫。謠舞擊𦍒、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於柱下、郎於會司。徼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澍、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閑民、相顧聚來。徵爲

萬年治劇於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案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於道之周。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唐故懷州錄事參軍清河崔府君故夫人

滎陽鄭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嗚呼。天將厚其門風、炳其家聲、挺生茂哲、章大教。冠冕在躬而可式、水木有源而益濬、意者神明相其直方、陰鷺陶其器能、瓏玲淑問、砥礪成性。越我外族、百氏歸美、故於傳信無愧詞、紀事無華說。公諱稹、字嘉成、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諱祥業、幽州范陽令。祖諱湛、鄭州長史、贈鄭州刺史。外王父諱虔、官至廷尉評、贊戎府於東郡、涵泳天爵、屈於

下位、優遊宴息、與道終始。研精繫象之表、旁魄天人之際、迄於今、儒家者流、思躋戶牖、企詠宗極。外王母范陽盧夫人、德禮丕顯、光輝圖諫、俎豆之教、況乎生知。公幼承德訓、雅有深致、弱冠治魯春秋、與虞夏商周之書、薦於有司、經明上第、釋褐參陝州大都督府軍事。時則相國于公坐棠而賦政、分陝以按俗、用嚴重儉察、振其綱條、風行藩宣、火烈威令。一見異公之材、引爲府推官、小大之獄、重輕之典、操刀必割、迎刃斯解。大革冤滯、默銷煩苛。于公撫手咨嘆、期以遠大。俄而于公授鉞於漢南、崔公淙由左馮翊實爲交代、鑽仰才度、用之如不及。秩滿、假公爲垣邑長。清心以格物、盡慮以經遠。雖編列異習、巖居谷汲、馴服濡煦、四封磨至。由是閱其殊尤、圖其績効、拜章三上、表公爲真。事竟不行、然道之被於物弘矣。元和四祀、調補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分曹洛中、恬曠自得。有別墅以極臨眺、有



儒藏

群從以脩講睦、君子之轍、闐然日彰。未幾、御史大夫烏重胤統戎三城、聞風而悅、俾公權主河內、紀綱掾。覃懷自三十年節制遙領、未嘗有轉朱轡而至郡邸、問人之疾苦、恤人之傷夷。黔黎困其杼軸、閭里悲其蕩析。公之至、則洗削宿弊、鼎新宏規、一郡之政、無不該、六條之紊、無不治。墜典咸舉、清能寢高、奏課居最。詔授權知懷州錄事參軍。其後二千石如大農陶鎡、季父御史中丞繼分魚符、率有成璫坐嘯之遇。惟公文藻政事、貞明孝愛、夷險見操、雷風有恒、而壽落於中身。官止於三命、真工難問、守道者相吊。以元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終於懷州之官舍、享壽五十七。前夫人滎陽鄭氏、贈工部郎中府君諱歡之孫、易州涑水令府君諱璆芝之幼女。以貞元廿年八月八日終於陝州垣縣。嗟乎、箴史夙悟、閨闈朗映、年甫二紀、颯然飄零。別子曰瞿、公嘗鍾愛。繼夫人范陽盧氏、華州從事殿中

御史澤之孫、夏縣尉倓之女。生一子三女。行號晝哭、感泱中外、宗姻有奉祭祀不輟、積善之報、幾乎若存。以其年七月既望卜葬於河南府洛陽縣平陰鄉先塋之側。前夫人鄭氏祔焉。秉周之制、達禮之旨、自燕而觀者、以爲崔氏世德、則又纂修之、不暇、其鼓鐘於家邦也宜哉。伯舅太子通事舍人司樞筦於廣陵、哀纏天倫、命涵志事。恭惟徽烈、閔遠悲傷、難叙。羊曇淚盡、不歷西州之門。周翼恩深、願紀北山之石。銘曰、

元精網緼、播氣在人。君子得之、名爲實寶。黃鍾有聲、大玉無塵。高義旁達、休風益振。業通詰訓、經明待問。旨奧窮討、菁華愈奮。炳是全致、瑞於休運。處約斯堅、安卑匪愠。虚心政經、利器發硯。一邑二州、鬱穆芬馨。理絕奇哀、人思鏤銘。孰謂風燭、東川不停。龜言新阡、鶴弔泉扃。貞石志美、悠悠萬齡。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八

王仲舒 劉密 董溪 張士陵 駱峻

張寧 李建 李稷 柳寬 李瞻

盧士瓊 李觀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征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

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征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吊。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案劾群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



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余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其有石、我最其績、萬世之藏。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

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后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征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人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余、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疾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



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征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后、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刺史。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堤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

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征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

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握、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暵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識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奸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俟、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二

唐故朝請大夫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彭

城劉府君墓誌并序

公諱密、字霞夫、其先望出彭城、自漢楚孝王已降、執珪璋、佩侯印、史牒載之備矣、銘紀三代、故略而不書。曾祖諱道積、進士擢第、終襄州樂鄉縣令。列祖諱希順、終秘書省秘書郎。昭考府君諱粲、明經

擢第、終澤州刺史。公皇祖姑爲睿宗皇帝正后、誕讓帝、唐昌公主。由是枝附赫弈、輝光胄族。公幼不好弄、能敬師受、詩及春秋左氏傳、既冠、游大學。三年、舉孝廉、不中第。因與諸生講罷、語及時之通塞、窮達之事、乃奮然起曰、大丈夫得不以畫干天下而求富貴者耶。焉能久戚戚於斯而已。遂束書東游濟漢、揖漢南節度使樊公澤、澤愛其材、表爲試太常寺協律郎、兼列職於轅門之內、奉禮樂於清秩、整介胄於軍旅。貞元十五年、於公頓節制漢南、尚以淮寧阻命、鄰境是憂、念陸賈之使南越、思食其以下齊城、府幕軍戎、無所當選、乃命往說焉。有功、兵還、奏加兼監察御史。元和六年、裴均相國鎮、錄以前功、奏授朝請大夫、唐州長史、後亦累爲廉使、奏叙勳階。元和十一年、考秩既滿、職請退休、優遊別墅、尋繹黃老、嗟乎高鳥已盡、自棄良弓、宴息林園、潛心道術、一旦鵬來、萃災變寢門、以大和



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終於宜城縣私第、享年七十。公前娶高陽齊氏、有一女。齊夫人先公三十七歲而歿。後娶博陵崔氏、先公十八年而歿。崔夫人有二男二女、長男曰可復、次男曰彝。復長女適隴西董氏、次女適弘農楊氏。先公一歲而歿。皆泣血過禮、不勝毀瘠。以大和六年七月十六日啓崔夫人之殯、十九日與公合祔於襄州襄陽縣東臺鄉之南原、禮也。銘曰、

生而惠、長而強、祿亦爲豐、壽亦爲長、有子有孫、繼其光。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五〇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

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其子居中

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四

唐故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
處招討置等使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并序

惟唐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四日，邕管經略使兼御史中丞張公終於理所。以其月十四日，嗣子助扶護神靈，匍匐萬裏，粵明年秋八月三日，歸窆於洛陽金谷原殿中府君之墓次，禮也。夫志陵谷者，其在貞石乎。季弟殿中侍御史士階，乃執筆含哀而書於石云：公諱士陵，字公器，其先安定人也。張之受氏，綿自軒黃，厥後蕃昌，公侯不絕。公即晉西平公軌十九代孫，皇朝滁州刺史府君諱克茂之曾孫，尚書兵部郎中府君諱具瞻之孫，殿中侍御史府君諱翔之子。世以文行，清德顯於當時，故鍾淑美於公。公淳粹積中，英華發外，溫恭敏厚，稟之自然。孝友誠明，根於天至。性本好古，學該百家，雅善屬文，體弘六義。年八歲，以通古文尚書、論語，登春官上第。既冠，調補鄭州滎陽縣尉，秩滿，江西觀察路公寰辟爲支使，授試左驍衛倉曹。府罷，換左神武軍錄事。淮南節度王公鐔署爲參謀，改試大理



評事兼監察御史。公文雅之稱，溢於朝聽。拜京兆府士曹，尋擢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遷尚書倉部員外郎。屬聖上憂人，精求共理，除虔州刺史。曾未再稔，風化大行，遂有邕府之命。公既受命，逮於下車，始以清靜廉簡便其人，終以禮樂仁義變其俗。闔境之內，晏然無虞。方期徵踐掖垣，移守大鎮。無何黃寇狡徒，嘯聚山谷。公始練卒命將，爰事討除。而天不慙遺，被疾薨歿，享年五十四。夫人京兆杜氏，故太傅岐國公佑之女也。夫人有柔順婉孌之德，先公十五載而歿於楊州。及今同歸，蓋從周制。有子四人，長曰助，次曰勉，次曰宗廉，小曰金龜。有女四人，長適試秘書省正字唐，隨節度掌書記昌黎韓復。次女前年夭於荒裔。悲夫！長男未冠，幼女未笄，旦夕銜哀，哀何可既。初公寢疾，乃著遺令，送終之具，務從儉薄。獨以兩房伯父外祖母旅殯江濱，五十餘祀，先考先妣嘗所遺憂。又長兄韋城府

君從父兄葉縣府君亡嫂鄭氏假葬淮上，僅廿年，平生素心，遷祔而已。今悉家有無，遂吾夙志，則瞑目無恨。其弟其子，哀奉遺言，泣成其事。嗚呼！若公之博聞強記，通識多才，抱致君全器之資，蘊賢人可大之業，宜乎上昇臺鉉，寧濟生人，而位止遐方。若公之忠誠儉讓，信節廉貞，奉上竭其孝仁，撫孤盡其慈惠，宜乎克享黃髮，榮及期頤，而年才纔命。天之報施，其安在哉？予始未知夫蒼蒼之理斯文也，承命而述，欲播之德，文所不極，況不能文，空悲片石。其詞曰：

姓因列宿，系自軒后。公侯繼世，賢英代有。惟我哲兄，光照厥後。溫恭儉讓，聰明孝友。其一卅歲通經，弱年筮仕。文學傳家，簪纓著美。名藩禮異，神州劇委。公方正直，慎終如始。其二聲馳禹縣，譽滿周行。兩掖延矚，三府騰芳。栢臺持憲，粉署含香。克紹先德，大振朝綱。其三聖君思理，選牧黎元。虔邦惠洽，旋復南

轅。清靜爲政、教化之根、至今獷俗、猶沾淚痕。其四。丹旒素車、萬裏負來、洛水之曲、邛山之隈、同生瀝涕、諸子銜哀、千秋萬古、永闕泉臺。其五。

張士階撰 《唐代墓誌彙編》元和一〇四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中四年、年二十、游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巴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至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污吾迹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

津、相國張公宏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蘋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鑿耳。交趾殺都護、復早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果蔬占其一、捫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鑒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鄉



里百家、鬪訴吉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徵、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丞相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子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弟、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綉軒交貫。危冠自喜、前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己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滋繁。三

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六

大唐故將作監丞清河郡張府君墓誌銘并

序

公享年卅有三、其年夏六月、夫人趙氏先邁厥疾、奄然從逝於壽春子□坊之私第。□□哭撫偏露、哀慟告天、從茲寢疾、不逾旬日、次夫人而謝世。嗚呼哀哉。琴瑟兩亡、鴛鴦雙□。□沉逝水、花落青春。公諱寧、字仁則、其先貝郡清河人也。自軒轅錫胤、張氏實爲茂族。金貂七葉、漢天子之忠臣。鼎足三公、晉武皇之名相。自是分茅列土、世有其人焉。公四代祖元濟、皇正議大夫、邢部侍郎。高祖松茂、皇刑部郎中。曾祖季□、皇戶部郎中。祖蘭、皇朝散大夫、太子中允、潁王府司馬。父進金、皇驃騎大將軍、試殿中監員外置同正員、食邑千戶。深懷武譎、早彰七德之明。立變軍機、獨得三略之妙。職署淮南

節度副使總行營戎幕。公即驃騎府君之元子也。山岳之秀、人倫之珍、容質堂堂、詞貌英英。幼習經籍、鄉舉孝廉。早工翰墨、跡近義獻。籌策則備千里、決勝之能、弓矢乃善、百步穿楊之妙。大曆末年、淮南節度司徒陳公特表奏授朝議郎、試左領軍衛岳曹參軍、上柱國。又轉授試太子通事舍人、又轉授朝散大夫、將作監丞。貞元九載、壽軍元帥御史大夫兼左騎常侍楊公、以公名家之子、才可理戎、乃補軍職。漸爾遷轉、位及崇班。夫人其先世爲晉卿、後因仕而封天水郡、遂世爲天水人也。故太中大夫、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濟、即夫人之曾祖矣。祖頎、皇貝州司功參軍、魏州昌樂縣令。父悅、皇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贈滁州刺史。夫人即侍御使君之次女矣。神姿穎澈、容輝端雅、幼高令淑之德、早稱窈窕之賢。洞曉女工、高閑婦道。年有十八、禮歸於將作丞公。克勤中饋、靜慎

閨庭、孝奉舅姑、恩霑卑賤。外匡君子之能、內幹家風之正。公乃和而敬之、寶而重之。嗚呼哀哉。昊天不吊、降茲凶憫。雙隨逝水之波、永阻高堂之養。哀親老、切切子孤。公嗣子三人、長曰惟敏、仲曰惟敬、季曰惟哲、皆絕漿在疚、泣血號天。永思同穴之儀、仰遵歸祔之典。頃以時月未便、權殯於堂。宅兆既卜、龜筮叶從。於是元和二年二月一日、遷祔於壽春崇義原、禮也。嗣子等慮年代綿邈、陵谷斯變、樹松楸以表焉、勒銘誌以記之。乃爲銘曰：

白楊蕭蕭兮悲風起、鴛鴦雙飛兮歿逝水。切切高堂兮悲老親、哀哀泣血兮傷嗣子。盈盈淑德兮去何在、英英武譎兮長已矣。樹松楸兮勒銘誌、陵谷變移兮表千禮。

□盈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五九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按李發事魏、爲橫野將軍申國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州刺史明、明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明、令珍玉、珍玉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即尚書第三子、諱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判容州招討事、復調爲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皆曰聞而不之面、唯宰相鄭珣瑜對曰、臣爲吏部侍郎時、以文人官當校秘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遺。會德宗皇帝崩、鄆帥擅師於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幸、異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帖。後一年、司直給事府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鄜、恕即日就公求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會恕復取不宜爲賓者、公罷去、歸爲殿中侍御史。有詔天下俟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裴均獻在邸、亟相命俟節以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

官詩。尋爲員外比部郎、轉兵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曹郎、換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微有竄益、遂不復出、樂爲少京兆。會仲兄尚書遜被口語、上疏明白、出刺澧州。人以亞太常、於禮部中覈貢士、用已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爲禮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衆品。一夕、無他恙、而奄忽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咒妖巫、搖首若不欲者。寡嫂至、斂衣若禮焉、竟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八。是歲長慶元年之二月二十有三日也。上爲之一日不視事、以工部尚書追命之。後四月、祔先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某里、實五月之二十有五。夫人渭源縣君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瑄爲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樸恪、慤、碩、次第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爲文章。於朋友間好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

形喜愠。進退之際、幾微不苟、受官法與操行、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潔廉、而沓貪有才者皆進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銖兩人倫、而滔滔者莫見其厚薄、終肯延薦人、常爲諱避其短。善承受得喪、故沒身無誕嘆之言。沒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史吏、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無異詞。公始校秘書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是稹與白哭泣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衣食、賴伯兄造焦勞營、爲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進士、并世爲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沒。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許、一旦發其喪、其兄何如哉。許信至、果誨其猶子訥曰、爾父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爲、爾其告若父之執。子訥遂來告曰、爲志、且銘。銘曰、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夢君兮、是君也。非之死信冥冥兮、安用銘此爲。死而尚可識兮、魚膏大夜、

安忍觀此詞。

元稹撰 《全唐文》卷六五五

有唐善人墓碑銘并序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綿州昌明令珍玉、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即世於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祔於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納、樸、恪、慤、碩。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



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獐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獐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浸及鄉人、不詣府縣、皆相率曰、往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帥路恕高之、拜請爲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爲御史時、上任有遏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爲吏部郎時、調文學科暨吏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爲奸、迄今

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禮部時、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廉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嘗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侄。初先太君好善、喜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詩書、日三百言、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一作三百五十二首、皆理義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哭。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

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銘曰、
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
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
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八

唐故廬江縣令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唐大和七年青龍癸丑三月廿六日、隴西李府君
歿於陝州之私第、享年七十。即以其年四月戊午
朔廿八日乙酉、歸葬於京冀府萬年縣義豐鄉田
冶村東北約二里銅人之原先塋、禮也。府君諱稷、
字播之。□宗文皇帝之後也。文皇生吳王恪、恪生
嗣王祗、祗生邕王千里、千里生金吾將軍東都副
留守峒、峒生鳳翔府司錄參軍監察御史定金吾、
司錄、蓋君之祖稱也。幼通五經、善聯綿書、弈碁在
第二品、當時名公重德、多以此親之。解巾婺州義
烏縣尉。秩滿、調補安邑、汜水二主簿、轉廬州廬江

縣令。廬江土沃人稠、號爲劇邑。府君以清淨不撓
爲政、故得長幼欣懷。一年而賦人先期、二年而汙
萊盡闢。三年而公稅加數、襦袴之詠、洽於里閭。秩
滿西歸、頗有棄早之歎。廉察使方議上請、未及陟
課、而二豎告災、恬然委祕。飾巾以俟、遺言條理、方
寸不亂、與終之義、君之多之。夫人博陵崔氏、故婺
州司兵參軍邕之長女。明閑淑令、暮□宗姻。哭晝
襄事、禮無□□。有子一人、曰景隅、前任朝請郎、行
太原府祁縣主簿。叫號充窮、發於誠者。修身勵行、
足以承家。寬夫與君情深中外、當撤瑟之日、留見
託之詞。翰墨未乾、陵谷爲慮。刻石之重、屬於菲辭。
既無路以導心、因含酸而記事。銘曰、
派引天池兮流慶長、宰邑政成兮人樂康。逝水翻
波兮激湯湯、銘旌啓路兮還故鄉。魂魄靜安兮舊
宅傍、春去秋來兮□蒼蒼。

劉寬夫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四〇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於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於文詞。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於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門狠仇怨、敦諭克順。從公於荆、綏戎永安、仍

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於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詞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予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予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於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實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闡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龐、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薦仍於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於海壖、壙於鄧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縗而不廬。充充令妻、髻首而居。烏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奧隅。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九〇

唐故通直郎行□神武軍兵曹參軍李府



儒藏

君墓銘并序

君諱瞻、字博濟、隴西成紀人也。由太宗而下四世、生金紫光祿大夫東都副留守郾國公諱峒、峒生鳳翔府司錄參軍諱定、即君之祖。爾也。君資性倜儻、少有所立、讀春秋左氏傳及毛萇、義、好尚名節、初不以祿仕爲意。後補弘文館生、解巾授□州大都督府文學。滿歲、領鹽鐵集建院事。不□一年、乃功□□。有司方上其能、會丁太夫人憂、解職。及衣□□□、還授□神武軍兵曹參軍。恬然安貞、不屑榮利。以長慶二年龍集壬寅九月甲子、卒於梓州之官舍、享齡五十有八。無子主祭、可勝歎耶。夫人蘭陵蕭氏、故□州刺史□之長女。服勤澣濯、厥號宜家。不幸先君而歿。有女一人、適京兆府參軍太原王叔嚮。叔嚮名家子、以文學原慙、稱於士林間。前相國今劍南東川節度使代郡王公、實君之從母弟也。早睦中外之情、晚申婚姻之

好。名服之痛、加於常倫。故自嗟斂、至於殯祭、仁施所及、禮無違者。即以長慶三年正月五日、歸葬於京兆府萬年縣義豐鄉灞陵原、合祔於蕭氏夫人之墓。從素意也。於噉。逝水無迴、陵谷易失、不有款識、將何託焉。小子先君尚書敬公、蓋李之所自出、君於余爲丈人行、故得詳熟其事。況奉代公之命、敢不謹書日時、以置泉壤。銘曰、

猗歟李君、稟慶公族。以禮自檢、以謙自收。盛德之後、宜享多福。胡爲不慵、降禍斯速。悠悠丹旆、萬里言歸。朝露興感、秋風送悲。鳳城之東、灞水之湄。玄堂一閉兮、萬古長辭。

劉寬夫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四〇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爲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爲推官、



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爲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爲司錄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遊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楊美其文詞，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攝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辯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月，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給六十。後刺史到，欲盡人其羨於官，君既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其爲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爲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

耶。使拽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叩曰：「前司錄皆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耶？用此贓何爲？」因叱出之。召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參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羸宜當一，不合別二。無踵舊犯，吾不恕。」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餐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參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諸縣府望吏告曰：「某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慎安廉靖，以澠池令爲戒。其所改易，皆克己便人，堪爲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弔哭，咸以爲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

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曰。丈人嘗與先子同官而遊。宅居南北鄰。敢請紀石。翱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镌其實。可推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己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時所艱。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

已。嗟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

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嗟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嗟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九

樊宗師 李道古 李瀚 張仲方 李戡

李象古 竇庠 周著 馮宿 殷元覺

孫堅靜 張署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

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皋、有功建中、



儒藏

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
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
獻文興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
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
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
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
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征拜宗
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佞人柳泌能
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爲刺史、
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於貶所、
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
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
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
人隋雍州牧鄭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侓、蓬山令。次
配崔氏諱藥、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
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

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
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
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杰、身死、賣宅以葬。
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於
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年
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
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歧爲族。曾祖生
樂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
御史澣、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
方事誅伐、南平蔡、北服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
間、兵征卒戍、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
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



食饒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爲率群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鏐、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允。皇宏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谷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於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於神、永永是征。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九〇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

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后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卿諱宏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九皋、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贈潁川郡太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胄曹景宣、進士茂元、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澥、校書郎陸賓虞、公之婿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學選登科、初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縣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福建觀

察使兼御史中丞、征還爲太子賓客、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監、勛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於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某日歸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祔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餘慶濟美、宜在於公。公沿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爲人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爲子弟孝敬、爲伯父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

於色。人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撰先德、見托爲文。式序且銘、勒於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既歿、鬱生我公。我公渢渢、學奧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於家、道積厥躬。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於達官。六刺藩部、再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賓於望苑、寵在蓬山。凡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邛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



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實、京兆韓父、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卑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

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群從、可以附托、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於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

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實、韓父、崔壽、宋邢、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鄆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嘩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宏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烟雲、道比宮宅。烟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

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七五

唐故安南都護充本管經略招討使兼御

史中丞李公墓誌銘并序

儒述人理云、爲善爲不善有百祥百殃之別、前載書之、謂爲信然。粵有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隴西李公諱象古、春秋五十三、以元和十四祀秋八月十九日遇部將楊湛清構亂於軍郡、公之室韋氏洎三男二女戕於一刻之間、沉於長江之濱。兵解之後、遺骸蕩然矣。公紹玄元之遠慶、爲皇室之近屬。始封於曹者、同間平之樂善。節制於襄者、嫺衛霍之邀勳。積善則有之、降祥乃誣矣。旁求釋氏之說、有云五濁波委、六趣輪迴、三世緣業、萬殊報應。余孔氏之徒也、又安知西方象外之事哉。公太宗文皇帝之六代孫、襄州節度戶部尚書嗣曹王贈



太師臯之子也。初以門蔭、授左武衛倉曹參軍、又轉協律郎、尋攝監察御史、俄遷裏行、又換殿中、皆參淮河節度府之右職。旬服求理、拜鄆縣令、禮寺籍才、命太常丞、連剖竹於岳、衡二郡、洽著聲績、聞於朝廷、優詔擢爲都護領本管經略招討等使、仍以風憲艾綬寵之。南越天遙地遐、風剽俗梗、撫綏之際、韋絃實難。選戾則絲棼束濕、則鹿駭。曩之總戎於茲者、端本靖末、無聞焉。公手執詔條、心運吏術、欲以仁壽福茲遐荒、孰殺之謠驟興、咸劉之禍俄構。悲夫。公即冥之後、公之令弟金吾將軍道古哀絕人琴、言圖血食、乃以己子似續於公。嗚呼。歸土之儀不及、招祔之禮空存、以長慶元年十一月九日嗣子續虔窆衣冠於洛陽先太師之塋右。大凡人生若休、同爲湔盡、螻蟻魚鱉、復何親疎哉。強爲銘曰、

憲宗室之良、既峨鐵冠、亦綰銅章。連殿外郡、遂護南荒、實思變俗、載訝不綱。政方浹洽、人幾父康、誰謂爪牙、化爲豺狼。驟即冥冥、委於湯湯、孝哉嗣子、祔之若堂。

王仲周撰 《唐代墓誌彙編》長慶〇〇五

竇庠傳

府君諱庠、字胄卿。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初應進士、感於知己一言、遂從事於商洛。授國子主簿、未幾而罷。後吏部侍郎韓公出鎮武昌、美公之才、辟爲節度副使、遷監察御史。俄而昌黎移鎮京口、用爲節度副使、改殿中侍御史。昌黎却入、公至輦下、遷澤州刺史。秩滿、時光祿卿範公由吳郡領宛陵、奏公試太子中允兼侍御史、爲團練副使、加章服。府罷、除奉天縣令、遷登州刺史。昌黎公留守東都、又奏授公爲汝州防禦判官、改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後遷信州刺史、三載轉婺州、亦既二

載、遘疾告終於東陽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公天授儻、氣在物表、一言而合、期於歲寒。爲五字詩、頗得其妙。嗣子匡餘、疾沒世。次曰繇、晉州司法。次曰載、國子監直講。皆克荷素風、聿修官業。詩筆散落、編錄未遑。

褚藏言撰 《全唐文》卷七六一

唐故鄂州永興縣尉汝南周君墓誌銘并序

唐故鄂州永興縣尉汝南周君諱著、字老彭。唐戶部尚書諱玄達、京兆府美原尉諱釋否、洺州鷄澤尉諱容、尚書之曾孫、美原之孫、鷄澤之嗣子、則公也。公早歲窮二經、舉孝廉。貞元十六年、擢上第。元和中、釋褐補晉州霍邑尉。秩滿、次調鄂州永興尉。君華族之後、餘慶流芳、居家有孝愛之譽、從宦有謙直之聲、問望規矩、人以則之。嘗謂厚祿廣壽、以顯姻族。嗚呼。天不祐善、使名立三紀、宦纔二任、而終。以大和八年歲次甲寅六月五日、遘瘴於揚州。

河南縣私第、享年六十八。妻燕郡平氏、故岳州昌江令諱陟之子。婦道令儀、作範中外。有子二人、女二人。長曰好古、次好問。長纔幼學、次乃稚齒。女長曰喜奴、次曰媚奴、皆孺弱之年、未及成人、遽遘君禍。嘻。夫人攜持諸孤、親奉喪祭、用其年十一月丁未朔八日甲寅、窆於河南府南縣平樂鄉杜郭村。嗚呼哀哉。貞順克己、砥礪爲心、胡不嚮厚祿保眉壽而已。奈何孀少妻孤、幼子而終焉。則處世之艱危、又何君之甚歟。故作銘以序。

恭寬信敏兮子之四全、祿不保德兮壽胡違賢。幼子嬰女兮累累後前、君其歿兮何甚斯遭。我匪君親兮序不精妍、望柩增歎兮寧無潛然。聊紀貞石兮永閉窮泉。

侯璉撰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七七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

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



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唐開成元年歲在執徐十二月三日、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長樂公享年七十薨於位。天子不視朝一日、贈以天官之秩。是月、公之喪歸於西都。其來也、梓潼之人、如亡顧復。其至也、京師之人、咸嗟殄瘁。其親戚號於中唐而鄰里感、其朋友慟於外寢而搢紳吊。咸以公孝友忠信、清廉正直、寬仁偉度、可以韜當世、弼諧遠略、可以經大邦、而位不充量、才屈於算、斯所以感人深矣。其明年五月、克葬於京兆萬年縣崇道鄉白鹿原、從先人塋、禮也。既葬、其孤纍然泣血、以公勛伐德善之狀、請被於文、而刻此石云。公諱宿、字拱之、冀州長樂人。漢光祿勛奉世廿五代孫也。自光祿勛立功於漢、其

下十四葉立國王燕、是爲昭成皇帝。其下七葉至五代祖周烏氏侯諱早惠□、隋爲隰州司戶、皇朝爲婺州常山令。常山生高祖皇婺州紉曹掾諱文儉、紉曹生曾祖茂才高第括州松陽令諱道儀、松陽生大父文林郎宋王府記室參軍贈禮部員外郎諱嗣、員外生先府君南昌令新安郡長史贈尚書左僕射諱子華。咸以茂德、光耿史牒。僕射天寶中、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一鳴上第、藏器不耀、以孝節聞、享年八十、累贈尚書左僕射。先妣彭城劉氏、皇成都府參軍沔之女、嬪則母範、惟家之肥、累贈彭城郡太夫人。公即僕射之元子也、奇偉倜儻、與人誠直、言無詭隨、行不苟合、望之也長戟森於武庫、即之也大珪植於瓊田。卅歲侍僕射府君廬於員外府君之墓左、有靈芝產於埏隧、白兔擾於松檟、僕射惡其顯異、抑而不言、識者咸謂純孝殊祥、又重之以陰德、其門必大也。弱冠以工

文碩學稱。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即兵部侍郎陸公贇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已而有志於四方。歷東諸侯。爲彭門僕射。張公建封所器異。因表爲試太常寺奉禮郎。充節度巡官。張公傑邁簡達。尊賢禮能。幕府始建。群彥翹首。與公同升者李藩。韓愈之倫。皆諸侯之選。及公曳裾之後。有置醴之遇。其書檄奏記。公皆專焉。及張公寢疾。公常出入卧內。獻替戎事。一軍感其誠明。迨其薨落也。武夫感義。閭里懷慕。蚩蚩汹汹。無帥乃亂。立其子愔。稱留後焉。未王命也。先是李師古之叛也。其將李洧以徐方效順。至是師古將伐有喪。且復故地。公內則整訓叛徒。明利害之鄉。外則移檄敵人。示逆順之理。卒能寢師古之謀。遏徐方之亂。衛監戎於鋒刃之上。免闔境於磔裂之勢。公之力也。而終身杜口。不言定徐之功。議者高其不伐。及德宗

以愔得衆。因而善之。表公爲留後判官。試金吾衛兵曹。公以危邦是戒。倚門方切。乞歸江左。以奉色養。已而越師潛章。請置閫幄。授大理評事。徐之軍吏惜公之去也。繼公職者害公之能也。合爲他誣。貶泉州司戶。公得喪不形。以詩書自娛。歲餘移□州司戶。太夫人終堂。孺慕柴毀。跼於滅性。喪復。常從事浙右。徵拜憲府監察。歷太常博士。凡爲國家定謚。皆□善貶惡。不吐不茹。時人偉其文。而與其直。遷虞部員外郎。丁先府君艱。樂枝在疚。哀禮皆極。既祥。除都官員外郎。憲宗時。吳元濟以淮西叛。詔相國裴公東征。於是妙選廷臣。爲幕中□。由是表公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於是有朱紱銀章之錫。淮西平。酬勞報功。拜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以京師迎佛骨。上疏切諫。忌公者因上之怒也。誣公實爲之。出刺歙州。先是中書舍人缺。僉謂公之述作。動合謨訓。綸言之任。旦夕待遷。及



一麾出守、群情大駭。公則神怡氣暢、視虧若成。此則老氏之齊寵辱、令尹之無喜愠也。在歟周歲、鋤兼并、活矜寡、有襦袴誰嗣之謠。徵拜刑部郎中、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時問罪河朔、書命疊委、公應用神速、不能自休、詞理典奧、文採煥逸、大凡六百餘章、爲染翰者程準。天子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納忠效順、詔除襄州節度使、時重圍不解、未克之官下、江漢上游、舟車四會、久虛統帥、弛紊由之、因思文武全德、姑攝其任。上曰、侍臣有魁岸奇表、珥貂蟬者爲誰。丞相以公對、上曰、峴南留務、斯人可矣。爰命金印紫綬、官相憲丞、倅□以□□之下車、則軍旅安□、閭里清寧。後元翼自□內來、詔公歸□□又或願借子翼、且留一年、或追送君□有逾百里、其遺愛在去、有如此者。即日拜中書舍人、妄爲飛語□中□改爲太常關五字遷散騎常侍、關六字直□□之士關六字試第其上下、得人之□□爲。至

公遷華州刺史、以州名犯先公諱、固讓不拜。復□□加集賢殿學士、□□□□同之阻命於□□也。王□興關二十一字以關七字之臣有才者、宜撫之、擇使數輩、□□□□之事。公以食君之祿、危事不□急國之□□□盡心遂□□政□□□屬虐暑溽雨泥行谷宿、□□險阻關八字不言、□由是出入關六字危者安之、□者勇之。棣城□□公□□助其□□事國有如此者矣。三川浩穰、尹正斯□時□之□□公□理及□□必信、賞必罰、寬人急吏、□□著無□兼并、□必關六字部曲關五字有□□爲□吏關六字於杖下關十二字禁止再□報政、行工部侍郎加關十五字曹郎議、□□公以□路□以誅關六字之□□以爲得關十二字格後敕五十卷、□百關七字兵部侍郎、進爵爲公、會衆□□□□上□□□之忠、重推轂之、□□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
公□節□臨、整□□紀、外□□□內□□毗、推赤
心於三軍之腹、而□郡以六□□□禮樂修明、苛
□用去、闕四十二字國人□□心、太和初、□師□□南
□人寇、抵於□□犬掠而□公以善□不、闕五字隨
則無惠安必、闕三十七字上問之曰、守土之臣、當如是
乎。豈□山鎮一方、亦可波及他□。詔用□□□□
巫之、闕五字公、闕四十二字嘗一旦天助十萬錢於我家、
故鄉人號爲孝馮家。吾今壽登□□、位列方面、陰
德之□、其可誣乎。闕四十七字重□家□□□之以
□□□□曰、命之短長、天□□□□之、闕五字吾不□
也。闕五十六字天下表其、闕八字貞百、下闕

王起撰 《全唐文》卷六四三

天平軍節度使殷公家廟碑

能樹休勛、著茂功、豐人爵、列天秩、焜耀當代、恢張
其門者、幾何人哉。不有營繕乎。先宗廟而後宮室。

不有禋祀乎。愴春秋而感霜露。大和甲寅歲、天平
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陳郡殷公侑建家廟
於京師永平里之東北隅、禮也。前此表陳其情、詔
報曰、俞、勿亟成功、度思來格。於是乎討獻尸、奠盎
之茂典、徵以繭栗浴蘭之通制。冬十有一月辛亥、
奉工部、衛尉、騎省三府君、李氏、周氏、劉氏三太夫
人神主、克祔於其室。自西徂東、靡陋靡豐、守經據
古、處約爲恭。追惟我氏之權輿、二十一代祖封在
東漢、桓靈間爲諫議大夫、出冀州刺史、避黨錮、棄
官、挈家屬南渡江、栖於曲阿、邁德流芳、或隱或顯、
粲於家牒、播於人聞。十九代至工部府君諱楷字
文綯、高宗朝四岳舉高第、釋褐拜雍州新豐尉、累
遷大理丞、天授中以議獄平反、爲酷吏所陷、貶臺
州永寧丞、今上大和八年七月、詔追贈工部侍郎。
衛尉府君諱元覺字元明、十八明經出身、以工部
府君處明夷之時、持法不撓、謫居而歿、未歸舊阡、



茹荼調選、求爲寧海尉、既克營護、祔於先兆、遂大布之衣、終身不言祿、與工部府君同日追贈衛尉少卿、騎省府君諱懌字易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游太學、籍甚於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促裝東歸、侍太夫人版輿徙居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府君游者、鄉黨以爲榮、本道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昆山尉、浙東節度使薛兼訓請爲謀、奏授試右衛兵曹參軍、并不就、事具今東川節度禮部尚書楊嗣復府君神道碑、元和至寶曆中、累追贈左散騎常侍、於戲、三君皆位不充量、道屯於時、贈典累錫、覃恩逮及、天其或者將厥後、必有達人疇庸、纘服在於茲者、不然、何陳郡公之龐鴻魁梧、磊砢昭彰若此、陳郡公大度宏略、自誠而明、垂髫而早聞立志、負笈而見賞先達、佐輶軒、不辱於絕域、升禮闈、有聲於奉常、爾其起草彌綸、剖符愷悌、五諫之宏益、十連之勞徠、徵拜名卿、

出乘元戎、奮餓夫爲齊氓、化亂邦爲善部、襁負始至、壺漿遽迎、錫命就加、璽書亟降、時以爲賀、公以爲憂、桂人洪人、滄人、鄆人、既尸祝之、又謳歌之、異日、鄭伯來朝、韓侯人覲、執圭有委蛇之狀、捧俎申洞屬之容、揚名立身、養親繼孝、賢臣之懿圖彰矣、君子之能事畢矣、夫碑之於神道者、懸窆所用、碑之於廟門者、麗牲所資、先祖無美而稱之、之爲近誣、先祖有美而不稱之、之謂不明、古之人銘其功烈於鼎、今人銘其德善於碑、若然、則轉石他山、搜詞直筆、垂悠久於刊刻、托堅剛以居諸、鼓音無窮、鍾慶不匱、盡在是已、其銘曰、
帝里西偏、天街右方、三室兩廂、克建斯堂、於惟浸昌、云誰經之、鄆侯殷君、云誰處之、祖烈宗文、藹然清芬、揚名顯親、教孝申敬、是爲率德、可以觀政、莫之與盛、比時備物、追遠復始、無違享嘗、茲用受祉、固在元祀、祝嘏言具、粢盛既飭、罔絕敬齊、如聞嘆

息有典有則。順考前典、聿修明禋。事死猶生、爲能饗親、爰奉爰尊。於惟皇祖、持法不回。酷吏所擠、竟孤其才。僉曰哀哉。穆穆王父、天鍾孝德。啜泣封樹、歸全兆域。報曰罔極。猗那先子、超度名輩。遠圖中輟、貽慶後代。元鑒不昧。否道既傾、復迷非遠。奉承如在、欽若報本。飛章瀝懇、秉鉞有虔。干城嶷然、永懷淒愴。長薦吉蠲、於斯萬年。

馮宿撰 《全唐文》卷六二四

唐朝議郎行鳳州司倉參軍上柱國司馬

君夫人新安孫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字堅靜、建業人也。曾王父瑜、睦司馬、即吳之洪胤矣。祖從、朗錄事。父愿、皇尉望江。咸襲繁祉、垂裕後昆。夫人婉婉令淑、挺然生知。及笄年、適於司馬司倉宗、窈窕閑雅、謙和優柔、行合規矩、言堪典模、恭理黍稷、調暢琴瑟、義光中饋、孝顯家風、絢衣無華、舉案有則、訓女四德、示男六經、親族娣姒、肅

然心伏、凡在閨闥、莫不書紳。性止恬淡、情忘嗜慾、洞了生滅、俄而謝世。元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微疾罔瘳、終於長安頌政甲第也。享年五十三。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將遷於國西阿城南原、禮也。嗚呼、生事畢矣。二女早逝、有子長裕、泣血哀號、抑情就禮、痛雍穆之風、泯然斯絕。刊石紀德、庶幾不朽。中立舊館之賓、睹其家道不揆、爲銘未充名實。銘曰、

婉婉積善、不享遐齡、貞操符禮、柔和合經。尺波一謝、寸晷罔停、愛其芳烈、刻石存銘。

賈中立撰 《唐代墓誌彙編》元和一五三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



儒藏

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諫、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爵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

余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征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惟其頑、頑以世厥聲。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五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

韓愈 崔元亮 沈傳師 覃季子 王質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人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人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辯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



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三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

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人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人。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

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

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廳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賊盜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



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期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并。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

并牒史館謹狀。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三九

韓愈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然角、嫂鄭氏舁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子、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除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

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泊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嘩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

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君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宏、宏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人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征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



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噬臍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蜚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帥曰、惟公指。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公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敕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奸、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狀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人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

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慙畏、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

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蟣虱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氏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執道荒、物喪其明。誰懇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覲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陞乃頽、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遍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皇甫湜撰 《全唐文》卷六八七

韓文公墓誌銘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

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人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堤、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



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汹汹、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人、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恆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斂禁軍、貼旱糴、釐幸臣之銓。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

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婿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惟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唸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皇甫湜撰 《全唐文》卷六八七

〔附〕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勛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

鼠然諾洞開、人金我土。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闕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一〇

〔附〕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儼花門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

羸、并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君喪。遣使奠畢、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李翱撰 《全唐文》卷六四〇

唐故號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并

序



儒藏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元亮、字晦叔。其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於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胔骼未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咏。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奸。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人貴出、官且獲利、人皆

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防旱歲、則人不饑、罷氓賴之、如依父母。人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冤。百辟在廷、無敢言者。公獨進及雷、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聽之、卒使罪疑惟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國有人焉。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

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太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於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吊、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嗚呼、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略云、吾年六十六、不爲無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以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宜歸全於滏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畱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燭、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曰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燭等哀毀孝敬、號護輻翼、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於磁州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

因病痺其兩股焉、逮於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竄謫巴南、歿而無後、公先命長男燭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群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人上等、前後著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歛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讜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服氣煉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置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



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慙榮慙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況奉遺札、托爲斯文、且慚鄙陋、不敢辭讓。銘曰、湓水之陽、鼓山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崔君之墓。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

狀

公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某、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

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郾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宏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

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疏通蹊徑、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遍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游宴、約事裁節、歲

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歡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核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吊。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河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獎美所長、復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携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饑寒、兩求廉鎮。時宰許



儒藏

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於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甥侄、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床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爲非今日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

闕、以附於史氏云爾。謹狀。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六

覃季子墓銘并序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是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九〇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
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仙、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杰、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雋杰、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

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之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群彥多與之游。公慊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頹。今夫以文字芒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梗枏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征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員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



罪。大寮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懈、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樸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爲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號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疲羸、讐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群務舉、遇中貴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秕、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八。監軍

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於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齠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早孤、蒙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始封琴書、司管籥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揚、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辭、無忽。予昔爲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雁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晰、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隋有文中、紹揚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

餘鍾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泳
後大。蘭芽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
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冥於周行。以正持憲。
以文爲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
政。守於三川。頑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淑聲。邑中
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納。潔
潔廉士。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爲。
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卧於
齋。邦民淒淒。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
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
城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颺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
宛陵之阡。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〇九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一

韋孟明 侯績 盧直 包陳 張渾

陸質 盧於陵 白居易 李紳

唐故同州澄城縣主簿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孟明、字孟明。曾祖皇左屯衛錄事參軍諱默、
錄事生秦州成紀縣令諱昊、成紀生閬州刺史諱
潁。咸用翱翔素風、磅礴組冕。君即閬州第四子也。
幼荷嚴訓、躬服儒流。謙柔內融、溫潤外達。弱冠舉
明經、調補左內率府兵曹。其行己恭、其事上也敬。
次補同州澄城主簿、導之以政、齊之以禮。佐子游
之賢、必資乎儉。奉仇香之理、必本於清。直氣滿襟、
正色在面。奸罔能犯、吏不敢欺。考績稱尤、聲動僚
輩。既罷秩、退居華陰。上虔事主、下友孝弟。在家之
行、飽曾閔之風焉。無何、驅車遊於虢郭、乘奔歷塊、
禍邁斯須、疾風起波。其如命何。元和三年正月廿
八日、終於虢之逆旅。春秋卅有九。嗚呼。誰無屯遭、

嗟君少年。誰能不死。嗟君枉理。逸足踣於短塗。長
算屈於促晷。君之仁兄念弟。時在華陰。聞君之哀。
叫於蒼旻。心潰訾朽。奔赴輿輓。浹日啓還舊居。自
號抵華二百里間。路人罔不一涕。夫人河南元氏。
虢州刺史義方之女。性植柔惠。深踐婦道。先澄城
摧其芳蘭。有二子。愛女在髻。幼男未齠。酌彼餘慶。
冀不孤其裔。元兄前華陰縣丞汶等。卜其年十一
月廿四日。遷府君與夫人合祔於萬年縣白鹿原。
邇先塋禮也。潤兒女君之出焉。備詳懿行。重辱丞
公之命。故得述於斯文。銘曰、

天生伊人。與道盈缺。有才無命。能否聖哲。玉樹先
秋。一枝云折。鵲鴿悲鳴。稚子泣血。泉堂俄扃。蘭堂
永訣。百歲之後。同歸於穴。陵夷谷平。休問不滅。

柳澗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二三

唐故朝議郎行陝州硤石縣令上柱國侯

公墓誌銘并叙



公諱績、字夏士、上谷人。六代祖安都、陳司空桂陽郡公。高祖稜、皇密州高密縣令。曾祖元皓、皇杭州司倉參軍。祖諱愉、皇進士出身、幽州固安縣令。父諱潤、皇京兆府三原縣尉、累贈左僕射。妣高陽許氏、贈潁川郡太夫人。皇兵部侍郎孟容之姊也。公生於士林、中外顯榮。冠蓋組黻、輝映鄉里。里人謂之禮樂侯家。公稟沖和之氣、恬澹寡慾、初習黃老之道、以存神守一、靜專動直。次入金人止觀之境、融冶真性、日諷數十言、雖雪霜風雨、未嘗輒懈。此外讀書、甚有文學、長於詩詠。每良辰美景、雅韻清發、忽有所得、便驚衆聽。公兄繼以文科入仕、公方以退靜爲意、不事趨競、故不取進士。時論高之。貞元十二年、明經出身。十五年、丁先府君憂、柴毀骨立。元和三年、釋褐授常州義興縣尉。十五年、授宣州宣城縣主簿。長慶四年、京兆胡公証奏授京兆府好時縣尉。大和元年、爲福建觀察使張公辟、授

監察御史裏行、充觀察推官。五年、敕授陝州硤石縣令。縣當大路、公以清白守官、儉恪剋厲、政尚寬簡、人用寧息。應奉親朋、往來公子、未嘗不竭其所、有以充其欲。雖冠蓋憧憧、星使落驛、公處之有術、人忘其勞。此亦公之若政也。公方雅厚重、雅副名實、知之者以長者目之。其踐履教義、不落小人之阱、不譽浮薄之口、真守道君子也。九年夏、自硤石移疾於洛陽、八月四日、竟不起。嗚呼哀哉。春秋六十六。夫人高陽齊氏、皇吏部侍郎、汴常潤濠等五州刺史、河南江東兩道採訪使、平陽郡太守、襲高陽公之曾孫也。皇大理司直掄之幼女。妣姑臧李氏、故太尉公逢吉之姑。柔明淑哲、母儀婦道、得自家法。凡卅年、作配君子。夫婦之道、恩敬兩極。自公之疾、夫人已骨立矣。及奉公喪、哀殞慟絕、感慟行路。長子寀、次子彙、并挽郎出身。恭順端謹、頗極子道。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歸葬於河南府洛陽縣



清風鄉張方里、從舊塋也。基孤以軻嘗陪公閩州同寮、情契頗至、故走僮來京師、俾余論撰。軻悲涕且久、敢無辭乎。銘曰

自古皆有、聖狂共盡。莊墨柳跖、各臻其分。允矣侯公、堅白無磷。位未充德、壽逾耳順。闕於幽泉、友生孤憤。執筆酸惻、莫追風韻。

劉軻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四二

唐故太常寺太祝范陽盧君墓誌銘并序

長慶三年七月癸丑八日庚申、試太常寺太祝范陽盧公卒於東都康俗里。公名直、字本愚。臨汝郡長史府君諱寰之曾孫、太子中允、贈汝州刺史史府君諱政之孫、潞府右司馬府君諱珣之次子。記云、儒有蓬戶甕牖、安貧樂道、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公則其人也。經學精通、鄉賦兩應、叙錄之次、爰授一官、後因侍從遐方、歲月淹久、歎浮俗翬競、遂休舉事。達至理清淨、便不求官、行無因循、志

不苟得、守安貞之志、秉若訥之道、言無否臧、容必恭肅、奉上以禮、接下以和、墳籍之外、遵浮圖教、至於弈戲雜藝、多所不爲、焚香宴居、逍遙自得。貧窶不介意、喜怒不見容、君子以爲難、自一時之高士也。是以年逾艾服、不沾一命、負屈黃壤、天乎天乎。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丁叔父之憂、泣血毀瘠、行路傷慟、服闋、哀慼內纏、杜門洛汭、惡衣惡食、不改其樂。異日、忽謂諸弟曰、吾自知年不及耳順、豈非分歟。嘆息久之。蓋知命者也。朝發其言、及日中、遇氣瘳、不知人、藥術祈禱、靡所不爲、竟無小瘳、奄然長逝。嗚呼哀哉。噫、天之與善、何謬。子不享其齡、天之賦命、何偏。子不有其成。嗚呼、享年五十三。以其年十月廿二日葬於邙山北原、祔先塋、禮也。夫人清河崔氏、故潞州上黨縣主簿諱弈之長女。淑德懿範、甚宜其家。有子一人、女二人。長女適滎陽鄭秉彝、男纔幼學、次女幼小、孺慕合宜、裏裏就

位撫視摧慟、傷心痛骨、紀墓酸□、斯何述焉。銘曰、
吾宗何衰兮、爾殞速、爾命何奇兮、不沾祿。孀妻弱
子兮、何依、弱子兮、無依、爾氣爾魄兮、何之。誠彭殤
兮、一致、痛相見兮、無期。□罔迴薄兮、松柏森邃、長
河遙縈兮、峰巒對峙。□□邇兮、兄墳次、魂其安兮、
泉扉永闕。

盧方撰 《唐代墓誌彙編》長慶〇二三

國子祭酒致仕包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陳、字□□。大父融、蘊江山之秀、以文藻知名。
開元末、相國曲江公將所賞異、引爲集賢殿學士、
大理司直、贈祕書監。考諱佶、天寶中、以弱冠之年、
升進士甲科。文章之奧府、人物之高選、當時俊賢、
咸所景附。洎登朝右、蔚爲名臣、歷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刑部侍郎、國子祭酒、掌禮部□舉、祕書監、丹
陽郡開國公、贈禮部尚書、太子少保。雖文學政事、
擅當□之名、而訐謨弼亮、負平生之志。用未濱極、

人咸冤之。君即少保之胤、孝友端慤、慎言敏行、童
年門蔭、補千牛備身、嗜學益專、琢磨不倦、未嘗□
侍□紫宸、升內殿、而放蕩其志業也。人咸奇之。授
華陰尉、丁少保府君之憂、因心之孝、哀則有餘、柴
立中疚、杖而後起、咸謂大賢之有後也。□從簡書、
強志幹蠱、辟荆南永安軍判官、左衛兵曹、爲度支
使所命、授□理評事、改山南東道營田判官、監察
御史、襄行、劍南、西川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襲
丹郡開國公、授雅州刺史、本州經略使、福王府長
史。□王傅、國子祭酒、致仕。年五十七、終於西京昇
平里第。嗚呼哀哉。初、少保府君之爲汴東兩稅使、
治於楊子縣、地主淮南、連率怙亂、保姦□、懷叛志、
蒼卒迫脅、以攘公積。少保府君知力不可遏、遂乘
流而下。其後朝廷示天地之容、不正其惡。府君乃
名子以志之、亦由古人之道也。後君在雅州、爲風
恙所中、及扶持至城、遂有長史王傅之授。噫、夫年



儒藏

方五十、才可理人、而右揆平章事實公、工部尚書張正甫、太子賓客皇甫鏞、洎左散騎常侍張賈皆門生也、感恩追舊、永願扶獎、仰憑神理、日俟有痊。神不鑒臨、溘然長往、嗚呼哀哉。凡我門生、相顧長慟、報德無所、痛可忍言。以太和二年二月十六日葬於東都河南縣平樂鄉杜翟村之北原。一子恭、年未弱冠、明經登第、號泣孺慕、禮無違者。刻石以誌、庶展哀懷。銘曰、

有德有裕、不垂於祐、慶不長兮。有學有行、不承於後、門不昌兮。□嘻門生、或列於相、咸顯於朝、報恩無所、心悲傷兮。

張賈撰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一一

唐故永州刺史清河張公墓誌銘並序

公諱渾、字萬流、其先洛陽人。大父延興、階朝散、位泌陽令。父現、撫州崇行尉。皆有才能、終始潔白。公幼以閨行自律、非仁誼忠恪不動於心。弱冠明經

上第、調補滁州掾、後爲揚子主簿、司郵務、控大津、使吏旁午、公接應有方、盡得其所。自陽子授汜水尉、邑尹剛而使酒、雖僚屬輩、靡不摧辱。唯公獨以禮節自防、終克凌犯。然鬱鬱不得志、竟以他故辭官。元和末、如京師、應賢良直言選。會國家有事、尋罷此科。公遂獻書於明天子、備述寰海之利病。自三代訖於隋唐、成敗興亡之由、歷歷在目。書下丞相府議。公之官道隘、援孤不克顯、擢授監察御史、領鹽鐵富都監。不至職、尋改揚子巡官、復領嘉禾監、轉殿中。潔白勵志、課績殊尤。遷侍御史、階朝散、朱衣銀章、優公之勤也。轉工部員外郎。故齟齬太尉王公、鎮淮服日、熟公之能、每有州府監院重難之事、或積時不決者、皆召公以正之、無不允洽。姿儀溫茂、才調灑落、實事流之標表焉。職罷居閑、家無束帛、雖凍餒交侵而冲襟晏如也。單車赴都、拜雅州刺史。政理多能、凋瘵蘇息、節制段公甚器異

之復領永州牧、理永益能於理雅、狡蠹姦賊、剗革略盡。罷永居於洛師、與少傅白公爲嵩少琴酒之侶、遂絕意於宦途。以會昌六年八月廿三日疾、薨於河南府洛陽縣仁風里、年七十六。大中元年二月十八日、歸祔於榆林大塋、禮也。有子男五人、長曰蔚、三舉進士、甚有詞藻、不幸早歿。次曰邁、調補虞城縣丞、潔己清心、盡禮接士、胸中豁如也。次曰革、甚富篇什、昂昂然亦千里之駒也。次曰澥、曰謙、皆早謝世。以予親舊、昔承公之顧盼、因使致書、請予爲誌、敢不承命。遂西嚮大哭、率群幼臨於西廡下、收淚永嘆、因序而銘焉。

嗚呼。瑞氣不留、而愁雲凝結。醴泉易枯、而淤流靡絕。瓦釜長鳴兮、而黃鍾韵咽。天不與善兮、而神反其罰。帝閭遼兮、告無因。下泉暗兮、何時晨。

韋邈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〇〇一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詞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包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



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諍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附〕呂溫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

某、絜罇寘誠、敬祭於故給事中吳郡陸公之靈。嗚呼噫嚅、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時無人、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奪之。公初負道、年志俱壯、已任致君、指掌太平。德宗旁求、始賓明庭、拔乎其倫、聿駿有聲。實欲以至公大當之心、沃明主之心。簡能易知之道、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怡然退保。或令僂俛從事、或栖遲却掃、二十年間、爲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永懷其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於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且曰、子非人吾之域、人堯舜之域。子非觀吾之奧、睹宣尼之奧。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咸臨泰階、清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爲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納大賢、其何以充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牘

而藏傳於子孫、爲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秦
吾索居、某非出處、迫屑無餘。公高翔海郡、與
道虛徐、猶念垂訓、研覃若初、作君臣得失之
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繼天、元聖在
震、徵公夕拜、侍講古訓。皇王秘寶、造膝而進、
以石投水、至誠無朕。討論未竟、公則既病。重
光昇矣、公病不起。河海晏而航楫自隳、禮樂
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吾未知夫
所以。嗚呼惜哉。某奉使無狀、閉留昆夷、再換
炎涼、言歸末期。公方沉痾、忘已之危、念我否
隔、發言漣沍、悉所著書、付予稚兒。曰：道之將
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於斯。似有明神、
感公所敦、窮荒生還、僅及公存。綿頓在床、深
堂晝昏、舉燭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曾未
浹辰。凡曰識者、孰堪酸辛。況予之情、豈云他
人、涕盡一哀、痛纏百身。禮不忘本、卜歸江濱、

躬執薄爵、心摧氣墜。儻見期之言可徵、平生
之志獲申。呂氏、陸氏、戚休惟均、魂而有知、歆
之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呂溫撰 《全唐文》卷六三一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
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
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
命卒捽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
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
敗、氣憤弗食、嘔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
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
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
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
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
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

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婿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四

醉吟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鏐、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宏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宏謨。三侄、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

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侄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侄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以車一乘、無用鹵薄葬、無以血食祭、無請



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

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

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侄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



儒藏

衣削食、煉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咏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游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瓮、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瓮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二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

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八〇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

墓碑銘并序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爲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椽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受

襄陽荊州人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於頤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宴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衡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捍江、分殺水孔道、

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生公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縱橫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家居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鷄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



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爲序。系曰、

公之先世、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踪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臙、噫其醇腴。於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襃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煜白其華、嚼不痕緇。用從棄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四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哀其收、握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李商隱撰 《全唐文》卷七八〇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

家廟碑銘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撰先德、明著後代、或書於鼎、或文於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於天子、承式於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於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於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於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元、

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於第一室、以妣薊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縣令。今祭於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莅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於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府君、咸善積於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

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各處一方。公在斬衰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其一作期襄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



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功、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狙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太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灾、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殲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束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於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犬吠、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

鷄豚之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歡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於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熙熙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故其碑銘曰、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邨令。順孫軀享、盡懋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

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
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游
晝夜、錡能其材、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
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
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
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
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
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
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
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人
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
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
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

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
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
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
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
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
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
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
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
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迹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
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
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耶。

沈亞之撰 《全唐文》卷七三八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二

高元裕 孫公父 薛公達 柳宗元

鄭鑑宇 韋冰 杜行方 盧伯卿 崔蕃

大唐故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渤海高

公神道碑

公諱元裕、字景圭。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皇朝

□□中尚書右僕射。有仁儉之□□文_{闕二十三字}在

陶唐氏_{闕五字}以隱德起爲周文王師者、號爲太公

望、始受封於呂、子孫世仕於齊。□世孫公子□□

孫□與管敬仲俱爲齊上卿。合□侯有功_{闕十一字}廿

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因家焉。高氏故著

□□平□□□後魏□□錄尚書事生岳、北

齊侍中、封清河王。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安王申公□□□之令_{闕十二字}皇朝□州長□□□

之行□□曾祖諱□□州餘杭令、贈尚書戶部員

外郎。大父諱魁、秘書省著作郎、贈右□□大夫。皇

考諱□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_{闕十二字}之少子也。幼

而穎悟、及長魁岸秀發。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上

第。調補秘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荆南二鎮爲掌

書記。轉試協律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拜真

御史、轉右□□□侍御史_{闕五字}豪舉□拜司勳

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

使崔公從以清明藻鑒、推重簪組。洎公抗揖上席、

雅望益洽。及登御史府、好爲犖犖事、自荆涉_{闕十一字}

急宜居常摧秣在櫪、既吏多□□□條制爭□

□客□呵□導者必恐遽恇迫、授以驛馬不敢問、

積習爲弊、刺史不能治。有道士趙歸真者、長慶初

用黃老秘言得恩倖、□□旁□□言□怪在驛□

□□□自給時公方徵入、遇歸真於途、連叱之、謂

曰、汝妄人耳。天子置驛馬、俾爾鼠輩疾驅耶。且黃

冠驛馳、用何條制。顧左右牽□之、歸真沮撓不敢

仰視。□□□以_{闕五字}歸真□□□聞者憚焉。



公之爲柱國也、當寶曆初。天子年少、新即位、事多決於內。或坐朝頗曠旬朔、大臣罕得□謁。公上疏指斥、極言□□中外之□以鎮_{關五字}公□□□之侃然、公之爲吏部郎也。精□簡峻、胥徒□戢、若踐刀戟、未竟南曹事。會與銓長以公事爭短長、剛憤不能下、請急_{關六字}道除左司□□遷□□□中書舍人。公之爲諫議也、屬朝廷多故、李訓、鄭注貽禍□亂、欲先立威定事。公察其必變、銳以勁□□其頭角。章疏□上、文宗知而不能用。及爲中書舍人、逆注益用事。注初以藥道進、至是□然以才望自居、會注遷秩_{關七字}揚其□□□狀注方倚恩自大、恚不能堪、遽出公爲□州刺史。注敗、復入爲諫大夫、兼充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文宗重儒術、尊奉講席。公發揮教化之本、依經傳納、上傾心焉。_{關八字}筵□□爲□□□護之授□公□□通經文雅任職、而操制□濟素重朝廷上復欲□之未幾、

擢拜御史中丞、兼金章紫綬之錫。公正色立朝、百吏震肅。□暑_{關七字}下□□僚吏率多□□獎體□不篤濟辦□倪甚威、邪朋自遠、班行相顧、聳動屏息。議者以爲風憲振職、自元和以來、惟公爲稱首。進尚書右丞、改京兆尹。未幾授左散騎常侍、遷兵部侍郎、轉尚書左丞、知吏部尚書銓事。會恭僖皇太后陵寢有日、充禮儀使。公爲左右轄也、郎吏籍公岸谷之峻、皆砥□□□事迎理。及銓綜衡鏡之務、扶奸與善、如見肝膈。猾吏□勿又□□竄□記□爲防□□迷視聽、公指摘□病是非立辨、標爲成憲、迄今賴焉。不仗一人、九流式□尋改宣歙池□□□使兼□□□人拜吏部尚書。_{關五字}懿_{關七字}爲□□使□事遷檢校吏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公友睦清約、車服飲食比寒士。而□□吏□奉公□□汲汲如嗜欲。居一室、凝塵積機、澹如也。於宛陵□二郡理於漢南□八郡



化率用□興利除害、刊爲故實。在漢南奏免□內
 積年逋租七千八百餘萬貫、節用而已。公私□□
 百姓□□之初、公自侍講爲御史中丞、文宗久闕六
 字內舉母兄少逸、上喜納而遂其志。少逸果能□二
 帝三王之業、發明□□上益敬重□□者咸謂
 公以誠事君者也、愛□□不忘舉其親、舉其親不
 忘存其義。眉壽景福□□歸公爲□州之五歲、
 慨然有懸車之念、累章陳懇、故復有□□□之
 □即日渡江、將休於□□行□志□大中四年夏
 六月廿日、次於鄧、無疾暴薨於南陽縣之官舍、享
 年七十六。上聞、撫機震悼、廢朝□日。闕七字年十一
 月十日、歸葬於□南府□□縣□□之南原。以李
 夫人合窆。從祔於□府君之兆次□□公前娶隴
 西李□吉州刺史宣之女也。再娶京兆韋氏、鄭國
 公孝寬七代孫闕十字先考司徒府君□□衽席
 □□國太夫人□氏陰教修備。及公貴闕五字服

□□□哀榮之禮渥縟矣。□子□一人曰璩、李
 出也、進士擢第、試秘書省校書□文行闕字記曰、有
 大德者、必得其祿、其位其名其壽。□公始終可謂
 全□□銘曰、烈山之□□□太古闕十三字功錫姓申
 公嗣興□□佐命□□□赫□□秀令降□公生。闕
 五字爲□師□爲廿資闕六字一□行茂□□□高終
 賈霜□回闕九字政嚴官□□競囂□我敦德義時闕
 十一字大羹□味闕九字安闕七字我堅豸□大方□□
 以□□禁林密侍講席、陪升因經納誨承問□
 能輔道闕七字以闕二十五字多闕五字
 蕭鄴撰 《全唐文》卷七六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致仕上柱
 國樂安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孫府君
 墓誌銘
 公諱公父、字□其先魏之樂安人。曾祖嘉之、徙河
 南、因而貫焉。嘉之、皇宋州司馬、贈秘書監。祖適、皇

左羽林軍兵曹、贈秘書少監。父會、皇郴、溫、廬、宣、常五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妣隴西李氏。外祖承昭、皇吏部尚書、邢、洺等州節度使。公即常州第二子也。幼而嗜學、長能屬文、尤以博識書判爲己任。年十四、初通兩經、隨鄉薦上第、未及弱冠、遽失恃怙。長兄不事家計、諸弟尚復幼稚、公以負荷至重、他進不得、遂即以前明經調補楊州天長縣尉。有替、校考不足、重任江陽主簿、由主簿授婺州錄事參軍。覆獄得冤狀、爲太守王公仲舒知、辟倅軍事。時元和末載、相國蕭公俛始持國政、方汲引時彥、特勅拜公爲憲臺主簿、方議朝選。屬殿內御史有以自高者、惡非其黨、將不我容。公以爲道不可自屈、即直疏其事、置之憲長。故相國贊皇公、是日解冠長告、堅卧私室。贊皇披文、聳聽、益固其知、以公之志不可奪。因白執政授京兆府戶曹、由戶曹爲咸陽令、歷四尹、皆以政事見遇、尤爲韓公愈、劉公栖楚

信重之。昌黎得畿官簿書不能決去疑滯者、必始質信於公、然後行下其事。河間當時威讐豪右、自以明彊爲己任、每有情僞未分、關人性命者、亦常先議於公。諸曹已下、但承命而行、假鼻而息耳。由是聲聞轂下。故上相太傅裴公之綰計司也、假以尚書金部員外郎、奏補西蜀巡院、歲周權課登、就加祠部正郎、復領東川院事。後二年、故鹽鐵王相國以江左醯院累任失職、官鉅百萬、變爲逋亡、輟自裴公、密下其奏。公迫於知己、不得已而行。時觀察使故兵部沈公傅師清流重名、故宣城裴公誼吏途大匠、咸以政術著、每從容宴座、未嘗不揚公之美、聞於賓從、道契心符、皆投深分。朝廷以二公之譽、因拜高平郡太守。當逆帥劉從諫懷拔扈之初、不供王職、澤民幼老、幾爲匪人。公上咀豺狼之心、下施蒲蘆之政、一年而人從教化、二年而人知禮法、三年而政成。上黨五郡唯澤民嚮王化者、自



公始也。夫以太行孟門之固、羊腸鳥道之險、一旦溝塍連接、中無隙地、無非襁負之所致也。故河內之民加少、高平之民加多、行者居者、歌謠於道。於是稍遷吉州刺史。州踞西山之上源、深入水鄉、差接閩嶺、故其人心陰狡、俗上爭訟。當前政杜師仁陷法之初、承房士彥新規之後、公局僅廢、姦吏橫行。公始下車、決以去害爲本、傍求能吏、密設捕羅、朞月之間、盡擒元惡、親自訊問、立得其情。雖內蘊哀矜、而外實行令赦、諸繫室者什七八、斃於枯木者五六輩。兇徒既絕、政道遂行。廉使敬公听、錄其事書爲符牒、傳於屬郡。越三歲罷秩。吉、江左大郡也。每太守更代、官輒供銅緡五百萬資其行費、州使相沿、以爲故事。先是主吏者具其事以聞。公曰：「吾月有俸、季有粟、天子所以優吾理人之賜也。今違是州里、別是吏民、而反厚斂以賂我、是將竭公用、困後來之政也。且私吾於不法、是何故事之爲。」

即時召長吏與主事者語其狀、却復其財而去。時爲政者難之。敬公聞、密以清白狀論於宰相、還未及闕、道除饒州刺史。如廬陵之理。至會昌二年五月、自饒移於睦。睦有金陵之地、而無金陵之實、水不通商、陸無異產、等姑蘇毗陵之大、而均其賦焉。往歲徵稅不登、郡無良吏、刺史不究元本、但相尚以加徵。至於伎術販鬻之有營、本實草秀之有地、悉編次於公案、而以稅稅之。故人不安居、流於外境、積數十年之逋欠、而長吏無敢以聞者。公設法開垦、盡平荒蕪、旬月之間、復離散之戶萬計。然後以向來二郡次諸湖、杭、潤等方、以主田籍其戶口、推所產之物、齊均一之徵、則五郡可以代睦之賦、太平矣。法成書奏、天子制下、觀察使如公之法、均之時。盧公簡辭重難其變更、將緩其事。公一歲之內、三發奏章、當朝廷擬議之初、公移爲亳守。民既無以爲主、事遂寢而不行。然睦之人懷他日撫愛

之畢公之政、無有流亡他道者。間歲三賦、陸實先登。是秋九月、公始如亳。亳人以陸人之故、渴公之政、若枯苗之望膏雨焉。時又壺關阻兵、徵發方困、亳實軍郡、人多告勞。公就理之年、盡去其病、聲振河洛。天子知之、不終考、遷合淝郡。合淝公世官也、將行、先命介士慰勞其故老兒孫之尚存者。人郭不張蓋、下車避正寢。壹五郡之理而加優愛之。是時連帥故李相國以嚴法律郡縣、七郡之人如蹈火迫刃、不聊生情。獨廬人大蘇、公之致也。六年五月、徵入拜大理卿。公久居外任、早得癰罷疾、既不克朝謝、又不敢去官、願假以散秩歸洛。天子憐其志、即拜賓護分司。明年春、至自上京。公家素清貧、能甘閑寂。次子穀、職參內署、渥澤冠時。天子寵公之歸、輟自近侍、除爲河南尹。天子榮之、從其私也。公顧後無慮、遂告老於朝。當大中三年秋、以工部尚書致仕。是歲仲冬月、有河南意外之喪、不勝其

慟。因得風症、由四年至於五年、中間疾候進退有差。公素知天道、自以爲春秋既高、不喜左右進醫藥輩。以其年四月廿五日薨於陶化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子十六人、三人先公而歿。今長子頊、前任東都留留守推官、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第四子琚、登進士第、以校書郎爲浙右從事。第五子璘、前弘文館生。女長者適京兆杜氏。次適范陽盧氏。次適隴西李氏。次適長樂馮氏。早亡。次適河東裴氏。次未及笄已下又五人。先是、公將歿之前歲、密勅左右宿備喪具、卜得其地於先府君之西北營室焉。將窆之月、孤之長泣血致書於舊姻長樂馮牢、請以先世德業文於貞石。牢承命慟哭、敢不敬其事而盡其言。嗚呼。公以大曆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壬子生、以大中五年四月廿五日丁卯歿、即以其年七月三日癸酉窆於河南府平樂鄉杜翟村之原、天數也。



嗚呼。人物云云。各歸其根。故寶刀有折。明鏡有昏。成像者則毀。虛名者則存。惟堯至聖。不長爲君。有丘至仁。曳杖何言。越萬斯年。其道始尊。如公之無身。如公之有靈。以名爲實。宜齊乾坤。以德可報。永流子孫。嗚呼孫公。自古皆有死。獨垂芳於衆聞。

馮牢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五四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后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園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

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后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三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五

〔附〕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愈聞士有己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人誠其人、今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閣下仁義風天下、任帝室宏奇、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無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則亦稱顯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偉材、發言挺志、夙絕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凜瑩冰玉、隱隱潛奸、滅心鑠謀。然今尚幽塞未光、弢縮銛利、靜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風、驅馬千里、文以爲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遇未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黷聽、不令之言、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

垂纖餌溟泉、冀吞舟之魚則疏。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其裁之。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五四

〔附〕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后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八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

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土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三

故滎陽鄭公墓誌銘并序

巨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翼王府司馬兼侍御史、上柱國、陽武縣開國侯、分司東都鄭公諱鎰、字京兆人也。曾祖試右衛長史諱崇、祖鄭州原武縣尉諱寂、列考不仕諱芬。公望本儒流、時稱甲族、冠冕相襲、代不乏賢。公少工儒學、早歲從事、將相王侯、無不相善。初爲佐郡、兩踐朝行、優游帝都、雲霄自致。公氣鍾端厚、才適變通、諒直足以通神明、清貞得以貫金石。懷事君之大節、資奉主之公心、動必依經、言皆合禮。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二年四月廿二日薨於洛陽縣臨里之私第。公弱冠娶清河張氏早亡、祔先塋之側、生一女、適潁川陳氏。再娶夫人天水趙氏。夫人雖先物故、與公已同受偕老之榮、生一女一男、皆淑德有聞。男



少習詩書、次女適中山張氏、男實承其嫡。嗣娶太原王氏、故太師王公親姪女也、四德畢備、乃大族之女也。實聰敏奇秀、方同古人、孝道禮義、自家而成、不假求於古儀矣。適褐授常州參、今爲丁憂。鳳翔節度相府博陵公籍其幹能、奪情署衙前兵馬使兼押衙。公以大中三年二月十七日卜洛陽縣平陰鄉北洶村、與天水郡君夫人合葬、喪儀畢備於邙山之陽。恐陵谷遷變、遂命彭城詞人劉曾遵舊史作詞曰、況余與公爲友、乃三十年之交、敢不爲銘其泉宮、以光故人之耿列。銘曰、

間生我公、神與英風、長於京國、從事徐戎。連帥知重、累參武幕、官歷憲秩、位登朝閣。長年思靜、公務東周、總司宮闕。親族悲啼、漕水嗚咽。愁雲慘淒、哀哉嗣子、號痛終天、請刻瓊玉、以光下泉。

天水郡君夫人去會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平陰鄉杜翟村、二月十七日改葬、合祔於

北原府君之塋。

劉曾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二五

唐故同州錄事參軍京兆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維唐馮翊郡督郵韋冰、字祥風、享年五十四、時大和元年四月十四日終於位。嗚呼、冠冕清高、爲關中茂族。曾鈞、皇駕部員外郎。祖怡然、皇左贊善大夫。烈考諱巡、皇絳州錄事參軍。公始佩觿、頗立志槩、不由師資、一舉明經上第。既會常調、判入高等、授太子正字。屬先大夫持綱註誤、坐貶建溪。公固辭旨命、願侍南行、迫尊嚴不聽、遏留守任。由在京輦、日詣天門、引文陳懇、誓雪沉冤。雨晦風飄、初鼓則至、瀝血啓詞、志摧金石。凡卅日、執政始爲信覽。方明造化之權、特徙滎陽郡司戶。乃率弟凝、憑賈牒迎覲、窮陸及淮、會喪車次岸、天奪滎陽之祿壽、神負馮翊之孝誠。茹毒泣血、護返先塋。服闋、轉京兆府咸陽縣主簿。秩滿、叙虢州錄事參軍。未經考、

丁太夫人憂、善居喪制。畢、奉歸祔、釋禮、拜大理評事。兩銜制命、連按大獄、酌三盡而出、沒蕭章、覽片言而涵泳由也。天顏悅可、宰執欣遇、竟孤直道、守仕三周。累假主簿、拔爲院長。庶務攸舉、首尾相承。卿僚景嚮、爲刊貞石。辭滿、換同州錄事參軍。迎風雖懼、立法稍難。會刺史薨位、新命刑部侍郎徐公晦爲郡。奸徒逆設詭詞、迎路盈耳。徐公未察細之間、署公假掾。凡歷多難、徐公大晤、乃牒舉公復位。曰、直如朱紘、潔若白玉。噫、疑抑何憤於未詳、昭洗用嘉乎未鑒。復位七日、風毒微傷、鬱鬱中懷、倉卒不諱。公始童丱、與仲弟安邑縣主簿凝切瑳道義、同業異時、邈迤登第、名問相磨、婚官相次、伯俸仲任、仲俸伯專。叔弟憑、委弟漸、自幼及成、皆所教指。繩其懈劇、嚴師之叩脛。申其愛加、仲海季江之甚懷。輝映士林、孰云凋落、所以凝等痛加於人一等矣。夫人范陽人、河南府功曹盧後己女、先公十四

年而歿。寓窆於河中府解縣近郊。遺孤本餘年、始十二、自稟天性、凝等竭奉襄事。卜其年五月五日、啓解縣殯、陪公裳帷、以其月廿三日、歸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胄貴里先塋。未祔、宜也。安邑以中規忝跡門欄、猥命裁述。銘曰、

名以學成、仕由父人。刊正官局、笑談俯拾。邦甸乃由、公望愈休。肅彼號略、自我督郵。旋命棘寺、迴出讜議。邇轄左輔、左輔善地。何慙行己、罔忝厥位。正道浸微、公實泣之。冒鋒突刃、倏墜忽危。懲謫奸蠹、屹屹孜孜。竟鬱中道、不通偉□。霜霰□殞、蘭艾亦摧。瞑目已矣、傷心何哉。先塋故國、封樹參差。令善無負、芳馨其垂。

崔中規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四四

唐故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京兆杜府君

墓誌銘并序

嗚呼。士君子表於代而列於薦紳靡間言、由己之



仁義、是以而又繕性於和、體道於仁、遵坦衢、泳天爵、獨稟貞厚、與令名相終始、雖位壽或舛、人且許之爲達矣。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也。曾祖諱元志、杭州刺史。王父諱參謨、陝州司倉、贈禮部郎中。烈考諱倫、文術政事、爲時龜玉、異時選部第書判、明廷策賢良、皆登甲科、價壓公論、歷憲闡郎署、而後出分符竹。公即澧州府君之長子。弱冠游國庠、以明經擢第、釋褐任右司御率府胄曹參軍。久之從調、授同州澄城縣丞。三改秩至左馮翊司兵掾。以太和七年秋七月十二日啓手足於上都升平里之私第、享齡六十。問於龜策、得十一月甲寅吉、乃卜葬於萬年縣龍首鄉龍首原。夫人滎陽鄭氏祔焉。夫人試秘書省校書郎稱之第二女、操順淑朗、先公十年而歿。有子五人、碩、顥、顥、頤、其幼小字曰老老。女子子二人。皆柴立致毀、吊賓爲之反袂。公平生於分義最明、四方名人泊中外族昆

弟、其或旅食靈臺、求選京師、歡然授館、改星霜無倦色。閑探百家之言、賦詩什頗遒麗。奄缺四字人以命不可說相唁。漸知公之事烈詳熟、雪涕識□□而銘之。其銘曰、

上缺四字今昭令圖、陰鷲難詰、今或隆或污、精金不試、今良玉不沽、清風可挹、分白日西徂、野雲屯兮壘草蕪、永矣潛寐、今國城東隅。

鄭瀚撰 《全唐文拾遺》卷二六

唐故知鹽鐵轉運鹽城監事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范陽盧府君墓銘并序

維開成五年歲在庚申六月乙巳朔廿八日壬申、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公享年六十七、終於河南府濟源縣之私室。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遷窆於河南縣金谷鄉焦古原、禮也。公諱伯卿、字元章、其先姜姓、食菜於盧、因而受氏。爰自東漢尚書以儒學顯名、勳庸濟世、沮奸兇之詐謀、扶衰漢之

顏運。魏晉已降、有若司空、侍中、中郎、繼擅明德、載在圖史。洎國朝、文昌左丞、黃門侍郎、諱獻、嘗與狄公仁桀、魏公知古、當天后朝、同興安劉復夏之業、今古相對、勳賢不絕、言士族者、偉之。公即黃門四代孫也。黃門生鄂州刺史諱翊、鄂州生殿中省進馬諱晏、進馬生滑州司法參軍諱初、皆克保家聲、藏器不曜、位卑道屈、世人無能知者。公即司法之長子。李氏之出、外王父揆、乾元中、以鴻文奧學、潤色王猷、匡輔之績、存乎廊廟、由是門閥之盛、冠冒百氏、與我婚媾、即爲名家。公氣和而深、行潔而方、閨門稱其孝悌、寮友仰其易直。既冠、擢明經第、始調補絳州萬泉尉、秩滿再補陝州安邑尉。縣政多暇、奏課常高。未幾、罹先夫人之憂、顏丁泣血、苴泉僅存、既免喪、三補河中府猗氏縣主簿。縣當郇瑕氏之故地、沃饒近鹽、美聲浹於人謠、時泉貨之司、願移公猗氏之理、以成榷筦之用、授大理評事、充

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尋以本官知京畿雲陽院、遷監察御史、充兩池使判官。俄以統職有歸、不得專任、改知閬中院、轉殿中侍御史、領鹽城監。既而遇疾於淮上、北歸別業、命諸子謹飭家政、親服農圃。士君子謂公得出處之道焉。公嘗尉三縣、蒞五職、靜專一心、閑劇齊致、蘊誠明以待物、物不忍欺。用忠恕以業官、官無留事。惜乎不享大年、不躋貴位、中道夭闕、如夫意何。夫人清河崔氏、夏州行軍司馬檢校尚書金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放之女。秦晉嘉耦、琴瑟以和、閨儀婦則、輝動中外。先公十六年而歿。有子二人、長曰知退、前鄭州滎陽尉。次曰知晦、前鄉貢明經。皆早聞詩禮、因心孝敬。有女三人、長適博陵崔礎、次適郡李頊、幼女始笄、方勤壺儀。知退等以蓍龜既葉、永惟先府君之德行、懼堙滅不傳、陵谷將變、謂予諸父之列、游處最熟、識美之請、所不敢讓。銘曰、

黃門裔孫、丞相自出、聞善必遷、秉心惟一、亟安卑位、不慕崇秩、演彼名教、樂我心術、清漳既卧、故里攸歸、出處有裕、頤指無違、悠悠逝川、幹流不息、古今共盡、賢愚同域、二子承家、一時令則、松楸永闕、孝思何極。

盧愬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成〇四九

大唐故朝議郎河南儲登封縣令上柱國

賜緋魚袋崔公墓誌銘并序

忠信篤敬、天爵也、淵默誠愬者有之、卿相祿位、人爵也、運機□□者得之、至於志意修而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侯、由是論之、人與天一何遠哉、今見之於崔公矣、公諱蕃、字師陳、魏郡博陵人也、自食菜受氏、世有明哲、子玉以座右顯、季珪由屏風著、或以春秋筆削自任、或以嫉惡鷹隼興謠、後魏定姓、氏族爲第一、風流熾焰、以至公大王父元隱、皇朝比部員外郎、王父誦、華州司法參軍、父漸、少府

監、贈散騎常侍、皆以清重稱美、首冠士流、於戲、侯王不系其本根、鳳雛必生於丹穴、公即右貂之仲子也、早以門蔭補崇文館學生、試經高第、授華州參軍、歷攝諸曹、若素更練、方辯才之適用也、次授鄭縣主簿、未上遭內艱、色慘神傷、泣飲而哀、衣裳外除、猶杖而起、久之、方調授鄭縣尉、不樂煩劇、辟疾就選、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蘭錡□清、聯獲殊取、以政治修舉、爲樓煩陳公所辟、爲監牧使判官、奏大理評事、公勤績著、群牧孳息、轉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陳公改遷、又爲後使郭公邀留、奏殿中侍御史、遷監牧副使、驕駟駿、服御稱旨、特加章服、以報勛勞、朱紱煌煌、益光寵命、郭公以稱望彌重、非外□所堪、上表薦聞、除河南府倉曹參軍、秩滿、調集天官、又以才出九流、記名宰府、衆謂此時必居廊署、執政失鑒、除登封縣令、咸共冤嘆、公獨欣然、之官二旬、遂至顛殞、大和癸丑歲閏七月



儒藏

三日、啓手足焉、享年五十有九。夫仁者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宰輔不至、耆傳尚遙、稽驗前志、一何爽也。公率性閑暇、襟抱澄曠、弱不好弄、樂道遺榮、自幼至長、不易其操。德宗韋賢妃、公之從母也、恩榮重沓、□□□光、竟以冲退、不受其榮。家貧位卑、斷可識矣。娶河南于氏、有子二人。長曰閻約、挽郎出身。次曰閻六、歲與名齊、戲罷輒啼、傷心何極。有女六人、長適太原王氏、餘未及笄、皆泣血呼天、行路哀歎。季弟著、檢校太僕少卿、□州別駕、手足情重、灑淚盈襟、撫孤奉觀、以其年十一月八日、歸葬於京兆□□縣寧安鄉曲、祔先塋也。博齊與公少相狎、長相愛、芝焚蕙歎、吾□□□用感生平、泣而銘曰、

孔周之劍、不能煞人。光含冰雪、悶匣生塵。上稽往古、藝絕無鄰。缺六字今辰岳岳登封、深懷至仁。垂髫啓手、不喪其真。道非偶運、不執□□。身爲帝戚、且

復居貧。冲謙抑退、安此沉淪。緒傳萬祀、孰不書紳。少陵原畔、萬木無春。唯餘令德、終天不泯。

趙博齊撰 《全唐文拾遺》卷二九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三

獨孤鬱 李於 董岌 趙君旨 盧霈

寶鞏 王鍊 元稹 崔鞏 牛僧孺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志銘

君諱鬱、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后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沒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游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流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

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即間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回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吊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皋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允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瀑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五



〔附〕權德輿祭子婿獨孤少監文

維元和十年歲次乙未四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外舅太常卿權某、敬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郎之靈。噫嘻大鈞、生死沍沍、壽夭紛紛、古人罕言。豈造化流形、不與其全、或一氣滑滑、偶然而然。嗟我子壻、時之令德、自誠而明、必協於極。前殿大對、諫垣正色、中臺有聲、東觀以直。訓辭溫雅、視草宥密、當時之選、必居第一。玉立皦然、古之淵騫、抗詞犯顏、勇若諸賁。立不易方、即之也溫、道乃前定、實安於仁。時惟憲公、先友是敦、既以聲子之舊、復茲戴侯之親。歡言戾止、十五年矣。始遇弱冠、今纔強仕、會朝方駕、居室同里。愛我以德、忠言在耳、勞績盡瘁、疾嬰腠理。乞身上言、移亞外史、謝絕人寰、屏居鄠田。冀此宴閑、百疴就痊。神理曖昧、晦明

纏綿。勿藥難徵、驅車言旋。吁嗟風燭、糾纏倚伏。涉路猶理、入門而復。親賓恒化、里閭行哭。如何斯人、奄忽不淑。物情所望、必至宰匠。惟君知臣、注意寅亮。時因劇切、然後交鬯。動於險中、終不委讓。徹瑟之辰、萬情百身。孤孀嗷號、所不忍聞。念以蒙稚、孝思天至。禮逾成人、哀感異類。昔謂福善、今疑報施。臧孫有後、惟此可冀。翻翻素旌、東指鼎成。鮮原夜壑、密印白靈。總衰已除、服紀太輕。如何此禮、不稱予情。薤歌楚挽、一往不返。哲兄襄事、茹痛終鮮。送爾冥漠、顧予衰蹇。悲哀所鍾、賢達未免。寓形必化、何早何晚。雖以懷終、不能自遣。淚盡彌苦、魂交可展。奠茲一觴、臨訣先遠。尚饗。

《全唐文》卷五百九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於、余兄孫女婿也。年四十八、長



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於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授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案中爲孔，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升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

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四

唐故朝散大夫守潤州長史賜紫金魚袋

隴西董公墓銘并序

寶曆元年正月乙丑、隴西董氏子復、自金陵護先君長史公柩歸京師。越月景申、兆告吉、與季父交奉長史祔先塋、禮也。長史諱岌、字不危、皇朝將作丞贈將作少監欽之孫、蘇州長史楹之元子。咸德尊位閑、不耀於時。長史明敏博識、好讀書、業左氏春秋何論、一一窮聖人奧旨。貞元中、以天屬拜懷州長史。自懷改潤州司馬、繇司馬遷長史。長史常慕子產行事、得寬猛道、民愛吏恐、不浹歲而政成。於潤時、潤將王國清作亂、脅吳人將掠州庫、州吏恇怯四散、逃墉竄竇、各奔其屬。獨長史神貌不擾、叱於吏曰、彼狂賊也、不訖日當誅、胡若之耶。命左右闔州扉設御、果如長史言。卒完其庫。時廉察使亦嘉之、竟不爲薦奏、豈非命耶。長史秦人、爲澤國氣所中成疾。長慶四年四月十八日、終潤州廨宅。潤人罷嬉、相弔於路。男曰復、曰隨、曰泰、皆受嚴教、

達於成立。號慕旦夕、將以揚先人之美、故授筆於交。交衰病逾時、詞不能文、但直語其事也。銘曰、
嗚呼。生有慈仁、睦於宗親。歿有追思、哀於路人。官不崇兮、命胡其屯。秩不終兮、旆引歸秦。金陵之吏兮、哭望江濱。嗚呼、公之仁、公之仁。

董交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一六

唐故國子監禮記博士趙公墓誌銘

公諱君旨、字正卿、天水人也。曾父諱簡、大父諱釗、皇考諱璿、皆篤行求志、沒齒善道、雖不躋貴位、而籍甚於鄉里。公孝友純至、耽習儒訓、尤好爲禮學、嘗言、昔我先師教其子鯉、且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則男子生世、莫大於立身。立身之本、莫大於禮。其可以斯須去乎。遂取禮書陳於前、日夜諷誦不倦。業既就、來上國、應三禮科、果得高等、因授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又歷國子監助教及丞。誘教生徒、多所發明、莫不遵順指義、洗拂訛誤。人人敬仰之、以



爲師。丞在監實掌公事、公恪次幹用、罔不濟集。及秩滿、謂所知曰、吾本以禮進、禮之用、塞天地、包萬物、無所不施、豈可止爲儒而已耶。使吾以此宰一邑、刺一州、自視學古爲心、庶幾不爲薄吏矣。遂宰陸渾、江陵二縣。其政用清白、檢身革貪爲廉。用仁義理人、化頑爲順。勤敬蒞務、賦稅前期、惠愛懷物、戶口增額。而又折節好士、曲盡禮意、當世名賢、尤加珍重。人亦以此多之。故相崔公群嘗尹江陵、高公之才、歸言於執政、除連州刺史。既至郡、行其術、化人用大理、識者謂龔黃復出矣。暇日往往與族賓泛舟載酒、娛放於山水之間、因其勝絕、創立亭榭、或題短韻以寄情性、蓋其餘力耳。既免郡、浩然有歸故鄉奉墳墓之志。無何、朝廷復古建官、立五經博士、咸以爲非公無應其選者、拜國子監禮記博士、尋兼領立石經事。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寢疾、終於京師通化里、享年五十九。嗣子宗本、

適在他邦未至。女真師甚幼。公故人大司農王公彥威者、實爲主其事。夫人高陽許氏、既哭盡哀、顧謂家老曰、今不幸至此、前無男傍、無親可以倚荷者。未亡人其敢不知先夫有學行政事、宜刻於墓。今返葬、念居外、急無可托、因故人來弔者、請之何如。都聞公之喪往弔、趙氏老以爲言、都從之。以大和九年四月十日乙酉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杜翟村之原。銘曰、

禮義根身、才爲末、刺郡立朝、非不達、萬物萌生、有蹶絕、嗚呼趙公居此穴。

袁都撰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八七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

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游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舍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門外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群輩中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於座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睹、開成四年、客游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游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五

竇鞏傳

府君諱鞏、字友封、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左僕射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府君世傳五言詩、頗得其妙、故相淮陽公鎮滑臺、辟爲從事、釋褐授秘校、淮陽移鎮渚宮、遷峴首、改協律郎、二府專掌奏記、



淮陽下世、司空薛公平鎮青社、辟公爲掌書記、又改節度判官副使、累遷至大理評事監察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加章服。後薛公入爲民籍、府君除侍御史、轉司勳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文昌故事、文酒之爲、由公復振也。故相左轄、元稹觀察浙東、固請公副戎、分實舊交、辭不能免、遂除秘書少監兼中丞、加金紫。無何、元公下世、公亦北歸、道途邁疾、迨至輦下、告終於崇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子六人。長曰景餘、疾歿世。次師裕、見任晉陽令。俱力學修文、孝敬相率。公溫仁華茂、風韻峭逸。遇境必言詩、言之必破的。佳句不泯、傳於人間。文集散落、未暇編錄。

褚藏言撰 《全唐文》卷七六一

唐故婺州東陽縣主簿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鍊、字仙之、其先京兆人也。曾祖詰、皇任冀州棗強令、贈魏州都督。祖擇從、皇京兆府士曹、雲

陽縣令、兼麗正殿學士。父宣、皇鄭州原武縣令、在官能事、備於考籍、故略而不書。府君即原武第二子也。府君平生、雅好儒術、尤多博識、門承素業、代習簪裾。實謂世上良材、人間茂器。弱冠之歲、浪迹江表、常自放曠、不受羈束、笑傲軒冕、賤慢榮祿。中外親戚、多在省闈、訝公沉靜、或時誚之。年近壯室、尚未有求宦之意。後因遊公卿之間、或是姻好、覩朱門赫赫、緋紫煌煌、目視心驚、忽然大悟。乃曰、丈夫在世、不踐名位、徒自汨沒、蔑然無聞、實曰浪生、豈爲勇也。繇是奮衣西邁、歷抵京國、當年用品、蔭獲一子出身。初選朝請郎、授洪州豐城縣主簿。時務當劇要、頗有聲聽、屬郡寮吏、靡不歎伏。再選授婺州東陽縣主簿、美譽嘉耗、不異前聞。三考居官、一金不畜。所請俸祿、悉以應贍賓侶、遍恤孤孀。恩義既敷、人所咸重。嗚呼、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本期福善、反殲令人。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邁疾、奄終

於越州諸暨縣之里第、享年六十三。以開成六年二月十九日、卜宅習吉、窆於陶朱山之原、禮也。娶滎陽毛氏、夫人早知婦道、淑有令儀、居喪盡哀、撫幼多惠、有子四人、長曰昉、次曰礪、夫曰幼元、曰敬、夫、女二人、長女適雁門茹氏、前温州土曹、少女未適、并夙承訓導、頗知義方、泣血茹荼、以存禮制、懼年代浸遠、陵谷遷毀、咸備貞石、誌於誌陰、其詞曰、

陰陽相扇、兮洪爐熾焚、萬物變化、兮各歸其根、惟我府君、兮壽不永存、滎祿雖及、兮名未顯聞、神道茫茫、兮天不可捫、欲窮斯理、兮誰可與論、悲風颯起、兮愁雲在原、玄臺杳默、兮白日長昏、寒松青青、兮閉此幽魂、千秋萬古、兮夫復何言。

何得一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六〇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

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岩、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宏、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書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



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系人逾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僉

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后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

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侄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暨諸孤幼等號護膺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并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咏、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

壑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使持節曹州諸軍事守曹州

刺史賜紫金魚袋清河崔府君墓誌銘

并序



儒藏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卷五三

府君諱翬、字遐舉、清河東武城人。炎帝之後。太公封於齊。厥後世秉齊政。至穆伯食邑於崔。子孫因氏焉。秦司徒府君諱庭、長子諱伯基、封東萊侯。至漢桓帝時、改東萊爲清河郡、則清河博陵始分之祖也。元魏樂安太守府君諱寅、則分房之先也。自樂安府君而下至鄭州府君、凡八代、代承豕嫡、家風宦媾。四海推爲上門、顯焯於國史家牒。故不詳舉。曾祖府君諱同、敬宗皇帝廟諱、皇鄭州長史、贈鄭州刺史。歷佐七郡、皆著聲績、清約之範、傳於閭門。祖府君諱□、皇懷州刺史、檢校左庶子、贈司空。睦愛之道、士林推仰、匡濟大略、當時無倫。烈考府君諱稅、皇大理評事、充南昌軍副使、量爲江湖、才實舟楫。□□之楷法、有鮑謝之章句、名尊壽促、器業不展。宜鍾大慶、光於後嗣。君即評事府君之元子。年在童丱、累丁家艱、哭泣之哀、傷感行路。祇奉長屬、敬慎無違。撫養諸弟、恩勤切至。端默自處、

守道專學。敦尚禮教、全忘名利。從祖兄中書公誨、以宗門顯揚之義、當年進取之事、乃以明經隨貢、一舉上第。釋褐河中府參軍事。歲滿、調左衛兵曹、轉河南縣尉。霜鋒水鑑、投刃皆虛。玉韻松標、風塵自遠。無何、尹長侵辱僚吏、漸及同列。君抗論不納、遂請長告。時論企重、仰之彌高。尋爲鄭之滎澤宰、推公平廉正之心、行清靜簡易之道、均征賦之勞、逸絕□幸之庇□。一邑康泰、四鄰歌謠。縣在古城、垣墉缺壞、庫獄防守、吏胥告勞。乃請於州使、伺以閑隙、搜聚稍羨、兼備糗□。因其□□償塘直、板築樂就、程功倍多、雲矗石堅、旬日而畢。氓庶感悅、至今懷思。相國杜公嘗領邦計、欲大革前弊、自立新規。精擇高名之士、以主屬院。奏君試秘書郎、兼殿中侍御史、知西川院事。既至、以公勤致榷課、以潔白束奸吏。三川比校、□績特殊。當時西川節度使故相國李公、風望峭峻、不接後來、重君清直、敬

持加等。終以貨財之地非其所好，固辭獲免。今唐州尚書鄭公初拜尹京，志在求理，飽君才實，奏充京兆司錄。浩穰之地，綱轄爲難，至則糾逖奸賊，不避強禦。某月之政，京畿變風，由是遷奉先令。奉陵之邑，半是豪家，水旱曾愆，民尚流散。君下車之後，招後撫綏，抑其兼并，卹彼惛弱。蓁莽開闢，流傭盡歸。吏不敢欺，人自樂業。受代之日，計課殊尤。縣吏請於君曰：「自明府清理，一境阜安，闢田增戶，前後罕匹。請以數實，申於上司，考校最績，合在異等。」君顧而問曰：「如是，率則府司免加率額否？」吏曰：「雖有所加，蓋是定制。君不欲以私己之利移患於民，乃抑而不舉。聞者歎服。其道愈明，遂居於鄭之別墅，屏絕人事，澹然忘懷。未幾徵拜侍御史，孤標峻望，霜暑風生。時有驛使吏卒侵擾郵亭，本縣令長重加笞撻，禁衛上訴，稱是軍人。君實本推訪，知假託□□，憲長咸欲徇從。君移時抗論，堅執不變。縣宰

既免濫責，公亦旬有受代。奉職不苟，公議多之。居未旬朔，詔除□部員外郎。時有功勳之胤，初領節鎮，闕庭慮撫理未洽，乃慎選省郎，置之貳職。軍府動靜，一以繫之。詔除檢校大□少卿攝御史中丞，充義昌軍節度副使，仍賜銀龜朱紱。君克己危行，知無不言，事有未當，必歸於理。輯睦康泰，繫君賴焉。又轉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仍加金章紫綬。公議以倅理殊績，合加寵異，詔徵膳部郎中，復歸南宮。時仲弟□任諫議大夫，季弟準任主客郎中，接武彤庭，聯曹粉署，中外榮觀，搢紳傾慕。君深於理人之術，思展才用，堅請外郡，乃晚歲從知己命，試授封丘尉。有殊政，遷試吳縣尉。大和六年春，因事寓居於永嘉，至七月，卒於安固里。噫！天其□人，俾公德崇而位卑，有子二人，長曰從周，季曰宗周。有女一人，適馬氏。夫人訓導二子，以義以方，雖葦門陋巷，當□□也。從周幼而明敏，與衆殊，專經擢



第復鳴金甲科、授鄆縣尉。遂乞假乎東歸、迎養以就祿。□至於原圃、得宗周書、知夫人摯幼携稚已西來矣。乃踴躍奔走、至於平陰、慶拜慈顏、愉愉承歡。扶持復於洛下。以時當赫曦、不可以前進。爰憩於宣教里、忽遘疾。卜就吉地、乃還於擇善里。會昌元年七月十日、卒於旅舍。將卒、語二子曰、昔吾聞俚言、人死固有地、始甚不信。且吾與爾家世居吳、今病亟於洛、夫命豈逃哉。然我死、必葬我於洛北。他日、筮通年、啓護爾父來祔我玄堂。言絕目瞑。享年有六十。從周、宗周瀝血匍匐、以其年歲在辛酉八月戊戌朔廿三日庚申、葬於北邙平樂鄉之原。猗歟、恭承先命、孝也。踰月而葬、禮也。殫詞不足以稱德、蓋虞陵谷之變也。乃爲之銘曰、

弈弈箕子、建功於周。種德垂裕、繼世慶流。降及夫人、以承餘休。玉交婉淑、蕙心和柔。克慎攸遂、誰與之儔。施衿結帨、光配黔婁。絲枲是勤、蘋蘩允脩。婦

道既備、母儀亦優。於何不壽、奄宅松楸。爰刻貞石、以紀芳猷。子孫其宜、萬祀千秋。

崔干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六一

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即又次焉。天佑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宏、仕隋爲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肄習、孜孜矻矻、不舍蚤夜。洎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

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雁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郝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寮、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員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回、直臣乃得罪。由

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宏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彝倫攸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妒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疏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



默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於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奸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衆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閣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敵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

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於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制。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繼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參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艱危齟齬、幾

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策免。降授太子少師。時議不平。又還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煉。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感冤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逾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遭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於捐館。譚笑言語。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吊。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僚吊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見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

尚書爲詩酒侶。其韵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其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托。有恩必報。有仇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仇也。恤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秘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墻。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寶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墓。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



於人。佐時理家、無恃人之貨。持身斤斤、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尅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道兮侔古人。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公之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於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舉直措枉兮幽冤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逍遙琴築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歎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疹來臻。悲纏冕旒兮哀動搢紳、寵增加等兮冠於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嘆息兮國人酸辛。袁安餘慶兮令嗣兢兢、陳實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纘徽猷兮刻於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李珣撰 《全唐文》卷七二〇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

公墓誌銘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宏、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諱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才、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得一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

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冤、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其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宏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齎宏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宏公

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宏大臣父子并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宏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旼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元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疏惡、歲輸簏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磚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



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宏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迹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

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志。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人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人豪強、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禎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

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禎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遷。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禎破報至、公出聲嘆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揆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無一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於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吊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鉅剗使之摧破。三大邦

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宰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譙語寮吏、必言古人修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秘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藁、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雅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沔。幽以燭明、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臯。孰爲忌畏、潛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五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四

賈島 劉茂貞 李德裕 韋溫 常克謀

張季戎 李潘 鄭珣 黃季長 龔紹

賈司倉墓誌銘

公諱島、字浪仙、范陽人也。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於賈、因而氏焉。誼則大漢太傅、寅則晉尚書、由是徽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公展其長材、間氣超卓、挺生六經百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穿楊未中、遽罹誹謗。解褐授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釋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諸侯待之以賓禮。未嘗評人之是非。豐骨自清、冥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知矣哉。又工筆法、得鍾張之奧。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踪。片雲獨鶴、高步塵表。長沙裁賦、事略同焉。攸望遭時、紫泥必降、優游華省、游泳清塗。噫、修短定期、數

豈能越、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於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未及浹旬、又轉授晉州司戶參軍、榮命雖來、於公何有。痛而無子。夫人劉氏、承公遺旨、粵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庚子、葬於普南安泉山。慮陵谷變遷、刊石紀時。絳忝公知己、見命爲志詞、仍爲之銘曰、

猗歟賈君、天縱奇文。名高天下、鶴不在雲。蚤振聲光、高步出群。今則已矣、馨若蘭薰。

蘇絳撰 《全唐文》卷七六三

唐故泗州司倉參軍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巡覆官劉府君墓誌

公諱茂貞、字子松、彭城人也。曾祖諱寬、定州別駕、贈漢東郡太守。祖諱琪、右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贈靈武郡太守。皇考諱泳、睦州司馬、并代有時名、位俱五品。公則睦州府君嗣子、出於吳郡張氏。幼孤、復無弟兄、依外族而就學、克勤業而有成。年廿一、

明經登第。元舅平仲以公人器不常，志在成立，遂以女妻之，亦姻不失其親。先聖所重，年廿九釋褐，補洪州建昌縣尉。公以大事未畢，茶棘貯心，所請祿奉，唯供糲食。逮官二考，營費具焉，遂求假啓舉。合祔兩代，以元和十二年十月廿八日奄送并終。爲子爲孫，孝禮俱備。長慶二年，鹽鐵使聞公之才，署職東都院巡官。又以漕運事重，嶮地急人，遷知集津分巡院。大和春初，雖再調泗州司倉參軍事，使司勾留，元領舊職。後轉河陰院巡官，都催上運。今年春，新使舊相太原公始秉重務，銳意求理，用公之見，委公一司，遂遷署使職，依前都轄運事。公器識深遠，貌質清重，蒞理不惑，處馭有方，統臨萬艘之夫，易於一驂之靳。又凡所機見，常智莫測，實蘊濟世之才，養民之術。天不祐善，遽殲忠良，以大和四年六月十一日遘暴疾，啓手足於河陰院之館舍，享年四十有四。公下世之日，妻兒悉在垣曲。

長子航奔匍於路，經旬方遂，護歸道化舊宅。以其年十月廿日窆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尹村之西原，祔先人之塋，禮也。公兩兒兩女，并未成立。天鍾至性，哀毀異常。夫人是縱從甥，事公廿二載，有淑德聞於外，嚴敬行於內，奉君子則婦道極修，育兒女則母儀克儉，乃保今後，不墜前風。嗚呼！聖人所重者上壽，世俗所貴者榮祿。公立身履行，事無忝於古賢，天何不仁，錫命祿而懸異。今則形歿名存，孰不增嘆。余素寡業，與公爲相知之友，公夫人請余述公生世所踐，貴事詳實，意不在文，攬涕直書，德難具紀。銘曰：

大天蒼蒼兮，遏所測。大地茫茫兮，何可量。痛碩德兮，無壽。嗟大器兮，忽傷。青松摧兮，白玉毀。生若浮兮，終已矣。

盧縱撰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三一

贊皇公李德裕德政碑



皇帝即位四年、滄寇既平、河朔無事、方偃戢兵刃、與人休息。惟東郡地臨討伐之境、歲積水旱之後、罷勞之師、始旋於奔命、殘耗之甿、久困於煩役、物力殫竭、資用凶荒、牧養之寄、於是爲急。乃詔兵部侍郎贊皇公李德裕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出鎮茲土。時公由浙右連帥以治行第一徵復南宮、既至未浹月、乃膺是選。擇於是日對越明命、抗旆遄征、若決江漢、以起焦涸。至則究宣詔旨、躬問痛疾、俾人識皇澤、吏識朝典、軍識法令、俗知教化。推心於萬人之腹、下令於流水之源。怠則張而振之、弊則掃而更之。下車三日而新政興、涉旬而舊俗革、周月而風偃三郡、逾時而澤流四境。期年而人和歲穰、厥績大成。屬蜀人新被蠻寇、流散未復。詔選天下諸侯威可訓齊而惠可生殖者、公又遷秩兵部尚書往鎮撫焉。以遺愛之地、所以揚豐碑而表異政也。古今紀嘉績咏去思者多矣、大抵

久於其位、方顯其迹。舜典三載考績、仲尼亦曰三年有成。子產相鄭三年、而國人始信。次公居潁川前後八年、而曰郡中愈治。未有起積困之俗、施難行之化、勞徠安集、生聚教訓、未至期年、而闡耀丕業、流光馳聲、若是之速也。公廉明剛健、精力過人、博以文雅、濟以經術、發強開敏、貫達吏事。刃下無肯綮、穀中無逃遁。其治軍也、法令嚴而賞罰信。閱實其籍、修利其器。征剿之勛、守備之勞、一有可追、罔不甄寵。除去姑息之弊、剗革因循之政。戶庭無紀綱之僕、營壘盡腹心之師。嘗稱記曰、軍旅有禮、則武功成。故先之以禮誼。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勤之以教習。至夫鑠金割革之程制、耳目聲氣之容飾、日省月試、莫匪躬親。於是師徒感悅、人百其武、而政成於戎旅矣。其馭下也、正其身以爲表、懸其令而莫犯。守以畫一、提以憲章。故百吏聳視、群職修舉。廣漢之推功善、而吏人稱之不容



口翁歸以一警百、而吏人皆改行自新、與善懲違、咸得其術、而政行乎州邑矣。其養人也、拔其害本、浚其利源、安之而後勸功、業之而後興教。苛役重賦、人之所困、明令以蠲之。樹藝畜牧、生之所急、躬勸以課之。於是萬井千閭、感勵恩德、若人人皆自其手而持道之也。郡有渚田千頃、蓋上腴也。先是畝種之人、盡主兼并之家。至則均其耕墾、首及貧弱、俾共其利、而一其征。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故流庸四歸、播殖滿野。化嘆息愁恨爲樂和之聲、而政治乎甿庶矣。其訓俗也、舉先孝弟、養先惇獨。敬教勸學、驅而之善。俾干櫓之鄉、剛悍之俗、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仁聲感物、順氣成象。年穀大稔、人無札瘥。畎畝之中、至有親戚致憂、相報以養者。比比旌顯、陶然一境、日飲其和、而政達乎教化矣。其理財也、愛人以生之、節用以阜之。無名非法之費、飾奢崇

侈之給、踵弊或久、一皆去之。行之期年、力乃滋殖。百姓與足、千箱既盈。通商而百貨不匱、訓工而五材咸理。繇是軍有餘用、吏有常祿、而政施乎物力矣。其約已也、躬儉行簡、居無玩好。日公之詣部、與家屬偕。路人非見其旌幢、雖告以掾吏之家、不信也。及郡、凡昔之仰給於官、不應法令者、悉還之。吏人皆驚而相告曰：而今而後、吾知官之與法矣。吾儕其敢貪冒以愧吾賢帥耶。至若均祿廩以贍軍費、節宴游以寬日力、忠愛之私、視官猶家、而政先乎簡約矣。政事本諸身、行乎吏人、成乎師旅、給乎甿庶、美於風俗、阜於財用、六者治之大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其他可得矣。及戎軒西去、將校官吏、三州耆耄、感公之惠訓、懷公之明德、道路號嘆、若無所歸。冀獲寇恂之借、益深召伯之愛。既而大將輦仲良、範湊、別駕衛炫、一十六人、泣瀝丹誠、伏述功美、願刻金石、垂諸無窮。監軍使田內侍

全操、今節度使段尚書、疑繼以事聞、恩詔嘉許、俾萬方將帥、聆音聳勸、實朝廷之重典也。公趙郡人、贊皇其本邑也。濬源長發、賢達奕代、烈祖贊皇文獻公諱栖筠、大曆中爲御史大夫、清風峻節、振服天下。烈考忠懿公諱吉甫、元和初再爲丞相、崇功盛業、耀動古今。公承忠勛之積慶、負鴻略以繼起。年未弱冠、而濟美之望、見推於時。釋褐、詔授校書郎、累至監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時穆宗皇帝初嗣位、對見之日、即賜金紫。遷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誥、其侍從如故。又遷中書舍人、專承密命、論思參贊、沃心近膝。言隱而道行者、蓋多矣。會邦憲任缺、帝難其人、乃拜御史中丞。直己端誠、道無吐茹。百職以治、朝綱以肅。明年以御史大夫兼統浙西六郡、仍總其車服以鎮靖焉。公時年三十有六。大和元年、就加禮部尚書。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詔書方勉舉漢宣故事、以

寵休績、在金陵凡六載。其仁風惠化、磅礴於封部、洋溢於歌謳、天下聞之久矣。及貳夏官、至未發軔、復慰滑人徯來之思。滑人既父、復用滑之治迹、以慰蜀人、蜀人謳謠。今復詔下、則化日宏宣、膏澤愈大、其用舉茲而斷可識矣。峨峨翠碣、永載德政。上請斯文、迨於末學。恭承明詔、無愧直筆。其詞曰：天有德星、所臨者福。王有良翰、以撫藩服。惟昔茲土、歲仍十饑。師役罷勞、人困流離。衣食所儲、蕩無孑遺。上帝監觀、俾公來思。公之來思、勞役乃息。人望如草、俟我生殖。煩苛盡去、吏奉條式。禁止惰游、阜昌物力。歲聿未周、乃無疲人。寒者厭襦、饑者厭飧。野無閑田、百穀茂蓁。襁負而來、闔境如春。教化既興、德刑具舉。政行州邑、禮行師旅。人趨法令、鄰服威武。矯矯三軍、勇餘可賈。俗換風移、日用不知。鷓鴣之音、魯侯化之。晉門之盜、隨會逃之。成人之服、子皋爲之。人有父子、惟公親之。人有作業、惟公

勤之軍政既成、吏理既清。百室既盈、乃流德聲。乃奉詔書、俾鎮全蜀。人失召父、軍去方叔。崑壘之毗、尚知尸祝。今茲功德、曷其自足。乃疏成績、達於宸聰。帝曰俞哉、宜爾顯崇。建石通衢、追琢嘉庸。書詞罔愧、播美無窮。

賈餗撰 《全唐文》卷七三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并

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托。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浚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

且銘之。公諱溫、字宏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負出世家富貴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人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



儒藏

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撰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凍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儆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人、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乃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匹、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太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

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楨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人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群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



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鑄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慇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礪。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以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五

大唐河內故常府君墓誌銘並序

常氏之先后稷之苗。文武之裔。實列授氏。食采因封。遂爲河內郡人也。府君諱克謀。字境安。曾祖諱異。字行能。上谷郡司馬。試大理評事。列祖諱慶沖。字希夷。學通三教。秘奧道門。霞服霓裳。絕跡塵外。王父諱叡。字貢賓。才纔弱冠。鄉舉孝廉。遂遙攝檀州司戶參軍。府君即大理之曾孫。人曹之長子也。公器量恢廓。崇義好古。性唯廉直。立操孤標。議人之所不義。評人之所不平。豈謂大運有期。厥疾斯遘。以咸通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終於安樂鄉孫村別業之所。攢塗在堂。春秋七十有七。夫人南陽樂氏。禮同曹蔡。兆等和鳴。女功善於紉組。婦德備於綦脩。何圖降年不永。早掩泉臺。等林花一枝先落。比鴻鴈雙影斷連。以大和三年四月十八日。覲於孫村別業。享齡三十有八。以咸通六年十月十二日。合祔於莫亭之東。文安之西。去城一十里。安樂

鄉孫村別業之東南三里、卜擇高崗、築墳藝梓、以備孝祀、蒸嘗之禮。繼夫人太原王氏、所天遽喪、蓬室麻衣、撫育羈孤、無虧晝哭。有子二人、即南陽之自出也。長曰公杞、幼而嗜學、業至研精、洞曉何論、時推傳癖。逢聖上闡文之日、當相國獎能之秋、差遙攝平州石城縣尉。次曰公□、居家治理、孝而能仁、負米躬耕、以懽晨夕。有女二人、長適弘農楊氏、次聘太原王氏。有孫三人、長曰牧、次曰枚、季曰收、俱秀而文、有黃茵色絲之譽。仙曹若不好弄、而能泣血、援毫命於仲孚。仲孚才微、管見與仲皆孔門益友、雲水交、辭讓不逮、而爲銘焉。

昭昭□族、郁郁其文、禮樂推美、令德爲尊。乃祖乃父、文子文孫、榮耀九族、光揚一門。英英嗣子、孝敬竭誠、築墳藝梓、□□哀榮。泣則有血、哭而無聲、喬山片石、千秋令名。

王仲孚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三三

唐故東畿汝防禦使都押衙兼都虞候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南陽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時所謂才兼文武、可立邦家之基、知柔知彰、可著勤王之績、不有君子、其能守歟。則府君其人也。諱季戎、字定遠、其先南陽人也。葉茂當時、代稱其美、論文行則漢之平子、舉博識則晉之茂先、清波長瀾、具載簡冊。開元中擢經明華州華陰縣尉諱嚴、公之曾王父。大曆中齊州長史兼侍御史諱贍、公之王父。元和初陪軍副尉守左武衛將軍諱泚、公之烈考。地曰膏梁、人欽禮樂。公未踰強仕、好學不倦、精孔氏不刊之典、味老聃至道之言、接宴朋儕、研精談思、觀者聳聽、如授師資。憲宗朝、屏絕不臣、四郊多壘、赫然叢憤、擲筆從軍、探黃石汜上之陰符、得鬼谷拊中之機術。開成五祀、東都留守尚書崔公、府君幹能、補河陰鎮遏副十將。及冬、僕射王



公收充留守衙前將、會昌司徒李公又加留守討擊使兼河陰鹽鐵留後、每歲請受當軍衣賜。三年、太傅牛公惑聽小人之譖、降爲衙前。四年夏、請公檢覆苑內營田。公在留司之年、精於慎選、及檢勾之日、情靡徇私、又却補討擊使。在位有恪勤之美、對敷懷禮則之能、又加副知客。冬末、司空李公以公才兼文武、可寄重難、加同防禦副使兼右街使。自雒之南、三領其二、伐冬聚擯、夜大無驚。至五年十月、武宗皇帝遷太微宮、相國李公改補同押衙、具銜表奏、詔加公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專勾當移造宮使、復領街務。公博習典墳、洞明音律、又加樂營使。六年秋、狄公尚書又加右廂兵馬使。冬十月、太尉李公自荊楚拜留守、又加正押衙兼知客。大中三年、司徒李公再理留務、切於警巡、知公之才、又加右都虞候及評刑讞獄、人無犯司。五年春正月、相國崔公以公道可濟人、加勾當衙事。

公清直立操、嫉惡奉公、備見良能、更期盡節、授防禦都押衙兼都虞候。夏六月、公小嬰疾、志在驅馳、相國猶以親兵委其卧理、加右衙兵馬使。自十任保釐、無非廊廟之重、一心盡瘁、必存清慎之勞、何錫長才、齡及中壽、天不憖遺、疾疹所鍾、大夜遄及、以其年六月十五日捐館於河南縣旌善坊廣福官舍、保齡六十有二。夫人張掖鞏氏有二子、長曰朴、再戰文場、聲華日著。次曰栢、有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賈氏、幼女年俯笄字、并茹荼泣血、殆不勝喪。公先世兆域遠地、改卜未從、甫窆邙原、示其終制。是歲冬十月十一日、窆於洛北平樂鄉杜翟村之東原、禮也。蜀與公接武累年、習熟履行、孝思號請、安敢讓諸。銘曰、

洪源尊德、白水卑王、奕葉峻發、世載其昌。代及府君、聲芳彌上、才已冠時、位不充量。哲人其萎、人將安仰。邙山陂陀、前洛後河、崗原嶙峋、丘壟駢羅。青

松白楊、飛鳥來過。

李蜀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五六

唐故朝議郎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

刺史賜緋魚袋李公墓誌銘兼序

公名潘、字藻夫、先世趙郡贊皇人、分繼東祖之後。皇趙州司馬府君詮之曾孫、皇檢校司門員外郎府君章之孫、皇贊皇縣令府君并之第四子、博陵先夫人之生也。嗚呼。始生六年、就學師訓、明惠聰敏、有若生知、目睹必記、耳聞不忘。嘗侍於伯兄、傍聞左氏、至於廢興理亂褒貶善惡之深旨、發問必對、貫達無遺。家於常山、太守鄭公潛性樂善、喜後進、因目之爲奇童、薦於連帥、特表奏聞、策中有司別勅同孝廉登第、時纔年八歲。其後討覽經籍、九流百家之語、靡不該通、著詩業文、名顯當代。自幼居艱疚、號毀逾禮、有曾閔之行、聞於鄉里。無何、長慶初、常山帥王承宗歿於鎮、鎮卒逼其弟承元主

其軍、且襲父兄之位、因而請焉。承元幼懦、辭進不決、公乃潛運音計、密擇機宜、誘掖承元、斂身歸國。朝廷果獎承元之節而授鉞於滑臺、始去常山。當是時也、自天寶末、兩河之風未變者、唯漁陽一鎮耳、因請承元、飛檄於范陽、節度劉總、洞曉君臣之禮、大開逆順之端、其明年、劉總盡室來覲、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祕略也。承元以公有誠、盡推轂之力、遂奏□評爲巡官、轉掌書記。及王公移鎮於岐、累授裏行殿中侍御中職、歷節度判官、以至加朱綬、爲副倅。久之、王公換青州、以公爲檢校都官員外郎副平盧軍使。府幕十年、始終一貫、參盡勤盡、時論多之。既王謝位、中書舍人崔公蠡雅重器能、惜其忠厚、條疏文行、冬薦於有司、制授均州刺史。議者以公蘊蓄志業、屈於小郡、用展名實、有稱紀綱、乃徵拜侍御史。屬憲府更易、直道不合、出爲江陵少尹、轉光州刺史。其爲官也、以儉潔自守、



疾苦者必問、癘困者必活、懲勸必行、奸蠹必息、凡至所理、人多懷思。故長安令崔瑄、金州刺史從父弘慶、主客郎蕭傑、交舉自代、在御史府亦纍纍薦請、則爲官之業可得見矣。其在家也、孝以奉上、悌以事兄、慈以撫下、仁愛敬睦、天稟其性。況於伯仲之間、常先筮仕、南北從宦、未省相離、至於孀孤、無不聚處、撫訓孤稚、均布資財、中外無間、休感必同、親族之內、誰不仰伏。以是骨肉良賤、常不啻數十人、和洽閨門、咸得其所、則爲家之行、有以察矣。其於友也、汲汲仁義、孜孜接物、負其然諾、以事賓朋、雖膠漆金石、未足方比。今江夏崔公蠡、春官侍郎柳公璟、中書舍人裴公休、天官郎崔公球、柱史劉公濛、并交道之深契也。此數君子、或望高多士、價重當朝、雖名位不侔、而厠接行止、與遊之分、無媿平生、則爲友之道可以表矣。哀哉。福善何在、天乎不仁。履行及此、天而不嗣、意天道之不足信恃、痛

矣夫。以開成五年八月三日染疾於位、歿於弋陽之官舍、享年五十。嗚呼。神理奚殛、毒我門緒、手足之內、淪缺過半、吾之奇蹇、官緒晚立、仲兄季弟、皆薄宦情、悽悽一門、俟爾光顯。何圖陰隲不祐、積善招殃、禍及天倫、凋落相次、滿室號叫、不知所依、痛發一聲、鋒刃在腹。況初聞遘厲、奔馳在途、竟不得訣平生、終不及執湯藥、支離兩地、俄變終天、餘魂驚飛、何所顧籍、其爲忍死而哭者、亦有言哉。實以爾單獨重丁、終無胤嗣、主辨喪祭、誠欲自親、而又嘗所著述、零落未集、必將托諸親舊、編序而成、不負吾心、永慰幽昧。今則卜筮有期、未及克祔先塋、以其年十二月廿四日葬於洛陽縣平陰鄉從心里之原、權也。新婦崔氏、故河南尹、檢校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倭之女。始以和淑、克成儀範、終以操節、不失婦道、壯獨哀毀、姻戚生悲。猶子小殿、齟齬未立、既闕主祀、令執喪禮、刊鏤貞石、始欲求於知

舊尚慮徽美、有墜片言、所以投血直書、盡叙所立。痛纏骨髓、質不成文、握管吞聲、以爲銘曰、

負脩途兮未大伸、卷壯節兮歸窮塵、立官行己勇且仁、玉石共盡竟何云、黃櫨漆炬夜始長、短松新壠即蒼蒼、令問清文沉逝水、孑然無後誰顯揚、命不可問天不可量、非爾之夭實吾之殃、已而已而辭不盡乎哀傷。

李恭仁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成〇五〇

唐故潁州潁上縣令李府君夫人滎陽鄭

氏合祔玄堂誌

孤子述罪釁無狀、不孝不死、以大中八年歲次甲戌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鍾我先妣太夫人滎陽鄭氏酷罰於汝州郟城縣大名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述等既不能自絕、杖而後起、即與弟逢□□道泣血號天、營奉祔禮、以大中九年□□十七日、合祔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焦古里之

南原先府君舊塋。既而日月有期、將營虞事、家途罄匱、□□重□猶是稱財、葉曰僉中禮經。述等釁孽所嬰、當大中六年八月下□□□□考之憂、苟延餘息、纔終禮制、奉養太夫人未幾、其年冬十一月□□□禍再鍾艱罰。嗚呼、壽不稱德、天何閔乎。太夫人諱瑄、其先祖於周得姓、述以不見譜籍、莫究其裔、但略而記焉。其祖諱寰、下知官序。烈考杭州唐山縣令府君諱弘敏、早精儒業、以明經上第、釋褐補蘇州華亭尉、次任宣州宣城尉、皆著□邑之能、旋授唐山令、議獄守調、咸稱其理。及生太夫人、幼懷柔克、德茂笄年、以貞元中歸於我先府君。婦道貞淑、奉事先祖母、敬奉亭帷、虔供盥饋、凡四十年矣、發言知教、聞善必遷、琴瑟既調、未嘗越禮。故閨門之內、令譽夙彰。嘗慕釋理、耽讀典墳、每獲精義、未嘗不執卷以召諸幼而教導之、孜孜誨諭、唯曰不足、即可知其訓方也。有弟曰嵎、少耽經史、



長而能文、舉進士高第、歷名使幕揚州大都府參軍、堂叔碣亦以進士擢第、殿中侍御史、累佐盛府。並爲時彥、必振大名。長男述、次男逢、次曰道、一女適姚氏。其官序名姓已具先府君舊志、此不重載。恐年代綿邈、陵谷將改、遂泣血銜哀、誌於貞石、垂白後昆云爾。

李述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九一

唐故吉州司法參軍黃府君墓誌銘並序

吉州前司法黃弘遠、諱季長、大中元年二月廿九日終京務本里。會鄉人前隰州錄事林賡告小生誌於墓、敬承教。弘遠其先江夏太守祖之後、曾泉州長史惠、因家閩也。祖岳、奉化令。生外廷評事少璵。妻吳夫人、生弘遠、即廷評事三子也。鄉里之庠、芳塵不滅。元和中舉明經、由太學、薰風沛然。穆宗二年、擢第、光煥庭闈。大和元年、選福唐主簿。檢轄聲振、養及膝下。又授吉州司法、有孝意之節。於

庠。且男子道必冠天履地。既通祈達。子舉太學、訖孫弘之志、竟不大遇、緘善下世。命耶。會昌末冬、集名星駁牘、不得志、且病。兄之子侍告其黃、鄭二友、繫醫不瘳。至歿、小殮、大殮、入木、皆鄭、黃行心也。吊者有勛、莫者存儀。年五十七。既宦弗婚、有遊子二、一早亡、一存亦若亡。以敬讓於人。倉部郎勝公、監察侯公、皆器之。長兄仲弟繼亡。弟隨侍親在家、喪不及訃。主者姪焉。三月十三日會葬、且窆窆、宜家。無固從儉也。卜於春明門之南、禮也。云。生死齊夢、有始有終。才一第、兩任移風。與能與善、或分或通。庚午丁卯、數極道窮。殯務本里、葬國門東、暮鶯愁語、春煙澹空。徒傷悼、前後事同。

王魯復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〇〇四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田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

才詩人、兼善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駕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五

〔附〕杜牧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

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冤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六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五

郭彪之 沈中黃 蕭行羣 李從證

韋墳 周墀 呂讓 尚弘簡 苗弘本

國學官事書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子旨奧，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宰相聞，以東國學風醺久，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授業者迷經，顓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爲國學助教。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於學焉。役馬一疋，左右勞一二人，大笈一，給用生具，以實其間。彪之身修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褰制欄袖，闊帶高羈，履大屣。至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與松柏之英，不苟味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置酒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曰：「酒以饌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爲俗主酌挹。

授之禮。命飲者自馱欲。彪之盈飲三爵而罷。每凌爽詣論堂，坐高床，召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裯長席，俾鄰臂而坐。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俗理相諭，了入於諸生心胸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彪之祿給矜孤，餘即謀買居於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乎！時畏奪祿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於天子左右？必翼颺君德，仿治古道，使今之時奮爲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默於明者，又無由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內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性。墀元和十年，德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憤遺斯人於盡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周墀撰 《全唐文》卷七三九

唐故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府君墓誌銘



沈氏之先、左傳詳矣。杜元凱釋曰、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及秦之逞、漢之戎、皆有名德、煥乎史氏。後裔雲委、軒裳繼代、文章人物、江左一家。六代祖客卿、儒林之宗、爲五禮博士、具載陳書。博士生澄、隱會稽山、詔書五徵不起、對唐高士。高祖諱子山、國子博士。曾祖諱虬之、澧州司馬。祖諱迪、太子通事舍人。皇考諱竦、大理正、贈左庶子。妣滎陽鄭夫人、封陽武縣君。公即庶子府君第三子也。諱中黃、字中美、本吳興人、生長秦雍。童蒙聰悟、幼而能文、弱冠已後、窮經造聖、如抱饑渴、晝不問膳、夕不□帶、莫顧寒暑、以競寸陰。古人有聚螢映雪、緝柳編蒲者、不足以儔矣。如此積廿年、故諷六籍、如貫珠、話青史如指掌、文章一百首、考試三百場、爲解言上下各十九章、設賓主問答、析辨名理、不容秋毫、則揚子解嘲、士衡連珠未足比也。解言既行於世、聲光震耀、卿士拭目、鄉薦神州、名在殊等、貢

於有司、第登甲科。宗伯高公錯疏青蒲曰、沈某所試琴瑟合奏賦、有似文選、雪賦、月賦。臣與第三人、文藻之價、搖動內外。今禮部侍郎李公潘深知之、嘗謂人曰、沈生詞筆、乃河圖洛書耳。初以家寄荆楚、求授江陵參軍事、後補右廣掾、散騎鄭公祗德出刺山陽、持檄就門、辟爲從事、奏授廷評。纔及朞歲、丁先夫人憂、既除喪、復補大理司直。議讞之能、達於相府、未暇考績、旋嬰痼疾、茆爾三年、奄然一旦、終於長安延康里、享年六十有七。時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二月九日也。嗚呼哀哉。公文學概代、不偶於時、歿於下位、得非天命。士林聞者、痛悼垂涕。夫人東平呂氏、父溫、衡州刺史、時爲名人、文集行世。嗣子栖重、栖遠、栖懿、皆聰敏有文、年未及冠。女一人、未笄。夫人携諸孤、奉護靈車、其年四月十五日歸葬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張楊里祔先塋之後、禮也。佐黃手足驚斷、銜哀茹痛、既備章識、刻

石銘之。其辭曰、

金天之裔、瓜瓞後世、有美一人、如蘭如蕙。學滋炎、輒文瀉懸河、爭枚競柔、七啓九歌。孟柯揚雄、憤憤、悱悱、顏冉窮凶、莫究終理。琴瑟金奏、解言玉聲、蓬門、粹茹、徒耀其名。清洛無波、邛山疊秀、翠柏煙凝、佳城玉甃。蒼龜叶吉、雨霽風生、何陵何谷、深闕清貞。

沈佐黃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四〇

唐故右金吾引駕遊擊將軍守左衛翊府

中郎將上柱國蕭府君墓銘

府君諱行群、字中逸、蘭陵人也。其先派裔自於齊宣帝。下二世祖曲江王遙欣公之後。曾祖審、皇亳州司馬、贈丹州刺史。祖強、皇太子司議郎兼侍御史。考辟、皇大理評事。妣義陽朱氏夫人。自亳州已下、咸以文行忠孝迭相付焉。譜牒載之、固不叙述。府君即評事第八子也。業襲儒風、弓裘不墜。行藝

早著、聲華夙彰。既孝於家、亦忠於國。官居四品、歷事五朝、而位列殿庭、累昇班秩。晨趨天闕、夕出金門、人之慰懷、莫大於此。改授銀印朱紱、亦不謂之不榮也。府君虔奉三教、克遵五常。麗藻清詞、雅有篇什、釋道聖典、博覽精專。知生滅之源、識有爲之理。疾逾旬朔、自度難痊、以咸通九年戊子歲秋八月壬戌廿六日丁亥、薨於長安延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嗚呼。官已達矣。壽亦至矣。娶夫人東海徐氏、中年而逝。有二子、長曰弘宣、前任孟州岩邑。府果毅、職縻中禁、得侍晨昏、哀號營護、禮無遺闕。次弘愈、素蘊才藝、常工隸篆、往年進獻、請試翰林。聖旨允從、許俟負闕。無何因疾、一旦而終。嗚呼。天喪予弟、忍不痛哉。一女四德俱備、六親所推。其未從人、躬侍湯藥、忘食忘寐、曉夕專勤、亦可謂之仁孝也。適趙郡睦氏、官任衡州長史、職兼憲臺承旨、皆鼎族之士、結爲姻好也。府君再娶夫人曹氏、



儒藏

十換星霜、相次而卒。三娶夫人賈氏、中饋承家、潔脩令範、嗚咽流涕、有類崩城。暨弱冠從事東周、季父職於上國、旋乃假名吳越、不常其居。邇來數年、猶獲侍座。私心祝聖、潛乞遐齡。豈料一夕之間、遽成今古。矧乎六十衰朽、殘生幾何。灑血淚而號泣、神魂叫蒼旻而銜哀殞絕。斯由行違神理、延累尊堂。捫心訴天、天不下照。號恨摧裂、酷毒難勝、苦痛蒼天、日月有期、陵谷非遠。今與弘宣扶護、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龜筮叶吉、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崇道鄉大蛇村、合祔徐曹二夫人之塋、寧神永永、禮也。遇忝爲骨肉、禮合陳辭、觸緒哀摧、言不能盡。拉淚紀石、誌於玄堂。銘曰、

九泉幽宅、萬古貞石、紀父之名、紀父之迹。壠月隴隴、山雲冪冪、德行空存、音容莫覲。孤孀骨肉、血淚相續、想像平生、俄而風燭。一子承家、千齡繼躅、期頤不及、縱心何促。星猶有度、冥豈無數、大蛇之村、

府君之墓。夫人塋魄、同棺合祔。白日佳城、魂兮斯路。

蕭遇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五六

唐故宣義郎行內侍省內僕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海波動搖、珠璣先沉。颶風暴起、茂葉前落。秀木先折、甘井先竭。將徵其物、以類於人。不幸短命、少年身歿者、痛乎。府君始李名從証、漢將李廣之苗裔、歷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於今一千年餘、名氏傳於後、移族關內高陵縣。曾祖諱溫、傲時不仕、東臯自閑、名利去懷、平揖卿士。祖諱進超、興元監軍、賜緋魚袋。烈考諱行邕、礫立偉材、英賢間出、器冠成宇、名揚者德。有命子三人、長曰忠義、故汴州監軍、賜紫金魚袋。次曰從誠、階朝散大夫、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上柱國。公即第三子也。公多藝不群、聰明天折、博讀經書、偏精左氏春秋傳、學晉右將



軍書、墨妙筆功、時稱能者。通老氏六博、周人十二碁中得其一、可以對人而閱視。所重者重於道、所耽者耽於琴、德輶如毛、藝成羽翼。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劉公墓而取之、置之於肘腋。知賢眷注、薦用親於閣門。公跂足拳揮、管灑刀翰、立書奏牘、點畫無缺。未逾數歲、出入殿庭、善好和光、明時濟會。厥初入仕事武宗皇帝、授宣義郎、行內侍省內僕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身衣綠綬、面對天聽。復遇方今聖皇帝受命銜恩、爲主心腹、直道事君、結誠許國。是知善人脩短、聰明天折、身染於疾、漸寢於榻、虛徵百藥、蟾月三缺、心神不惑、知時而終。以大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廣化裏私第。昔禮婚王氏、比有所娶、今無其家、年少失倚、以哭爲業。有命子一人曰敬融、托長富門、未任時務、以喪事辦於仲伯、從誠堂兄敬實偕曰、簪筮龜卜而不吉、日告月兆而不利。遂不入於大塋。以大中五年

正月廿三日葬於先塋碑堂之東地、即京兆府萬年縣漣川鄉上傳村置其墳焉。公仲兄從誠、會震鐸於闕下、情深於與遊、請菲薄之詞、遂握管搜思。銘曰、

瑞雲瞥見、散而成空、念人在世、與此略同。水有迴波、命無重生、名姓榮貴、如風響聲。當官成客、入土是家、冤不長壽、少年可嗟。影滅魂消、藝隨身去、深塋塋床、永爲歸處。

尹震鐸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五二

唐故朝議郎使持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

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韋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塤、字導和、京兆人也。自陶唐稱禪、御龍豕韋、盛德千載、運祚興廢、姓氏存焉。領袖衣冠、棟梁大厦、英賢繼世、光燭史牒、不可具舉也。曾祖衍、皇太中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祖交晏、皇昇州司戶

參軍、贈給事中。父著、皇試右內率府胄曹參軍。君成童知學、奉嚴訓、陋時文字、尚古經典。繇是年十九以明經擢第、無親朋羽翼之勢、在子弟中、爲真明經。釋褐金州錄事參軍、持心執法、姦吏鼠懼。精明文牘、斜不可門、以吏能爲聞人。秩滿從知於楚、爲評事、於洛爲監察、於潭爲侍御史、皆以才敏亮直聞。中閑爲秘書郎、芸閣得人、亦契素尚。今昭州相國李公珣尹正東洛、奏君司錄河南事、官有常準、法舉必行、豪猾倖貴懷惠而已、聲馳上國、旋拜倉部員外、職屬民曹、從昭州之知也。復爲長安令、戚里禁軍、是非無染、冤釐租入、皆得其所、處之難也。又爲今相國鹽鐵崔公奏留務江淮、假御史中丞、印泉貨之司、匪蠹之府吏、無強弱例、皆偷容、君之至、止剖而裁之、奸者老者無得而欺矣。旋以轉輸之煩、思乎頤理、遂平生之志、乃將告去。朝廷聞、天子分寄明州、下車布皇澤、扇皇風、陬夷奉教、山

海知仁。無何、無疾而逝。嗚呼。彼蒼生才、胡爲不壽。殲我良特、道不大展。故易曰、碩果不食。此之謂歟。以會昌元年五月五日卒於明州郡署、享年四十九。嗚呼。君之爲人也、執直孝友、端莊自持、厚必先親、薄必可去、姻族朋友、得其分矣。儻君獲享其壽位、老而益賢、士君子所以長嘆息者也。娶於太原溫氏、即故禮部尚書、贈左僕射造之第二女也。君結髮以敬、大賓益友、貫於物聽矣。君無嬖僕妾媵之惑、故八子三女、盡溫之出焉。爲古大夫之難也。賢人君子有家之尚也。君即故中書相國韋公處厚從父之弟。中書常憐之、知其有立於後矣。君既斂之日、家無餘財、三族之內均衣食故也。男長曰承誨、次曰承裕、皆明經及第。紹休前訓。次曰承休、已有成人之節。其韋氏有後乎。次五子皆齠齔孺孩、常聲何有女三人、長笄曰都師、次灋子、次閣兒。以會昌元年十月廿四日將葬於河南府河南縣



平樂鄉杜翟裏附於先塋禮也。嗚呼。人生相知非命也。非情也。在乎事與義而已矣。余嘗觀止於山陽。論心語道。兩未窮際。余迫歸巖谷。君處繁公劇。一夕而別。自爾默語閒廢。昇沉遠矣。君薛之生也。余嘗與君伯舅游。僅三十年。泊薛之歿於吳。啓手足之日。余得其終始焉。及余承詔爲郎。君宰劇神州。惠然顧我曰。余得野人於伯舅熟矣。膠然意合。朝夕不間。泊余東歸。君赴四明。契闊良離。遽成今古。凶訃以至寢門。何哀涕之無從。恨有暨乎。君嗣子承誨拜吏款墅。捧履諫狀。繼以幣馬。哀請文誌。余實懷也。安得而讓。幣馬留。疾乃義。幣馬歸。旌乃直。庶魂而有知。不我苟也。直書以誌不朽。銘曰。人生以形。形極則傾。孰能反極。以全其形。有形必傾。無形不生。天不可問。神不可名。善人不淑。生人之丁。若浮若休。何去何留。海田山壑。銘秘重幽。

陸洿撰 《唐代墓誌彙編》會昌〇〇八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
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爲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憚。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頌。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

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鈎挂名人，凡百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凶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事。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弇贓，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

補徒數百人，斫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迹。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爲下卒。聲北人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一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谷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鏤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鏹所



部財貨、承事貴幸、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梁、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知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答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遁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吊恤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爲官事、嫠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息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人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

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三日、歸葬先塋河南府河陽縣谷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人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迹蹊隙竅、去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評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辨之。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五

唐故中散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東平呂府君墓

誌銘并序

先府君諱讓、字遜叔、其先炎帝之胤也。名德繼承、載在國史、胄緒綿遠。詳於家牒。曾祖諱崇嗣、以經術聞、徵授祕書郎、不就。顯祖諱延之、越州刺史、浙

江東道節度使。皇考諱渭、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皇妣河東郡夫人柳氏、外祖識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名高四海。府君七歲在潭州、七日之內、繼失怙恃、號慕如成人。伯兄故衡州刺史與仲兄等所不忍視。既祥、念春秋左氏傳、日五百字。衡州伯父撫其首曰、聰明厚重、吾家之寶也。親授文章意氣、經傳宗旨。志學之歲、著婁納言墓表、衡州合江亭記。伯父見而驚曰、佐王之才也。風清月朗、必具酒饌、資談論、未嘗不以生人爲先、社稷次之、之義應對、聲譽日在於王公大人之口。若洪瀾東注、勢不可遏。故柳州刺史柳公宗元、爲序餞別、具道所以然者。十八、以伯父哀苦、涕慕成疾、逾歲而平。初從鄉賦、韓吏部、皇甫郎中、張司業方閑宴、見公賈珠賦云、洞庭方員七百里、其瀾浸日月、土出金人之句、環目驚視、不浹辰傳乎萬人。二十三、進士上第。解褐祕書省校書郎。以支使佐故相國彭原李

公程於鄂岳。歲餘入奏、相國崔公植以公文章名重、欲特以右拾遺史館脩撰授公。公以年少謙辭、即日除藍田縣尉。邠率高公霞寓以勳業臨邊、欲重府幕、強公爲書記。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府罷、除三原縣令、改檢校尚書倉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以留守判官佐相國彭原公於北都、轉檢校都官郎中。府換、隨表赴闕、授海州刺史。罷郡西歸。時彭原公鎮大梁、以軍司馬留公、改檢校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未半歲、彭原公再領河中、公職如故。其冬、奏錫金紫、纔出、強仕極命服之貴、時論榮美。洎彭原公南鎮峴首、亦請公從。府罷、除膳部郎中、改萬年縣令。疾免。既平、爲司農少卿、轉大理少卿、遷右庶子。公佐三府、倅三鎮、皆以重德大度、儀刑賓階。三原劇邑多豪強、公春秋三十有三、人以爲難。既下車、杖桀黠者一、他皆屏束。大旱環都、公精誠祈禱、獨注甘澤。大京兆劉公



栖楚、手札稱美。東海遠皇都三千餘里、承平不軌之後、人多不知法制、州無律令、無紫極宮。公下車、則命備寫而創置之、揭以碑銘、連境知教。去豪右、卹惇獨、收葬枯骨一萬餘所、招復流庸五千餘戶。未數月報政、周歲乞留、清在人謠、著於州狀。賓客因遠而至、日月相屬。公理務之暇、接以和顏、間以酒饌、博弈詩句、靡不盡其歡心。賁行悉以俸錢、唯恐不至汙俗。軍士咸知雍容。里社小兒亦能吟詠。化之所至也。於今稱焉。在郎署第、欲直疏時病。潤色王言、竟不遇。至公退、歎古道萬年、承浩大之內、自三署已下、悉資以細故。公一切不應。故給事中李公中敏言於衆曰、諒直不回、才大用小、惜乎哉。兩貳鄉寺、不以冗屑而忘勤恪。中庶舊官、拜命之日、涕感樂居、浩然不復以得失爲念。時故相國趙國李公德裕、以公孤介、欲授文柄者數矣。寒苦道藝之士、引領而望。公常語小子等曰、吾始以生物

爲己任、不幸多疾。今雖未老、意緒已索然矣。自爾杜門、唯以經典爲娛。繇是爲德王傅。因中書叱閣者、降太子洗馬、分司東都。復爲濮王傅、改祕書監致仕。大中九年十月廿四日、棄養於歸仁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三。輟朝一日、贈左散騎常侍、賻一月俸。粵以十年四月十三日、龜筮叶吉、歸祔於洛陽邙山清風原大塋、禮也。嗚呼酷哉。公自志學、以至於宦達、未嘗語利。濟窮卹孤、雖日散百金無悔。兩院世母豆盧氏杜氏姑、奉鄰色養。賓倅六府、宰二邑、刺一州、在朝行十餘歲、分洛八載、未嘗捨書而不校勘。嗚呼痛哉。文翁之教化、班馬之文學、荀黃之德量、羊公仁愛、山公儉節、不掌乎綸綍文柄、不顯乎相印將壇、不至乎遐視永年、天乎天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餘非小子所宜擬議。公夫人隴西縣君李氏、外王父桂府觀察使、宗正卿、魏國公扞、泣訓諸子、稱家卒事。公五子、長曰煥、抱病無□、

永負慈訓、長號向天、淚盡繼血。次曰煨、前鄉貢進士、克嗣門業、能成家道。次曰煜、曰炫、脩文紹進、已獲時譽。季曰烜、不幸染勞疾、先公十有二旬而夭。女四人、二人早亡、二人在室。嗣子煨等恭以前訓、不假詞於人、泣以煥無以報罔極之因、推爲撰述。執筆淚血、敬爲銘曰、

太嶽之後、四履之大、我公繼承兮。祖考積德、兄弟傳芳、我公紹脩兮。不躋三事、不享眉壽、神理胡昧兮。清風之原、松檟凌寒、子孫式瞻兮。

呂煥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九二

大唐故道州長史汲郡尚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弘簡、字長卿、衛州汲郡人也。周封太公爲尚父、少子居之。公即後漢高士子平之裔。曾祖首敬、蜀州司馬。祖進興、彭州司戶參軍。先考諱明禮、泗州司倉參軍。代襲簪纓、聯蟬靡絕。公即司倉之次子也。髫年學敦、弱冠經明。春秋得元凱之心、周易

嗣康伯之跡。嘯傲高尚、攻業無擲於歲華。逍遙取適、師逸不拋其旨。就太常禮寺舉之所知、尋授武成王廟丞。歲滿、授宗正乾陵丞。從調累授武成王廟令。獻祭之禮、儀注無違。肅敬嚴裡、有度有則。秩滿、屬以招義軍師劉稹跋扈、勅命誅夷。公素業韜鈴、時蒲關節使石雄尚書竊聞奇略、辟署副參。仍請於澤潞西面衝營、斬將搃旗。深入賊壘、未逾一紀、劉稹就誅。至會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勅優其功茂、可檢校殿中監、餘如故。洎大中十二年、選授朝議郎、行道州長史。到任未幾、又屬南昌小寇石再順逐師據城、郡邑擬結蜂聚。公遂發號施令、靡不克從。月云末期、元醜梟戮。道郡百姓、歌頌仡今。尋兼知江華縣事。佐理人懷其惠、宰邑我愛其人。報政之聲、遠振鄰境。綽有暇豫、嘗閱琴書。凡有名山、罔不游觀。於戲、里人爲美、逝也難逃。夢起兩楹、患生一豎。以咸通三年四月十二日、寢疾、終於道



州官舍、春秋六十有七。公先婚弘農楊氏、生男一人曰逵。稟桂玉之姿、體溫雅之操。靜守天爵、友乎文章。嗟乎。弘農夫人薨、華不駐、薤露先晞。再婚同郡楊氏夫人、生男三人。長曰遜、次曰遵、小曰逢。皆

茂襲德風、綽綽有裕。女二人。長女禮嬪康氏、次女禮適郭氏。並得和諧琴瑟、相敬如賓。公以中年不幸、同郡夫人寢疾又終。後婚天水尹氏、生男一人。曰贊。禮樂克修、儒行彌著。女一人、婉嫕其容、柔順其德。俱以未從婚嫁、萬里離鄉。迢遞關河、望孤雲而哭斷。差池歲月、哀孝水而泣枯。則以咸通八年二月三日、扶護靈輓於上都萬年縣長樂鄉王柴里。兼遷奉弘農二夫人靈柩同葬於茲。乃刻貞石。銘曰、

周崇尚父、得姓其始。世不乏賢、公之繼趾。幼習經傳、至於暮齒。莅理誠明、汪洋彼美。奇謀曆數、指掌由通。北征連師、南拒元兇。文垂竹帛、剪落雲鴻。道

部馴雉、江華割鷄。教與時化、學從道歸。嗚呼明哲、奄歸冥路。咽塞難申、穹蒼罔訴。二妻先逝、年矜已故。同穴樂鄉、□祔其墓。京國壯觀、灞滻環互。安安我靈、永永其祚。

施誼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四一

唐故朝議郎守殿中少監兼通事舍人知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苗公墓誌銘

公諱弘本、字天錫。其先命氏於楚、後徙晉。而又因官於壺關、遂爲上黨人。曾大父諱延嗣、登制舉科、官至中書舍人、桂管採訪使。大父諱含液、進士策名、官至尚書祠部員外郎。先考諱稷、官至少府少監、贈工部尚書。尚書既孤、爲從父太師所愛。因命爲己子。故尚書人仕稱宰相子。其甲籍蔭胄遂繼太師。是以公弟兄今稱曾祖殆庶。汝陰郡太守贈太師祖晉卿、太保贈太師焉。公少謹厚、沉深寡言語、不妄嬉喜、亦未嘗輕愠忿。讀周易得其大意、迫

於生活計不得卒業、浮江湖乞食、雖布襦芒屨、人遇之必以禮、亡禮雖累金重帛、公亦輒辭去之。後遊京師、遇元兄爲謁者、通籍殿庭、兼官秩高、將辭去職、因薦公入焉、由是得兼京兆醴泉丞、遷太子贊善大夫、賜緋衣、副新羅使立其嗣、將命至其國、使病死、公專其禮、上下之分、皎然無違、夷人祇畏、而且歡戴不足。使還、遷殿中少監、賜金紫、轉將作、復爲殿中少監、三遷職皆如故。其寮有侍親無聞者、公立疏其事、詣丞相上之。丞相或假借欲蓋其事、公固爭、人皆曰、苗公遇人苦樂相謝外、往往移日不能吐一語、及其疾邪秉義、則向丞相爭事、如數豎子、信其仁而能勇也。公每奉諸昆諸姊及孤甥遺姪衣服百須、必先身而經紀之、雖遠不差寒暑。朝暇則迎親交酌酒譙笑、陶然不厭、莫省家之有亡、故終之日、族親寮舊爲之殮、賣車馬以爲葬。娶於嚴氏夫人、早亡。有子四人、曰知微、九臯、定郎、

舶主。以大中乙亥歲三月六日終於靜恭里第、凡春秋五十九、得其年閏四月廿五日歸葬於洛陽城北。苗氏自公五代祖已下、咸葬於洛陽、獨太師以勳籍高、詔留葬於長安城東、太師之子之孫因而從焉。公之先尚書顧言曰、太師子我、德實厚焉。我生平時不可背惠、及其終也、則必使我復其本。遂歸葬於洛陽、附桂管祠部之封焉。公今又窆之於其左右、將葬、知微使僮質來告曰、先公之命、以誌爲托。恪拜授命、哭而誌之、已而又銘之。銘曰、由我者行、不由我者命、我行無違、我命難知、嗚呼已而。惟洛之陰、惟邛之南、子淫反祖考是歸、公其安之。

苗恪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九三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六

渾侖 高宗彝 王時邕 韓昶 杜牧

崔慎由 李頊 應宗本 趙珪 李存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

叙曰、天業光昭、寶臣間出、雲臺重沓、旂常紛綸、吾巨唐乎。鎮寧社稷、纘揚忠烈、勛居第一、代代不絕、其渾氏乎。能遵祖法、不失家聲、立朝守土、所居可紀、其康公乎。公諱侖、字復貴。其先姜姓之後、漢郡渾邪王之裔。始居於嶠北、後遷於河南、今爲代人、爲山西右族。七代祖潭、仕隋玉鈴衛大將軍。生回貴、以兵從我高祖神堯皇帝、佐平暴亂、拜豹韜衛大將軍。生元慶、爲右玉鈴將軍靈丘伯。生大壽、爲太子僕、贈廣府大都督。生釋之、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拒扞西戎、身歿王事、贈司空。公大父諱瑊、朔方副元帥、河中節度檢校司空、中書令、咸寧王、贈太師。有大勛績、其秩錄封賞、

埒汾陽、西平、皇家中興、此三人力也。父諱鎬、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取隴西李氏女、實生公。公爲兒時、則柔敬敦厚、篤志於學。九歲由宏文生擢孝廉第、釋褐參同州軍事。既冠、益以通敏密靜稱於人。因從先少師於藩方、不忍去庭闈、諸侯有以幣以馬取者、一無所就。元和十二年、先少師奉詔以中山兵伐叛、而卒與寇遇、以數千當數萬、力戰而歸、坐黜循州。公憂蹙、內結、晨夜在側、從容道否泰之理、以解、發於至誠、少師爲之灑然。少師薨、屏勺飲、壞容貌、幾不全者數矣。嚴護逾大江、長號動神明。親友見者、莫不淒惻、憂其困絕、往往罷吊。既而外除、大戚不衰、遂退不肯仕。居處飲食、若執喪者。是時朝廷詢勛臣後、或言曰、咸寧功累代不可及、其子身當聖朝、以譴終未復、無以示天下。執政立言之、天子感其事、趣詔盡還少師爵土、由是勛閥之家皆喜。長慶中、又

有言公之材行不宜在閭巷者。上亦以追顯咸寧功德未足。遂授公右龍武軍倉曹參軍。歷太常寺主簿。太府寺丞。由是以吏事自喜。明習文法。咸寧王股肱王室。卑體下士。召置幕府。得一時之人。少師仕官早成。不廢法度。有譽於士大夫間。公又修潔謙遜。辭禮閑雅。由是仁人與之游。長者訪其廬矣。稱述日甚。聞於廷中。擢爲左贊善大夫。轉太子僕。能勤其官。改太府少卿。始用利器。貨泉事聚。不頓鋒鋌。益爲試可。一日。昭獻皇帝讀國史至咸寧王卒。嘆渾氏時無大官者。欲用公。未有緣。即日以銀魚朱袍賜之。俄拜金吾衛將軍。寵以金紫。公愈益小心。俯僂不暇。武宗時至太僕卿。以謹良選。宣宗即位。改少府監。以繕理稱。又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肅環衛。明年遷司農卿。練經制。每以處逸樂。恃勤勞。非忠也。求出補吏。不憚劇郡。久之。壽陽歲數饑。有盜賊。上選能理者。丞相舉公可用。公至。則猛

糾緩化。曉告慰養。先是有貨茶盜鬪。變難制。至是皆解散走匿。又勺陂之水。溉田數百頃。爲力勢者幸其肥美。決去其流以耕。公隄防約束。水復盛溢。沃野之利。歲歲增多。徵爲殿中監。服用如法。頃之爲昭王傅。多稱惜之。再爲少府監。遷檢校工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日在彤庭。宣宗器其能。遂賜高牙。暢轂。鎮於回中。公門有將帥風。習知四夷事。以故綏邊之績。不日而成。西戎別種王蒙。數爲邊害。公曰。胡夷剽劫亦常事。不煩兵鏖。可以信取。諭以咫尺之書。果相率遁去。居無何。又遣其舍人董英粲歸誠。且貪錦綉物。公必其善意。乃許互市。竟不敢負約反覆。初有戍卒子。爲族長所掠。奴畜之。至是董英粲輒構而歸之。曰。用報德。關城無警。早開晏閉矣。邊兵之衣。輦自京師。吏緣爲奸。續帛悉濫。公始周察變法。犯必收按。至乎聚給。親往觀之。舊調軍食。倉廩庾回遠。不克往取。率爲空名。又度其途



以便之。自是寒無皸瘃，戍益伉健。既衣又食之，撫士至矣。萃戰馬凡五百二十匹，牛騾稱是，修革器五萬具，備丁壯卒三千人，聚新粟五萬斛，邊備完富，戎心震悚。天子使使者齎詔，即軍中加公檢校刑部尚書以報之。居歲餘，復召爲大金吾，升三品階，三領緹騎，日益親貴。今天子即位，謀滄海帥，視公曰：無以易爾。咸通二年，遂授義昌軍節度使，其理如在涇。始至，則表蠲水旱逋甚衆，先是井爲海染，人不可飲，遂闕河以汲，舟行則決，決又輒塞。公視而計之，派鑿肩蓄，舟來不留，縋垂不息，厥功亟就。於今賴之。有田千頃，游惰者不顧，公乃勸闢，悉爲膏腴。既飲之，又食之，養人至矣。窮民有鬻子者，爲之贖歸。故校有孤女者，時其配偶，喪不辦葬，骨暴於野，皆爲調棺柩，具粟帛。郵亭相遠，道里患苦，作室其間，以庇來往。歲比不稔，給軍未贍，峙糧十六萬石，以爲儲蓄。大抵能推誠於下，辛苦率先，民

愁未解，公費未足，孜孜爲之。雖人之求去已疾，謀致家溫，不如也。以故感神貺，來瑞鷲，百姓洎文武吏，謳歌借留，護戎者奏其狀。天子嘉焉，詔曰：幸卒教化之，許留旬歲。五年秋受代，朝廷方圖其功，會其冬以疾聞。明年三月二日，薨於大寧里私第，享年六十九。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胄貴里。於戲！豹韜以義兵顯，寧朔以邊患死，咸寧以殊勛著，少師以威名用。洎公以材能選，陳力無曠廢，渾氏之風類是。自穆宗後，天下少事，由是公未嘗有鬪戰功。始則以至行好學，恂恂若儒者；中則以精力辨疑，爲循吏；終則以和衆靜邊，名之良帥。不矜輿馬之飾，不嗜梁肉之味。家產稍贍，則以振昆弟賓客；士有賢者，雖貧賤必與之均。敵名以修飭光，位以功效進。自解褐數十年，歷九卿，爲二千石，繼父位臨方面，榮當代焉。保身守道，一無塗污。於戲！渾氏陰德代封之慶，則大於于公。

虞詡戰勛忘家之迹、則優於平陽、去病子孫支屬之榮、則高於萬石、耿氏然若公之材、未大施設、不繼乎台鼎、不邇於期頤、斯慊慊於五福也。薨之日、天子軫悼、不朝、贈大司馬、葬之日、給太常儀仗、博士定謚曰康、斯可以自見於後代矣。長子曰術、詹事府司直、早終。次子徵、特徽、普、卓皆幼。父病篤、召從父弟右威衛上將軍佶泣告曰、先少師以後事托吾季父、爾必繼之。佶涕泗遵用、禮儀備具。他日持故吏行狀托余斯文、是以叙而銘之曰、

命氏自姜、有後於唐、咸寧達人、實護玉璜、功德愈甚、其緒乃昌。少師宜之、龍節煌煌、尚書有繼、卓然卣歲。執喪之日、厥生幾逝、渾氏有子、天子下制、擢爲大官、如翼高戾、帝前謹恭、俾牧於東、盜走年豐、後爲元戎、簪烟息波、兩有顯庸、厥庸惟富、施之無窮、宜久饗樂、神報何薄。厥德有本、頌之靡涸、實銘於斯、不銷不落。

路巖撰 《全唐文》卷七九二

唐故宣州宣城縣令渤海高公宗彝并夫

人京兆韋氏合葬墓誌銘并序

公諱宗彝、字表正、其先得氏於姜姓、源流洪澄、代稱茂族。曾祖諱迴、皇朝散大夫、杭州餘杭縣令。祖諱熊、皇朝散大夫、和州刺史。考諱啞、皇門下省城門郎。咸以碩德鴻名、蟬聯紱冕、藹嘉猷於奕葉、垂餘裕於後裔。妣范陽盧氏、母儀懿範、比堂慈賢、公德門胤昌、鍾慶綿遠。爰自國朝、尊曜台鼎、洪勳翊聖、著在竹帛。或刪披述作、覃研簡要、纂成高氏小史、爲代寶之。繇是儒林文囿、推公祖禰爲領袖焉。公之諸院洎群從中、多以策名中鵠、歷居高位、邇歲受寵祿者、差鱗接翼。爲將爲相、當代欽矚。公綺紉之歲、有速成之器、由蔭緒釋褐、楚州文學、次任揚府六合縣丞、復調授歙州錄事參軍。居無何、江淮銅鹽留司辟從嘉書、轉裏行監察。歷兩使、更五



儒藏

稔佐難劇之務、職免拜宣州宣城縣令。公自筮仕、迨於製錦之任、偕以明敏潔己、長材莅事、操心學古、顯著聲實。宣城、江表之大邑也。奧壤殷賦、致理之所難地。公下車之後、以惠化撫疲俗、俗無扎瘡之患。以勤恪奉至公、公無慢官之謗。輿賦供羨、禎祥荐臻。人詠來蘇、績課推最。公頃歲罷棠邑毗曹、卜築於故林之地。俯郊帶溪、因寓家焉。泊宣城解印、歸興南窗、門柳清陰、方諧奇寄傲。居易俟命、將副陟明。嗚呼。天下愁遺、人殲厥善。以咸通十年三月十二日、終寢疾於揚州六合縣演教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公有令弟二人、仲曰弘彝、見任馮翊掾。季曰遵彝、見修詞藝。友於鍾愛、跗萼稱盛。公夫人京兆韋氏、京兆府同官縣令諱端之孫、絳州龍門縣令諱太賓之女。芼蘋藻之始、克成婦順。家肥敬睦、中饋推賢。夫人以大中九年八月廿四日、遘疾終於新安官舍。離年五十二。公悼亡齊體、痛

軫親枝、頃以時未便良、權殯□邑。公有子五人、女四人。長子續、察明經上第、不幸未祿云逝。長女方笄、已薨。華先落。次子緬、奏授前涿州范陽縣尉。次曰昉郎、次曰歙郎、次曰宰郎、皆伏膺儒業、續承昌緒。三女尚稚。以咸通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嗣子緬等茹荼號血、發引於六合縣、護歸河南府伊闕縣何晏鄉范村。以其年二月廿四日、龜筮叶吉、合葬於先塋安窀窆禮也。銘曰、

積德之門兮、珪組殊榮。清白承家兮、儒流著名。製錦之美兮、遺愛宣城。歿而不朽兮、永播嘉聲。夫人之賢兮、淑德揚美。鸞鏡掩兮、月沉逝水。洛之甸兮、先塋故里。安同穴兮、泉扉永秘。

魯湘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二一

唐故幽州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太原王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時邕、字子泰、其先太原人也。昔因之宦、徙家於燕、乃爲燕人也。曾祖諱洪、瀛州錄事參軍。忠諒孝友、克寬且仁、氣和質方、天所授也。當蒞官之際、以莊明慈惠爲政、衰止獄訟爲譽、令俗殊變、人莫儔矣。祖諱解公、錯綜五經、深秘奧義、禮闈對策、而取十全、條奏精辯、才冠等列。首選涿州范陽縣丞、察俗以明、撫衆以道、滔滔德音、溢灌世路。皇考諱杲、躅其先跡、以五經及第。獲瀛州河間縣主簿、終幽府功曹參軍。力行博學、溫故知新、在理民守事之時、鑒通高遠、猶巨鏡新鑄、而衆象無逃、質素言行、序述而不備矣。侍御公則幽府功曹第三子也。幼學在志、匪怠歟時。惜寸陰重於尺璧、徙義通經、兼富詞綵。詩之秀麗、疑新錦濯、曬於春江。筆術標奇、猶晴天遠、倚孤島。嗜五常四教、偃僕而非忘之年。弱冠易懷土之節、有達四方之志。辭田園、赴春闈、已行及離鄉千里、而遇德音、如得坎則止、增益

厥道。旅遊一十五祀、是以驟馳鄉思而懷歸焉。故知剋祿燕地、從仕軍門、首署佩刀之職、浸成高位。時君知其廉平剛直、特爲聞奏。皇恩既敷、勳貺御史、而名立於世、是公之操行也。公常慕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之徒、是公心源之好也。見釁於勇而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公則視之如仇焉。世難儔之節也。但取交之道、或有是非於己者、公則未曾求之於人、謂之犯而不校也。公又能之。或有於人無信、不孝於家、不直於道、暴獲榮祿者、天何從之、豈不是罔之生也。幸而免。公則於家有孝、於國有忠、於人有信。未至於知命之年、天鍾釁歟、何異於琬琰與頑石俱焚、芝蘭等蕭蒿同燼。誠可哀哉。誠可痛哉。在於軍門寮案、知識弘深者、皆萬口一口、惜君名賢、實躅何速。况乎親戚朋友哉。公娶前節度押衙隴西李氏、全實之女也。柔明孝慈、天之質也。禮樂風操、家之範也。清淨奉□先、採蘋



之節也。李氏之閨儀肅、九族之睦、則夫人是賴。育一子二女、子纔生三月、殊未辯親疎。天奪恩思、父子愛阻。長女年九歲、次女六歲、儀範未聞於時、不保父之道育、實可傷悼矣。公享年卅有七、會昌五年十一月邁之疾矣、醫卜無驗、乙丑歲月次大呂、廿有四日、終於燕都坊之私第。取會昌六年姑洗月朔日、卜葬於薊縣南一十五里廣寧鄉魯村東一里之原、禮也。雖不泓師相地、或用泓師之範、叶兆良焉、胡善如之、創斯塋隴。喧不以才諛、承囊日之眷、課虛爲詞、而志幽礎。詞曰：

英英君子、秀而多文。其幹脩直、其氣清醇。孝以名家、忠以事君。志潔冰雪、心勤典墳。人間儉寶、寂爾沉淪。泉火寥暗、隴月空春。魂埋幽壤、骨委窮塵。惜哉時彥、翻成故人。

賈暄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四六

自爲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苻離、小名曰苻。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暗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匯。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

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於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統、舉進士。女四人、曰茱曰谿、曰當、曰著、在室。曾祖叡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祖仲卿、秘書省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曰、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韓昶撰 《全唐文》卷七四一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

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人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牧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也。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



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梃、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後魏太尉禹、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於爾宮。

杜牧撰 《全唐文》卷七五四

唐太子太保分司東都贈太尉清河崔府

君墓誌

慎由字敬止、代爲清河東武城人、唐朝中書舍人、國子司業、修國□文公諱融之玄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太子太傅、成公諱翹之曾孫。尚書水部員外郎、渠州刺史、贈太子太保諱異之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使、贈太師、貞公諱從之第二子。皇妣贈涼國太夫人姑臧李氏。慎由始以習左氏春秋、尚書論語、孝經、爾雅、隨明經試、獲第於有司。後舉進士對直言極諫。制皆在其選。歷秘書省正字、試太常寺協律郎、劍南東川節度推官、浙江東道觀察判官、試大理評事、山南東道觀察推官、入臺爲監察御史、試秘書省秘書郎、兼殿中侍御史、義成軍節度判官、復入臺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兼集賢殿直學士、尚書戶部員外郎、學士如故、吏部員外郎、考功員外郎、知制誥、職方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刑部侍郎、兵

部侍郎。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吏部侍郎、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就遷檢校兵部尚書、人拜刑部尚書、改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常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華州刺史、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河中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食邑三百戶。咸通九年六月廿九日，終於河南府洛陽縣履道里，年六十五。是歲八月廿九日，歸祔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連理村南原先君太師貞公塋東七十步。妻范陽郡夫人盧氏，試大理評事、寓女，有德行，先一年沒。至是合葬焉。夫人所生

唯一女，嫁姑臧李輝，今爲起居郎。男子二人，充虞前國子助教。昌遐前興元府參軍。嗚呼，效不焯於時，行不超於人，而人昇鈞台，出奉藩寄，備踐華顯，僅二十載，其爲倖也，不亦久且甚耶？處心行己，始卒善否，則有僉議與史氏之直筆在。吾何敢逃。吾何敢云。既用爲誌，而且刻之墓前，以表於外。

天子聞之，制詔丞相御史曰：朕用震悼於厥心，其罷群臣一朝，二日，贈太尉以褒之。已而臨軒，命使者左散騎常侍崔公瓌，使副吏部郎中孔君晦如洛陽，備禮冊命焉。安潛號慟，附而載之。

崔慎由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五三

唐故太中大夫使持節衢州刺史上柱國

贊皇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公頊墓

誌銘

公諱頊，字溫，其先趙郡人也。八代祖希騫，仕後魏爲黃門侍郎。七代祖仲卿，仕後周爲閣內諮議。六



代祖文正仕隋爲洛州平恩縣令。五代祖晉客唐初爲司農少卿。高祖貞開元年中爲京兆府士曹參軍。曾祖崗某年中爲譙郡永城縣令。贈吏部侍郎。祖元善貞元初爲襄州錄事參軍。累贈司空。父諱絳在憲宗時爲宰相。其清德碩望存於史冊者不可勝紀。逮及薨歿遂累贈至於太尉。公則太尉第二子。皇妣燕國太夫人。公前後兩娶皆范陽盧氏并先公而逝。四男六女。長男曰隩次曰社兒次曰菊兒次曰官兒。長女九九次曰小招次曰雲娘次曰韓九次曰政娘次曰穎兒皆幼而知訓動必遵禮其遠緒先德婚配胤息厥盛也如是則贊皇氏之大豈易涯乎。公始以弘文館明經補京兆府參軍事。次以調授渭南縣尉。大和二年天子憂邊換帥理於邠時有賢帥即表公爲監察御史裏行充觀察支使。既至府則有良書嘉話果爲一府之賴焉。四年二月十日遂丁太尉憂。五年夏又丁燕

國太夫人憂居喪之毀幾不支。七年喪既闋八年春時宰以才行爲旌除授河南丞。居官未幾即爲川尹。贈僕射鄭公知遂表爲府倉曹其錢穀細大無不治。河南自□□□□至是悉□羨。開成初今盟津相國守於洛思得賢曹付其仕籍者遂移公爲□□□拜功曹其選舉虛薄淪濫者莫敢進。及二年相國又司版圖遂表公爲侍御史□□□賦之稽人者公既往則無敢不輸焉。四年遂以勞聞有命賜朱綬銀章以□之。五年即改授京兆司錄參軍旋拜爲雲陽令。理雲陽再替仁聲布□於甸內。甸內諸邑有□□其所藉者莫不携將爭赴於雲陽。今山南鄭公時爲尹以官業勉於吏遂□□□□其年遂拜爲太府少卿專左藏庫出納事居三考其勤恪兢畏彌勵焉。六年春□拜爲衢州刺史先是郡中頻歲灾澇洪水之發莫能禁州人以魚鱉而去者世世咸甘焉。公既聞

則惻然心許、於郡貲節其用、鳩其羨、得緡錢六十餘萬。遂當郡之南北築長堤、四千餘人以□之。自是居邑更無衝墊之患耳。居人安、一郡治。今給事楊公時爲浙江東道觀察使、來□府第一聞於朝、遂舉公、請就加金紫以償之。奏既入、命未下、而甚疾。□□日□焉。即以大中二年六月六日薨於郡、享年四十四。郡人之悲號涕慕者、無老幼皆不自勝焉。賢士大夫聞之、無不驚而聚嘆者、皆惜其才未逮於朝廷之劇用也。親戚聞之、□不哀而□□者、皆念其仁必周於中外也。朋友聞之、莫不傷而咸慟者、皆懷其義必存於始終也。夫如是、則宜天與壽而神與吉、今則凶而短、其天神之道有感耶。君子□痛□而□□焉、竭其有稱矣、當亦□□哉。其年冬、其弟前鄉貢進士璋、自京師銜哀奔赴於衢、護公之喪、□止於洛。則反趨於京師、詣余曰、某之兄有懿行、公則素熟之。某之兄有令譽、公則素

聞之。某之兄有利用、公則素嘉之。今□□□來年二月十一日、葬於洛陽縣平陰鄉之先塋、其刊石誌墓、豈敢他求焉。余實交且久、知且深、安得固辭之。遂銘曰、

維公之族祖於東、厥德蟬聯代所隆。維公之仕本於□、厥績休嘉終□同。維公之娶選於門、前姊后妹皆淑仁。維公之胤來於慶、四男六女咸和敬。公有遠識時所推、公有長才□□□。公今既歿痛奚爲、蘭茝玉折徒自悲。脩途萬里已乖期、刊珉隧石□□詞。

李賢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九〇

唐故汝南應府君墓誌并序

公諱宗本、字利用、世代東陽郡之人也。曾祖兆、皇道州別駕。祖晁、皇宣州宣城縣尉。先父府君藻、皇台州司士參軍。先妣夫人范陽盧氏。公即府君之次子也。昆仲三人、長曰宗合、尋已謝世。弟宗立、孝



行理家、承公之訓。公幼而婚、娶吳興沈氏、即故樂安縣尉剛之長女也。有男一人、播尚幼稚。女一人、年未及笄。公累代經業出身、祿位不絕、弱冠習讀、應孝廉之科。雖數戰而不第、學與德行、未虧其節。慕古人風教、性氣不雜、蘊仁抱義、孝敬爲心。理身克儉、於家和睦、以道遣時、無苟□名利。常言積善可慶、壽必延永。何神理而昧、咸通二年夏六月十日染疾、不逾旬、啓手足於郡城西郊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七日、權厝於大固之北山。屬數歲、皆日月不利、未及安神於厚地。咸通六年十月廿四日、卜得□鄉延祚里白石塢七德之村原也。臨海縣之東、遷魂其所。以故鄉迢遞、山阪崎嶇、物力不贍、相者稱善。嗚呼、令弟營喪而悲泣、幼子攀慕而哀號。親友同嗟、誰不悽愴。恐歲月更變、文師請誌於石。其銘曰、

罕及行偕古賢。壽宮杳杳、寒雲慘然。浮世若夢、終隨逝川。遷魂厚地、松柏千年。

李文師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〇五

唐故進士趙君墓誌銘

進士趙珪、字子達、天水人也。趙氏自趙主匡、二十一代生靖、魏侍中封晉陵公。靜生鑒、黃門侍郎。鑒生榮、隋兵部侍郎。榮生君衡、原武令。君衡生仁泰、唐邢州南和令。仁泰生脊己、內黃主簿。脊己生曾祖府君諱駟、制策登科、朝散大夫魏郡司馬。司馬生皇祖府君諱涉、進士及第、朝散大夫侍御史。侍御史府君生皇考府君諱伉、進士及第、監察御史。秀才、監察府君第三子也。柳氏之出、生而慧辨、幼而仁孝。自少及長、未常居有過之地。手抄古今書數千卷、爲文章二十通。事慈親純謹、通於神明。奉兄姊孝愛、感於僕隸。待友朋誠信、質諸日月。氣和而色正、道直而性通。不汲汲於名利、不栖栖於貧

窶。有顏閔之德行、有楊馬之文學、有伯夷之廉讓、有下惠之清貞。而天不錫其壽、世不與其位、以大中元年歲在丁卯二月十五日、終於長安靖恭里第、享年肆拾貳。長兄江西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璘、寄財畢葬事。次兄京兆府鄠縣尉璜、乞假護喪東歸、以其年九月十四日、殯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伯樂村先夫人塋闕東北一十五步。嗚呼。世以進士相貴重、自吾皇祖皇考伯修、叔伸、叔佖、叔攢、及吾昆仲、爰暨中外、咸以科名光顯記冊。而爾辛勤十載、不遂一名。既未昏媾、遂無嗣續。以至泯滅、嗚呼蒼天。璜忍痛銜哀、自書貞石、誌其純行懿德、俾之不朽。銘曰、

奉其親、孝且仁、義高九族、禮浹六姻。心不欺暗室、迹不愧明神。宜強壽而貴富、反疾夭而賤貧。瓊樹一枝、泉萬丈、邱山之下、洛水濱。昔人所歸、豈舊阡陌。令爾之葬、從先夫人。千秋萬歲後、有問此者、曰、

有唐賢人君子之墳。

趙璜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唐孝子故廬州參軍李府君墓誌

會昌五年正月十五日、前廬州參軍李存於亳州病死。其長兄端友、季弟璲、痛其夭、發人訴於其叔。其年三月廿二日、其叔聞其喪、即哭。讀其書、不勝其哀。又三日哭。嗚呼。存之生也、踰周歲、元關於情者皆達之。氣度沉厚、言語有時節。雖家生小童亦敬畏之。至五六歲、則傑然成人矣。過十歲、則通禮樂、讀九經、三史文、亶亶在口。及見古人奇節至行、文字精潔者、必自鈔納、積數千幅。其勤如此。天與孝謹、未嘗一日離其親。居殿中府君及清河夫人之喪、杖而後起。親戚見者皆不忍視。存好著章句、尚立名節、識禮玄遠、是非善惡、內有別白、而不出於口。其諸叔父嘗請於殿中府君、謂存可應進士舉。時清河夫人沉疾未損、存聞之、泣不忍行。因此



儒藏

絕求名意。清河夫人嘗欲見其爲官，遂選補廬州參軍事。一具簪笏，爲太夫人壽，且非其好。其自處也，言行無所缺。其所蓄，落落然不貯璫細。長江萬里，不見涯涘。以其所履，宜壽且貴，何天奪其賢，而促速如此之甚也。噫，存年貳拾玖，字司權，以其年四月廿一日，葬於河南府偃師縣北土婁村之原，從其先塋禮也。大王揖，皇戶部侍郎、同州刺史、山南西道採訪使、贈戶部尚書王父嚴，皇饒州樂平縣尉。存即殿中君第三子。有男子二人，小字曰都兒、章兒。女子一人，小字小聰。其侍兒先君一歲而歿。其叔鄂，銜哀誌其行於石，且銘之曰：賢不得位，仁不得壽，天可信否？善有何效？天瘁吾家，促奪其賢，孰爲一別？遽歸重泉，逝者如斯。不復見矣，不復見矣，痛何日止。

李鄂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七

楊宇 余從周 顧謙 韓索郎 崔芸卿

楊茂卿 程修己 孫嗣初 任玄 李棧

鄭瀆 田在卞

唐故文林郎國子助教楊君墓誌銘

嗚呼、自古所不能免者死也、達人視存見亡、言始見終、故生無多懷、死無甚恨。吾尚達人之道久矣、心常羨之而不能行之、豈束於名教而使之然乎、抑情志偏滯便於愁痛而使之然乎。何朝昏號呼於死生之間若此其甚也。吾且不能自論、矧人乎哉。君諱宇、字子麻、弘農華陰人。曾祖諱犯、德宗廟諱、官至河南府福昌令。王父諱稷、文行高於時而困於不遇。皇考諱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進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稱德、止於監察御史、仍帶職賓諸侯。君幼以孝謹聞、先公比諸子尤愛。及弱冠、好學、敏於文義、六經微奧、有從師久不能辨者、反

復几席間、心惟目想、已自曉解。又善屬文、每下筆輒有新意、鋒彩明健、如攄霞振英、雖鉅刃不拘、而理必歸正。繇是當時文士如李甘、來擇輩、咸推尚之。時隴西李公名漢、稱最重、一見所作、遂心許、不可破。明年、爲禮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諸生爲少俊。氣圓骨堅、神粹道直、目之者咸謂必貴而壽。何天道冥邈、福禍不可訊、坎坎浮世、卑窮不伸。凡人仕一十八年、方至國子助教、大中五年夏五月被疾、日不減、八月丁巳、終於長安宣平里之旅舍、時年四十有五。嗚呼、宜壽不壽、悲何已哉。夫人京兆杜氏、故相國黃裳之孫、復州刺史寶符之女。柔順之德、與君爲宜。生女一人、小字阿周。阿周生始兩歲而夫人卒、權窆於洛陽之北原。他出二男、長者甚愚、不可齒。次曰阿門、性仁敏、九歲臨喪、有哀節。與其姊周卓卓俱可念。嗚呼、君不爲無後矣。楊氏先世松檟在河南縣龍門之望春原、其



地迫隘、歲月復不利、君不可以葬。今以大中五年辛未歲十一月二日庚午、窆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安善里。循合葬之禮焉、亦所謂從權而由古之制也。銘曰、

鳳翼不展、鳶飛在雲。貞松夏彫、惡木冬蕃。皇天高、高訴且不聞。善否懲勸、孰爲司存。古人有悲、玉石俱焚。往哲既爾、豈唯斯人。邛山之陽、洛水之濱。染淚書石、銘於墓門。

楊牢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六一

唐故朝議郎行尚書刑部員外郎會稽余

公夫人河南方氏合祔墓誌銘并叙

大中五年秋八月癸卯、尚書刑部員外郎余君卒。甲辰、訃於尚書。其同列諸郎聚立以相弔、弔罷、語君之平生。或曰、吾豈唯與君同、爲屬於此。蓋昔者亦嘗同爲御史、於是遂各各有言。或曰、嘗同爲博士、或曰、嘗同爲集仙之職、或曰、嘗同爲王畿尉、或

曰、嘗同爲秘書官、或曰、嘗同爲貢士。同爲貢士者、曰、君始少時、從東海徐先生學。君家貧、親老、常五日一歸、歸必負薪米以資其養。養固無怠、而學亦不息。居數年、盡得徐先生業。徐先生特善草隸書、故君亦傳其能。忽一日、束揭書囊、徒行來京師、以明經爲鄉里所舉。再舉、登上第。既而益嗜學、其探蹟淵奧、性得懸解、諸生皆不如君。君既歸江上、遂取前人之善爲詞判者、習其言、循其矩、無幾而所爲過出前人。復持所志詣有司、請試。有司考其言、拔萃居四等。因授秘書省正字。同爲秘書官者曰、君在省閣時、其儕多自喜其門地聲彩、借其官爲基級、殊無意於事事。君獨謹嚴、以博閱、考正爲績。他僚久而咸伏其實。同爲王畿尉者曰、君之去正字、曆數年、又從吏部選。其試不求高於人、而下筆自入高等。遂授鄆縣尉。因乞假迎其親、至洛而丁親喪。凡當時與君列者、雖未熟君、而愛君甚。聞其

丁喪、皆歎惜之。同爲集仙之職者曰：君之終喪也、闕居洛表、不與人交。故相國司空李公知君之文行、起君爲奉先尉、校理集賢御書。後轉爲脩撰。今相國司空白公又以君爲直學士。君與諸學士講叙經史、四座未嘗不怙怙推敬。同爲博士者曰：君爲直學士時、已拜博士、屬上有事於南郊、又屬恭僖太后將祔廟、又屬懿安太后崩、君詳定禮儀、無不協當。初、宣懿太后已祔穆宗廟室、既而議者欲以恭僖代之、君以爲自古無已人復出之文、遂敗衆議。今浙東觀察使李公時掌貢士、聞君之抗直、乃奏君考試諸生之業經者。君杜枉逕、塞濫源、諸生皆歌誦之。同爲御史者曰：君自博士爲侍御史時、京兆有殺人者、反誣平人、訊鞫留歲餘。比奏、上疑之、事下御史臺。君覆問、未竟三日、而賊首明白。上嘉其能。歲滿、亦終用君爲刑部員外郎。同爲刑部之屬者曰：君初爲郎、會大赦天下、君草起請文、

請流謫之人當遷移者、加常時千里。其仁惠如此。君自居南宮、益有美譽。自相國嘗從容以君姓字爲上言曰：其人精密、可居翰林。因使攝左千牛衛中郎將、冀稍升殿、得親侍左右、欲使上自知之。嗚呼、今歿矣、奈何。於是諸郎又聚歎者良久、然後各往其家、哭君而弔其孤。既踰月、君之從父弟前杭州參軍弘休狀君之緒與君之行、及君夫人之緒之行、來請銘。且曰：君諱從周、字廣魯、其先會稽人。秦昭襄封勾踐之後爲顧余侯。侯之季子因命受氏。其後在南朝間、名爵相繼。逮有唐武德已來、雖軒裳稍衰、然亦宦學不絕。君之曾祖諱琰、仕爲大理評事。祖諱庭、仕爲饒州司戶參軍。父諱憑、仕爲蘇州吳縣尉。因君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著作娶洪氏、實杭州餘杭丞如筠之女。因君贈宣城太君。君著作之長子也。氣端而和、心清而廣。進以恭儉自處、退以虛澹自居。獨享年不淑、年四十有六。君夫



人方氏、其先河南人、漢有洛陽令儲、其遠祖也。夫

人曾祖諱履寧、仕爲和州司馬。祖諱初、仕爲杭州

錄事參軍。父諱竚、仕爲温州安固令。夫人安固之

長女也。年十八而歸君、事舅姑盡孝敬、奉君如嚴

賓。凡衣裳牢醴、非目視手治者不以進。當寒苦時、

樂之如無所不足。及處榮顯、又若固有之。真婦之

賢者也。而亦享年不淑、年三十九。生男子五人、曰

珣、曰璠、曰璟、曰璋、曰珙。珣已昇明經第、方礪脩文

行、卓然有繼君之志。女子三人、尚幼。夫人以君歿

之年夏五月乙酉、先君去世。其殯未啓而君從之。

今將以冬十一月庚午、同葬於河南之平樂鄉北

邨原、祔君先妣之兆、禮也。非銘其墓、則無以贊其

幽以充孝子之心。寔曰、吾君子僚也、曷敢以辭。遂

爲之銘。銘曰、

丘居者易爲堂、澤居者易爲沼。卿子公孫之爲人、

方圓自巧、孰是孤生。有若夫子、不漸不膏。不蔭不

倚、生以道終、名以行始。嗚呼、後之人無室其毀。

權寔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九一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銘

公諱謙、字自修、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漢魏以降、蔚爲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父諱希揚、登州軍民事衙推官。王父諱彭、堯州司戶參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寧國縣丞。先太夫人吳郡陸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公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珪璧、凜若松筠、粵在紈綺、性質端敏、卷書進退、逾於老成。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帥何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愎、非鳴琴可齊。□展驥乃乖、理張翰之扁舟、企陶公之高躅。澗有勝地、雲間故

鄉豹隱鴻冥、韜光晦迹、其有巖廊彥士、海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雲睹雉、莫不高山仰止、如不及焉。噫、人皆知麟鳳之爲瑞、而不知善人爲瑞也。不使公執正當路於時、元龜不泯於將來、盛德必鍾於後嗣、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嗚呼、夢感兩楹、災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啓手足於蘇州華亭縣北平鄉崧子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公於第之南隅列植松楸、有公叔□之想焉。明年歲在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龜析蓍、始遂先志、窆於茲原、禮也。夫人弘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爽撫孤、罔不適禮。男六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曰臺、常州晉陵縣尉。次曰占、旁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次曰實、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幼。惟實與滔、公之胤、咸能接物孝悌、治身動惟直方、靜必溫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聞、是

使聯榮清途、列於霄漢、有後於魯、斯其比歟。女二人、長適吳郡張聿之、明經出身、解褐蘇州華亭縣尉。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子學、究二科、再命爲東宮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欲□□之不絕、感陵谷之咸遷、灑血號泣、請銘幽石、恭爲銘曰、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蒼不仁、兮曷爲其常、甘泉倏竭、兮風焰摧光。孤榮灑泣、兮行路淒傷、青鳥告吉、兮寧神其罔。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一〇九

中殤韓氏子索郎墓誌銘并序

大唐長慶元年七月二日、奉天縣主簿韓暉有子曰索郎、年十五而殤。嗚呼、索郎之材、長必棟梁。索郎之器、大必瑚璉。雖脩短命也、一何速歟。崇山嵬峨、生簿公之身。長江泓澄、作簿公之量。所謂大名



之下、世有異人、克生此子矣。禮部尚書擇木之曾孫、著作郎秀榮之幼孫、主簿明公之季子。不好戲弄、生知學道。年十三、通禮雅語三經。惜也、不罹短折之殃、則韓氏其有後矣。加以立性篤孝、與物無爭。好衣美食、曷嘗不讓諸兄。孝敬溫恭、靡有不資於父。可謂義方之訓至矣。孝子之道備矣。噫、有顏子之行、不至顏子之壽。命矣夫。以二年三月十二日、祔於白鹿原之先塋。禮也。綽忝諸從父、見託銘識。重曰、

天何不明、割愛吾兄。養了代老、吾兄後生。嗚呼哀哉。

韓旻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三一

唐故朝散大夫前使持節澧州諸軍事守

澧州刺史柱國清河崔公芸卿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字芸卿、清河東武城人。自漢魏已還、官婚

德禮、傳叙相授、詳於家牒。曾王父忠公諱隱甫、開元末以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保釐東郊、薨於位、以全器重望、再長憲臺、政道冠於名臣、遺芳備於國史。王父潛、官至處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顯考勝、終於陝州大都督府右司馬、贈太子右庶子。公司馬之第四子也。出於范陽縣太君盧氏、外王父鼎、終常州晉陵令。公元和中以經明行脩科、解褐授韓城尉。後調補衛佐。秩滿、就書判拔萃、登名殊等、授太學博士。遂佐邕南幕、歷監察殿中。改倅使車。府罷、薦授東府法曹掾。滿秩、選任陽翟令。越月、以諫官出代、困於家、僉從□府職、假尚書主客員外郎知江南院、累刺黃岳曹澧四郡。中間詔下守登牧、不之郡而改潯陽。洎替免歲餘、自渚宮來京師。踰時遘暑癘、不數夕、以咸通十五年後四月六日、終於上都靖恭里之僦舍、享年六十八。嗚呼。夫冰寒火烈、得於性也。斧藻朱藍、陶於教也。公以上善

之姿、纘服承家之訓、蓬麻自直、璆寶天成、故能勤爲己之學、展濟時之用、干祿無苟合、居貧無怨難、貫風雨而不移、處脂膏而不潤、加以分畫明當、許與誠諒、進退語默、必歸於道、性檢推端慎、癖尚廉潔、安分達理、重氣義仁、宗族主羈孤甥姪輩衣食、向卅載、急於嫁遣而脫略生計、故啓手足日、環海無一塵之業、一區之居、逆旅無信宿之儲、行橐無一金之積、古所謂清白遺後嗣者、近於斯矣、有男子一人、曰李六、女子二人、曰瑩兒、阿圓、李六自荆門號跣而至、藐然在疚、禮無爽而哀有餘、跡其善居之儀、可俟必復之慶、護奉帷幃、自秦歸洛、以其年十月廿九日、祔葬於河南府伊闕縣歸善鄉劉勤里孟村先塋、禮也、猶子前宣州觀察判官郃、聞喪茹痛、千里奔赴、視險如夷、銜恤襄事、動詢禮秩、參用家法、觀者咸謂得禮之中、郃以曄服屬非疎、且熟懿行、見命紀述、堅辭不獲、悲疎大較、藏於隧

路。銘曰、

中壽之尊、列城之貴、四剖珪符、一拔群萃、語於土族、不爲無位、配公之量、則未爲至、朗璞沉輝、宏材不試、舒爲善政、卷爲冥醉、惠此黎人、蔚爲循吏、順化歸全、浮休無愧、播清風於後時、□黃壚於茲地、

崔曄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〇五

唐故文林郎國子助教楊君墓誌銘

嗚呼、自古所不能免者死也、達人視存見亡、言始見終、故生無多懷、死無甚恨、吾尚達人之道久矣、心常羨之而不能行之、豈束於名教而使之然乎、抑情志褊滯便於愁痛而使之然乎、何朝昏號呼於死生之間若此其甚也、吾且不能自諭、矧人乎哉、君諱宇字子麻、弘農華陰人、曾祖諱犯德宗廟諱、官至河南府福昌令、王父諱稷、文行高於時而困於不遇、皇考諱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進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稱德、止於監察御史、仍帶職



賓諸侯。君幼以孝謹聞、先公比諸子尤愛。及弱冠、好學、敏於文義、六經微奧、有從師久不能辨者、反復機席間、心惟目想、已自曉解。又善屬文、每下筆輒有新意、鋒彩明健、如攄霞振英、雖鉅刃不拘、而理必歸正。繇是當時文士如李甘、來擇輩、咸推尚之。時隴西李公名漢稱最重、一見所作、遂心許、不可破。明年、爲禮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諸生爲少俊。氣圓骨堅、神粹道直、目之者咸謂必貴而壽。何天道冥邈、福禍不可訊、坎坎浮世、卑窮不伸、凡入仕一十八年、方至國子助教。大中五年夏五月被疾、日不滅、八月丁巳、終於長安宣平里之旅舍、時年四十有五。嗚呼、宜壽不壽、悲何已哉。夫人京兆杜氏、故相國黃裳之孫、復州刺史寶符之女、柔順之德、與君爲宜。生女一人、小字阿周。阿周生始兩歲而夫人卒、權窆於洛陽之北原。他出二男、長者甚愚不可齒。次曰阿門、性仁敏、九歲臨

喪、有哀節、與其姊周卓卓俱可念。嗚呼、君不爲無後矣。楊氏先世松櫟在河南縣龍門之望春原、其地迫隘歲月復不利、君不可以葬。今以大中五年辛未歲十一月二日庚午窆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安善里、循合葬之禮焉。變所謂從權而由古之制也。銘曰、

鳳翼不展、鳶飛在雲、貞松夏彫、惡木冬蕃。皇天高、訴且不聞、善否懲勸、孰爲司存。古人有悲、玉石俱焚、往哲既爾、豈唯斯人。邛山之陽、洛水之濱、染淚書石、銘於墓門。

楊牢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五九

唐故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公墓誌

銘并叙

程氏之先、出自伯休甫、其後程嬰、春秋時存趙孤、以節義稱、故奕世有令聞。公諱修己、字景立、曾祖仁福、左金吾衛將軍。祖鳳、婺州文學。父儀、蘇州醫

博士公幼而專固、通左氏春秋、舉孝廉、來京師、遊公卿名人間、能言齊樸故實、而於六法特異稟天錫、自顧陸以來、夔絕獨出、唯公一人而已。大和中、陳丞相言公於昭獻、因授浮梁尉、賜緋魚袋、直集賢殿、累遷至太子中舍。凡七爲王府長史。趙郡李弘慶有盛名、嘗有鬪鷄、擊其對傷首、異日、公圖其勝者、而其對因坏籠怒出、擊傷其畫。李撫掌大駭。昭獻常所幸犬名盧兒、一旦有弊蓋之嘆、上命公圖其形、宮中畎犬見者皆俯伏。上寵禮特厚、留於秘院、凡九年。問民間事、公封口不對、唯取內府法書名畫、日夕指擿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數十幅、既成、因自爲詩、命翰林學士陳夷行等和之、盛傳於世。公於草隸亦精絕、章陵玉冊及懿安太后謚冊、皆公之書也。丞相衛國公聞有客藏右軍書帖三幅、衛公購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給彼而爲、非真也。因以水濡紙挾起、果有公之姓字。其

爲桃杏百卉蜂蝶蟬雀、造物者不能爭其妙於其際、仍備盡法則、筆不妄下。世人有得公片迹者、其緘寶耽玩、千萬古昔。公嘗云、周侈傷其峻、周昉張鮮累其澹、張太府盡之其唯韓乎。又曰、吳怪逸玄通、陳象似幽悉、楊若痿人、庭光強起。許若市中鬻食、琨性夷雅疎澹、白皙美風姿。趙郡李遠見之、以爲沈約謝眺之流。大中初、詞人李商隱每從公游、以爲清言玄味、可雪緇垢。憲嚴君有盛名於世、亦朝夕與公申莫逆之契。高遊勝引、非公不得預其伍。公又爲昭獻畫毛詩疏圖、藏於內府。以咸通四年二月一日遘疾、歿於昭國里第、享年□十九。先娶葉氏、有子三人、長曰進思、鄜州甘泉主簿。次曰退思、品致尤高妙、與公迹殆相亂。又其次曰再思、於小學所不通、工篆籀、其爲狀澹古適健。後娶石氏、有女二人、長適滑州韋城縣尉景紹。一女幼。石氏亦先公而亡。以其年四月十七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



姜尹村。憲嘗爲詠蛺蝶詩、公稱其句、因作竹映杏花、畫三蝶相從、以寫其思。其孤以憲辱公之眚、遂泣血請銘。銘曰、

五曜垂晶、群山降靈、鍾茲間氣、瑞我昌庭。遇物生象、乘機肖形、情通胎蠻、思入微冥。顧陸遺縱、曹張舊轍、芳塵寂寥、妙迹蕪絕。故事空存、神毫永輟、千齡萬祀、慘澹夷滅。

溫憲撰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二七

州崑山縣令

樂安孫公府君墓誌銘并序

和之裔。和孫書實有功於齊、封於樂安、賜姓孫氏、自後世系、遷
載錄家諜、光昭史冊。我大王父遙、皇任左羽林軍兵曹參軍、贈左散騎
任中散大夫常州刺史、贈工部侍郎。
諱仕竭、皇任蘇州長洲縣令。先太夫人吳郡張氏。

君諱嗣初、字必復。府君夫人之嫡長也。咸通七年四月廿八日、薨於宋州雁池驛、享年五十七。以其年七月卅日卜擇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杜郭村善聖里廿松櫟內。公先娶於京兆韋氏、故南康王臯之姪孫。先公八年謝世於東都履信里、安葬於今公之塋東三里。以年月非便、未就合祔。公爲童時、在鬻塾內、天與聰明、性氣嶄峻、讀念日受書、及處稚列間、每事無不首出。先府君常曰、公爲人但慮太過、無憂不及也。年十八、登明經第、釋褐授蘇州參軍。刺史李道樞性嚴執法、官吏不可犯。公雖以下僚、常有不憚意。每曰、利刃須盤錯、方知官職早已碌碌、更若効轅下駒哉。後因事、李公召與語、大奇之。一州六曹七縣事務、無不委任。嘆曰、我每見孫參軍手下公事、如看盆緣上物、更無不在眼前者。時公秀少精辯、纔筮仕、得名大官知、已駸駸然爲千里不煩於足下。後李君察廉浙

右方賈書致公於門館、不幸旬月薨鎮、公遂失所望。然自此籍籍爲有官業人稱去聲譽。泗上諸侯歷召爲州職者數四、秩滿、選授吳郡司兵參軍、才術益銳。兩換郡守、皆致之從容地。後復調河南府洛陽縣尉、負豪賴勢之類、漠然屏跡。又授蘇州崑山縣令、天下之劇邑、無若崑山者、公苦心爲理、常惡龐士元輕易耒陽人民、居無何、受非時替、亦似有悒悒意、策馬入帝鄉、求與空十字明天子側近蒞人、途次睢陽城、被疾六日、遽遭大禍、冤痛深蒼天、孤苦深蒼天。空四字先韋夫人在生時、操心柔淑、酷事經佛、爲人慈和、爲行貞敬、亦不能稍饗豐足而至歿世。天乎、善不可爲耶。第三男阿陁、時侍從行李、叫天叩地、披草茹血、號護飛旛。長男鄭九、次吳門、海客回紇、幼女阿尊、自江東望星匍匐、相次到汴、上及洛營、辨禮無違者。伏思公強明自致、不伏爲人下、列懷挾智、力擬必取青紫貴位、輝耀當仕。天

乎不仁、只止於是、家不幸歟。國不幸歟。長女阿眉、先事汝州魯山縣尉京兆韋賡。次阿歡、事京兆府涇陽縣尉陳敏。復次阿律、婷娘。最小男群兒、路遠力殫、不及號殞、奄窆、漂寄吳中、尤足哀憫。夷伏以負荷轉重、數院孤稚不少、未自殞滅、猶處人間、吊影傷魂、亦虞旦夕、銜哀負痛、豈足爲文哉。銘曰、

輪轅之材、干鎡之利、班燭復生、方應瞪視。惟公之材、輪轅不啻、惟公之利、干鎡猶避。繩墨無人、鐘鑪罕值、一代良能、所以淪圯。邛山之隈、世價崔嵬、歸全啓手、幾人能來。

孫奭撰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五二

皇唐□承務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任府

君墓誌銘並序

府君諱玄、字冲遠、其先樂安博昌人也、出自黃帝廿五子、十二人□德授姓、其一爲任、子孫因而命氏。三代已降、不謂無人、家諱備詳、此固不載。曾祖



絢、皇任明州司馬。祖悅、皇任睦州參軍。皇考華身
 棲白屋、志慕道風、蕭灑泗湖、不顯於時。府君乃先
 府君之次子也。稟性沉、體貌溫和、雅尚詩書、克敦
 禮樂、推孝行於閨門之內、奮能名於流輩之先。約
 身以廉、居利思義、服至道而苟和於俗、負宏才而
 耻用於時。故韜其輝而晦其跡、放情於詩酒之間、
 絕意於簪裾之盛。凡一時之士、莫不嚮風而歸之。
 中年以寒暑所侵、忽嬰美疹、千方以療、粗獲其瘳。
 自斯益屏塵機、絕交人事、皓然養素、卓爾不群、耽
 味至言、手不釋卷。夫人隴西李氏、雅資令德、美稱
 高門、婦道時□、母儀世範。有男三人、長曰思溫、夙
 稟義方、晚資孝謹、推□翰墨、奮迹藩維。次曰思沼、
 精於學易、尤善脩□、孝以問安、誠淹筮仕。季曰思
 讓、幼明詩禮、頗服恭謙、克紹門風、高揚代業。將冀
 道符玉質、福聚清門、重延龜鶴之年、以享晨昏之
 壽。何圖榮將命背、疾乃兇基、□未踰年、云留大漸。

俄晞薤露、遽謝風燈、以咸通九年四月廿日甲申、
 終壽於揚州尚義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七。骨肉
 號叫、里巷悲傷、痛極纏心、淚窮繼血。嗚呼、尺波電
 謝、隙駟星馳、取□青烏、用歸幽宅。以其年六月十
 日壬申葬於府城南隅來鳳里之先塋、禮也。松迷
 古隴、草被荒原、泉門無重啓之期、人世有永乖之
 歎。□三至孝、以顓嘗承顧□、備熟徽猷、因請序銘、
 以虞陵谷云爾。

時生雅量、天縱儒風、心游物外、行蔚人宗。其一慈以
 持家、靜惟守□、方慕蘭馨、俄傷玉折。其二重泉啓室、
 萬古藏神、德銘貞石、歲久彌新。

褚顓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五一

唐故徐宿濠泗觀察判官試大理評事兼

監察侍御史李府君墓誌銘

李氏之系、自皋繇爲理官、子孫因以官爲族。厥後
 有食李以濟難者、因易理爲李。源濬流遠、繫衍盛

大備於家謀、今不書。君諱稅、字卿材、隴西成紀人。元魏滎陽太守姑臧穆侯諱承九世孫、皇成都府司錄參軍踐曾之曾孫、汴州司田參軍悅之孫、河南府溫縣令贈尚書工部郎中豐之季子。君少孤、奉先夫人訓教、自幼及長、謹默不自逸、維勤力於學問、雖寒暑蚤暮無倦、遂博涉經史、業詩綴文、其雄詞麗藻、抉幽摘微、盛爲前達所許。果登進士籍、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觀察推官從裴大夫寅於陝虢府。裴公移旆江西、又以君爲支使、轉太常寺協律郎。府罷、調授同州朝邑縣主簿。鄭太后之山陵也、禮儀使奏君守本官充修撰。國朝典故、問如響答、碩生老儒、味口縮頸、不敢有同異。學者稱之。既復土、君亦秩滿、婆娑京師、不交人事。崔大夫彥曾廉問徐方、精擇寮佐、以自貳。及受命、捧詔書、從騎吏拜赴君於里舍、遂以觀察判官辟。奏授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直道正言、不曲不許。君子曰、學

優人仕、宜如是乎。無何、徐卒之戍南土者、以戍久末代、其驕悍者乘衆之怨、因殺主將、刼桂之甲庫、相與而歸。雖朝命姑容之、而陰詔崔公爲翦滅之計。崔公懲繹騷之俗、威其風靡、矧嫉其潰叛、將龔行誅戮、固不密其謀。嗚呼、彼叛者誠可殺也、而居者皆叛卒之宗姻骨肉、誰肯同我。果有洩其事者、遂揭旗注矣。擁軍吏龐勛以亂、焚蕪剽奪、宿宋之間、罹其毒矣。從亂者益附、不三四日、徐州失守。崔公與幕客監軍使皆束縛就拘。朝廷爲之旰食、徵諸鎮兵環其境以討、屢折兇威。會勛之黨謀將就而敗、由是群盜自相疑。故崔公幕客監軍使同殞於寇手。時咸通十年四月五日也。君享年五十七。前是崔公期奉中旨、人人恟懼。左右勸公□□□自免、冀脫禍亂。君曰、男子之志、志四方也。男子之行、行五常也。焉有利其祿而避難乎。若天將助亂、群兇犯順、則吾死所也。矧軒裳隆貴、甘腴嗜欲、吾



可不死哉。使吾死於軒裳甘腴、寧死於名節歟。自始亂至遘禍、凡八月。仰見雲天、傍觸兵刃、語其危、亦危矣。而君仰揚感勵、略無屈撓。去就端特、古人所難。君之配范陽盧氏、故澤州刺史子俊之女。嬪於君二十四年矣。奉祭祀、供賓客、敬長撫下、盡心合禮。君既不幸、即日、夫人輟哭自髡、期在亂不辱。賊平致喪、忠節貞風、夫夫婦婦。君一子、鄉貢進士延龜、謹卓肖似、在家有聞、亦同遇害。延龜之子摩醯、年未成童、零丁獨免。君之仲兄前魏王傅以疾以貧、卧於東洛、自□君圍逼、日號泣以望、凡親友之來者、語及徐字、輒咽絕良久。及君兇問至、諸子聚謀、祇以病不起聞。粵其年九月、賊平、傳命諸子奔護喪事、而盧夫人將摩醯以縗經從卜、用其年十二月七日葬於偃師縣之土婁、祔先塋、禮也。嗚呼。君行成於家、名立於身、其和也淑郁三春、其介也聳峙千仞、而言論無玷、出處可師、不知天始付

之優、孰若均之於末。顧愚懵不能明也。愚不佞辱與君游、故傳以國士眷愚、由君而致也。將葬、傳叙君之德行官次、馳書於京、且□命愚誌君之墓。曰：予弟與子有舊、予既病、且不忍文。子為纂叙以誌、否則無以塞其冤。愚拜受書、道遠不得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言為身文、行為身基、□矣卿材、人皆仰之。徇祿酬知、秉節不移、人誰不死、君瞑其宜。兄友妻烈、姪護孫隨、君骨歸此、君名永垂。系曰：前是槌書君墓以誌、既絕筆、使復命。越其月二十六日、詔贈君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節槩自持、褒贈加等。朝典優縟、不其盛哉。嗚呼。世有位躋□相而死於罪戾者多矣、豈比君命屈志伸、揚名立德者。我故為□語、請附前誌之。

王慥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六二

唐故楚州盱眙縣令滎陽鄭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漬、字信士、滎陽開封人也。識族望者曰北祖第五房。鄭實姬姓、自有周建國命氏。武莊之勳、德隆赫、載於簡冊、故歷代爲著族。魏晉已降、人物秀異、官婚鼎甲、繇是始分南北二祖。若夫閥閱之崇、軒纓之貴、如日觀聳拔、鄧林扶疎、蓋傑出於當世、豈俟乎多譚哉。曾祖駿、寶鼎縣主簿。大父勣、永寧縣主簿。嚴考由禮、襄城尉。咸以高才、終於下位、清風克紹、素範彌芳。府君深識廣度、強記洽聞、沉默著誠、端明飾己、鄉黨積廉考之譽、閨門弘友愛之規、襲翊世楷模、誦前王詰訓、故相國崔公群姻族之中、幼所嘆重。未弱冠明經高第、解褐鹽城尉、漲海之濱、藿蒲所聚、撿奸摘伏、一境畏焉。再調靈寶尉。推恕己之心、滋及物之惠。稍遷陝縣丞。廉使稱美幹能、多其溫克、屢加指顧、殊績載彰、銓庭閱佐邑之勤、嘉體仁之用、遂擢盱眙令。縣民素欽、清白備仰、公方至止之日、壺漿盈路。是則牛刀試弄、

已洽絃歌。鳬履纔飛、便騰霄漢。萊蕪塵甑、單父鳴琴、諒兼之矣。無何痺縈、頓罷印而歸。魯恭之雉攸馴、時苗之犢斯在。粵咸通甲午歲六月乙酉、終於宋州別業。享年六十有二。其年十月十五日迺葬洛陽之邙山、祔先塋焉。夫人清河崔氏、故國子祭酒倬之次女。柔嘉婉孌、六姻所推。琴瑟是諧、蘋繁無闕。生男子二人、長曰愔、次曰剛、克肖令儀、羸然在疚。女子一人、適著作郎崔宏、不幸早世。噫。府君稟天至和、與物無競、不及上壽、未盡良能、善善之徒悲者。銘曰、

緇衣之美、施及百世、子孫繩繩、風流泄泄。允也君子、才惟良麗、囊螢就學、贏金得第。實佐三邑、三邑革弊、爰居百里、百里懷惠。解龜未幾、俄驚川逝。嚴霜兮霏霏、丹旆兮依依。北邙之顛兮闕清、輝尉二子之罔極、鏤貞珉而與歸。

大唐故北平田府君墓誌銘并序

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其墳高可隱、仲尼往觀而歎曰、季子於禮中哉。君諱在卞、字楚臣、盧龍北平人也。少因我大父太尉公南河北蕩、東平致德、棣等廿餘州、先文皇帝初即位、勸諸樹勳庸、足以銘刻者、即日詔受河陽懷州武德縣尉。以其年尚幼、不復從事。後至開成二年、甲授鳳翔府寶雞縣主簿。由其邁其珉繇、猷乎渝乎、建其口囁囁而將其十一乎。吾疇之不息、公將其雲□乎。俄有獄訟、決於令不可、其徙因趨人將有說、公乃指曰、大道千里、百轍必由。其出列者、爾其骨肉乎、四海乎、必將有出吾大道者、子其反之、無以惑是。苛其刑、迫其毒、吾將不忍出吾大道者也。其徙於是、頓首負愧、俱不復言。其後以上黨寇平之明年、公率然有北思、抵於魏。魏帥何公因問曰、吾近以屬郡獻天子、版籍祇於貢、天下人謂我何。公關色對曰、天

下人爲非也、公當氣其軍、勁其守、橫兵以南指則已矣。燕趙間聞其言、馳風以出仕、愛君親以惡其後也。公爲人恢度少弄、九歲入大學、十三誦易、十五能言詩。每大論及世事、憤然若有望、以爲天下無其人、久而不得伸。卒與疾會、吁乎。遂至會昌五年太歲乙丑六月十日、卒於齊州濟南郡。春秋卅二噫。余聞敬仲大於齊、卒爲田氏先。今公復歸其故地、榮市間角之徙、果申於□面矣。遂以其年八月廿一日葬於東都縣鄉里。其墳崩不輪、封不廣、除不破、列鑿不及泉。終季子之則、仲尼之志、禮也。於是季弟雍奉筆以指事書於石、俾公之德載於億萬年。其銘曰、

赫赫田氏、肇乎中古。於姬漢間、函秦掉楚。其後千載、英聲莫阜。泱泱大風、不能四注。秩然我宗、枝於北封。俾熾其德、以鼓于公。休聲潤屬、和言克融。妙若神出、默與道沖。天發其粹、靈合其聰。將九萬里、



垂雲路窮。嗚呼。自古令名淵也不終。陵谷將盡。清風歿振。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八

盧知宗 徐商 李程 裴宏 楊思立

陸龜蒙 盧渥

唐故河中少尹范陽盧府君墓誌銘并序

兄諱知宗、字弘嗣、吾家范陽涿人。熾於二漢、推爲華族。軒冕焜曜、茂於皇家。世緒益昌、鍾後德於先考相國。聖政歷試、推以代工。樹置門閥、輝煥圖謀。及薨弟兄、奄丁殃罰、不敢毀滅、視息苟延。思以負荷、非輕、揚顯至重、復履簪屨。兄肥家志切、敬慎不回。清白自持、指期變化。曾門犯文宗廟諱、皇澧州刺史、贈兵部尚書。大門諱廣、皇河南府河南縣丞、贈司空。先考相國諱商、皇戶部尚書、贈太尉。兄祇奉訓導、夙爲成人。洎童年、六籍該識。再詣宗伯、俄舉通經。將造文場、旋就常調。意在謙退、薄於宦名。洎蘭陵公鄴總司邦計、辟兄爲計巡、素仰潔廉、奉公立事。歷邊鄙、覆軍儲、果以精專無私、爲邊人所

伏。時河東公相國琚鎮撫北門、禮遇極厚。河東公不逾年、徵急判計、邀兄爲計推、拜章轉殿內、輩流攀仰、佇歸粉闥。屬變罷、困居桂王、俯授殿中丞。不遇時、除少鴻臚。醯使王公鐸、以夙舊聞其淹滯、慰薦於時相、遷少廷尉。兄動靜一貫、聲華四馳、家食數年、出典隰郡。州人咸歌其來暮、仁風長在。不幸染微恙、旋授蒲亞、屬意外禍、故仁孝所鍾、不能遣情、沉痾日甚。嗚呼、蒼蒼難問、神道無徵、竟以咸通十五年正月廿九日、棄世於官舍、享年五十九。不居清切、不致鴻名、徒望榮華、常安困滯、光陰遽擲、遭遇竟無、報施何憑、慶善虛載。兄前娶滎陽鄭夫人、即相國太子少師贈司空謚德朗之女也。夙著賢淑、來承我家、方奉蒸嘗、奄遭禍釁。有子三人、骨氣異常、卅歲皆繼謝於家。女一人、婉順孝敬、親愛共美、配於鄉貢進士李承務。天平不仁、兄遘疾、因聞此女告歸於隴西氏封域。兄平生守道、稟奉素



儒藏

風止及中年、是無照鑒。今夫人即滎陽夫人堂妹也。禮樂賢行、克紹家風。奉上接下、推爲賢嫂。兄罷秩跼於輦轂、往往食不充口。夫人未嘗形於言容。有子一人、器貌特異。早嬰沉痾、其年春杪、竟不起所疾。痛憤中又罹此悲、故奈何。別子兩人、曰郭九、次曰同四、聰悟天假、夙爲成人。皆今夫人訓導所致也。夫人中外相映、輝華相照。夫人先考諱顥、太常少卿。大父諱珣瑜、吏部尚書、平章事、贈太師、謚文獻。曾大父諱諒、贈司徒。軒冕德業、焜耀播紳。外神諱植、相國華州刺史、贈太尉、謚敬。夫人內外華顯、士林無比。著在國史、詎假繁文。矧大中初年、已刊於貞石。郭九已下、號血向薨、曰：慮陵谷是虞、願陳懿行。薨忤犯殃釁、偶存餘生、情不獲已、莫愧菲薄。濕筆抽毫、抑情略紀。但載踐歷、豈備徽猷焉。嗚呼。日月遄邁、龜筮叶吉。即以四月廿一日、諸孤奉帷幃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焦古村、合祔於前。

夫人從在塋、禮也。銘曰、

開闔晦明、孰留朕跡。懿德深仁、同歸冥默。幽贊無信、蒼蒼難測。嗚呼。名何不彰、壽何不長。惟天爲大、賦命難量。既有甄別、合露賢良。俄奄於世、緘恨於邛。白日西謝、逝水東流。去既寂寂、事亦悠悠。永懷冤憤、冀望垂休。

盧蔺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二一

徐襄州碑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天子、刻之碑石、用昭示於無窮。於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使太常少卿宏文館學士李鷺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於碑石、將傳乎百千萬年。宜



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鷺固淺陋、今適當職而爲之、非以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叙之。公名商、字秋卿。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芳積潤。自十五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爲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爲太尉。南朝之盛、具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隋朝爲國子祭酒、皇朝爲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篇。高祖幸國學、召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諱有功、即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榮疊慶、光隆赫顯、無與爲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爲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爲元臣。初公少時工學、瑕豫不爲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爲己之任、凡所經涉、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所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爲良

吏矣。始舉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爲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人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爲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人中書白事、執政因問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公見言其人、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徐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與。子言是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爲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則用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爲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省、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而不得

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常患江水爲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大爲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溺是懼、抑亦工役無時、歲多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堤、擁扼散流之地。於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渚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爲患矣。其二曰、襄陽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給實繁、是必率配行供、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創置什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於補累攤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擾。公乃縷悉上奏、放免獲依、債戶

既除、冤聲永息。其四曰、承前役納所由、在田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馬禾。比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人不下六七百、例入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豎將額、添市耕牛、破費甚多、收穫無幾。公乃廢却其地、判租與人、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工傭。其五曰、襄土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盜。張旂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柵、擾害頗甚。燒劫間井、驅率平人、至於道塗、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各爲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爲備御。每聞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皆是并贓捉獲、更無子遺。頓挫賊心、鄉閭遂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爲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垛置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湖南、



準詔徵兵、同力剪滅。漢南軍徵五百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構亂、比諸道最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遞先至襄州、奉詔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差捕盜都將韓季友、惣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爲元從押衙、賫榜帖先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爲都虞候。二年之中、重修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不通車馬、皆是結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氓、妨害農業、繚繞甚遠。兩縣勞辛、遂徑

捷就高別一路度、宜造驛、永無差敬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臘、其數甚多、例屬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陪人、遂請度支陸運脚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輸納。既免損污匹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窗、重客居停、全無床幅、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怪石修篁、羅列其所。江波入戶、畫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闥、改制上廳、夏清冬溫、憩息宜便。別開過路、繚繞江亭、主客邀迎、咸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之爲民、於除害興利、若屈到之芰、子反之飲、文王昌之

蒲菹雖勞支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侵刻之負、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餼、牽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總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於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於物也深、則其久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咏歌之、得不謂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謂疑者異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峨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於公。朝廷以虜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之、虜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從齊、魯之間隙地以居之、編籍爲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赴者。又

教其軍積紙爲戰衣、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饑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稌豆粢、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力、而厚其酬傭、濟活以萬數。逾期乃罷。有禽俱巢於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爲鷲鳥所攫、日暮群鷲哀鳴、聞者異之。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己子。鷲鳥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爲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於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其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於天子、而請公之德刻於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采者矣。謹繼銘曰、

公德之容、宏深粹元。公仁之豐、沈積穠穠。內愉外懌、溥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於峴、實表厥美。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餽饑、其急逾己。日者大江、淫至於民。萬門之命、將蕩而



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決巨壅。大沴以移。公之來朝。民泣牽衣。公進就路。攀車從公。專鹹鰓利。無歸於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賢。汝可承弼。公遜不答。退惟讓卑。帝心益嘉。會襄人來。請祀公德。刻之於石。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惠。人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爲。蒲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祝。期千萬年。崇碑峨峨。揭於峴巔。民望而思。永昭後昆。

李鷺撰 《全唐文》卷七二四

唐故萬年縣尉直弘文館李君墓誌銘

古人以生有淑德。歿及後嗣。故曰積善餘慶。虔百斯言。庾季父程。當長慶寶曆之間。謀謨於廟堂之

上。輔弼皇化。紀在圖謨。出領巨藩。洪大懿績。於家孝理。於國盡忠。當是時。功德貌具。與裴晉公齊名。人到於今稱之。書即其孫也。爲兒童時。愛玩筆硯。纔年十二三。通兩經書。就試春官。帖義如格。遂擢第焉。色無纖介。喜白於師曰。某於禮部見進士者。所試藝亦可以效之。願求古文換其業。且三數年。冀其有得。師奇其言。徧告諸長。及聞於翁。翁時爲尚書左僕射。愛尚其志。撫背以勉之。且戒曰。文宜根六籍。賦不事巧。爾鷄鳴而起。孜孜不墮。業三年有成。晝乃積學。基身含章。雅質不四三年。文成大軸。賦亦瀏學亮。未貢。爲時輩所瞻。待泊即試於春官。名聲大振。巉然鋒見。年廿九。登上第。其明年冬。以博學宏詞科爲勅頭。又明年春。授祕書省校書郎。今中山鄭公涯爲山南西道節度。時以君座主。孫熟聞其理行願。置於賓筵。奏章請試本官充職。未幾。丁家禍。持喪於洛汭。至性毀哀。爲親族敬。三

年服除、大梁率劉公八座辟爲掌書記、改試協律郎、每成奏記、公曰、愈我頭風。宰相崔公器之、大中年、擢授萬年尉、直弘文館、方將清選、以列朝班、公議葉諧、諫憲爲望。晝立性綿密、雅尚詞章、常所著文成廿卷、自目爲金門小集。無何嗜酬飲、人有挈瓶就之者、必對酌吟笑、百無所係、素業蕩空、亦不爲念也。九年冬、一旦被瘡痂、雖甚痛而酌醴不輟、竟殞芳年。嗚呼、埋玉沉珠、殲良共歎、以吾季父之德、爾宜享遐齡、紹繼光業、今也若此、其如命何。曾祖鵬、尚書虞部員外贈司徒。王父東都留守檢校司徒贈太保。皇考廓、徐州節度使、以仁惠誠信、均一戎行、有大刀長戟之衆、換直於衙日、冀羣息不喜平施之化、乘酒而訾訾、勢不克弭、遂避之、朝廷以失守連爲澧唐典午。君乃長子也、娶韋氏女爲婦、婦即伯舅玫之子、今牧坊州。太夫人念其孝敬、哭慟傷心、撫視稚孫、若不勝苦。有子男六人、女

二人。其季男曰八翁山、韋氏出。君字貞曜、享年卅八、嗚呼惜哉。大中十年夏六月、將葬於先人之殯側、其弟弘舉、玄玉等泣以請銘、予與弘文同道者、嘗有阮巷之懽、遂覩縷官序、以述其三代、固非文也、強爲銘以識之。銘曰、

顏子不天年、仲尼爲之慟、吾家千里駒、非哉遽大夢。嗚呼將窆、風淒蒿隴、下安玉堂、銘於幽塚。

李庚譔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一五

唐故京兆府美原縣令河東裴府君宏墓

誌銘并序

昔嬴秦氏有宗卿非子者、立功汧渭之間、受封於裴、其後因以爲族。洎永嘉之亂、避地涼土者、稱西眷。處關河者、稱中眷。隨五馬渡江者、實文物衣冠之表率、世号東眷。府君其系也。逮元魏流品氏姓、而裴爲關西之領袖、與二眷通謂河東人。大王父諱惲、爲給事中、以直聲服剛正之士。王父諱遵慶、



居宰相位、以重德毗明聖之君。皇考諱爽、以惠政牧遠民、以殊最爲少匠、材已蓋世、位不稱名。娶彭城劉氏、其冢嗣以降、多君子人也、固必遺芳餘烈、所鍾耳。府君諱宏、字文偉、早以伯父基蔭補弘文生、升明經第、調授汴州參軍、復爲分陝靈寶尉。今大同盧公簡方、前之鎮定也、署置幕下、奏改試大理評事、未幾、假監察、仍舊職、既罷、遷京兆兵曹掾。

俄除美原令、君之始尉靈寶也、因繕葺居第、環堵之外、必無棄地、其孳貨殖財、若決水於潤、縱燎於枯、力未勞而自致迤延也、以是其間雖閉關不調、無少減廩祿之娛樂、咸通十三年春遇疾、夏四月十七日、大病於靈寶縣之私室、享年五十五。其明年二月十四日、從先公墓於河南府河南縣伊汭鄉尹樊村之原、禮也。娉近故兵部侍郎江夏李公種之女、強族名家、令德淑問、賢而不答、竟無吉夢。如夫人生三男子、孟曰鍊、主方宣城漂水簿。仲曰

潯、專經、未得第。季曰深、嘗爲會稽上虞尉。女子子二人、皆未許嫁。君之猶子、芃之自出、恐陵谷變更、封樹墳靡、且以刻石見託、粗志其世系仕宦婚媾、承祧、與始喪及窆窆之事、因爲銘曰、

茲親據床、少婦帷堂、殊未中壽、其何不臧。素車隱鱗、丹旆悠揚、嵩少之趾、伊洛之旁、惟祖與父、并隧連崗、此而真宅、地久天長。

柳凡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一

唐故朝議大夫前鳳翔節度副使檢校尚

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弘農楊府君墓誌銘并序

維唐乾符二年、歲在乙未、六月壬子朔、八日己未、前鳳翔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府君終於上都靖恭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嗚呼、以明年丙申九月乙亥朔、十月甲申、歸窆於河南府河南縣西尹村、祔

先塋禮也。君諱思立，字立之，其先華陰人。東太尉震儒學之宗，時人號爲關西孔子，即其後也。曾祖諱燕客，汝州臨汝縣令，贈工部尚書。大父諱寧，國子祭酒，贈太尉。先考虞卿，京兆尹，贈太尉。先妣江夏李氏，贈趙國太夫人。外祖鄺門下侍郎平章事。君即太尉第六子也。君植性溫茂，蘊識冲遠，幼而岐嶷，弱不好弄，以經明求試於春官氏，十四擢孝廉第，遽罹憫凶，奄遘大禍。服闋，遂學究大易，孜孜曉夕，精核無倦。三進有司，因獲高等，授鄆縣尉。秩滿，調授大理評事。時有辰州封肅者，輕犯朝典，詔君評決枉直。若執熱蒙濯，披雲見景。屬宰臣持權，橫庇封肅，閱君推牘，深不樂之。遺御史皇甫燠迭往覆之，意欲以翻變奸狀而寬肅之末也。君以貞正自守，剛健不拔，理直道勝，竟不能屈。洎相國魏公薨，提憲中司，欲表君爲御史，以怙權者當位，惜而止之。迨司版籍，乃署君爲巡職，遷裏行監察。江

淮諸州，逋積繁猥，委君理之。受命推誠，律身檢下，但簡儉端慎以奉事，不詆訶峻訐以取名。食棗飲冰，秋毫不犯。繇是州鎮侯伯加敬異焉。及還京，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依前充職。使罷，遷京兆府司錄。神州浩穰，總括繁劇，糾逖之任，允謂才難。君當官而行，甚適其用。先是，丞相崔公慎由廉問湘潭，君以版巡奉使爲崔公之知，逮領鈞衡，頗申公議。以君未齒朝籍，授太常丞，官秩雖清，猶以爲屈。常貯抽擢之意，屢形於言。無何，上天不祐，再罹釁艱。喪紀既終，遂服朝寵，除隰州刺史。僅及歲餘，蔚有佳政。時有御史出牧者，君因授代。後崔公相國拜御史大夫，將板君爲侍御史，會相君以事罷免，遂寢前命。今分洛李司空蟪，節鎮上黨，辟君爲節度判官，檢校刑部郎中，賜緋魚袋，旋改副使，換戎曹正郎，兼中丞，錫金紫。從容罇俎之間，婉畫帳帷之下，以膠投漆，如魚在水，其賓主相得也如是。李公



司大計、復請君判計案、授戶部員外郎、轉主客郎中如故、稍遷都官郎中。南宮優游、物論稱洽。李公鎮岐山、又命君副焉、檢校官如潞、倅及歸京輦、閉關高卧、自以裨贊之道、曾無闕歟、不負於所知、不作於時人、樂道安貧、吟詠情性、而又卒親會賞、風月譚戲、襟韻高爽、煦然如春、仰之慕之、人不能捨。豈謂初因微恙、終至沉綿、藥石鍼砭、畢湊門下、而天道茫昧、奄棄盛時。方驥騁於高衢、忽蟬蛻於浮俗、斷手之痛、可勝言哉。君娶京兆韋氏、實華族、鼎貴、少有倫儼。韋氏婦懿範令儀、可爲內則。三女曰惠、曰延、曰鸞。延、鸞、韋出也、皆明婉柔淑、閨闈之秀。其小兒僧奴、才及學步、然聰慧之性、得於生知、冀其成人、以保令嗣。猶子昭兒、以幼年撫養、權繼重事。嗚呼痛哉。吾兄弟八人、實謬專祭、凋落乃半、訴天何階、良由吾行負明神、禍殃同氣、昭昭玄鑒、何其懵歟。嗚呼哀哉。夫他人之公、不能絕私也、親愛

之私、不能滅公也。採實撫華、其孰無病、余方祇事毫城、屈於僻左、友於之內、遠以相咨、蓋欲祖述之不誣也。遺闕茲懼、其無慙乎。人壽幾何、釁裂如此、芝焚蕙歎、脣亡齒寒、其是之謂矣。道途且遙、日月又迫、銜哀搦管、有愧不文。銘曰、

嗇矣、令人抱真含粹、溫克有聞、仁美斯萃。夙顓經學、早擅科名、檢身以謹、力善而貞。氣宇深沉、風神澹雅、發言詳正、臨事閑暇。祇役勤勞、奉公簡直、爲吏爲邦、於焉稱職。潔爾之己、報人之知、竭誠而已、何樂如之。於戲彼蒼、殲我賢淑、一息不迴、萬恨空逐。蕭條古村、寂寞荒原、已焉已焉、嗚咽何言。

楊知退撰 《唐代墓誌彙編》乾符〇一一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

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鑱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真於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汗、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

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黜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平。且與其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薺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饌、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



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咏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人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陸龜蒙撰 《全唐文》卷八〇一

〔附〕吳融莫陸龜蒙文

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閨、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

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吳融撰 《全唐文》卷八二〇

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渥、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於齊、齊之始祖、以姬周克享於仁、乃佐文武定天下。弛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大義匡奉、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昌盛矣。及拓跋陷幽冀之域、士人之整飭官姻、不失其舊者、推於周黨。所爲甲門、高齊恩通、公爲黃門遠公八世祖、曾祖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歷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大。濟之強學、發爲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以爲傑出。雖文場迂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爲主試者所強。舉子未

效其業於主師、則踵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籍則待制。名臣亦以得人爲賀、皆爲儒風隆替、當系於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爲輕重。御史丞將選僚屬、遞相告約。纔及升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不撓。遷司勳郎中。時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歲、入爲某曹郎。遷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內外之制、任征伐約束、飲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輕則才以勢軋。兼而不作、乃屬於公。拜某官知制誥、每涉委廉、則堂列聳聆。宰相詳

議大政、亦俟人直乃行。前後六年、編錄盈筭、實一時之典則也。丁內憂、哀毀逾禮、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莅是邦、或出禁侶、恆畏內臣、護軍劉重美黨類豪侈、傲視廉使、橐奸黷貨、得以自專。及公至鎮、待之有制、重美雖漸斂束、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之甚者、面數以挫其鋒氣、卒俛首受教、權不外奪、教人自蘇息矣。遇江嶺宿兵、邊戍乏食、滑州軍奮臂標回、開折天侶。及驟至墻下、吏士縮栗、皆請閉關拒守。公曰、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因而撫之、冀其返善。若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蜂潰矣。廷議力未能制、且當遏其所歸。奈何。反開門具餼勞、召主將親諭之、果遽感悟而東。逮出境、人無罹其患。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惠愛廉平、猶可徵諸故老。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



侍郎。群輩之躁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泊入貢署、纔引明經、則美稱已嘩於外議。遇大駕南幸、乃中輟。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於幕吏司空圖、被疾、浹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史丞兼左丞。東拔端良、風威益振。駕回未幾、又徒步扈從於寶鷄。至褒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戶部尚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後、百姓逃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厖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議以爲蕭何大勛、實非公不濟。上每斂容優異、許以人輔者數矣。公堅讓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太常卿疇庸、遷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於時。苟訾失實、則受制群黨、驅之仇敵、反爲國病矣。公謂軌律在己、足以正人、未嘗惑愛憎之言、遽出升黜、而尤者自去、明恕以彰。又古所謂得大

臣之體者乎。仁哉。累授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於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謚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於昭幽、俾爲善者不悔耳。公孝於家、勤於國、宜於人。既於是、而報應又如此。果使後之追企者唯恐不逮、以邀福於神明。然則善人之化於人、雖沒世而彌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蓋感致之效、當究其源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諸弟、且命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相師稟、就其所業。及公中第、即又孜孜指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於顯地。祿養之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於兄弟、至於家邦、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公介弟尚書公紹、尤檢剋、亦能率其子弟、俾幼無違者。仲弟治、考功郎中、季弟沈、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蓋

雅族積祐、有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於
緱氏某鄉某里、禮也。夫人姑臧君李氏、柔順明淑、
叶公慈恤、內外孤嫠、賴之獲濟、先公而終。孤刑部
侍郎膺、實惟冢嗣。敏材慎行、而囂競不能入。弟賡、
左補闕、整整唯謹、目爲令人、有以見綿祚無窮也。
自昔負大名、擁大望、苟無其實、必若負重而趨、雖
非有力者、擠之、亦當自蹶矣。宣懿之際、士類方競、
其間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崩崩當世、止有數賢、
皆退可革天下之澆風、進可效荷天下之大任、歿
則金石之綴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
之下、必得其人、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詔
追洛、拜公床下。明日繼謁、蒙手授以詩、且有釋氏
多言宿分深之句。瞪視不言、若屬意於紀述。默至
感悟、誓竭菲才、況業履謨庸、三紀備熟、雖有文酋
之工、亦莫能詳悉。然則刊爾信實、門人焉得爲讓。
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於誼。馳及厥裔、亦恢四履。紉絕扶
微、益延世紀。戰國橫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
大宗。黃門魁偉、州黨所宗。逮我太師、教義足維。出
人允宜、萬方廷萃。珍貺疊委、待公爲瑞。秉文慎擇、
列曹驟歷。乃訓百辟、國事洞疑。王旅阻饑、惟公是
咨。冠裳奕奕、禮義是則。公庸乃陟、或道之亨。孰喜
孰戚、華崇之趾。吾老如此、克躋壽祉。皆極報德、照
彼日星。摩地載肩、鑱石張銘。濟我淑貞、勛爾後生。

司空圖撰 《全唐文》卷八〇九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十九

王凝 盧當 梁春 賈洮 韋士逸

陳嶠 李燁 李顥 過訥 劉鈺

李磻 柏宗回 魯謙 孔紆

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

曾祖翊皇任御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謚忠惠公。祖重皇任河東縣令、贈潞州都督。父衆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公諱凝、字成庶、太原人。禮法冠昏、著於雅族。國朝忠惠公克振農烈、而河東衡州皆德優位下、宜其集祉於當世也。公幼孤、英發有神檢。整襟受業、瑞氣鬱然、群輩莫敢輕狎。相公鄭公肅、實公舅也、一見聳異、命子約爲師友。孝愛識度、宜其大成。年十五舉孝廉上第。其爲文根六經、必先勸試、著都邑六岡銘、益振時譽。魏相國扶主貢籍、選中甲科。崔公操首辟鹺府、周相國墀鎮東蜀、裴公休廉問宣城、操幣者交於門、視其所知、知其立

矣。崔公龜從入相、拜鄆縣尉、校理集賢。孔公溫業鎮宣州、辟爲上介。韋公有翼初爲御史丞、盛選僚屬、公首狀拜監察。會鄂州鹽鐵使贓、狀上聞、有力者持爲滯獄、公馳傳即訊、涉旬辨決、轉殿中侍御史。崔魏公出撫淮甸、奏爲節度判官。始以省秩命服、似助準的、著之美譚。崔太保慎由浙西又拜徵左史、而大誇得人之盛、遷禮部員外。宣宗朝嘗待制、獨被顧問。正色讜言、不附權威。及內署進擬、竟爲所擠。歷兵部考功員外。前史稱第一流、必爲第一官。唯公資望、人謂無愧。轉司封郎中。相國蕭公實判版籍、請公分佐其務。俄拜長安令、政無私撓。奸猾革心。鄭公處誨總憲綱、公以考功郎中知雜事。不示峻厲、僚吏自肅。相國夏侯公用爲中書舍人、旋以同列或非清議、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禦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勵精爲治、表率列城、吏民守闕乞留遮道。宰相言狀、上降璽書褒允。竟謝疾、



葺居華下。中外之議。謂公不司文柄。爲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澄邁在內廷。懸人相之勢。其弟保殷干進。自謂殊等。不疑黨附者。又方據權。亦多請託。攘臂傲視。人爲寒心。公顯言拒絕。及榜出。沸騰。以爲近朝難事。噫。仁人之勇。其可力奪哉。久之。時宰竟用抗已。內不能平。遂至商於之命。尚書御史大夫以塞群議。商病屬邑頗濱於都。主吏驟更。破產而不給。南鄙山阻。屬役尤難。公俾相資贍。得以均濟。又治賦羨銀。例皆推估。以優俸。公命即賫。月市驛駟。橫擾既絕。謠訟溢境。明年加檢校常侍。廉問湖外。理潭如商。罔不慰悅。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棹。則緣境數州。皆弊挽舟之役。公舉奏條。約結官緡。以餽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安逸。又支郡牧守。選用素輕。小大之獄。不能專斷。繫驗往復。動涉歲時。公命擢法以降。得自裁決。苟或滯冤。方許詣府陳理。奸絕宿稔。政賴滌煩。此皆勤恤之

尤者也。上初即位。講求名德。徵拜兵部侍郎。至京未幾。以本官判鹽鐵。峻望所服。科條自振。征輓之人。歲中兼倍。然賦財制用。不可以私干。當路者多不使。遂以秘書監分務。生徒有言於洛下者。公神意無忤。且曰。吾豈受其任而怠其事者耶。幸非得罪於君耳。何憾。既更歲。持權者以公論所歸。遂將復用。遂以大河南綴之內園。吏橐奸傲法。人不聊生。公捕伏辜。都下震肅。初汴州黑風之變。帑藏一空。今滑橐中令。雖持軍有術。力且不振。時公方領鹺務。因詔旨。遂使便宜。以漕米二萬石立賑。懸給及中令復大柄。推功上前。且行陟勸之典。乃加檢校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公即治末期。人知化矣。既而賊黨濟自九江。且將入屠至德。公命偏將樊儔扼險以候。繼儔違命輕進。遂斬之以徇。令既必行。人亦自固。淮南環其境。皆爲盜有。公命强弩據採石。陳旆以爲聲援。次將馬頻又以舟師乘



儒藏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卷五九

夜鼓噪、立解和州之圍。明年、兇渠復大人、而都將王涓亦自永陽赴敵。公宴勞加禮、且諭曰、盜匿詐情、吾盡得之。緩則抵虛、以自張、急則始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益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奮臂而可東、前無絙髮之礙。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無與之驟戰也。涓意銳、自州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遂死之。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尚四五百人、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援。乃聞涓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下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不搖、竟免攻圍之患。其後日夕撫循、常若盜復至者。先是有星直寢廷而墜、術者謂保境之勞、足以暴列於上。因遂請告、災變可攘。公曰、東南國用所資、宣爲其屏。吾遽規脫禍、則一方尚何賴哉。誓與此城相存亡矣。勿復爲言。竟寢疾、猶日請監軍使親授規謀、以虞

侵軼。其儲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乾符五年八月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八。上震悼輟朝、發使臨吊、贈吏部尚書。惟公博厚深宏、端潔明懿、極天人之儀品、不陷於浮。挺文學之宗師、不炫其價。儉惟國寶、身革時風。訓閨門以孝慈、育生靈以仁惠。固已彰彰於四海、奚俟贊揚而後顯哉。或曰、近古所謂清賢、止於乘德秉彝、高拱以服物、蓋謂徵其材則淹其譽。今王公聲望、足以貽於信史。而狀之所述、先必功實、損益之效、豈相補哉。愚曰、君子踐修以溉其本耳。其外力或可濟、豈知之而不爲。公以是志其大者、非汲汲於致用也。斯可蓋乎。圖忝迹門下、義服終始。兢命撰德、唯以漏略爲愧。易名有典、敢俟至公。

司空圖撰 《全唐文》卷八一〇

唐故國子助教范陽盧公墓誌銘并序

君諱當、字讓之、范陽人也。高祖諱寔、臨汝郡長史。

曾祖諱政、太子中允。祖諱瑾、尚書屯田員外郎、河中少尹。考諱寓、試大理評事、嶺南節度推官。君廷評公之幼子也。外族隴西李氏、中書侍郎平章事諱揆、君之曾王父。杭州刺史諱幼公、君之王父。中外炳煥、簪纓赫弈、官閥俱美、莫之與京。君立身端謹、早習文史、年十六、經明擢第、調補汝州臨汝尉。年幼秩卑、能振官業、籍籍之譽、喧於洛師。今夏州節度使鄭常侍助□刺臨淮也、以君才識高遠、人情暢洽、首辟從事、奏授太常寺協律郎、□理之方、溢於人口。鄭公內喜、深謂得賢。府罷從調、補國學助教、膠庠之任、君實宜之。生徒歡然、知所歸向。曾未半歲、績已顯揚、方期長材展棟、棟之用、驥足騁千里之逸、豈云暫嬰疾恙、遽告凶灾、以大中八年十月十三日、終於京兆府萬年縣宣平里之私第、春秋卅有三。其明年二月十一日、歸葬河南府洛陽縣平陰鄉附於先塋、禮也。嗚呼、君學藝修立、操

履端潔、不鼓虛美、不交雜賓、事親以孝、奉長以悌、族姻之內、靡不稱嘆。而年纔壯室、祿未光大、如此而已、福善何乖。夫人滎陽鄭氏、今潞州節度使禮部尚書鄭公涓之女、實秦晉正敵、潘楊世親、賢明淑哲、宜配令德。有子男二人、女一人、年皆幼孺、方在懷抱。君伯兄回、銜涕相告、見託爲文。勃與君內外弟兄、情好斯厚、雖年齒相遠、而出處靡乖、誠非肩隨之徒、每同攜手之侶。輒陳所履、用彰盛德、握管悲慟、彌切酸辛。銘曰、

族高鼎甲、質秀瓊玉、學行偕茂、宜履高躅。年才壯室、倏而歸全、春木方茁、飛霜遽先。叫叫慈親、哀哀孀婦、冤聲一發、淚攬行路。天不可問、理亦難知、淑慎付性、凶灾隨之。嗟兮盧君、行美齡促、顏冉之夭、非德不足。玉折蘭萎、人倫之衰、數不可違、徒生者悲。

唐故安定梁君墓誌銘并序

皇大和七年冬十月十四日、安定梁君卒於晉陽縣望桑里、春秋一十有一、其年十一月甲寅、遷窆於壽陽縣飴露鄉段亭村莊之西巨□之南、君名春、字春、唐河東節度散將驃騎大將軍試殿中監輔國之孫、皇河東□十將儒林郎試宋州宋城縣尉季淮之子、實謂并汾之標、英雄之葉、訓誨弘誘、小學大成、至於孝經論語、通卷背文、顏氏字類之書、問之便寫、幼而洞明、珠瑩庭曜、豈期歡與代而相違、悲隨齡而忽迫、豈平分之失序、感霜露之不時、桂葉桐花、芳春便落、慈尊聖善、寸割中腸、姑叔諸親、咸哀妙幼、遇歲宜非便、未就大塋、卑而難留、禮期逾日、協從斯地、窆殯茲墳、恐年移代改、過隙難分、塋是人非、孰明遼鶴、故鑄樂石、銘表將來、記之下泉、用憑千古、其詞曰、

幼而能惠、聰明天假、總角乘羊、成童戲馬、諷念孔

文、人推清雅、謝玉瓊珠、瘞茲墳下。

《唐代墓誌彙編》太和〇六三

唐故朝議郎河南府戶曹參軍柱國長樂賈府君墓誌銘并序

維咸通十四年夏五月六日、前河南府戶曹參軍賈公邁疾終於上都長安縣豐樂里廢開業寺、享年五十一、其年八月廿八日、窆於萬年縣寧安鄉姜尹村、從權也、賈氏自周叔虞之後、春秋時有賈伯、又有華他、二人顯於晉、秦末漢初、回生誼、誼之文學官爵、至今稱之、誼玄孫迪、漢河東守、始自洛陽遷於襄陵、故賈氏復歸晉也、曾祖惠元、皇朝嵐州刺史、祖嶸、秘書丞、父位、金州司馬、積德累行、降生哲人、公諱洮、字德川、潁川陳氏夫人、散騎常侍諫之女、之出伯仲四人、公其長也、公幼有節槩、聰敏過人、弱歲詣太學、入舉登三史第、爾後丁潁川夫人之艱、服闋數載、解褐爲閬鄉縣主簿、秩滿、吏



儒藏

部奏爲經學考試官、除廣文助教。受代、調爲太學博士。又調爲河南府戶曹參軍。時洛川大饑、公府無俸、棄而西歸。二年而卒。公學識材智、動必濟物。當代君子、以爲國器。至於急人之急、紓人之難、託死存孤、輕利重氣、人之難也、必能行之。惜哉不享長算、不登大用。爲善之利、又何有哉。公娶太原溫氏夫人、國子祭酒琯之女。有男三人、長曰科兒、次曰相兒、季曰廣兒。力困路遠、未克祔於大塋。終俟他年、將藏其志。季弟涉、收淚搦管、謹誌於墓。銘曰、水之東、日之西、前人後人、遵此蹊。所痛者、流未至海、景未薄淵、有道不達、可呼於天。

賈涉敬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一

唐貞士韋君墓誌

於虜。此有唐貞士韋君栖真之所也。貞士諱士逸、字士逸、萬年杜陵人也。舉進士、釋褐爲赤縣尉、不屑焉、遂棄去。躬耕南山、家室睦如、人其庭、知其爲

隱君子。韋爲京兆望姓、簪冠累葉、貞士獨澹如也、不以門第相競。於虜、其謝傳之流亞。中和四年七月、貞士拚微疾、喟然曰、出不負乎君、而死不違乎親、生無裨於時、而死不見譏於人、其亦可矣。以其月寢疾沒。越三月、葬於山中之白鹿坪、以其配杜氏祔禮也。於虜、貞士往矣、而貞士又無息、千百年後、陵谷迭更、誰復知韋氏之有貞士乎。爰略生平、置諸墓門、以誌貞士云。石刻。

闕名撰 《全唐文》卷六一七

司直陳公墓誌銘

姬孔之教、與日月以懸天。顏閔之馨、作芝蘭而出地。可不誅清塵於桂苑、揭貞石於松阡、叙白楊之別生悲風、示黃壤之下藏嘉氣者哉。漢太丘長二十三世孫南安縣尉諱真、生處士薨、薨生大理評事齊、忠信篤敬、不類今世。嘗有白雀巢其庭宇、佳蓮產其池塘、識者謂其後必大。有子九人、皆力儒



學公其長也。諱嶠字延封、齟齬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寧之榻、十霜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有萬仞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銖、羅隱、皆退黜不己。故公自丁丑之及丙申、高價馳而逸步躋。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州鄭郎中誠孫拾遺泰嘆而勉之。久乃持輦下之屈名、適蜀中之貢府。致卿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而竊爲權官沾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策紙而亡是舉。光啓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滎陽鄭公禮部上第。大哉。公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親彌善、廬先君墓、泣血有聞。其所爲文、扣孟軻揚雄戶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牘、頗爲前輩推工。且大唐之設網士、得之於是者、歲幾人焉。矧復有避宦者之節、若走衝虛

之車焉。滎陽公自以得人、其春首門人脫麻攝京兆府參軍。司空太原公帥閩、解榻以禮、辟之爲大從事。受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今府相繼擁於節旄、益賢其參畫。奏大理司直兼殿中。方期輟從藩屏、人踐諫垣、不幸寢疾。浹辰不起、享齡七十有五。光化二年十月三日。嗚呼。將來失其龜鏡、斲者喪其般倅。雖登大年、終恨朝露。三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丙午、葬於泉州莆田縣崇教里北平故山。禮也。公兩娶、魯國林夫人、滎陽潘夫人。其子三人。仲曰說、買石太湖刊文。愚與公同邑、閩越江山、莆陽爲靈秀之最。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疊疊、若陳厚慶、陳泛、陳黯、林顥、許溫、林速、許龜圖、黃彥修、許超、林鬱、俱以夢筆之詞、贏金之學、半生隨計、沒齒銜冤、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莫不以江山之數耶。猗歟。昔之負高才不

以位而碑者、襄陽惟孟先生焉。今也累懿德不隆、位而碑者、以陳夫子始。愚沾巾宿草、無媿抽毫。其辭曰、江山之秀鍾乎人、純孝高節并其身。掬茲二美、擢爲雄文。以之登桂科、以之列蓮賓。斯爲君子、誰曰未仁。嗚呼九原、宜樹貞珉。

黃滔撰 《全唐文》卷八二六

唐故郴縣尉趙郡李君墓誌銘并序

維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夏六月庚辰朔廿六日乙巳、故郴縣尉趙郡李君享年三十有五、以疾終於縣之官舍。明年夏四月、孤子莊士以使來告、請誌於濬。獨念與君生平交厚、故援翰無辭焉。君諱燁、字季常、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諱栖筠、皇任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謚文獻公。祖諱吉甫、皇任中書侍郎平章事、謚曰忠公。烈考諱德裕、皇任特進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自文獻至衛公三代、功業行事、顯於國史、今略不書。君衛公第五子

也。生而特稟粹異、不類諸嬰兒、故尤所鍾愛、一寢一食、未嘗輒遠公之左右。纔十數歲、能通魯史、與所授經老儒相評旨義、儒不能屈。會昌中、衛公自淮海入相、君已及弱冠、而謹畏自律、雖親黨門客、罕相面焉。屬姻族間有以利祿託爲致薦、將以重賂之、答曰、吾爲丞相子、非敢語事之私也。而又嚴奉導訓、未嘗頃刻敢怠。子之所言、非我能及。繇是知者益器重之。始自浙西廉帥□公商辟從事、授校書郎、俄轉伊闕尉、河南士曹。及衛公平回紇、夷上黨、上寵以殊功、冊拜太尉、特招授君集賢殿校理。未幾、汴帥僕射盧公鈞辟奏上僚、兼錫章綬。昆弟二人、朱衣牙簡、侍公之前、士林榮之。大中初、公三被譴逐、君亦謫尉蒙山、十有餘載、旋丁大艱、號哭北嚮、請歸護伊洛。會先帝與丞相論兵食制置西邊事、時有以公前在相位事奏、上頗然之、因詔下許歸葬。君躬護顯考及昆弟亡姊凡六喪、泊僕



馭輩有死於海上者、皆輦其柩悉還。親屬之家、誠節昭感、若有所衛。今皇帝嗣位之歲、御丹鳳肆赦、詔移郴縣尉。自春離桂林、道中得瘴病、日減眠食、就枕千五百刻、將瞑之夕、遺誠二子、手疏數幅、且曰、必以餘貲厚於孀嫂孤女、爾輩無倫之噫。君之仁孝著矣、行義彰矣、而福報冥昧、天乎何哉。以咸通三年正月廿八日、卜葬於河南縣金谷鄉張村先塋、禮也。夫人滎陽鄭氏、前君七年歿於蒙州。長子莊士、次子莊彥、女曰懸黎、尚幼。嗚呼、良友已逝、吾道可嗟、爰寫悲腸、銘於貞石。銘曰、

積善者慶、基德者昌、顯矣三世、光於我唐。衛國之盛、功煥巖廊、慶鍾今嗣、爰生季常。名以孝彰、節因否顯、匪時昇沉、在我舒卷。執戟位卑、長沙道蹇、嗚呼哲人、與古何遠。子子丹旒、自南言歸、一慟莫及。隕涕霑衣、冥寞誰愬、霄漢長違、徒嗟刻石、永闕泉扉。

李潛撰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一六

唐故鄉貢學究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顓、字□□、隴西成紀人也。其先帝高陽之苗裔、虞夏之時、咎繇爲大理、因官命氏、裔孫曰徵、事紂得罪、其妻攜子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存、因改理爲李。涼武昭王暉之孫承後魏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封姑臧公、公即姑臧公之房也。大王父諱瑤之、皇池州青陽縣令。王父諱鎔、皇澧州司馬。烈考諱重光、皇襄州文學、位不配德。公即襄州府君第三子、滎陽鄭夫人之出也。生而沉厚、不尚浮華、然諾必時、有古人操。及冠從師、就經術、舉躬耕專誦、毋怠斯須。中年以家室罄遺、慮闕旨甘、思易是業、乃訪所親、求捷其選。叙者或曰、春官氏每歲取能明一經者、謂之學究、既簡且易、苟得之、遊歷清貴、不羨詞科。公從之、業就會先夫人疾作未瘳、求醫奉藥、服不解帶、時爲人難。竟丁夫人憂、哀毀過禮。及

闕將受薦、暴染風痺、不起床蓐。至是乾符四年四月、疾大漸、六日、捐館於鄭州滎陽縣之別墅。享年五十二。即以其年七月十日歸祔於先塋之北。禮也。夫人清河崔氏。父嶠。皇河南府澠池縣令。有男曰晉七。未冠。有女未笄。皆夫人之出也。嗚呼。人各有志。所尚者榮名。如公之德行而奇於一第。豈非命歟。及禍之夕。家無贏蓄。而公之元昆。縻官周地。不冀素居。悉力供營。凡附於身棺者無闕。然自姑臧公之後。遞有支屬。世皆勳爵。其家風禮法。頗爲士大夫之所宗仰。璆仁和里。世族不昧。每申姻好。必俟良家。是以與公先後稠疊懿戚。璆忝承中外。獲奉贊述。內愧孱蕪。難周盛美。敬爲銘曰。道之將行。時不我與。天既弗聰。吾將熟語。爰感存亡。孀妻稚子。命也有涯。人生如此。

裴璆撰 《唐代墓誌彙編》乾符〇一六

大唐故過少府墓誌銘并序

公諱訥。字含章。澤州高平人也。曾祖諱庭。大父諱遷。先考諱冥。公志堅松竹。氣稟山河。踐□□□蹤差顏閔之行。十年閉戶。命果從人。以大中十二年明經擢第。當守選時。潛修拔萃。虛窗弄筆。研幾自媿於雕蟲。予奪在心。可否詎由乎甲乙。於咸通四年授棣州蒲臺縣尉。以博厚御物。清白奉公。執友同寮。罔不仰止。仕優則學。前懇尚堅。秩滿辭親。方希再捷。豈期神理何負。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命。以咸通六年夏四月廿六日。寢疾終於蒲臺縣之官舍。子春秋卅有九。夫人清河張氏。恨無男嗣。幼女三人。苦廬不施。苴杖序位。噫。蓼莪永訣。俱切痛天。風悲總帷。月照空室。瑩瑩在疚。仰訴元穹。聲聚秋雲。淚滴成血。乃議遠日。龜以告從。即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奉其裳帷。歸窆於青州永固原。就先塋禮也。銘曰。惜乎勤懃。兮罔不精研。名宦俱就。兮壽胡不延。風

悲雲飄兮星霞遊川、孀妻幼女兮號訴穹天。遺命薄葬兮窆節從古、勒石徵誌兮依土封埏。永願明虛兮保寧幽宅、不遐有害兮於萬斯年。

杜去疾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〇二

唐故媯州刺史充清夷軍營田等使朝散

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

上柱國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維垣四嶽、唐堯有日咨之典。股肱百郡、漢宣有唯良之詔。靡不朱雙轡、載七旒、以張風政、以求人瘼。□兩擊邦之任也、時則有若、以天爵得時譽、以人文射時利。膺擊乎青佩、翰拊乎紫氛。建龜蛇之兆、則肅□縣鄙。綰紀綱之秩、則表率州里。載鹿毛、佩虎符、師貞我婉畫、人蘇我茂政。考初中終而無悔吝者、其□彭城公之謂歟。公諱鈴、字秘之、漢中山靖王之後也。祖立、字殷衡、皇幽州節度兵馬使、充東北路八寨屯田都巡使。考咸賓、字制遠、皇盧龍

節度押衙、充愛陽西鎮馬步都兵馬使、正議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則以拾青之業、得調於東掾。終則以戴鶚之用、迴翔乎北落。亦梁敬叔睨徒勞而浩歎、班仲升蛻服膺遐舉、如斯而已矣。嘻。六月之程未極、三年之夢斯驗。蓄洩疵祉、咸萃於公。維河之英、維嶽之靈、煜煙澄渟、誕爲聰明。常倜儻以自負、不刺促而干譽。鯁壑之潤、吞江納漢。雞斯之迅、一日千里。伊□汾□濫、傷吻弊策。徐致乎深遠者、惡可與同年而語哉。十五察孝廉、二十舉茂才。揮譚操觚、綽有餘裕。迫藩侯之命、不得與計吏偕。於是乎褫青衿、縻黃綬、乃贊中權、乃翼前軍。脩季智覆簣之序、階君山人木□□。□隨廉車載督府、御烏飛鳧、職淮鳩。捧□書以從軍、載阜旃以牧州。稽厥慰薦、考厥終始、由廷尉評、歷□下史、紆朱腰金、拖紫懷黃。蒞推巡支度、三繫司更、禮部司封。二十郎戶丞霜臺、道大而光也。一雞五歲、



儒藏

纔移渤海之風。□吏編人已制廣陵之服矣。文德元年春三月甲子、以疾辭印綬。夏四月戊辰、捐館舍於幽州薊縣燕都坊之私第。春秋齒五十有二。翌月壬寅、歸葬於薊縣姚村北原之先塋。以夫人趙郡李氏祔焉。夫人即故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匡實之女。柔明之道、稟乎師氏。穀則宜室、往則同穴。哀榮典禮、盡於斯矣。公孝友純至、榮□紳佩。姑姊妹之孀獨者十餘人、甥弟姪之藐孤者百數輩、供億惠養、罔不溫足。五服之內、人無閒言。重然諾、輕施予、享豐□而無多藏者、唯公得之。清介嚴恪、動不苟合。詞學之外、該涉群藝。迨至於揚觶追鞠之技、爛鞭朽柯之作、楚人歸田、魏俗之握槊、皆捫其妙極焉。前後表六掾、綰午曹、佐兩軍、尹五邑、辟二府、刺二郡、受諸侯奏功之賞者四、進天子命官之秩者六。大男子以儒術致身、不越吾土而能張士大夫之冠蓋如此者、榮亦至矣。所不得者其壽

乎。有子四人、長子作孚、幽州大都督府參軍。次曰作父、作式、作辭、咸隸進士業。鳳毛皆五色之秀、麟子必六飛之駿。夫如是、則易之有餘慶、詩之□□後、其在茲乎。女四人、長適故鎮安軍使兼武庫使、御史中丞李公匡殷、即太尉范陽王之諸父也。弟二人、仲曰鈞、經略軍曹掾。季曰錡、不幸早世。鈞則房景先冠帶、俾聞見以哀之。錡則王子□□琴、既操縵而往矣。諸孤以愚於公、爲同舍同道、且有三十年之舊、熟知厥美、號則請銘。辭曰、玉之粹兮金之貞、曜燕室而易秦城。鵠之飛兮麟之步、凌紫氛而馳清路。岷江始歌於廉范、荆渚忽悲於羊□□。表兮龍耳、維風兮權□。嗚呼。

鄭隼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一九

李公磻行狀

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妒忌、罹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

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

司空圖撰 《全唐文拾遺》卷三三

倉部柏郎中墓誌銘

近代科學之家、有柏氏倉部府君諱宗回、字幾聖。祖士良、忠州司馬。父曷、毛詩博士、贈國子司業。君踵父學、開元禮、咸通中、考官第之、尚書落之、不勝壓屈、因罷。取家蔭出身、選爲州縣官。曆數任、從軍幕爲判官、皆有聞。相國文昭公甚重之、授著作郎於蜀行朝。上即位數年、承反正之後、將修太廟。時見饗九廟十二室、而實七代。議者以爲天子七廟、六經無九廟文。又欲以穆宗宣宗爲二廟、僖宗爲一廟、出敬宗文宗武宗爲別廟。文武百官參議不能定、或薦君於相國徐君、遂擢授太常博士。及進議、請修奉九廟十四室。於是援引經籍、研校今古、

發出九廟九代之議、追祔代宗德宗二廟、穆宗宣宗通爲一廟、以僖宗添爲一室、敬宗文武德懿宗爲一廟、親不可出、其推次代室、分齒昭穆、爲哲然矣。又下百官赴尚書省參詳、咸以爲允、奏請行之。天子嘉獎、敬依其議。然其徵據乃尚書正文、而不取鄭玄之說。其法制乃殷周遠事、而不取漢魏已下。故時人多疑之、遂與數家爭論。雖未行其議、而亟加寵秩。始遷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歲中轉虞部郎中、明年遷倉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年六十一、以光化二年二月二日、卒官京師。某月日、歸葬先人之塋於邠州。夫人清河張氏、子廷徽、開元禮登科、廷鸞尚幼。君撰王公家廟錄五卷、奏議論難宗廟之書、萬有餘言。銘曰、

幾聖之道、子實親之。幾聖之言、子實聞之。宗廟之事、一何專奇。討摘奧冥、不由於師。乃鄙鄭元、乃悅湯伊。今世之人、安得不疑。賜服熒熒、省行屢征。元



儒藏

胤哀華、雖死不瞑。親見夫子、其勢不行。夫子既沒、庶幾乎明。苟如斯言、遺恨可平。尚或有知、時觀吾銘。

羅衮撰 《全唐文》卷八二八

魯氏子謙墓誌銘并序

謙字益之、魯氏第二子。祖諱弘、樂道不仕。父諱璠、能醫、京中醫人最得其上。謙天錫其性、不食酒肉。年七歲、好讀詩書、盱食忘寢、勤學不輟。師喻以文義、皆記之心腑。未逾十五、孝經、論語、尚書、爾雅、周易、皆常念。禮記帖盡通。又爲文章、格韻清峻、罕有其儔者。學鍾王、歐褚之書、並得妙絕。大中十一年四月十日父亡、泣血盡哀、因而有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終於西市錦行里之私第、壽齡十八矣。母馬氏、兩目流血、號叫心摧。叔父璨、兄諗等、痛切肝腸、悲傷手足。即以其月二十八日、葬於長安縣胡趙村德義里先塋也。予教諭儒道、豈忍爲文、直述其

事、乃爲銘曰、

噫、有德兮壽合長、十八年兮何以亡。神理窈兮無處問、徒使人兮怨穹蒼。

李憚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九九

左拾遺魯國孔府君墓誌銘并序

咸通十五年三月、侍講學士右僕射太常孔公以疾辭內署職。其元子左拾遺養疾亦病、逾二旬、太常公疾少間、拾遺疾亦間。又旬日、太常公薨、拾遺哭無時、後七十六日亦終。嗚乎、求諸古未聞也。仁表與拾遺同歲爲東府鄉薦、策第不中等、再罷去。明年偕宴於東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薨、出紫微、直觀風甘棠下、表爲支使、校芸閣書。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新進士得意歸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關試不悉集、貢曹久未畢公事、故地遠迨二千里、例不給告。時僕射太常公節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拾遺曰、人之多言、必以我爲宴安、訖春不宴。



年少乘喜氣赤春頭、竟不對狎客持一杯酒、人以爲難。關試日都堂中揖別同年、徑出青門外。經所爲從事州入院判案、十日東去、府適罷、賢諸侯爭走羔雁、馳弓旌、竟不能致。徵爲渭南尉、直宏文館久之、會大學士出將、竟不就。僕射太常公罷鎮居洛中、拾遺伏安定省、不嘗言仕宦。旋以萬年尉復忖文職、無西笑意。僕射徵拜司戎貳卿、拾遺由侍行乃赴職。越一月、今許昌太傅相國襄陽公爲河中、奏署觀察判官、假監察御史、故事赤尉從相府得朱紱、公昆仲間有未至者、求裏行官、不改服色、人人美譚之。俄轉節度判官、從知之道、皎然明白、和而不柔、守而能通。內盡匡補、而外若不知、相君待之異禮。俄拜左拾遺內供奉。嗚乎、止於是何也。春秋始卅三矣。惜哉。公至性自生知、雖欲全其禮傳於後、開強忍抑、不能俯就。始得疾、不言於人。因晡哭若絕、左右始知有病、句甚矣。卧堊室中、不復

進饘餌。疾益亟、方肯歸常所居舍。悉召骨肉迫僕使、唯言僕射公葬時事。指揮制度、必以古禮。戒誨約束、委曲備悉。左右皆泣。公曰、吾平生無纖小不事事、天報我甚厚。使亟得歸侍地下爾、盍賀而返以泣耶。吾自遂性、不能無傷。生全大孝、送終設祀、宜益儉削、無以金鉛纖華爲殉、無以不時之服爲殮。吾幼苦學、尤嗜左氏傳、所習本多自讎理、宜置吾左右。友人鄭休範多知我所執守、相視若親弟兄。我亦常以所爲悉道之、請以志我。彼不能文、必盡其實。言竟、撫弟妹、若將千百里爲別者。視妻子、若將一兩夕不面者。而怡然其容、如有失而復得、已而終。嗚乎、其善歸侍乎。公謝世之月餘日前、與二季處暗室中、忽援毫書廿八字於室內東宸之上、若隱語而加韻焉。曰許下無言奪少年、震而雨月當弦。風濤渭逆、餘艗沒、從此無舟濟大川。初玉季載考其義、莫究指歸。既痛絕手足、若洗然而

悟曰、許無言是午字、今歲在午也。震不雨是辰字、其哀癘至甚、移歸院就醫是辰日。及奄然之日、驗於官歷、是上弦日、又應月當弦之讖也。吁、似有所潛受於冥昧間、何懸知之若是也。憶於洛陽里第、始相與定交、公曰、何以契我。余曰、死患難、先祿位、托孤寄命、同休共戚、此義交也。見善相勉也、見利相遠也、言之而必行、守之而必固、一旦離此、則攻而絕之、使處世爲匪人、歿身無怨言、斯益友也。余將與吾子契之。自是過必相攻、善必相激、相成如恐失、相畏若臨敵。雖朝夕共行止、人不以爲朋比。亦君子之能賢善誘也。嗚呼、公之文之學之精明、道行如雷聲日光、無耳目者則不知也。公之訃始聞、人人如有亡。碩生鉅賢、心死氣脫、道之不行也、天何心焉。公諱紆、字持卿、魯司寇四十代孫。繼繼承承、世濟不墜、閑生傑出、磊落相望。曾祖岑父、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司空。祖弒、皇任禮部尚書。

致仕、贈司徒。父溫裕、皇任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充翰林侍講學士、冊贈司空。皇妣河東薛氏、族大而顯。先司空廿八年即世。公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有二子、男曰鐵婢、始十歲、甚肖似。憶與公約、生子命名、必如兄弟。愚之子曰後魯、他日鐵婢當以還魯字之。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教必闡於道、儒釋釋固無嗣、皇家公家、道儒之餘慶也。公又賢而無祿、其後益大以昌。女少於男。銘曰、嗟嗟夫君、嗟嗟夫君、孔聖遺允、顏回後身。高高者天、幽幽者神。幽幽不見、高高不聞。不見不聞、又何足以云云。

鄭仁表撰 《全唐文》卷八二二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六十

王審知 賈潭 馮道 喬匡舜 韓熙載

趙鳳

琅琊忠懿王德政碑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岳。莫不簡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既茂勛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琅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於和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嚮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家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馭、皆願有所依從。泉牧遂以郡委於仲

弟審邽、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爲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剋其訛弊、整其章條。三軍無嘩、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圯橋之妙略。及膺帝命、寵陟齊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莅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爲理。强者抑而弱者扶、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污萊盡闢、鷄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盍徹。夫述職之道、底貢爲先。九丘爰序於厥包、五霸是徵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惟公益堅尊獎、慎守規程。松柏後凋、風雲如晦。



儒藏

地征旁午、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嘗以學校之設、是爲教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置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爭雄。或因饑饉薦臻、或以刻剥爲苦。萑苻易聚、巢穴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奸。以古況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日繁。聚斂之臣、名額茲廣。即山鳩利、任土庀材。峻設防隄、頗聞賙贍。洎經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命以權衡。盡叶舊規、猶彰宏業。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宮。象法重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栱、重新仞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毗尼之象。而又盛興寶塏、爭舍淨財。日麗飛甍、霞攢彩檻。顏艷_疑回向、遠邇歸依。用俾

群緣、皆同妙果。佛齊諸國、雖同照臨。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賸罔至、亦逾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以前聞。自燎熾西秦、煙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採周陵之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簽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蓋當偃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局。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游起、帑庾多虛。凡列土疆、悉重征税。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煩苛、縱其交易。關譏鄴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睹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楫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



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雷震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堅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爲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真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興詞、功厚賞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琅琊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於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中和。韵契墳簞、政侔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勛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

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令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顯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曾乏雄文。頃歲嘗咏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飫徽猷。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愧詞。乃作銘曰：日月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乂、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寧。慶隨祚遠、材爲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頒條有則。冠車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寧謐。懿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啓行。有典有則、爲龍爲光。高懸秦鏡、理道自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季、母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游、童蒙來求。雅道靡

靡、儒風優優。惟虺吹毒、久依山谷。罔恣陸梁、竟忻柔服。法宮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聚。佛齊諸國、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驟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臺蠹爾、虎觀森然。畚鍤其勤、雉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塤簾雍雍。維邦維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虎步龍驤。挺彼七德、削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勛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垂之無窮。

于兢撰 《全唐文》卷八四一

忠懿王廟碑文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土茅、沒饗廟食者、求諸

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迹。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豈誣祭歟。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琅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煜、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匪降神之氣、豈生命世之才。公即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辨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鈴之略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鄰里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遇陟岵興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網全疏、鳧毛屢落。摩牙吮血、中原



正苦於傷殘。脫耒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以俟時。待價之□。抱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丘之土宇。遽言得志。遂啓無厭。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灾樂禍。因乃大掠部屬。旁□□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季咸與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鄰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禺殘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恒。狙蒲騷者。終至敗亡。妨草竊者。焉能長久。動蓄自疑之志。轉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部下

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群之材。仍諳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奏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途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剋平群盜。外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豫知。攬轡之澄清。可待。大順冬□□□廉察遽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奉題緘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綏懷。人既類於倒懸。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以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遯。疏網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公既殲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用仁信以御下。行慈惠以恤民。會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

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無愧。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邽、迭居舊邦。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借命焉。尋朝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
□□襦袴之惠、遂升本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副使、獎勛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公乃躬受遺言、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是從。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蘇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幕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具瞻

有歸、實賴股肱之別用。式資補袞、俾重褰帷。天復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酌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琅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暗罔欺。梁祖之即位也、纔傾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戶連封。呂尚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惟同。尋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迨莊宗之建王業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效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



篤百齡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慙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固、有披堅執銳之衆。瞻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淝河之箠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略。犯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入於聰、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常操扇。纔屬鷄鳴之後、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逾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

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鴛鴦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珥之行。其餘草澤蒐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芻白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遍滿於樂國。煉即山之堅固、鑄丈六金身。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爲持險之誠。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孟數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能繼踵。在佗變自尊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

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出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遷、箕裘廢墜。寂寞闕以時之薦、淒涼同乏祀之悲。士農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我師恤鄰、闔境嚮化。遇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位鍾壓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於民庶、思咸悅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禮。遂命以公舊弟、爲忠懿王廟。仍參常祀之數。霸主爰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尊酒、蚤薦惟馨。塑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於飛之像。庭廡未同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絕羅含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興廢之儀、殊闕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

答福謙之佑、遂申咸秩之典。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旁搜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未逾時、已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葉色。挺曹筆則陰兵欲動、聞郢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將吏、開幕賓僚。當其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洎自拊立臺構、盡饗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以配享焉。斯廟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雜、四鄰皆屬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窗之岫。疏鐘雖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宴於斯、今也復祠祭於此。始易宅而爲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名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昱叨居是藩、獲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實錄。燕然叙事、雖有謝於孟堅。峴首感人、亦未多於

叔子。乃爲銘曰、

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靈氣、生爲異人。干霄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實庇烝民。唐德將衰、群雄欲出。陰霧垂地、秋氣蔽日。豺豕猖獗、萑蒲縱逸。苟非偉才、焉濟王室。權爲巨盜、緒亦朋奸。欲亂中夏、首屠光山。誰爲英傑、同罹險艱。終則竄迹、能無厚顏。爰率部民、同徂萬里。緒爲衆惡、公得衆美。因戮凶人、遂奉君子。立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復平。遂以政事、授於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直誠。靜可揖讓、亂則經營。憤彼閩川、拊茲裨將。苛虐漸篤、政刑俱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參貳職、已播殊勛。屏翰之美、朝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大藩、蔭庥五郡。雖曰功庸、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訓。令子令孫、當年振奮。真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籩

豆或虧。霸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踪不改。免爾金碧、儼然神彩。靈貺芳名、千秋如在。

錢昱撰 《全唐文》卷八九三

大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泰州諸軍事兼泰州刺史御史大夫洛陽縣

開國子賈宣公墓誌銘

公諱潭、字孟澤、洛陽人也。周先同姓、即列國之諸侯。漢得名臣、乃洛陽之才子。攀鱗河北、豈須方面之功。借箸譙都、自有良平之策。源長派遠、德厚流光。史不絕書、後將必大。當先天之內禪也、我七代祖黃門侍郎平陽公曾實演丕命。及至德之中興也、我六代祖黃門侍郎晉國公至實贊大猷。曠古已還、一家而已。五代祖蓀、衡州刺史。高祖種、司門員外郎。曾祖昶、太子司議郎。祖琛、河南密令。皆有韜世之量、濟衆之仁。大位不躋、餘慶斯洽。考勣、以經術擢太常第、以才用爲諸侯卿。捍寇輸粟、有勞



儒藏

王室。於是佩金紫、升朝廷、上疏論邠寧節度王行瑜恃功恣橫、坐貶愛州掾。及行瑜就戮、優詔徵還。復出常州刺史、鹽鐵江淮留後。屬宗社中絕、官司解弛、計吏未上、哲人其萎。公有世德之資、負夙成之器。風神爽邁、智術通明。景福二年、以學究一經、射策高第。釋褐京兆府參軍事、遷秘書郎。侍從南遷、進修不懈。天祐丁卯歲、居先君憂、服喪過哀。宗黨稱孝。楚泗郡守、宣城廉使、虛左交辟、三府馳名。俄丁內艱、戚憂如禮。義祖武帝創基分陝、側席求才。素與公周旋、即加禮命、奏記書檄、一以委之內。贊謨猷、外爲詞令、出應盟會、入陪樽俎。霸功光赫、公有力焉。十有餘年、任用無間。既而楚雲告變、穆醴不陳。已酬國士之知、亦得退人之禮。改宣池觀察判官。烈祖高皇帝受命中興、不忘舊德、徵拜秘書少監、充儀禮副使、遷中書舍人、崇英翰林學士。周慎密命、潤色王言。公望無渝、朝獎彌厚。保大嗣

統、拜兵部侍郎、知制誥學士如故、充永陵儀禮副使。同軌胥會、大禮無違。遷兵部尚書、修國史、考定郊廟之樂、褒貶歸正、擊拊允諧。會六夷南侵、天眷北顧、命公持節使於契丹、宣大國之威神、得諸戎之要領。及輶軒還軫、而控弦出塞矣。報命稱旨、時論具瞻。於是避寵台衡、就安關輔、除泰州刺史。視事數月、丕變土風。遘疾還京、保大六年九月二十有一日、卒於江寧永安里官舍、享年六十有八。皇上軫悼、再不視朝。飾終之禮、務從加等。太常考行、賜謚曰宣。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與夫人楊氏合祔焉。禮也。長子朝散大夫行大理司直彬、次子泰州司倉參軍穆、少子修等、咸負當世之才、皆爲保家之主。種德垂範、未易可量。長女用文、適水部員外郎楊元鼎、不幸早世。次日用柔、適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次日用光、適進士姜某。少曰季芳、尚幼。惟公事業富壽、昭映一時。族望婚姻、熏灼當代。



自非天監與善孰能若斯。雖大用未光而能事畢矣。鉉以世親之舊執隨行之敬服義承教惟公在焉。刊勒論撰蓋感遇之萬一也。其銘曰

於維茂族實有世德。七葉繼軌嘉猷允塞。亶矣君子其儀不忒。修辭立誠以匡王國。言以文行兵由威克。東畿之政爲邦之則。天地長在春秋代遷。今朝喪善何日生賢。蒿里誰地佳城許年。永安舊里門館依然。寢丘傳邑京兆開阡。勒名泉石以配青編。

徐鉉撰 《全唐文》卷八八五

長樂老自叙

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二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難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

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亡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朝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使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

爲門下侍郎、刑戶吏尚書右僕射左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勛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

大夫右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安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敕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改爲孝行里。淮南莊貫河南府雒陽縣三川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敕三川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臺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臺里改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爲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



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遽條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群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馮道撰 《全唐文》卷八五七

唐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柱國賜

紫金魚袋喬公墓誌

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於心。沒齒不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公諱匡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譚。祖泰。皆不仕。考鴻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間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興者。公少好學。善屬文。弱冠游京都。詞藻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秘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望日崇。聞君之名。辟置門下。每爲文賦詩詠。輒加稱賞。由是名譽日洽。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爲江西浙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爲駕部員外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典掌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俶擾。師出無功。詔旨親征。

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沮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爲累，由是累年沈廢。今上即位，徵爲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連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貳卿之秩養疾。壬戌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於京師濱江里官舍，享年七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置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即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於江寧縣某所，禮也。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元孫晉陵令喻之女也。餘慶所備，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於宗族。一子僧孺，秘書省正字，早卒。孫諝，亦爲正字。公之爲人，寬簡真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勢利縈心。毀譽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獨淡然無營，守正不諂。故但

以文藝知賞，未嘗任用。烈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不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讐，而與公善，嘗相謂曰：「宋公悞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以歷任奉法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有古人之風。黜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於言色，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數日，舍弟往候之，怡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爲一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公兄弟許我詩，餘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乎！絮酒之禮，已隔平生。挂劍之信，永畀天壤。故以二章爲誌，闕於九原。所撰集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備書也。」

徐鉉撰 《全唐文》卷八八六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

公墓誌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降、漢以三杰重輕。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踐艱屯之運、避亂遠徙、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爲繁衍。曾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秘書少監、淄青觀察支使、故又爲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高學深、角立杰出。年始弱冠、游於洛陽、聲名藹然。一舉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得公甚喜、賓禮有加。於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咏風月、游山水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爲秘書郎、掌東宮文翰。玄宗深器之、及

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繁疊、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於一言、君子以爲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維新之運、感知己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爲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貶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爲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而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請以錢爲幣、時獻計者甚衆、玄宗獨以公議爲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今上



踐位、改吏部侍郎、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忿。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徙爲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於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於是謝遣伎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望方深、鐘漏之期遽逼。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二十

七日、沒於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爲之涕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瑚璉、辭章乍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嘆。有司考行、易名曰文靖。即以其年九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疇、爲奉禮郎、早卒。次子伉、爲校書郎、聰慧夙成、無忝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倓、曰儔。曰俛。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爲尼出家。嗚呼哀哉。公之爲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獎後進、爲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從譴逐、殆乎委頓。俯視權幸、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無避。凡章疏焚藁之外、尚盈編



軸焉。審音妙舞、能書善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櫬槨、皆從恩賜。詔集賢院編其遺文、藏之秘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遼、夔、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識彼陵谷。其銘曰、

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逸氣凌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主、乃爲大臣。送往事居、不緇不磷。嗚乎韓公、胡爲而然。闕此相印、歸於夜泉。茂陵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郢匠、已矣牙絃。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徐鉉撰 《全唐文》卷八八六

大周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
單州諸軍事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趙公
鳳墓誌銘并序

夫山之高有其崩、海之深有其竭、木之榮有其朽、草之盛有其衰。是知賢愚貴賤、在死生之數。悲哉公諱鳳、字國祥、冀州棗強人也。其先黃帝裔、因封於趙、遂爲氏焉。自後、勝則履珠表其貴、衰則畏日顯其名、遁則爲忠臣、歧則爲高士。條分葉散、源遠流。鮮懷黃佩紫、覽國史、考家諫、不可勝紀也。曾祖諱貞、皇不仕。夫人王氏。祖諱素、皇不仕。夫人鍾氏。考諱產、章、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冀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妣崔氏、贈博陵郡太君。公即長子也。學九天之法、讀百王之書。幼爲神童、長爲猛士。虎頭犀額、燕頤虬髯。染翰則崩雲、揮戈則却日。拔

劍則斬蛟煞虎、彎弓則落雁號猿。文武相兼、古今莫比。初童子及第、再修三傳業、仲尼之經、丘明之傳、莫不研精覃思、索隱鈎深、詣貢闈、數上不捷。於是乎州鄙燕雀之群、有鴻鵠之志焉。能折節別望、稱心學班超之擲筆也。有晉闢統之年、去事鎮州節度使安鐵胡。公早蘊沉機、未蒙錄用、無以申其志、無以立其功。遂潛奔投北朝皇帝、起家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充幽州關南□檢都指揮使。量其材、當其任、因警巡有功、轉招收都指揮使。則有索鐵伸鈎之士、搏虎拽牛之□、誘掖多方、自遠咸至、遂致國之多兵也。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餘如故。改充右羽林都指揮使。既遣管軍、將謀大用。屬有晉負義、法駕南巡、爲東路都部署使、至南朝、因除授宿州團練使、食邑三百戶。遠驅熊軾、初授魚符、能整肅於三軍、善撫綏於百姓。便值式王歸國、漢帝臨朝、雖

遇覃恩、例爲爲命、非次除授河陽節度行軍司馬、加食邑至五百戶。月限已滿、得替還京。又授右龍武軍將軍、加食邑至七百戶。方居顯列、俄鍾外艱、思欲報之恩、□□哀之禮。相次又丁內艱。雖居苫塊之儀、右勝金革之事、奪情除授、起復雲麾將軍、餘如故。轉右千牛衛大將軍、加天水縣開國男。值漢室漸微、周朝重霸、四方多事、一人挂懷。奉宣□充宋亳宿單穎五州□□使、加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所爲萑蒲□□黎獻爲灾、致五郡之無虞、得萬家之樂業。能名已播、爰□□□赴闕、除授單州刺史。早明政術、惟務清通。或峻法深文、或勸善懲惡。其俗也勁、其民也頑。急之則□□□、□之則自□□敗。既當重位、豈愜高懷。尋得替人見、因□□不樂、於廣順三年十二月五日、終於旅館。享年四十有一。嗚呼哀哉。碎陸機之珠、折嵇康之玉、不返逝川之水、難停過隙之駒。信有之矣。嘗



遺言曰、死以速朽爲妙。受哈之後、切須火焚。至時、紅焰高、黑煙盛、感有野鵝之施於上、悲鳴不已、一投火而斃、一洒血而飛。路人見之、無不殞淚。嗟乎、何有比異也。公娶夫人樂安孫氏。早值用兵之時、因有隔□、別娶夫人彭城郡君劉氏。皆簪裾令族、鐘鼎名家。能訓子以斷機、常敬夫之舉案。池方魚比、鏡忽鸞孤。有弟三人、仲□諱□、員寮直弟、三番行首。季曰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前單州衙內指揮使。可謂逐日名駒、倚天刺刃、秉文兼武、履孝資忠。則知佩金龜、戴蟬冕有日矣。有男五人、長曰咸雍、次曰咸明、並是左番殿直。次曰小字二十五、次曰霸孫、幼曰姪喜哥、並早解親師、兼能擇友、明射御書數、守宣慈惠和。若繼家風、全憑令胤。有女四人、長曰榮姐、次曰興姐、次曰迎新小娘子、幼曰姪女羅姐。房弟翼元從□目官康翊自隋□旆、累換槐檀。感出生入死

之恩、誓粉骨捐軀之報、玄穹可鑒、□懇難申。越明年、改廣順爲顯德元年。至二年歲次乙卯二月庚子朔四日癸卯、與衙內同部署、扶護靈輿、卜吉地、葬於洛京河南縣梓澤鄉宣武村。禮也。噫、雲慘遙山、風悲古木。仙客之玄鶴來吊、故□之白馬臨喪。於是愛弟璘、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有始有卒、念茲在茲。德潤器乏青雲、才非白地、偶承見託、俾述斯文。雖則時然後言、敢以直書其事。乃爲銘曰、公爲人兮英雄、治編民兮清通。懷不憤兮人佞、思欲立兮軍功。天柱折兮雲務空翳、梁木壞兮燕雀何依。路人覩兮掩泣、野鳥鳴兮不飛。悲夫、卜宅兆兮卦已吉、歎佳城兮魂比歸。哀哉。

莊主郭再□、東老□、廟宣武皇帝、南萬安龍門山泰山□、君廟、北伊洛漣澗孝文皇帝、西金水河隨樓焦穀村。

劉德潤撰 《全唐文新編》卷八五六

宋儒碑傳集

楊世文 編輯
李勇先 校點

《宋儒碑傳集》二百零八卷，楊世文選輯，李勇先校點。

宋朝在完成南北統一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避免再出現唐末五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幾易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的戰亂局面，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官吏選任方面，宋朝吸取五代時期的教訓，排斥武人，重用儒臣。出於防止割據、澄清吏治兩方面的考慮，宋代確立了「儒臣知州事」的制度。由於「百年無事」，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長足發展。而重視文教，文化政策寬松包容，近百年之後，終於氣象一新。經史典籍的大量刊行、流布，使文化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廣。科舉取士範圍的擴大，為讀書人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坦途。私人講學蔚然成風，各地紛紛辦書院、設學校，讀書習文成為社會風氣。由於學術環境相對寬松，思想比較自由，宋儒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敢於挑戰傳統，打破權威，創立新說。

宋學之變，始於真宗、仁宗之際。清儒全祖望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其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結埼亭集外編》卷一六《慶曆五先生書院記》）全祖望提到的這些人物，都是當時儒學復興運動中的重要角色。他們有的是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與推行者，有的以講學為主，倡導儒學革新，創新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作育人材。韓琦、范仲淹、歐陽修諸人相繼在朝廷中擔任要職，他們一方面致力於改革時弊，整頓政治，將儒家經世致用思想付諸實踐；另一方面，他們本人也是當時名儒，他們的儒學觀點、經學取向對於當時學人無疑具有表率作用。

兩宋以儒立國，重文輕武，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都有許多建樹，使華夏文化達到了一個高峰。從儒學方面說，慶曆之際承接中唐以來的儒學革新運動的餘波，宋儒對佛、道文化既加以批判，又取其蘊玉，建立了不同於漢唐的新儒學。宋代新儒學有很多學派，有的偏重於事功，如荆公學派、金華學派、永嘉學派、永康學派；有的偏重於義理，如伊洛學派、考亭學派、象山學派。但重事功者并不排斥義理，重義理者也不排斥事功。宋儒通過對漢唐經學的批判與超越，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詮釋，建立了一套以「天理」、「心性」論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學」，稱之為「新儒學」，這是孔孟儒學在宋代的新發展。對於漢唐注疏章句之學，宋儒也進行了反思，認為傳注衆多造成經學分裂，使聖人之道晦而不明，漢唐注疏也不能窮儒經之旨。因此，在經學觀念、經學方法、經學內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許多創新。在經學方法上，宋儒另辟蹊徑，力圖超越漢唐，崇尚「簡易」，掃除漢唐傳注之學，棄傳求經，通過研究、玩味經典「本文」，直接探求「聖人本意」，經典「本義」，發掘經典中所蘊涵的儒學價值，而不注重對個別文句作訓詁學解釋。「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體現了宋儒主體意識的強化。在經學內容上，宋儒喜談義理，侈言心性，好為新說，對「五經」及傳注大膽懷疑，從過去重視「五經」轉而尊崇「四書」，將《孟子》一書由子升為經，又將《中庸》、《大學》從《禮記》中析出，與《論語》合為「四書」。他們從「四書」中發掘出儒家的道德形上學，建立起儒家的人性理體系。

宋代文化普及程度非常高，讀經講學成為社會風氣，儒學極為興盛，涌現出大批儒學名家。他們或注經釋傳，或講學論道，或經世致用，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期，力圖接續孔孟的道統之傳。宋代文獻中有大量宋代儒學人物的碑傳，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已作過初步收錄，是研究宋代儒學文化的資料。今在杜集之外，復廣輯散篇軼簡，共得八百四十餘位儒學人物之碑傳資料，都為一集。

目錄

卷一

薛居正 徐鉉 楊徽之

卷二

趙普 李昉 朱昂 石熙載

卷三

畢士安

卷四

吳舉 呂蒙正 田錫 張詠

卷五

柳開 陳光現 劉式 歐陽觀

卷六

戚綸 种放 蘇易簡 劉立之

卷七

錢若水 孫何 謝濤

卷八

孫奭 陳堯佐

卷九

張士遜 王惟德 薛奎

卷十

林逋 曾致堯 曾易占 崔立

卷十一

張景 李迪 蘇序 石中立 傅鈺

卷十二

韓億 韓絳

卷十三

陳耿 馮元 杜衍

卷十四

章得象 范雍 穆修

卷十五

呂夷簡 賈昌齡 劉立言 李仲偃

卷十六



儒藏

宋儒碑傳集 目錄

張錫 夏竦 馮信可 李之才 王平

卷十七

代淵 邵古 陸滋 葉曙

卷十八

蔡齊 蔡元卿

卷十九

范仲淹 陳執中 滕宗諒

卷二十

趙槩 孫復 掌禹錫 胡瑗

卷二十一

孔叟 傅立 謝絳 周堯卿 張問

卷二十二

孫抃 胡宿

卷二十三

尹源 宋庠 嵇穎 王洙 黃孝綽

卷二十四

高若訥 張汝士 孫甫

卷二十五

賈昌朝 孫抗 宋祁 呂公弼

卷二十六

呂公綽 曾公亮 張溫其 余靖

卷二十七

蘇渙 王質

卷二十八

尹洙 梅堯臣 韓璩 何敏 張友直

蔡稟

卷二十九

王堯臣 楊景略

卷三十

富弼

卷三十一

江休復 石介 田況 杜杞 華直溫



儒藏

宋儒碑傳集 目錄

蘇舜元

卷三十二

文彥博 程昞

卷三十三

張方平

卷三十四

歐陽修

卷三十五

王素 晁宗恪 尹朴

卷三十六

范鎮

卷三十七

郭友直 趙抃 趙宗顏 韓琦

卷三十八

蘇舜欽 侯可 李覲 蘇洵 吳奎

卷三十九

龔鼎臣 唐介 趙世永 劉牧

卷四十

邵雍 蔡襄 司馬京 胡堯卿 晁仲衍

陳洙 錢袞 李象

卷四十一

呂誨 石牧之 張諷

卷四十二

黎錞 王安仁 李忠輔 陳襄

卷四十三

周敦頤 馬仲舒 傅野 文同 虞太熙

卷四十四

鄭穆 江樸 宋敏求 李彤 黃育

卷四十五

劉敞 鮮于侁

卷四十六

司馬光

卷四十七

張洞 常秩 曾鞏

卷四十八

趙瞻 張載 滕元發

卷四十九

蘇頌

卷五十

賈蕃 趙世昌 謝景初 王安石 趙世

崇 曾宰

卷五十一

賈黯 蔡說 張公裕 王回

卷五十二

劉庠 王無咎 范純佑 楊忱 馬隨

劉定國

卷五十三

蔡天球 廖及 黃君俞 王岡 沈季長

呂大防

卷五十四

范純仁 一

卷五十五

范純仁 二

卷五十六

楊繪 李常 周喻 楊景芬 徐積

黃介

卷五十七

張唐英 羅適 王元 田述古 劉摯

卷五十八

范純禮 單鏐 呂大鈞 鄭雍 王令

杜純

卷五十九

程顥

卷六十



藏

宋儒碑傳集

目錄

劉恕 鄒夔 西門楫 李清臣

卷六十一

程頤 范百祿 吳儀 蕭公餉

卷六十二

豐稷

卷六十三

樓郁 黃廉 劉康夫 蔡承禧 晁端仁

卷六十四

蘇軾 潘鯁

卷六十五

杜紘 楊恕 孔文仲 朱光庭

卷六十六

李敏之 吳天常 韓忠彥 朱長文

卷六十七

葉芳 蘇轍

卷六十八

歐陽發 李修 彭汝礪 王罔 傅楫

李撰

卷六十九

張商英 王肱 孫覽 莊徽 楊節之

范祖禹

卷七十

陳次升 黃庭堅 尹構 晁端稟 楊所

卷七十一

范純粹 畢仲衍 畢仲游

卷七十二

曾肇 歐陽棐 李夔

卷七十三

唐旣 傅常 劉安世 張咸 劉民覺

王箴

卷七十四

司馬康 詹朴 劉公彥 季復 孫勰

賀鑄 游復 游酢

卷七十五

楊時 晁補之 莫表深 楊迪 劉拱

譚章 蕭服

卷七十六

胡淵 陸愷 鄒浩 王渙之 江端禮

翁彥約 張根

卷七十七

胡登臣 祝奕 蔣璿 蕭楚 呂好問

胡嶧

卷七十八

劉安節 陳侁 劉安上 華鎮 孫稷

黃策 尹焞 李知剛

卷七十九

廖剛 士衮 胡宗伋 程振 林杞 許

景衡 方曄

卷八十

葛勝仲 蘇過 王綱

卷八十一

王縉 詹至 劉若川 周武仲 戴述

卷八十二

胡安國

卷八十三

李端方 蔡元康 翟汝文 毛隨

卷八十四

汪思溫 程俱 彪虎臣 劉一止 汪藻

卷八十五

黃伯思 黃珪 翁彥深 陸韶之

王庭珪 汪喬年

卷八十六

王蘋 胡份 李謨 高載

卷八十七



藏 儒

宋儒碑傳集 目錄

李綱 一

卷八十八

李綱 二

卷八十九

李綱 三

卷九十

胡舜陟 張綱

卷九十一

曾纁 曾幾 朱弁 李邴 晁公壽 蔣

璨

卷九十二

李郁 胡憲 陳東 李純德 楊邦乂

卷九十三

程瑀

卷九十四

王居正 梁觀國 鄭剛中

卷九十五

汪勃 滕庾 程克俊 趙子晝

歐陽應求 常同 錢觀復

卷九十六

宋之才 袁溉 歐陽澈 劉勉之 張闡

張燾 吳方慶

卷九十七

李侗 譚知古 林孝謹 劉安禮

金安節

卷九十八

劉璪 黃中 魯晉 劉愈 羅上達

卷九十九

張浚 一

卷一百

張浚 二

一百一

張浚 三 劉子羽

卷一百二

朱松

卷一百三

向子諲 向子忞

卷一百四

鄧洵侯 王葆 李玘 陳鵬飛 劉庭直

劉子翬 段元愷

卷一百五

羅上行 羅無競 范如圭 樊光遠

蕭許 王九成

卷一百六

胡銓 范浚 傅自得

卷一百七

王剛中 呂廣問 馮時行 劉獬 徐淮

陳持 彭恪 程揆 錢朝彥

卷一百八

胡鎬 鄒宗謨 舒𪗇 穆深之 史浩

王伯庠

卷一百九

何逢原 程鼎 支時起 塗勉仲

鄭耕老 李石 羅良弼 陳長方

卷一百十

陳良翰 羅棐恭 黃公度 趙師孟

卷一百十一

錢端禮

卷一百十二

汪澈 胡鶚 黃瑀

卷一百十三

虞允文

卷一百十四

丁堯 黃石 李椿



藏書

宋儒碑傳集

目錄

卷一百十五

李楠 劉大有 王十朋 林之奇 蕭之敏 李彥華

卷一百十六

陳俊卿

卷一百十七

胡昌齡 潘朝卿 任續 林光朝 孫介

邊友誠 李燾

卷一百十八

范渚 曾崇 魏揆之

卷一百十九

董琦 洪适

卷一百二十

趙達 李縉 徐定 鄭綺 李占 趙善應

卷一百二十一

袁文 黃仁靜 王正功 吳松年 洪遵

卷一百二十二

汪大猷

卷一百二十三

袁章 張淳 謝諤 趙彥端 鄭丙

卷一百二十四

李呂 周淳中 戴厚 王師愈 張淑堅

卷一百二十五

劉珙

卷一百二十六

胡季懷 程大昌 丁泰 王頤 翁蒙之

劉夙 劉朔 謝源 江泳

卷一百二十七

施師點 吳儆 胡公武 諸葛說

陸九皋 吳居仁

卷一百二十八

周必大 一

卷一百二十九

周必大 二

卷一百三十

范成大 徐夢莘 周鼎臣 孫調

卷一百三十一

江介 江明 宋晉之 葛澍 趙像之

蔣緯 何耕 季光弼 石塾

卷一百三十二

何鎬 鮑俊德 劉靖之 李祥 羅維藩

吳翌 滕洙

卷一百三十三

陳居仁 蘇玘 周楫 石斗文

卷一百三十四

朱熹

卷一百三十五

鄭伯英 胡序 李開 黃牧之 宋若水

董爲良 林湜 魏天祐 陸九齡 林碩

卷一百三十六

張栻 彭元亨 劉愚 祝懷 潘景憲

卷一百三十七

薛季宣

卷一百三十八

趙充夫 樓錫 王自中 沈有開 何松

卷一百三十九

蔡元定 林暮 林周卿 孫逢吉 謝雱

程洵 劉人傑

卷一百四十

胡實 陳安節 羅愿 舒璘 陳琦

卷一百四十一

黃何 劉穎 宋蘊 王炎 王時會 呂

祖謙



卷一百四十二

陳傅良

卷一百四十三

樓鑰

卷一百四十四

黃文晟 舒邦佐 唐堯章 戴日宣

余大雅

卷一百四十五

黃度

卷一百四十六

京鏜 胡泳 劉玘 陳葵 傅修

卷一百四十七

陸九淵 沈煥 崔敦詩

卷一百四十八

周元卿 趙汝愚

卷一百四十九

陸煥之 袁說友 吳漢英

卷一百五十

楊簡

卷一百五十一

周謨 高元之 孫椿年 曾炎 林居實

卷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劉光祖

卷一百五十三

孫逢辰 吳獵

卷一百五十四

詹體仁 趙蕃 譙春 陳亮

卷一百五十五

趙善譽 馮誠之 袁垌 彭仲剛

卷一百五十六

傅伯成 程端蒙 趙彥真 袁方 林鼎

卷一百五十七

袁燮

卷一百五十八

陳謙 陳希點 劉燾

卷一百五十九

林淵叔 徐誼 彭欽 吳葵 袁標

張宗說 陳峴 喬拱 林鼎

卷一百六十

黃裳 彭蠡 曾興宗 胡仲舒

卷一百六十一

方壬 林憲卿 鞏豐 方士繇 石範

汪伋 陳用庚 王藺

卷一百六十二

羅點

卷一百六十三

黃子耕 姚穎 潘植 葉文炳 滕璘

沈體仁

卷一百六十四

唐季乙 蔣存誠 程永奇 別湜 王楙

楊士訓 黃榦 董銖 鄭可學 劉庭老

卷一百六十五

宋牲 李浹 李誠之 王之奇

卷一百六十六

楊子謨 程卓

卷一百六十七

艾謙 蘇在鎔 宋天則 蔡幼學

黃疇若 劉強學 吳柔勝 姜柄

卷一百六十八

高松 孫應時 陳巖 包履常 朱權

汪莘 郭叔誼 章寅臣

卷一百六十九

時瀾 高禾 李鶚 李友仁 曹彥約

方其義



儒藏

宋儒碑傳集 目錄

卷一百七十

孔元忠 崔與之 陶薰 王介 周南

吳仁 胡誼 陳淳 宋駒

卷一百七十一

李壁 李大有 吳之巽 杜知仁

卷一百七十二

趙崇憲 邊恢 李嘉量 孟導 鄭良朋

宋之源 薛叔似 趙遂

卷一百七十三

余嶸 何大猷 汪輒

卷一百七十四

呂浩 舒衍 許文蔚 虞剛簡 趙綸

詹廷堅

卷一百七十五

程秘 衛涇 劉彌邵 曾漸 李大訓

黃章

卷一百七十六

李心傳 吳如愚 譙仲午 鄭文通

卷一百七十七

羅博文 蔡沈 吳懿德 陳景思

錢易直 詹淵 程南金

卷一百七十八

葉湜 史通 楊泰之 黃振龍 陳址

許奕

卷一百七十九

李道傳 陸持之 程公說 衛翼

周端朝 韓永 湯于

卷一百八十

鄭性之 張渭 高崇 史守道

卷一百八十一

史堯輔 杜杲 張鈞

卷一百八十二

倪思 張忠恕 林桂發

卷一百八十三

方琢 羅必元

卷一百八十四

趙崇度 鄭清之 方符 馮興宗

卷一百八十五

趙希鎬 徐庭筠 方信孺 杜希仲

卷一百八十六

眞德秀 一

卷一百八十七

眞德秀 二

卷一百八十八

眞德秀 三

卷一百八十九

李遇 魏了翁 丘迪磊 呂午 陳龜朋

卷一百九十

陳譚 方審權 陳詠之

卷一百九十一

魏文翁 陳紱 黃灝 杜範

卷一百九十二

高道充 陳慶勉 方大琮 程掌

卷一百九十三

方瑒 林彬之 方大東 王邁 吳炎

王夢松 李仁深

卷一百九十四

陽枋

卷一百九十五

鄭性之 陽枋 劉元剛

卷一百九十六

劉克莊

卷一百九十七

金文剛 何基 陳守仁 鄭案



卷一百九十八

徐鹿卿 趙以夫 林公遇 徐拱 舒撝

徐經孫

卷一百九十九

趙必健 林師說 李丑父 孟珙

卷二百

趙阜 黃績 羅晉 王柏 徐緯孫

丁南一 鞠巖

卷二百一

鄭起 方岳 陳均 孫夢觀 陳策

杜醇 方之泰

卷二百二

鄭濬甫 麋弇 饒應子 陸鵬升 汪儀

鳳

卷二百三

汪元春 林棟 孫子秀 程紹開 徐子

卿

卷二百四

方蒙仲 許月卿 程驤 毋廷瑞 王義

端

卷二百五

方逢辰 謝枋得 徐卿孫 黃仲元

卷二百六

金履祥 王萬 黃丙炎

卷二百七

文天祥 孫瓚 趙文

卷二百八

周天錫 林壽 鄭德璋 程時登 謝翺

程若庸 王炎午 程先

宋儒碑傳集卷一

薛居正 徐鉉 楊徽之

薛文惠公居正傳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人。父仁謙、五代史有傳。居正後唐清泰中登進士第、仕周至刑部侍郎。建隆初、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爲盜、軍使疑城中釋子爲應、欲盡殺之。居正以計緩其事、生擒賊首、乃知釋子千數無預謀者。乾德二年、初置參知政事、居正及呂餘慶首當其選。開寶六年、拜相。太平興國初、進位司空。薨、謚文惠。無子、以同姓子惟吉爲嗣。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讀書、爲文敏贍、有集二十卷、詔李沆爲之序。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三

宋故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

東海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責授靜難

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年七十六行狀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東海郟人也。周德之衰、偃王以仁義所歸者七十餘國、乃遜于江淮之南、會稽太末里有廟存焉。積慶所鍾、令嗣蕃衍、故自烈考已上、皆生于會稽、公所譔改卜合葬烈考太夫人于洪州西山墓誌詳矣。公與弟鍇、屬烈考即世、年皆幼稚、太夫人撫育教導、資以生而知之、咸以雄文奧學、克振令譽。公未弱冠、以廕釋褐、爲校書郎、直宣徽北院、機命文翰、實專司之、以慎密稱。先主即位、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緋試知制誥、辭達典雅、智效勤恪。嗣主初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後覩受命草詔者無所經據、不根事實、繇是駁議、忤旨、左遷泰州幕職。途中詩云、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遶郭林泉已遍遊。唯有戀恩心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謫居三年、嗣主知其無罪、徵復本官、仍知制誥。公餘力攻篆書、度越陽冰、而與



李斯爲等夷。著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并傳于世、斯爲不朽矣。文章論議與故贈揆相韓公同志齊名、時人謂之韓徐。及江淮之平建州也、而福州與越人拒命不服、使陳覺、馮延魯招撫之、未報、遂擅興兵攻取。時軍帥不一聽而無上、又出不以律、衆敗績而退、乃歸罪二使、將誅之。時陳覺之使、國老宋公之所舉也。于是上表待罪、蓋欲救解之、遂械二使以歸聽命。公與韓公議、赦此二人、則萬姓謗譴之怨歸于上。二使首領之惠在于齊丘、辱國容奸、斯爲巨蠹。遂同上疏、極言其罪、追正刑書、克協衆心、式沮狂計。嗣主親批答疏、略曰、昨陳覺之行實、太傅舉之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司、太傅無救拔之詞、有自訟之表。以是之故、得不再思。何者、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唯舉人偶失、可得興言、直是謀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昔魏武帝乘降劉琮之勢、將兼并吳國、張昭時居朝右、

爲吳老臣、一旦勸請其君臣妾于魏、此謀不以爲拙、曷以爲拙乎。賴周瑜輩力爭而止之。及魏師之敗、昭亦晏然自處。吳大帝亦不之見責。彼二子孤若懷憤悱之意、戮之久矣。此際長流遠郡、斥爲庶人、五木被身、一家狼籍、永從流放、與死何殊。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諸所徵引、批答未殫。公與韓公同表謝、略曰、伏讀批答曰、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是陛下知其奸也。又曰、永從流放、與死何殊、知陛下必不用也。旣知而棄、雖在何爲。公事君匪躬、嫉惡好直、危言危行、始終不變、率此類焉。尋徵拜中書舍人、公嘗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己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壬子歲、翰林學士江公知貢舉、始以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盡復舉場之故事、獨由公左右贊成之。江公即長興三年盧華下及第。嗣主因問、北朝取人何如、卿此來。江公對以、北朝公薦私囑相半、若此來唯以公道選

材實無有此事。嗣主甚善之。中書舍人張緯聞之。以爲皆大朝及第。不本江公之意。甚銜之。時宰執皆非名第。同力欲罷此科。遂下制輟應舉焉。明年公兼判文理院。遂首言此事纔復。不可遽止。乃以進士張□仲尼□鳳賦。朱觀老子猶龍賦。郭賁無聲樂賦。印葵石城虎踞賦。寫之以進。遂下制云。去歲所司上言。暫罷貢舉。本難久廢。況以經年。其諸色舉人并宜依舊解送。自此不復廢矣。公之爲文。長于典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爲貴。其武成王廟碑序末云。微臣學愧常師。用慙兼備。承明再入。故無經國之材。宣室徵還。幸對受釐之問。將使延州聽樂。長聞雅正之聲。圯上授書。世出帝王之佐。蔣莊武帝廟碑序末云。微臣潤色無功。討論奚取。思問神于先聖。姑欲事君。苟獲罪于玄穹。曷容媚竈。唯于舊史。想見英風。適當罷役之初。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慙邑子見稱。南國刊銘。或望至尊所

改。又銘末云。謝傳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先迂睿略。斯皆披文相質。立言邁俗。豈惟情見乎詞而已矣。時江南久興建屯田。楚州常州尤甚。聚斂培克之輩。侵奪射利。民不聊生。言事者累諫弗聽。洎國老宋公上疏。主者堅執不易。于是命公往察訪。一如親行。可興可廢。悉以便宜從事。後奏。公旣行。而羣黨已切齒矣。楚州應非理遷入屯田之產業。盡還本戶。百姓謹譁。感泣如釋狴犴。次至常州。亦如楚州處置協比。衆惡之徒。構以擅作威福。徵還私第待罪。蒼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伏。不容自理。鍛鍊深刻。將置大辟。其貶制乃張緯所草。末云。尙以年齡方壯。文學甚優。特屈彝章。宜從流放。于是長流舒州。時弟鍔任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亦貶秘書郎。分司東都。公前左遷泰州。弟亦貶烏江尉。及流舒州。親友臨江相送。韓相有詩云。昔年悽斷此江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鵲鵲羽。不



堪波上又分飛。在同城。三年，唯游覽勝境，披翫典籍，尤工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薑芥于方寸。撰周將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于貞石。及量移饒州，未登途而周世宗之師過淮，取舒、蘄，公遽攜家榜小舟，由皖口歸昇州。公賦詩，末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其情發于中，不顧言之太直如此。明年，授太子左諭德。未幾，復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時周世宗弭兵脩好，待嗣君以優禮，異數凡章表往復，討論潤色，多公所爲。及世宗崩，祭文寔公視草。嗣主嘉賞，時人傳寫，爲之紙貴。侍嗣主殂于豫章，護喪歸建業。後主即位，官職如故，而訪聞詢謀，無改嗣主之道。其知舉也，不獨考其文章，必先察其德行，故難于得人。出羣拔萃者，最稱吳淑，復以子妻之。其所問策五道，盡時務政理之要。後主并親答焉，仍俾詞臣悉對之。後主以尙書省

綱條弛紊，官司怠棄，積習已久，思公正之人以糾劾提振之。徙公爲尙書左丞，逾月而罷，以尙書右僕射游公判六司。拜公爲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尋以憲署曠職，法吏侮文，非委直清不能嚴肅，拜公御史大夫。而佞用讒勝，吾道不行。于是奉身而退，拜兵部尙書，知制誥，翰林學士。以先奉命脩嗣主實錄，乃專以屬辭比事爲務。後主每有著述，必令公兄弟視草，而後編錄。故雜說，公爲之序。文集，弟集賢舍人爲之序。彼昔之二龍兩驥，烏足以方茲令名焉。王師之吊伐金陵也，公急病讓夷，請使于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辨疑分謗，且服罪降名，以鄙入爲請，庶不墮奕世之國祀。已行，遂拜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及覲太祖，敷奏忠懇，執議誠信，雖不得請，太祖亦甚嘉歎，美其秉節無撓。旣復命，自以不能副後主之望，雪泣固讓，不受其新命焉。尋從後主歸朝，授太子率更令。皇上登極，

素知公之文學優贍、久司教令、特授直翰林學士院、拜給事中。侍從鑾輿、下并汾襲僞之地、巡狩魏博、逐入寇之虜。申威耀德、因壘懷來。告至策勳、詔示填委。雖翰林諸公盡熙帝之載、而公亦豫有力焉。數年、拜右散騎常侍、慶恩升左散騎常侍。末年、公著靜齋自箴、篆書刊石、寘于座右、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勿疑、永爾終吉。後之君子觀之、有以見公名重益謙、德成藏密。與其一無所鑑而窺冀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不可同年而語矣。惟公未冠筮仕、名稱籍甚。日彰夙習、非聚學辯問之所克也。稟心忠正、治身儉約、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自幼至老、惡其聚斂貪冒、未嘗微寘于懷。俸祿所入、不問多少、隨時供億而已。居處求安、不務顯敞、但聊以蔽其風雨。量家所受、餘分貸親、故舊知寓止焉。與人交、有始有卒、必誠必信、久要

不替。雖中或不善、人無間然。初與禮部尙書常夢錫給事中蕭儼之爲莫逆、蓋以二公常忿宋國老狃于締構之業、包藏凶慝、每章言其罪、公亦同力嫉惡。先主、嗣主因審度爲虞、故不任之以政。及宋國老暮年、因陳覺、李徵古協謀不軌、貫盈事發、同時殛死。嗣主追念常、蕭與公疇昔敢言、果今日之速禍也。時常公已卒、因言曰、夢錫常欲殺齊丘、恨其誅戮不見。于是贈右僕射焉。適後主從容言及此事、公且曰、夢錫先卒、不見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之目覩朝典、況臣塵忝官列八座矣、獨蕭儼之往爲理官、以赦前失、貶黜吉州、以老告退。願以臣今所居官授儼之、旌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建業、以公所陳列慰勞、特授工部尙書。以年過懸車、致仕居吉州、給奉祿終身焉。公于內外族、視無疏密、待之如一。其有孤嫠無告者、皆糾合收養、稱家之有無、隨事拯濟、婚嫁視之



如家人子。雖讒口謗議紛紜盈耳。公自信不疑。唯恤孤念舊是急。不知其它。及左遷邠岐。亦坐此獲譴矣。有子曰夷直。朗州桃源令。先公疾卒。女三人。長適左贊善大夫高慎交。次女適國子博士吳淑。先公卒。次女幼。有才淑。未笄而卒。公享年七十六。某年月日以疾終于邠州官舍。恬然神氣不亂。唯禁家人勿哭。以爲怛化。但囑以殯歸于洪州西山。祔葬于烈考太夫人之墓。即以某年月日。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也。公業隆儒行。奉五常而不墮。志嚮道風。稟三寶而無玷。故其立言蘊德。久而彌芳。繕性觀妙。老而益壯。實古之人歟。克播遺風。允資鴻筆。謹狀。

胡克順撰② 《徐公文集》附

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

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元年冬。以學士李昉獨直翰林。詔太子

率更令徐鉉入院分直視草。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論交契之始也。越四年春。天子率六師親征太原。并壘旣平。遂北幸塞垣。耀兵盧龍。秋七月。凱歌歸于京師。軍衛之中。書詔填委。公援筆馬上。應答如流。以扈蹕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如故。又四年。授右愁騎常侍。始罷文翰之職。端拱元年。帝親耕籍田。改左愁騎常侍。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叙勳至上柱國。累封至東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淳化二年秋九月。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時起。方冠帶。遽命筆硯。語左右曰。吾疾作矣。手疏一幅。約束後事。又別署一幅。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終。年七十六。陝西道轉運副使鄭適來邠州。遂出家財。竭力襄事。即以其年十月。奉遷靈柩還京師。權厝于板橋東南之佛舍。愛婿國子博士吳淑。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秘書。遂以公凶訃聞。上覽表

軫悼詔出內府錢二十萬賜其家。及明年七月、洪州奉新縣義門胡仲堯、自豫章具舟楫迎公之喪、葬于洪州新建縣西之鸞岡原、奉遺令從先塋也。公字鼎臣、其先會稽人、自言生于揚州。曾祖諱源、祖諱徽、皆隱德不仕。父諱延休、衛尉卿、贈左僕射、才高道直、有名于時。公幼孤、與弟錯俱苦節自立、未弱冠、以文行稱于時。仕江南李氏、周旋三世、歷校書郎、直宣徽北院、尋直門下省。三知制誥、一遷司封郎中、兩拜中書舍人、再入翰林爲學士。自貶官起爲太子右諭德、由尙書左丞爲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由大夫爲吏部尙書、由尙書爲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堅讓不就。王師下金陵、隨後主歸朝、以太子率更令奉朝請。今諫議大夫張公昺說公在江南時、奉太夫人慈訓、不妄游、下帷著書、雖親族罕見其面。年十六、遇李氏先主霸有南土、辟命累至、釋褐連任書府、繇是經史百家爛然于

胸中矣。其典誥命也、落筆灑翰、應用無窮、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體、當時名士如韓熙載者無敵、尤長于制誥、公與之齊名。其豫機密也、居中守正、無所附會、雖在家宴居、如對君父、其恭慎也如此。當時用事臣有陳覺、魏岑者、樂禍好權、多撓時政、公嫉之如讎。其掌貢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爲得士。公弟內史舍人錯、每主文柄、亦以直道自持、故江表後進力學未至者、聞二徐爲春官、多望風引退、其精鑑無私也如此。其持憲也、當官執法、無所屈撓、姦邪爲之側目。權貴因之斂手、當時言風憲者、惟公與故御史中丞江文蔚。王師之渡江也、公將本君之命使于朝廷、且乞緩師以奉祭祀。太祖引見、謂公曰、汝主託疾不朝、乖事大之禮。況吾兵業已行、無中輟之理。歸報汝主、善爲之謀。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太祖



亦爲之動容、厚禮之、遣歸。初、大軍已圍建業、後主思命于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請行、後主謂之曰、爾既往、即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公曰、是行非全策、今城中所恃者救兵、奈何以臣此行止之。後主曰、比以和解爲請、復用決戰、即是自相矛盾、于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之重。但置臣于度外耳。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節、汝有之矣。及歸朝、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于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太祖于是歎息曰、忠于所事者乎。汝當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厚。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義、多質疑于公、繇是琴樽嘯歌、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得甚歡。故工部尙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

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尙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城府、真奇士也。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公仕朝廷將二十年、前後錫賜所得、俸祿所入、備伏臘外、未嘗蓄聚一金。所居之地、僅庇風雨、惟古木數株。每夏秋之際、霖潦爲患、頽垣壞宇、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晏如也。江南故公子弟暨親族之孤遺者、來投于公、歲無虛月、公分廩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于終年未有倦色。有布衣蒯亮者、老而多誕、游公之門、僅五十稔、年九十、猶矍鑠不衰、每從江南來詣公、公置之道院、日與之碁、未嘗語及他事、而待之如初。公嘗言、江南有處士朱貞白、嘗語人曰、今人或言不欺神明也。吾嘗佩服斯言、不敢爲欺心之事。有故人謝岳嘗爲虢州盧氏令、刺史與之有隙。凡選舉之制、過

七十即罷去、遂奏謝年過、不堪其任。時江東初下、仕人有可疑者、咸質于公、謝因私請曰、某之齒、公實知之、苟朝廷問公、不敢望公言未七十、但言不知其年即幸矣。公曰、君之甲子、某具知之、而云不知、是欺天也、苟或見問、必以實對。其至行無誑、又如此。公爲文智思敏速、或求其文、不樂豫作、令其臨事見白、立爲草之、云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疏慢。公愛婿吳淑言、江南宰相馮延巳常語人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不然、率意而成、自造精極。時人以爲知言。所著文多遺落、今其存者編成三十卷。又擬徐幹中論作質論數十篇。集耳目聞見之異、作稽神錄二十卷、并行于世。公文學之外、長于篆隸、其書札之妙、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者、無不寶之以爲楷法。任常侍曰、奉詔與直史館句中正等重修許慎說文、自撰韻譜一十卷、學者伏其精博。公嘗慕老子清

淨之教、莊周齊物之理、故內不能以得喪動、外不能以榮辱干、然而爲學之心、老而彌篤。在邠州日、以時俗文字訛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年高目明、洞見毫末、其精力不怠如此。夫人太原王氏、子朗州桃源令夷直、並先公而卒。長女適吳氏、早亡。次女適左贊善大夫高慎交。幼女十七娘、才淑過人、未及笄年而夭。自爲誌文、辭甚悽楚。噫、孔門四科德行、文學、洪範五福、壽、考、康寧、在于古人、鮮有兼美。惟公高才懿行、善始令終、所謂登孔門之二科、居洪範之三福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惜哉。銘曰、

祖丘、軻兮宗老、莊、奉三寶兮師五常。生維楊兮仕建康、歸皇宋兮老大梁。歿幽土兮葬豫章、儒林文人兮今也則亡。嗚呼。

李昉撰 《徐公文集》附錄

故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尙書兵部侍



郎兼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贈兵部尚書楊公行狀

曾祖式。皇不仕。祖郃。皇父澄。皇累贈禮部侍郎。建
州浦城縣乾封鄉長樂里。楊徽之。字仲猷。年八十。
公之先。華陰人。永嘉之亂。流寓江表。占籍上饒郡。
凡十餘世。唐上元中。劉展叛。吳會騷然。公之六
代祖遂舉族避地于建安之吳興。因爲著姓。自高。
曾以來。用財力雄于州里。唐季俶擾。乃祖鳩合義
旅。幾乎千人。保境亢宗。一邑是賴。受署義軍指揮
使。烈考博通文^③。史爲鄉黨所稱。王氏之據有閩隅
也。物色異人。寤寐豪傑。首畫奇策。請見牙門。忠懿
王奇之。即日解褐。置之幕府。未幾。賜五品服。拜本
縣令。絃歌之化。流于桑梓。蕃衍之祥。鍾于燕翼。公
即其次子也。始在童丱。卓然不群。結髮從師。刻苦
爲學。群從兄弟。率以豪俠相尙。馳騁狗馬。被服輕

煖。使酒難近。結客報仇。而公杜門端居。偃仰圖籍。
躬親布素之行。深爲宗黨所服。邑人江文蔚善賦。
江爲能詩。公皆延于客館之中。伸以師事之禮。曾
未期歲。與之齊名。尋陽廬山學舍甚盛。四方髦俊。
輻輳其間。公旣終二親之喪。即與從父弟參。躡屨
擔簦。不遠千里。亦旣至止。名聲藹然。先生鉅儒。咸
共歎服。凡再罹寒暑。其業大成。參適有懷土之心。
公即遣歸省視墳墓。時李氏建國。奄有淮淝。贄幣
不通。邊關甚急。公不居一國。有志四方。思樹勳于
中原。耻懷安于故土。杖策徑去。潛伏間行。聿來上
都。憩于逆旅。適及秋賦。假籍河南。首冠薦書。時譽
愈出。時翰林學士竇公儀。樞密直學士王公朴。皆
負公望。爲一代龍門。公徧投以文。竇公倒屣相迎。
王公置書爲謝。待以奇士。名動一時。明年。禮部侍
郎劉公溫。叟實掌文衡。擢于殊等。同時登第者。凡
十有六人。周世宗申命近臣。再加考覆。唯公及李

覃何曠、趙鄰幾得預其選。是年秋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郎、升朝爲右拾遺。皇朝革命、以周室舊臣不宜在侍從之列、出監唐州方城商稅。太祖多遣近臣、廉訪謠俗。使者即公之故舊、公因言應天順人、海內寧一、所宜崇儒術以厚民風。使還、具白其語。太祖怒、以其訕上、左遷鳳翔天興令。未幾、又移嘉州峨眉令。公文學之外、長于吟詠。歷宰二邑、周旋數載、凡遊賞宴集、良辰美景、必有彫章麗句、傳誦人口。或刊于琬琰、或被于箴絃。岐隴巴蜀之間、蓋金相而玉振矣。開寶初、復爲著作佐郎。散民鹽、掌倉穀者四五年、僂俛從事、曾無愠色。未幾、知全州。屬太宗御極、拜左拾遺。歸朝、遷右補闕。及受代歸闕、見于內朝。太宗顧左右曰、朕在藩邸、嘗聞其能詩。因盡索公生平所著。公搜于篋笥、凡得數百篇、悉以奏御、且獻詩稱謝。其斷章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皇王問姓名。太宗覽之甚喜、和以賜之。自是黃屋間宴、翠華遊豫、宸章煥發、天言下布、宣示近臣之外、必以別本賜公。瓊蘊瑤編、充盈篋笥。未幾、拜侍御史、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受詔與諸公編文苑英華一千卷、皆前賢之詞賦詩章。分別部類、束求菁英。先朝以公專精風騷、特命編詩爲二百卷。公孜孜采掇、矻矻服勤、非風雅之言、未嘗取也。遷刑部、兵部二郎中、同知京朝官考課。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明年、知許州。公久奉外朝、不樂吏役。許昌地接京輔、當四通五達之郊、郵傳交馳、冠蓋相望。公勵精爲治、盡公無私、餞勞之勤、日不暇給。纔二歲、太宗召升殿、慰勞數四。即以本官判史館事。中謝曰、上顧侍臣曰、楊某、儒雅之士、置于館殿、正得其宜矣。數日、加史館修撰、仍判館事。會張洎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即以公判集賢院。時劉昌言掌機務、張洎在翰林。昌言固恩寵、洎希進用、有以公常評議二人者語于昌言。昌



言又以語洎、因共誣公、以飛語中傷。近臣聞于上、上惡之、不復問狀、即以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數月、以今上出領京邑、慎擇府僚、驛召公、拜左諫議大夫、與今兵部侍郎畢公士安、同授開封府判官。明年、肇建承華、分置衆職、以公兼太子左庶子、判官如故、進位給事中。上即位、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咸平初、轉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俄以衰疾、求解近職、拜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數月、上優獎耆德、圖任舊人、且欲親近老成、講論經義、遂詔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公爲翰林侍講學士、秘書監如故。與戶部侍郎夏侯公嶠、國子祭酒邢公昺、工部郎中呂公文仲并命焉。公侍講金華、分直麟閣、執經待問、前席疇咨、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借筯之畫、莫非沃心。更僕之談、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溫樹不言、其慎密也如此。俄以足疾請告、太醫

診視、中使勞問、上自取名藥封以賜之。適會郊禋、不及扈從、上特命加錫、如侍祠之例。鑾輿北幸、力疾辭于苑中、涕泗沾襟、備述忠懇。上謂之曰、卿勉進醫藥、當不日相見。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問、公每上表疏、皆自爲之。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車駕還都、上特遣中貴人慰諭。即日、疾遂革。二十三日、以不起聞、上軫悼者久之。詔贈兵部尚書、降內司賓至其第、以錢五十萬、絹五百疋賜其家、仍命中使監護喪事、緣葬所須、并從官給。以其子壻、太常丞宋臯直集賢院、外孫宋綬爲太常寺太祝、纔十歲、姪孫偃集、皆同學究出身、獎舊臣而示優典也。公先娶王氏、生宋氏女。後娶王氏、封太原郡君。公天性純懿、無有矯飾、履行端謹、未嘗放佚。以儉約自律、奉養甚薄。以名教爲務、顛沛不違。接士以謙卑、檢身以清白。好談名理、多識典故。自唐朝已來、士族人物、風流雅俗、悉能記之、亶亶可聽。素好吟

詠遂臻其極。每對客論詩、終日不倦。此所以垂名、亦幾乎成癖也。崇奉釋典、酷信因果。每五鼓即起、盥漱誦金剛經。如是者三十年。未嘗暫廢。所誦亦十數萬過矣。公無男子、亦不養子。姓爲嗣。琴書素業、并以付外孫焉。公自結髮筮仕、影纓登朝。中外薦更夷險一致。精力極思、能成其名。勞形嗇神、用躋乎壽。夫子所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云未見好學者也。公之謂歟。其餘十年在官、徐防無過。一裘不易。晏子能貧。周旋累朝、名節保于終始。遭遇明主、存歿極于哀榮。亦人倫之羽儀、士類之標準也。紀述之際、有直筆在焉。聊叙遺芬、以咨史氏。謹狀。

楊億撰 《武夷新集》卷一一

翰林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
兼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太子太

師謚文莊楊公神道碑銘 并序

淳化五年冬十月、眞宗皇帝以壽王出閣尹開封。朝廷慎選府僚、轉導明兩。於是驛召鎮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楊公爲左諫議大夫、充開封府判官。至道元年秋八月、春宮建、兼太子左庶子。三年三月、儲皇踐極、由給事中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兼秘書監、再遷禮部。踰年以衰老求解近職、進兵部侍郎。未幾、特置侍讀學士、秩如內禁。公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學士、兼官如故。夏侯嶠、邢昺、呂文仲、實并命也。上日賜會秘閣、寵以七言御詩、儒學之官、一時爲盛。以公春宮舊僚、眷待尤異。每清問訪對、從容言天下之事、多至移刻。造辟之論、世莫得而聞也。方將圖舊熙功、記善惇史、屬邁足鑿、移告家居。璽書銀璫、診問旁午、仍以御封上藥賜之。咸平初、郊不及陪扈、特詔賚物如侍祠、仍進封江陵郡侯。未幾、鑾輅北巡、公舁疾辭於苑中。上諭以勉。



進醫藥、不久當相見。及駐驛大名、又以手詔問平安好否。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車駕還都、遽遣中使慰諭。後二日、以疾不起聞、上爲軫惻久之、特輟視朝一日。贈兵部尚書、降內司賓至其第、賻錢五十萬、帛五百疋、又賜祥符縣之北常村塋地、緣葬所須、皆出王家錢、內侍任文慶實監護其事。詔以其壻太丞譙國宋公臯直集賢院、外孫常山公綬爲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并同學究出身。蓋聖主所以尊賢憫舊、推往撫存、終始之恩至矣。公諱徽之、字仲猷、胄出華陰著姓。漢太尉震七世孫信安侯嚮之子奢、仕晉鬱林太守。永嘉南渡、徙籍上饒。奢之十五世孫光翼、唐上元中爲信州刺史、以劉展亂江左、遣其子建安令宣挈族人歸於閩、因家浦城。遂占數建安焉。子孫累世以財力擅州里。公之曾祖式辟王潮參謀軍事、未幾辭歸、終老於家。祖郃當唐季盜起、率合義徒千餘人保守土境、補閩

義軍指揮使、累官至本州防禦使。考澄生戎馬間、獨業文史、嘗以策畫干忠懿王、王一見奇之。表置幕府、俄假緋衣、銀魚、爲本縣令、卒官、以子貴贈尚書禮部侍郎。公禮部次子也。少刻學自立、不妄交游。邑人江文蔚善詞賦、江爲能歌詩、并延置客館、切靡友善、遂與齊名。聞潯陽之廬山學舍甚盛、因往肄業。屬李氏失政、不欲仕其國、乃潛服間道達於汴洛、贄文公卿間、特爲寶儀王朴所知。王公答書、以奇士目之。周顯德二年、第進士、同奏名者十六人。世宗命近臣覆實、惟公泊李覃、何儼、趙鄰幾中選。解褐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著作佐郎、右拾遺。寶儼薦同修禮樂書、時相范質尤器待之。國初、加朝散大夫、出監唐州方城縣商稅。值故人奉使廉訪謠俗、公見之、因言主上^①應天順人、海宇寧一、宜崇尚儒術、以厚民俗。使者還、具白其語、頗拂上指、左降鳳翔府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籍其名、

待以賓禮。蜀平、徙嘉州峨眉令。開寶初、復佐著作。劉溫叟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不許。及卒、太祖問宰相、朝行中誰可繼溫叟者。薛居正對曰、楊某、即溫叟所放進士、節行清白、亦相類也。時雖不果用、然朝論自此以舊德處之。出知全州。太平興國中、再轉右補闕、代還、陛見曰、太宗顧左右曰、朕在藩邸、即聞其能詩。因盡索公之所著。奏御凡數百篇、仍別獻謝章、其落句云、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皇王問姓名。他日又獻雍熙詞十篇、上皆稱善用其韻、以和答焉。自是、聖藻宸章、多得別本之賜。嘗屬疾、上敕醫視之、資錢三十萬、皆非常比也。歷侍御史、庫部員外郎、更判刑部南曹、同知差遣院、賜紫衣、金魚。太宗留意儒雅、日閱群書。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采前代文章、類爲千卷、號文苑英華。謂公邃於風詩、專俾編詩爲一百八十卷。端拱初、由兵部郎中拜左諫議、出知許州。入判史館、加修

撰兼判昭文館集賢院。因次對上言、方今取士、多以文詞、罕用經術。望詔太學、增博士員、選通經專門之學、擢以本官、分教胄子、用廣風化。太宗深嘉納之。謂輔臣曰、楊某、儒雅之士、操履無玷、寘之館殿、得其宜矣。元夕、預召乾元樓觀燈、上喜其老而不衰、蓋有意於器使也。公性方介、疾非道以干進者。每言溫、寇用擊搏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漸薄矣。察斯言、可以知其趨舍之所存也。時樞密副使劉昌言、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皆不次進擢、而右計使董儼方圖柄任、嘗謂公曰、上待二翰林甚厚、旦夕且大用矣。後公語直史館錢熙、即而達於劉、張。二人指摘、以爲公構造飛語、中傷近臣。上聞而惡之、不復問狀。即日貶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未行、易鎮安。遂陞王府。方公之斥也、年過七十矣、自以爲沒世不復用矣、而人亦謂之老且廢也。然而斥未數日、而易近鎮。又數月、而登藩朝



之選。非上所隆遇而厚信者、莫得而與焉。而公出左官、首當新^⑦命、非夫文行業履之素茂、豈能取信於人主。非上之誠明、待下不疑、亦不能排衆毀而獨任。卒所以護翼儲闈、成令聞者、由夫知臣之明而信道之篤也。公初拜府僚、自坡省至貳卿、凡五命、皆與故相畢文簡公同制、而公位其上。景德初、眞宗登用舊人、畢公自兵部預政事、踰月遂冠鈞宰。而公以耆年先薨、故不及大任。然以儒者起遠方、值世故、涉險難、而達中朝、遄邁龍興、薦遇好文之主。晚年遭會風雲、得以行其所學、雖不至公卿、亦不爲不遇也。公純厚清素、外無矯飾。仕數進黜、不爲夷險易其守。而博聞強識、出於天質。善爲清言、好論典故。自唐以來、士族人物、風流雅俗、悉能詳記、聽其言、亶亶不絕。酷信瞿曇修因之說、居常以五鼓夙興盥漱、誦黃卷、如是者三十年。猶一日也。加之保守名節、兢慎不懈、故自結髮至於啓手

足、未嘗有過事。當時論者、以謂孔子所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又曰吾未見好學者、公之謂歟。平生以風鑑自高、而寡合於世。前輩惟故相李昉、貳卿王祐深相推挹。僕射石熙載、參預李穆、賈黃中與爲文義之友。識翰林王禹偁於布衣時、薦戚綸任館閣、是二人者卒爲名臣。雍熙中、從孫南陽公億初以神童召對、君相以爲異人間出。公猶勉以進修、不可已。其後高名峻節、一代宗師。每叙事質疑、其言必稱從祖江陵公云爾、其取重有識如此。常戒學者、當務三多、著述、看書、持論。尤難屬文、須詞理相副、不爾同乎案檢、無足觀也。所爲文章、高雅純重。素好吟咏、老而不廢。對賓客論詩、則終日忘倦。言六義者、莫不宗之。有集二十卷、沒後、上令夏侯嶠取以留中。公刻意精思、以臻乎大成。勞形瘁神、以嚮乎具福。咸平中、王翰林謫黃州、未行、旬浹之間、公三至其家、慰勉開釋、情禮備至。時人即服

其風義之敦厚、又歎其精力之強固。非夫鍾秀之異而純守之固、能至是乎。初、母夫人章之在娠也、夢朝南極、見老人拜以爲母。他日又夢大星隕於室、噙而吞之。既寤、嚙中尙熱、無幾何而公生。及薨之前一夕、冠帶仰瞻於庭下、歸而趣家人治後事、曰、吾之星位退矣。翼日遂捐館。豈儒宗耆英生皆稟精文象、歿則反舍於辰房乎。公享年八十、室中牟王氏、尙書金部郎中澣之女。繼晉江王氏、國子博士仁郁之女。號太原郡君。後公十三年卒。自卒及葬、眞宗再遣中貴人、以緡帛恤其家。公無子、一女前夫人所生、三歲而失所恃、繼夫人躬自鞠毓、逮於笄字、歷選良匹、遂歸譙公。累封鄭國太夫人。賢明通書、治家有法。子即常山宣獻公也。公薨時方十齡、而超異夙成、克荷後事。圖書素業、一以付之。惟宣獻公以文章道德顯赫兩朝、佐佑仁皇、再登宰政、號令風采、爲時宗工。雖德業所基本乎世

閱、而緒風克紹、抑自外門。景祐二年冬十二月、宣獻公奏疏上前曰、臣之外祖、早事先帝、在天府爲上介、在春坊爲首僚。際會龍飛、待遇無比。殂謝之日、恩備始終。官應定諡、而故吏失於陳請。二夫人配食、復闕從子加贈之文。竊惟聖朝、敦獎世臣、宜蒙褒賁、非敢以臣備位、輒覬恩榮。是月、制以太子太師褰章、文莊公誅策、告其第。又以京兆太原二郡夫人追命告配室。於時鄭國方康寧在養、躬拜綸函、承顏顯親、事光兩族。士大夫以爲慶善之所及也。洎宣獻下世、嗣子今龍圖閣直學士某、終養祖堂、上承適重、外曾冢廟、繼修常事。自禮部以上葬浦城者、則其邑有舊所構佛祠、敕號等覺禪院、以爲殖福之地。又有施田、以飯其淨衆。今族孫進士偶主其世祀云。楊氏徙建安、且六世、至公始顯。繼以南陽文公、其族仕者益衆。故尙書駕部郎中致仕、贈太常少卿士彥、皆公之兄弟諸孫也。龍圖

君每維宣獻之志、以謂公之賜塋、密邇都門、安宅
茲久而神道弗表、非所以稱累朝寵飾之意。顧謂
某嘗學舊史、前言往行、父祖之所逮聞也。見咨譔
述、義不得謝、又繼之以銘。銘曰、

惟宋三世、章聖初帝。粵有直賢、以相儲貳。儲相謂
誰。楊公畢公。朝之舊德、時謂儒宗。帝旣繼聖、乃作
畢命。公老而亡、不迨共政。公之道義、天子傳師。公
之操履、朝廷表儀。仕躋等夷、政譏擊搏。聞公高風、
俗以敦薄。學者紛紜、論義交錯。得公語言、士有規
矱。公之云亡、帝思舊勳。宗無主祀、女裕後昆。敦恤
其家、幹以王人。熟傳其業、付於外孫。憲憲外孫、民
宗國器。京兆家書、太史篇記。浹洽旁羅、遂用名世。
佐佑仁宗、輔成至治。養堂念親、欲報之德。頓首上
前、上爲愴惻。儲師小君、綬章誅策。褒厥世臣、賁於
宗祏。惟祖惟孫、有德有言。孝承慈顏、恩榮外門。永
錫祚嗣、流其慶源。歿而不朽、清風尙存。古之盛德、

必有識表。窆繹於埏、麗牲在廟、公榮浚郊、木拱周
道。揭此銘章、來裔是告。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一



儒藏

校記

①同城：疑當作「桐城」。桐城，舒州屬縣。

②此文原集未署作者名，然據文瑩《玉壺清話》卷一〇、李昉《徐鉉墓誌銘》（《徐公文集》附）所載，徐鉉臨終曾託胡克順辦理喪事，而本文云「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也」，可以印證「胡某」即胡克順。考本文于人名皆明確標出，或稱「公」，而此處獨稱「某」，故「胡某」殆為胡克順自稱。據此推斷，本文當為徐鉉門生胡克順所作。又胡克順曾有進徐鉉文集表，亦可佐證。

③文：原作「父」，據四庫本《武夷新集》改。

④日：原作「及」，據右引改。

⑤「夏侯」下原衍「士」字，據四庫本《蘇魏公文集》及《宋史》卷二九二《夏侯嶠傳》刪。

⑥上：原作「之」，據四庫本《蘇魏公文集》改。

⑦新：右引作「斯」，疑是。

⑧書：右引作「讀」。

宋儒碑傳集卷二

趙普 李昉 朱昂 石熙載

太師魏國公尙書令眞定王趙普神道碑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材、以觀其壯節、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承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光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勳者、其故眞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顓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柏翳。帝堯賜姓曰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于周穆王、受封于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六卿取晉、遂開國焉。今爲常山人也。王蘊人倫之風概、稟山岳之儀型、晦而不彰、寬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臧、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

影響、冥契神人。是時擒其僞將皇甫暉于滁上。王時爲郡之參佐、斷事明敏、獄無冤者。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太祖仗鉞左馮、因辟爲同州節度推官、歷華臺、許田、濉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敬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會。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商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爲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爲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上言、乞扈從鑾輅。洎中途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尙迂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不戰而成擒也。太祖深納其言、舉兵速進。未詣長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靈旗指寇、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旋又維揚帥李重進、包藏禍



儒藏

心阻抗王命。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繕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糧乏絕、以順討逆、動必成功。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楚、不逾數月、果爾盪平。駕迴、酬其功賞、階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偽未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無轉規、啓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于流品矣。我太祖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英聲爲之間出、文物爲之復興。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已蕭張讓行、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爲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敷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濟、聿臻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于人

表、翊戴以助于康平。徇公滅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邪求知。開寶六年、太祖以王始佐創業、克志升平、伐罪吊民、開擴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通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爲、甚煩神用、務均勞逸、以優蓋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洎朕嗣守丕圖、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岳宮、使相如故。乃睠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壘宵降。既靜妖氛、爰覃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并賦、北連朔嶠、東盡海嶠、禹穴唐郊、盡爲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輔弼之殊勛。帷幄之謀、明于果斷、思置之左右前後、任以耳目股肱。粵自藩垣、入居廊廟、久竭弼諧之道、更資調燮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意。常誠諸弟諸子、以爲受寵逾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後、吾

弗預焉。嘗念頃自宥密、升于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親屬而求恩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尙吾過。故自始至末、親黨無居清顯者。昔春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襄鄧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阜安。事有未便于民者、削而去之。利于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鰥寡懷惠。暨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也得病于南陽、經年未差、就移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忠、乃心王室、時有箴規。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興懷慷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藎也。朕以歷代藉田、其禮久廢、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行舊典、改元布慶。帝載惟熙、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違宸扆、思拜闕庭、旣累進于直言、宜載踐于寢廟、復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居雲霄之

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榮而可大可久。刑政之務、知無不爲。功績播于謀猷、羣庶謂之明哲。獻替之職、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解、可以傳聞清世。書于簡編、而連歲之間、風疾頻發、願避賢者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勛舊之臣、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髮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乞退避、以禳災眚。勉強誨諭、志不可奪。乃冊拜守太師、進封魏國公、就便頤養。太醫中使、不絕于路、顒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疢、王遽彌留、以淳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薨于洛陽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待巫祝、桃茢親臨其喪、賻服舉哀、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策贈尙書令、追封眞定王、特賜諡曰忠獻、吊祭賵贈之數、并給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四年二月、命有司備鹵



簿葬于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嗚呼、梁木斯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案、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既博達于今古、尤雅善于談諧。馬伏波詞辨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敏、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于懷抱、令譽以至于名彰。其爲子也、孝養于親、動不違禮、友愛于昆弟、嚴慈于子孫。其仕于公也、奢儉酌中、貞忠許國、名器能守、謙卑益光。茂德崇勛、輝映朝列、寵遇之盛、古今罕聞。自再入廟堂、時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輸忠忱、以待公家之事。有萬石君之周慎、孔光之謹命、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謂全德。朕于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恆、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處輔弼之司、既集大勛、荐膺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旗常。昔唐虞之得皋、夔、夏商之任虺、益、有周

以閔、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諧、用能寅亮帝謨、緝熙庶績。儔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憖遺、予何自律。乃迹其景行、勒之鼎彝、昭臣範于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
應運開國、股肱任賢。委以心腹、操執彌堅。實猶令德、王猷周旋。裨贊明聖、厥位名傳。信任得人、方言柱礎。魚水同心、君臣盛美。夜寐夙興、有終有始。進思盡忠、見義從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閑。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縱橫志大、接對溫顏。官崇薦陟、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類。稟性懷柔、區別利害。踐揚貴職、綽有奇才。經綸宏異、學識通該。赫赫皇猷、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勛崇。南征北伐、平盪奸雄。日侍冕旒、情僞明察。假仗天威、好生惡殺。若聞喧駭、事不忸怩。堪爲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于家、簡編信史。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夤緣、

敦厚必顯。文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勛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節。澤被無窮。奇士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颯颯。夜杳冥冥。咨嗟永隔。精魄長局。喪此貞純。曷終暮景。魂影已沈。去路斯永。廟堂師傅。丘壠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潸然。

宋太宗撰 《宋朝事實》卷三

李文正公昉傳

李昉字明遠。真定人。父超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齋郎。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在周爲翰林學士。建隆初。遷中書舍人。盧多遜攻趙普。知太祖詢昉。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太宗征太原。過常山。賜羊酒。俾於居第讌集。丞相至。藩侯皆賦詩刻石。太平興國八年。拜相。建議復時政記。先進御。後付史館。端拱初。罷。淳化二年。復相。在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爲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遊之地。多畜妓樂。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

薄張昺。上嘗問多遜。昉頗爲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攻其短。張昺時造其第。或問昺。昺曰。吾爲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干。今雖退居。可見也。昉薨。贈司徒。謚文正。子宗諤。宗諤字昌武。昉第三子。七歲能屬文。耻於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端拱二年。登進士第。性廉謹。衣敝策蹇。人不知其宰相子也。獻文召試。除集賢校理。太宗每有篇詠。多賜昉及宗諤。宗諤屬和。世榮之。宗諤。宗諤之兄也。宗諤官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九。李濬與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濬字德州。與州人父超爲禁卒。從潘美掌刑。乃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恕釋。多全活者。人以爲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博學。曉音律。尤精於典章沿革。朝廷創制損益。莫不與聞。景德初。北虜請和。後一歲。生辰使至。首命宗諤館伴。自郊勞至餞禮有節。適行判太常寺。鼓



吹工之謬濫者無所容。風流文雅、內行純至。事繼母以孝稱。二兄早卒、奏嫂字孤、人無間言。友其弟宗諒甚篤、賞延所及、皆先諸嫂。其卒也、子猶有未仕者。獎借後學、薦拔寒素、接人有禮。士大夫愛慕之。其書字勢傾側、後進多優筆效之。罕有類者。爲時之所貴如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三

故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

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刑部侍郎朱公行

狀

曾祖起、皇唐大理司直。祖泌、皇唐夏州安撫判官、檢校比部員外郎。父葆光、皇唐江陵府當陽縣尉、累贈戶部郎中。潭州衡山縣紫蓋鄉雲峰朱昂字舉之、年八十三。公世京兆漢陂人、唐天復末、烈考

避地穰中。梁太祖革命、與唐舊臣顏充、李濤等數十家南趨衡嶽下。每冬至歲旦、必序立于南嶽司天祠前、北望號慟、日月昏暄、天地悽慘。殆二十年。淪喪垂盡、唯李濤一族北歸。公以家世儒業、與進士熊若谷、鄧洵美力學。有朱遵度好讀書、人謂之大萬卷、謂公爲小萬卷。時中國多故、四方幅裂、躬侍老母、急于祿養。嘗與友婿張憚間行、路出廬陵、遇道士謂之曰、非久、中原當有眞主、混一天下、公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北遊江淮、遇周世宗南征、招討使韓公令坤至揚州、公杖策軍門、告以治亂方略。韓公器之、使知永眞縣事。兵革之際、逋逃過半、公便宜綏輯、歸者七千餘家。韓公表授永眞令。秩滿南歸。太祖皇帝即位、故相國李公昉以給事中出使湖外、物色異人。公與東平呂夬入謁傳舍、李公延見、甚喜、尤加賞識。譔南征錄云、朱、呂二君、甚可語道。泊李公就知衡州、奏公爲錄事參軍。秩



滿調授襄州宜城令、尋除太子洗馬、知蓬州、又就知廣安軍。時渠州妖賊李仙聚衆踰萬、劫掠軍界、公設策擒之。果、台、渝、涪四州之民、連結爲妖者、一切不問、竇人遂安。時宰相薛公居正謂公有斷而識體、遷殿中丞、知泗州。太宗嗣位、江表初平、李氏銜璧、吳越獻地、使駟係道、舟車蠶午、共億餉饋、倉卒畢給、聚淮濱流屍三千、爲冢瘞之。有戍卒謀亂、公止誅首惡、悉貸枝黨、人感其惠。淮南歲漕米三百萬石、公督其程運、左右漕事、朝議美之。就遷監察御史、充江南轉運副使。職滿、知鄂州。未幾、加殿中侍御史、充峽路轉運副使。就遷庫部員外郎、充轉運使。受代歸闕、太宗問以夔、峽邊事、敷奏稱旨、命直秘閣、面賜金紫。時年六十有五。在職二年、以衰老求郡、出知復州。宰相李公昉泊文館近職、皆以詩送行。到郡期歲、上表乞致仕、不允。次年郊祀、改元至道、遷水部郎中。復乞致仕、太宗謂宰臣、朕

知此人、可召赴闕。既至、再命直秘閣。又二年、兼越王府記室。公雅正好禮、王甚憚之。眞宗即大位、越王封雍王、公亦改雍府記室。明年、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判史館。時上以館閣舊書編簡散墜、命公同內臣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與判昭文館、集賢院、完緝殘缺、區分部類。事畢、上其目、加吏部郎中、職如故。明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周歲、公年七十七矣。歎曰、少值亂離、老遇清世、被知獎、顧邈疇列、草枯木朽、其將柰何。遂抗表請老。便殿召對、敦諭再三、志不可奪、乃授工部侍郎致仕。翌日、命閤門祗候、內殿崇班張士宗就第賜器幣。舊制、致仕官授訖、放朝謝。今刑部尙書薛公映、時知制誥。上特命映就公第召對、從容獻納。漏下數刻、將退、復曰、卿閒居多暇、無忘公家。或有章疏、可附遞以聞。又問以歸老之地、公奏以嘗從事江陵、有敝廬、可以自蔽。翌日、命賜全俸。公懇讓數四、方允其請。敕

荆南官吏曰、朕以朱昂素有儒學、方居內庭、拜章退身、其志不奪。授貳卿之秩、表尙齒之恩。斯爲賢臣、實可嘉獎。仰本府候朱昂到日、常切存問、有表章附遞以聞。仍詔公候秋涼戒路。發日、命兩制丞郎、三館臣寮祖道于南薰門、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冠蓋盈路、供帳甚隆、榮動中外、光震都國。明年、開封府秋試進士、遂以玉津園宴送朱翰林歸渚宮。爲詩題、爲時所貴、尙如此。舊相張公齊賢泊諸近臣、有詩五十三章、禮部尙書知開封府溫公仲舒有長韻詩一章、和者一十三人、朝野榮之。公始至家、病瘧。復有詔撫問之曰、卿閣筆鼃禁、挂車渚宮、言歸當隆暑之時、行邁有長途之役、諒因勞止、暫染微疴。況卿自樂高年、素知善攝、宜加頤養、以就痊平。眷顧之懷、寢興無已。疾愈、但閉戶靜居、不交塵雜、專以讀書養素爲樂、深達釋老之旨、自稱退叟。所居東偏有官隙地數畝、詔以賜公。遂建二亭、

一曰知止、一曰幽棲。有仲弟協、時爲主客郎中、佩服金紫、以書招之。協亦請老來歸、時人榮之。比漢二疏、數年、著資理論三卷、凡六篇、上之、論時政賞罰得失、及言天下至廣、尤須賢才以爲治具、若限以常牒、則英雋之士沈于下位。上嘉之、降詔獎諭曰、卿文學俱優、踐歷斯久、竭節已彰于躬行、退身自保于安寧。猶勤愛戴之心、以備討論之典。頗資理道、深體純誠、勉順休和、宜知頤養。其書仍付史館。同州觀察使李公士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以公所得卿相餞行詩刻石于承天院。今龍圖給事中陳堯咨守荆南日、視揭榜、以公所居里爲東西致仕坊。景德四年、公豫撰墓誌、月而不日、以季夏二十三日捐館。朝廷哀悼、賻帛百匹、錢十萬、米酒麪有差、賜孫適同學究出身、非常典也。門人私謚靖裕先生、禮也。先有廖圖者、與弟凝、姪融居南嶽、皆工詩、有名于代、世有家法。公娶圖女、封姑臧郡



君。至次子正辭之升朝也。贈太原郡太君。公贈刑部侍郎。公善誨子弟。博貫儒術。男五人。長正彝。進士及第。仕至光祿寺丞。次正基。今爲殿中丞。同判彭州。次正紀。今爲潭州湘鄉令。次正用。今爲左侍禁。知欽州。次正辭。年十九進士及第。今爲太常博士。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勸農使。賜緋魚袋。姪頤。進士及第。今爲司封員外郎。知隨州。正旬。進士及第。終江陵府監。利縣主簿。正臣。進士及第。仕至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諸孫用蔭。見任殿中丞。縣令。主簿者五人。女二人。長適故左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夏侯嘉正。次適今尙書右丞。集賢院學士馮公亮。其積德至盛。有如此者。公操履方重。志節清白。歷官四紀。家無餘財。淡于榮進。深恥流競。爲太子洗馬十有五年。未嘗屑意。在禁林。非公事不至兩府。所得之物。取三之一。散購奇書。躬自補綴。是正文字。及其退居。有書萬卷。太宗皇帝之在位也。

製九絃琴。七絃阮。多士獻頌。第公首下詔褒美。眞宗皇帝初授徽冊。公奉制撰文。辭體深厚。尤爲大筆。其餘述作甚多。常鍾愛今太博。以爲紹我家事者此子。公沒後。太博歷官皆有能聲。孜孜爲學。編次公平生所著爲三十卷。今相國司空太原公序引冠篇。見鏤版行于世。夫紱冕在躬。飾表所以招累。公歷事三朝。訖無玷毀。其清慎者也。血氣旣衰。入朝所以忘返。公懇辭近職。甘于退伏。其高尚者也。死生之變。智者怵焉。公豫決大期。順物之化。其達生者也。家庭之訓。昔人難之。公躬導諸子。厥後甚大。其善教者也。舉是四節。足爲名臣。恭叙遺芳。敢告太史。謹狀。

夏竦撰 《文莊集》卷二八

二樂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銘

某嘗爲史官。躬覽國籍。伏見祖宗列聖。進用輔臣。其選至遴。雖軼才偉望。或夙遭際會。已知其可用。

矣。然猶舉於衆、試之以事功、實著見而後命之。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左右將相皆文武大勳。猶曰宰相須用儒生。仁宗皇帝臨御歲久、英豪群萃、後元命相、謂學士曰、前王求賢於夢卜、朕爲取人望。蓋聖主任輔相爲天下公、不以己私進退、慎重如此。居其位者有不得人乎。考簡冊之所載、洎士論所傳聞、事迹之顯著者、於樂陵石公僕射、少師父子見之詳矣。僕射自太宗皇帝潛邸、歷藩僚府佐者十餘年、逮天飛、已踐左、右省侍、謂不待資級、便當入輔初政。然卒以湘潭之勞升近侍、參宥府、從征太原。乃進上樞。少師以功臣子早得名位、更眞宗、仁宗兩朝、文林詞禁、老於近班、乃豫政事。故主明佐良、克有始卒。魏鄭公所云君公顯號、臣荷美名、其是之謂乎。謹案石氏之先、胙土於衛邑、相國於漢世、都督於晉代。其後自趙徙溫、隋、唐以來、又徙河、洛、今爲河南府洛陽人。唐客省副使諱質、

贈太子太師。太師生幽州節度判官諱延威、贈太傅。太傅生處士諱繼遠、贈太師。太師生僕射諱熙載、字凝績。少長五代戎馬間、獨守先代爲諸生。周顯德二年、舉進士。宗伯尙書竇公儼稱公所試賦有致君育民之志、擢置上科。自是聲振京、洛間、韜光待用、不應諸侯辟命。建隆初、太祖受周禪。太宗開侍衛府、召公入泰寧軍節度使幕爲掌書記。尹正京邑、奏爲府推官。昭憲太后特召入見、即日拜右拾遺充職、再轉左補闕。幕府文書、畿甸牒訴、悉委參畫、凡經裁處、皆合上意。旣而遭太師憂、方議墨衰、權奪。適有飛語聞於朝廷、遂格除出爲忠武軍掌書記。再徙崇義。公識度沈遠、不以內外爲間、參贊如常僚。太宗踐極之月、召復衰職。上方蒐擇天下賢俊、黼藻人文之化、命公同知。太平興國二年貢舉、號稱得人。故相司空張文定公、翰林韓公丕、給事徐公休復皆進士甲等也。未幾、梅山蠻獠



寇湖外偏師南討。以公權知潭州軍州事督軍戎拊疲瘵。踰年湖嶺悉平。入以尙書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歲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學士簽書院事自公始也。五年車駕幸河東遷給事中樞密副使。繼元銜璧即行在進刑部侍郎充職如故。六年制授戶部尙書充樞密使。公以純誠結主更試中外入爲心膂出爲股肱夷險一節上心知其賢欲倚以爲相。故位秩屢進自尙書郎纔二期升省座而素苦足疾至是稍妨朝謁。上親至樞密院視醫炙久之賜告居家將護。一日所苦浸劇乘輿幸其第問勞如平生。敕上醫旦夕診治又賜手札有忠孝之事衆所聞之之語。又曰火艾久遠得力亦當大災。觀詔旨懇惻如此屬任之意可知也。公益畏盈滿累章乞骸辭情切至上不能奪。八年秋特制超拜尙書右僕射聽解樞柄。國朝故事不歷平章事未有升端揆者。上以素有爰立之

屬故以授之。寵數雖厚而疾不加損。九年正月某日竟以不起聞。上哭爲之慟。即日往臨其喪罷朝。葬禮皆加常等。詔贈侍中有司諡曰元懿。上悲歎累日。顧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他適當委用奄忽至此深可惜也。近世執政旣罷而卒車駕臨視亦自公始。咸平二年八月詔配享太宗廟廷。慶曆某年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代國公夫人清河張氏南陽郡太夫人繼張氏安定郡太夫人皆以子豫政推恩也。二子長中孚早逝次即少師也。少師諱中立字表臣。生十三年而僕射薨居喪如禮。天子欲速官之一命爲西頭供奉官。早服名教不爲綺襦事。折節讀書從諸儒游誦六經百家言作爲詞章如老成人。十八獻文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散服。咸平三年以殿中丞入書館爲直集賢院。屬時右文天子修盛德之事君臣賡歌雅頌之音播四海。內相楊文公一代英

才主盟斯文。公與中山劉公筠、潁川陳公越、成紀李公宗諤游其藩、更唱迭和、合如一律。朝廷每有論撰、公與諸公常在其選。而公猶勤鉛摘、中外書無不請校、有疑舛不輕贍儋、一經其手、四庫以爲善本。入尙書省爲員外郎、以祠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以刑部賜銀青服、兵部充鹽鐵判官、遷郎中。以禮部判南曹、移戶部勾院。仁宗即位、轉戶部充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天聖四年、以吏部知制誥、同知貢舉。歷諫議大夫、給事中。景祐元年、入翰林爲學士、轉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於時公踐臺省幾四十年、近司要局、文武選部、無不總領。朝廷典章文物、無不綜練。兩禁雜定、見謂議論有餘、而未嘗矜己、上以爲長者可用。四年、拜參知政事。在位謹文墨、循故事、不求赫赫名。明年、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尙書都省。久之、加大學士兼提舉祥源觀。慶曆四年、告老於朝、以太子

少傅致仕。皇祐元年、遷少師。其年八月某日薨於私第、享年七十八。天子廢朝、有司歸賻如禮。太常諡曰文定。夫人張氏先亡、後夫人王氏封太原郡夫人。七男曰居簡、少以文名顯諸公間、終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曰夷簡、大理評事。曰昭簡、太子右贊善大夫、皆早夭。曰從簡、國子博士、服公喪、甫五月以毀卒。三女子、長歸孟氏、次范氏、次沈氏。七孫男曰祖仁、祖賢、祖元、祖方、祖良、祖溫、祖冲。惟二公父子相繼、逢辰得位、立朝有勳節、祀大烝、易大名、其踐揚如此。若其操行履方、士大夫所稱道者、又可得而述焉。僕射事太宗、由府從事至右相、更中外筦樞極、恭乃職、一乃心。造辟而言、奉制而行、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上深眷其忠實、委任眷待、終始不間。時論稱其長者。事繼親牛太夫人、服勤竭力、雖躬負沈痼、無一日廢定省。甚則扶杖而前、不見疲曳之容。母弟終喪、欲還本宗。公曰、在同亡別、豈如



存之事。不聽其去、分貲保任與同氣等。其在官也、主平恕通簡、居顯要、不異小職。時事劇易、一切倚辦。待士盡禮敬、出己上者不能屈、在下流不能怨、志欲成就人物。表甥故參知政事趙公昌言、少將二親依公家、躬爲教誨、授書學文。至長立、遂以大顯。素善梁縣令蕭守勳、後貧困、公分祿以贍。及卒、遺四子、諉公悉爲婚姻、不失時。如蕭之存、親族之孤寡不能立者、聚而衣食之、僮隸之。吉凶不能舉者、憫而資給之。聞公之風者、歎慕而則效。故趙公作銘以叙其事曰、公忠孝恭義惠全德具美、求之古人無間然。觀斯言則公之行實可悉矣。其家政門法、蓋有繼述者焉。少師樂易寬裕、出於天資。行不爲崖異、仕不爲苟合。操修施爲、惟才分是守。自解褐掛冠、未嘗去朝廷、淡然安所職。凡領二十官、五學士、皆久次平除、徊翔禁省幾遍、而不處急流。平時比牒并肩、或子姪行、多躡取右職、獨無一語

咨歎。對上前有所問、但援故實沿革、復熟講解、聽上裁可。議者謂眞得儒臣體。在政府時、有啓奏、不顯斥是否、或見聽納、終不漏一言。內制除命、多不傳藁、其慎密不近名如此。故平生寡過、惟在外制日、一坐舉官不如狀、奪修撰。糾察爲員、既不多取名、又能協和與衆。故未嘗爲人所訾怨。蓋古所謂明哲保躬者與。善與人交、凡遊從無親疎貴賤、先後輩相與宴飲、笑語諧隱、亶亶不窮、終無一言忤物。嘗以論議小戾楊公、退而移書、引咎自責、不逮及相歡如初乃已。家素饒財、少時悉聽諸父昆弟掊取、不問有無、所羨即用爲賓客飲食費。晚年產入比其初纔二十之一、亦不增殖、惟待俸賜以爲養。退居遘疾、醫藥不給。仁宗知之、特賜白銀三百兩。及薨、第舍無存者、喪事待賻而後具。世稱其清。尙書宋景文公評之曰、如公才能門閥、使之少事聲利、蘄黨助、嗇先資、徇務近時、則亟顯而易富。今

舍是不爲、非蹈道者莫能辨其得失。雖然初若偃蹇難進、卒以長者大用、是何耶。聖主知人明而進賢之道廣也。嗚呼、二公之進退所存見於事業者、又若君子之澤必在其後。歿世五十年而顯者蓋寡、其有待耶。元祐中、予爲吏部尙書、嘗言於上、僕射、太宗功臣、少師、仁宗執政、其後嗣、獨一孫祖溫、陞朝籍。名臣之世、宜蒙褒顯。祖溫自爾稍見任用、今爲朝請大夫、利州路轉運判官。樂陵之裔、其庶幾乎。石氏自唐占數河南、世墓皆在雒陽縣宣武原。二公繼封樂陵郡、亦不去雒、薨皆歸葬焉。僕射食實封一千七百戶、爲侯爵。其葬也、以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十三日。少師食三千七百戶、爲公爵。其葬以皇祐元年十二月某日。二塚并祔太師塋之次穴。子孫從葬者又數世矣。闕垣之松、櫟森然如林、盪矣。朝請君既承祖重、每念孤立寡兄弟、懼弗克勝後事。惟是修飾墳墓、表章遺烈、可以塞嗣人

之職。謂予嘗有言、詳知本末、礱石櫨道、求文以終其事。其請甚勤、至於數四、故不得辭。銘曰、

宋有良臣、世席台宰。文學彬彬、吉士藹藹。運屬勳華、相惟元愷。君臣一德、旦暮千載。西樞東府、謀謨亮采。武律文經、光天之緯。懿行清規、爲時模楷。四朝百年、遺風未改。猗與樂陵之宗、德音如在。藝祖天飛、群龍翼隨。朱邸元僚、風雲并馳。漸階記室、試劇王畿。神功求舊、協贊惟幾。南抗州節、殄獠平夷。北從戎路、俘元走奚。奮庸宅揆、同儀鼎司。雖稽拜袞、卒配烝彝。於戲元懿之勳、一何巍巍。章聖治定、仁皇繼聖。樂善好賢、詢咨舊姓。英俊并遊、義理相應。鳳掖鑾坡、代言書命。徊翔二紀、不絀不競。終以夙望、參毗大政。難進易退、委遠時柄。歸老都門、考終順正。是爲文定之行、後終有慶。盛矣二公、孰亢厥宗。象賢是繼、克紹餘風。田園將蕪、門闌益充。鞏洛天中、三世丘封。維祖維父、墳厥相通。維孫維子、

堂構斯崇。載銘隧路。丕昭世功。嗚呼、樂陵之塋、垂
裕無窮。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四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二

宋儒碑傳集卷三

畢士安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謚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謚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謚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林、嘗以策干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

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撰。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



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注。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鸚。由此禹偁浸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收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

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采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注。事見公集題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牆圯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閣。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言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②用賢也。卒不許。是時

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乞^③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眞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

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即位、遂授尙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尙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



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尙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糜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疏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

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旣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

委任責成、議戎輅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郭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上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注、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

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旣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耻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浸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



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眞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及從^⑤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己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惶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

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眞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⑥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

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爲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公^⑦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注、王禹偁作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學、久次周行。且事繼母以孝聞、典郡符而治最、謹厚周密、博達謙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聞。白束髮即知修飭爲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爲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

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即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眞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



藏

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繒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旣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

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⑧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畢仲游撰 《西臺集》卷一六

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旣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馬

亭盧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果立。後八十餘年、公諸曾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刻、而使仲游抵書叙其故、以銘見屬。某視公之時、良已遠、然考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狀、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譜集、又雜見於他書傳記、與夫章章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誣。於是獨掇大要而論次之。惟畢氏出於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於畢、後以爲氏。後漢兗州別駕湛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兗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許州刺史。憬二子、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爲豐王府司馬。栩曾孫誠相懿宗。構五世孫稹、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積生宗昱、是爲公之曾王父、爲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別駕。考父琳、澶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鄧國、祖妣史氏韓國、妣藥氏代國、祝氏鄭國、并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旣

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韓丕、劉錫、楊璞、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爲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爲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邠寧幕府。開寶三年、爲濟州推官、太祖皇帝召對、廷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旣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惠澤。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中、諸王出閣、召爲左拾遺、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蕃錫、遷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旣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爲翰林學士。大



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遂爲學士。於時宋興四十年、中外幾平、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輳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爲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眞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阼、即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官府常從授庭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時近臣有怙勢爲不法、強買民家定婚子者、公請對、白其橫、奪還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還爲翰林學士兼秘書監。時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常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準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其可。公復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

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并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官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坐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爲敵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爲

可信、乃贊帝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帝謂契丹凶悍如此、恐不可保。公曰、臣嘗得降人、言今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鬩鬩、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契丹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清、至澶淵北鄙、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曹利用使還、亦具得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計遂定。嗚呼、朝廷惟無大事也、事一動、利害繫其中、而人蔽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幾達識以定其是、眞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乎爲全軀保妻子計、其成敗之機、亦曰殆哉。觀景德之事、所以威靈抗於上、和好成於下者、公本精於策畫、排紛決疑、力引寇公故也。初、帝嚴兵將行、太白

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屢請舁疾從行、而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在君勉之。某將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於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①。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榷酤、毋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爲勞、訟不干己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爲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爲政要。故未幾天下無事、號爲至治。公素羸多疾、歲中求去位、章至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廬得疾、詔問絡繹、帝不俟輦、步至公所、敕太



醫及近侍隨護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八。帝即日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於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爲法。集爲三十卷。平生慎交遊。無黨援。爲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旣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②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惶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斬之。寇公乃安。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

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誨育獎進。學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潞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資其行。人稱公知人爲有終始者。後王文正公爲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某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於臣家者。其清可見。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二子。曰世辰。公薨時爲太子中舍。終於衛尉卿。曰慶長。時爲大理寺丞。終於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祿寺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蘭、惠州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并亡。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郎大夫。入

文館省寺、或出爲郡守使者、世以爲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聖、出入禁省、莊靖愼密。及在大位、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幾惟深。輔政雖纔逾年、而克有勲烈、中外乂安、郡國豐登、刑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稱爲名相。銘曰、

眞宗允文、考愼相臣。孰以德進、畢公其人。帝曰畢公文考之錫、尹正於京、予曰羽翼。束闡左右、忠孝子迪。景德之始、旄頭騰芒、戎馬空國、塵我北方。公來相予、賞罰紀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大忠義、以茹斯征。協於一德、引宮應商。圖上吳蜀、彼誰弗臧。兩公謬謬、駕言觀兵。六飛絕河、於橋之陽。威旣遠加、乃錫之平。帝還曰咨、釐我庶治。材鉅守方、審政張馳。惠經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位、時無幾何。有事有勞、有成可歌。逝也胡亟。帝慟而嗟。三師正令、祿賻有加。溱洧之右、旣葬旣久。立碑墓旁、龜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詔不朽。孰究孰營、公有孫曾。清

白之祉、百世之承。

劉摯撰 《忠肅集》卷一一

宋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尙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傅中書令
諡曰文簡畢公墓誌銘

景德二年十月乙酉、上御崇政殿、丞相太原公早朝、方候對於殿廬中、與同列議所以條奏之事。侃侃自若、俄頃風眩暴作、不能入謁。上亟令太醫切脈、餌以良藥、遣中貴人絡繹致問。良久疾甚、殆不知人。上不俟駕、躬自臨視。肩舁歸第、即日以不起聞。上又親至其居、臨哭之慟、賜白金三百斤、詔廢朝五日、冊贈太傅、中書令。君臣之際、斯爲至矣。哀榮之數、亡以加矣。公諱士安、字舜舉。其先文王之昭、功參于并建。魏萬之後、兆啓于大名。錫羨流光、



世德彌劭。衣冠閥閱。史策相沿。蓋爲海內之名宗。無媿山東之著姓。公之遠祖。占籍于代郡之雁門。以財力雄邊。敦尙氣節。以義方訓子。蘊積慶靈。至公之曾王父宗昱。以州里推賢。孝廉中選。仕至雲州雲中令。王父球。位罔克量。仕不越鄉。終本州別駕。烈考父^①林。以廊廟之姿。屈于州縣。以清白之訓。遺于子孫。終澶州觀城令。逮公之光輔大政。若時登庸。緝熙庶工。平章百揆。天子嘉同德之美。尊獎于宰司。舉追命之典。褒崇于先正。乃詔有司。贈公太王父爲太子太保。曾祖母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王父太子太傅。祖母史氏。韓國太夫人。烈考太子太師。妣樂氏。代國太夫人。繼母祝氏。鄧國太夫人。盛德之後。垂裕乎百世。自天之澤。光被于九原。蕃衍之祥。斯不誣矣。公器宇宏廓。風規爽邁。爰自稚齒。逮于成人。介然不群。卓爾有立。橫經鄉校。拳拳服膺。視膳庭闈。烝烝就養。公始在襁褓。即失所

生。旣罹憫凶。鞠于祖母。先太師繼室以劉氏。祝氏歷事之。率禮無違。因心不匱。純孝之德。士類攸稱。勝冠之年。纏憂曷怙。几筵號慕。欒棘盡哀。旣而閱先君手澤之遺文。披奕世家藏之群籍。念立身揚名之訓。思切磋博習之規。而澶淵近畿。逢掖蓋寡。交遊所及。孤陋是虞。且聞鄭之圃田。雅多君子。因奉祝夫人徙居焉。乃得今楊徵君璞。工部韓侍郎丕。及故光祿劉少卿錫。博約浸潤。遂通百家之言。直諒多聞。是爲三益之友。歲祀未久。至業大成。從賦春官。時名籍甚。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祐。以名德掌貢部。乃擢公上第焉。邠帥楊廷璋。備壁馬之聘。延置幕府。贊樽俎之畫。允爲嘉賓。伸于已知。盡心所事。俯及二毛之歲。始霑一命之榮。除濟州軍事推官。時所親李公謙。浦適牧是郡。筦榷之利。俾公專掌。歲致餘羨。民用胥悅。太祖聞其名。徵赴闕。面授兗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遷大

理寺丞兼掌河運。方船之粟轉漕攸資。九年之儲廩庾斯實。屬吳越王修來朝之禮。獻益地之圖。海隅蒼生。初被皇化。慎柬良吏。撫綏遠民。即以公知臨海郡事。就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江東諸州。鄱陽爲大地。征甚厚。戶籍尤富。非有濟時周物之用。撥煩治劇之才。臨于是邦。鮮不敗事。公自台徙饒。踰年報政。職務修舉。吏民便之。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受詔知乾州。公以母夫人在喜懼之年。有羸老之疾。咸秦之地。驛置尤賒。扶持之官。登頓良苦。因上言求督汝墳公田。以奉甘旨。官閑務簡。遂其所好。家貧俸薄。不以嬰懷。屬太宗皇帝崇建戚藩。夾輔王室。精擇僚佐。翊贊親賢。即以公爲左拾遺。冀王府記室參軍。侍從平臺。從容朱邸。成碣館好賢之美。贊東平樂善之風。至于曳裾王門。仙姿冠玉。抽毫客右。藻思凌雲。獨步一時。復出群萃。藉田畢。就轉考功員外郎。未幾。以本官知制誥。藩王

以借留爲請。天子不之許也。再歲。召入翰林爲學士。公上言禰廟二名。有所嫌避。明詔敦諭。不容辭職。天子嘉得賢之美。議者蔚知禮之稱。又受詔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是歲。郡國貢士以二萬數。奏名亦數千人。至公無私。群議歸美。會郊祀。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俄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屬淫雨降災。嘉穀不稔。公乞開公廩以振乏絕。望賜田租以惠疲瘵。帝俞其請。民實受賜。會今上尹正京府。寵綏神州。驛召公爲開封府判官。未幾。肇啓儲闈。并設官屬。申命公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領職如故。屬大明繼照。蒼震丕承。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兼知開封府事。邦畿之間。實方國之都會。輦轂之下。蓋市獄之兼容。簿書期會之煩。豪右侵并之弊。公擊斷無滯。浩穰以清。俄抗封章。求解劇任。即拜禮部侍郎。再入翰林爲學士。前席虛佇。清宴延登。動靜諮詢。周旋獻納。且以禁林書詔之填委。



周廬宿直之勤勞、屢面至尊、辭以目疾、除兵部侍郎、知上黨郡事。水深土厚、足以養疴。尙德興廉、于焉靜理。神明之化、期月有聞。秩滿徵還、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學士。數月、兼秘書監。金華侍講、允謂深嚴。秘府刊書、是資鴻博。論思愼密、體溫室之不言。學問淹通、蘊河東之默識。爲儒林之領袖、實朝右之羽儀。然而民望攸歸、公議斯逼。果躋鼎席、同秉國鈞。景德元年七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踰月、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與今中書上谷公并命焉。是月冬、天驕寇邊、鑾輿薄伐、公以美疹之故、不果扈從。旦夕治療、幸其有瘳。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是時皇上講和戎之利、繼好以息民。修弭兵之盟、天旋而飲至。公運籌漢幄、早啓興邦之言。偃節靈臺、親逢下武之運。同心一德、叶贊于欽明。夙興夜寐、彌綸于職業。無何、腠理生疾、賜告家居。中人國醫、冠蓋相望。公以爲三事之任、四海具瞻、鎮

撫外夷、將明萬務。陟降帝右、非可以貪榮。寅亮天工、非可以曠職。遂陳手疏、願解樞軸。上特降優詔、不允其請。申命近臣、俾之諭旨。丁寧備至、靡容遜讓。公感極以泣、疾亦稍平。入覲穆清、面陳至懇。上敦獎尤異、毗倚彌深。而公常膳載加、自公匪懈。有犯無隱、方宣補袞之勤。外強中乾、忽起逝川之歎。梁木斯壞、何哲人之云亡。同體忽虧、實元后之深痛。嗚呼、享年六十有八。上特爲制服發哀、群臣奉慰。追錄嗣子、及于諸孫。乃至給使之微、咸蒙甄獎之澤。又特命皇城使、愛州刺史衛公紹欽監護葬事。太常考行、諡曰文簡。發引之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喪。即以今年正月辛酉、歸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廬村之南原。從先太師之塋、禮也。公積階至金紫、策勳上柱國、三進爵爲公、加眞食之封、益功臣之號。人爵之盛、曷以加焉。娶東陽駱氏、累封陳國夫人。出于華宗、作合君子、享是

偕老、宜其永年。二子、長曰世長、太子中舍、裕、蠡、馳稱道光于濟美。次曰慶長、大理寺丞、聞詩稟訓、志聳于象賢。三女、長適故刑部員外郎李象、次適進士張扶、先公而逝。次適江州德化簿劉宗誨、職方郎中蒙叟之子也。二孫從善、從古、俱任將作監主簿。雖在羈紲之年、并敦孝謹之行。有後之慶、豈誣也哉。公通介有常、謙卑不伐。接下和易、未嘗輕于匹夫。與人久要、以是稱爲長者。居然儉約、不爽于素風。中外踐更、克守于清節。善談名理、聽者忘疲。多識典故、酌之不竭。屢掌書命、潤色之美居多。亟預疇咨、獻替之勤斯至。洎入參大政、荐陟中樞、年耆益明、人望唯允。展四體以率職、曾無越思。奉三接以矢暮、于焉盡瘁。居位之日尙淺、致君之略未伸。遽茲歸全、蓋有遺恨。性嗜墳史、手不釋卷。晚年寫書百卷、字皆方寸、躬自讎對、以備觀覽。常所著述、遺札頗多、諸孤等孜孜編綴、爲三十卷。垂世不

朽、其在茲乎。某早奉音徽、屢陪談宴。矧又紫垣掌誥、聯顏范之官曹。黃閣拜塵、熟丙、魏之風采。且令嗣之勤請、迫玄寢之有期。願志幽局、豈敢牢讓。銘曰、畢氏之先、肇基洪源。大名啓胄、後裔實蕃。公之乃祖、始居雁門。吏于州縣、不違丘樊。顯允太師、貽謀濟美。有志四方、考終百里。公之既孤、不學斯耻。徙居圃田、鄭多君子。杖策從賦、登名太常。隨牒應聘、嘉言孔彰。乃督河漕、乃佩郡章。歲滿增秩、寘彼周行。乃佐戚藩、乃司雅誥。蘊藉風規、周旋輔導。雍容內庭、渙汗大號。諫官長人、善政云報。翼翼京邑、巍巍東朝。珥筆垂紳、是爲元僚。宥密樞衡、深嚴禁署。侍從論思、再至迭處。上黨之治、民惟去思。宣室之對、帝乃疇咨。入踐巖廊、冠于宰司。民具爾瞻、百工允釐。永年未登、二豎興沴。人之云亡、天不憖遺。恩極臨喪、禮優贈綬。帝念良臣、永懷遺懿。野蒼茫兮

風颼颼、馬蕭蕭兮旄悠悠。背都城兮遵廣陌、遡新
阡兮歸故丘。俯咸洛之大道兮、介溱洧之通流。嗚
呼、賢相之墓兮在此、隴樹拱兮春復秋。

楊億撰 《武夷新集》卷一一

校記

- ①撰：原作「選」，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四改。
- ②妨：原作「訪」，據右引改。
- ③乞：原無，據右引補。
- ④忠：原作「志」，據右引改。
- ⑤及從：原作「既行」，據右引改。
- ⑥紹：原作「詔」，據右引及《宋史》卷四六六《衛紹欽傳》改。
- ⑦公：原無，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四補。
- ⑧遷：原作「還」，據右引改。
- ⑨韓丕：原作「楊丕」，據《宋史·畢士安傳》改。
- ⑩威虜：原作「威擄」，據《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二七、《宋史·畢士安傳》改。
- ⑪昭：原作「明」，據《宋史·畢士安傳》及《楊業傳》附《楊延昭傳》改。
- ⑫申宗古：原作「甲宗古」，據文淵閣本《忠肅集》及

《宋史·畢士安傳》改。

⑬舜舉：《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作「仁叟」。

⑭又：原作「又」，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四

吳舉 呂蒙正 田錫 張詠

零陵縣令贈尙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

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眞符、福州

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尙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世逢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



儒藏

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東平呂公相我太宗、眞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十九日、遂不起、年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於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於墓次、請文於里人富某。某義不得辭、輒用纂其世次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於呂、其後遂以所封爲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於齊。穆王時、有呂侯爲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勲德顯名於當時者、偉然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爲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聖功。太宗太

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帝征太原劉氏、朝於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陞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爲上相。淳化二年、罷爲吏部尙書、奉朝請。四年、復爲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眞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爲上相、益以昭文館大學士。五年、冊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進封許國。及薨、天子震悼、哭甚悲、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文穆。公以諸子位於朝、累贈太師兼尙書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口舌



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交誓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妣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憤懣、絕迹於龍門山、躬事薪汲、力奉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爲業、晝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而怵怵、日若無以爲生者。如是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太祖開寶末、公侍母氏、赴舉東都。時太宗以晉王尹開封、聞公名、召見、復索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即上第。自此七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稱治。精於選任、儉庸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贓敗、或讒於帝曰、紳亦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是豈好貨者也。帝驟信、立還紳官、而以他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參位、怡然

一不自明。踰年、帝得紳贓實、始悟、遽黜紳爲絳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慰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帝旣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沈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帝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帝盛怒、投其奏書於地、曰、呂蒙正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公插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加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燈、一夕帝宴近臣於端拱樓、樂車馬之藝、左右顧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常見都外不數里、饑寒而死

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頽顏不語。王禹偁名譽謬、時亦在列、聞其對、爲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敵弗服、忿之、常議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主者、曠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慎之。直宜以道德恩信橫於中而澹乎外、則夷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其所不足、與校於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爲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獎勵寒賤也、懇辭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爲著例、於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輔政既久、恩寵特殊、羸然曳絙、謁靈輿於

境上、伏地哭幾絕、屢哭屢幾絕、行路皆哭、皇皇焉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於道。公以盡瘁積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既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昃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晚築園宅於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於其間。間與樵釣野叟駢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懿、無煩語、不妄顧。與人無親疏、無高下階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爲諫諍、爲侍從、爲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己出、而密歸之於上、惟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爲外委、餘并處內不出、未嘗一日遠於朝廷。至於河南之行、尙非太皇雅意、蓋強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



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不容終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迹、而功自被於四海、致時昇平、則疇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階勳爵、邑咸第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天子憊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主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夢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父諱龜圖、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太夫人。公掌誥

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於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茲睽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於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於其家也。初娶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於公之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部。務簡、光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公退居於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爲王官、其無爲世胄子弟之爲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汙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詔教、持身謹敕、

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爲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於輿論、異日必能躋公之武於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并傳公之所誨於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知公之義訓大施於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出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夭。次嫁永州推官楊巽。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逢時、亡位而沒。生而無成、不若勿生。主辰而成、惟公奠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舉以魁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二宗、太皇粵眞。三相必首、不令後人。善不有已、造寧密陳。事苟拂鬱、衆皆逡巡。公勇而前、悉心以

論。帝怒斯震、公顏益溫。居若柔弱、語焉不聞。及以議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端、始貳終孚。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胥。成我太平、匪公曷圖。公處厥位、天子是依。讒免疾去、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退必以禮、燕樂適之。曰子芸芸、曰孫群群。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意者、斯爲報與。文石於墓、無窮之所告與。

富弼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一五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後于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于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



博通羣書。東游長安、與^①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眞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旣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

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答、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②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縉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于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戚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眞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

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于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答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鑑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尙書。寶元二年^③四月二十四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

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曰之曰咸平集、行于世。論者曰、在大禹時、皋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于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④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眞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于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于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于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二

書田諫議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眞宗踐阼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旣納諸

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司馬光撰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九

張尙書行狀^⑤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粵在羈州、不偕兒曹、巖然志嚮、高自標置。始就外傳、即覽群經。書必味于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據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礫若多節、默表大廈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璞。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慄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爲舉首。夙儒張覃者、惴惴有行、疏略少文、公即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爲



儒藏

之下。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節。大江之南、民俗文敝、囚以手而上下、獄爲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鏹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關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障、精明烽火、坐贊叔敖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域之樂、伐謀取勝、四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藉、轉秘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宜爲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奸賊疲慳者十數、悉條所部廢格抗敝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栗。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爲郎中。再旬、

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爲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通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爲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上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侯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爲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輔、崇簡守臣、參預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內御。子顏引道、初無辦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爲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



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爲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大。眞考嗣歷、邇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歸朝、還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中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爲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爲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歸家第、賜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尙書右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即拜工部。汾旌飲至、又進禮部、皆爲尙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洊剡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依違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齊終於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如仁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爲諱、道路舉音

以過喪。眞宗聞訃震嗟、追贈尙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詵、以公延賞、今爲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戶三千七百、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爽邁、謀謨沈敏。道駕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不寵不輒、如玉如瑩。修詞立誠、博見強志。節書兼兩、賓蓋成陰。佐郡被邊、遭時右武。入螳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狸步以射侯、舍矢如破。總物纖密、絕人遠甚。及司封駁、則詳言粹議、有任隗之沉正。總臺憲、則摧奸觸佞、有傅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

縣官乏食、掾吏搏手、狂狡啓心。公乃賤售盆鹽、翔貴困米、留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爲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厚恩、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爲汝死處也。正由此東行深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動、撙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協、即命繫投胥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

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爲鹿不擇音、旣亡生路、蟲入其腹、懼益厲階、亟下移符、鐫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旣值罪、按無愆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遘民洊饑、方蜡不啓、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笞遣、不徇彝法。邏戍入啓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圍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爲禍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泛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



儒藏

不協詣府廷辨。壻曰：彼先子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葵藿弗采於猛獸，山川寧舍於駢角。若夫安世之恨謝，翁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愆腴理。上欲以爲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警邁，以不偶俗尙，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誦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婦之曰：無招膺之妾，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

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天下人之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摭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六二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尙書贈左僕射張公

神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尙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眞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

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於鄆城。故爲濮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儻有大志。尙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

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尙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尙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



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尙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

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爲出

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吁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眞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戢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尙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

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己、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莫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於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生於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眞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尙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



部尙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嶧汾陰恩、加禮部尙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閱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諡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爲薄。逸人傅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爲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峰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爲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

窮。至自奉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田、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尙侈、

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於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

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於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爲某官。銘曰、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爲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荐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尙足王霸。如公之才、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蹟、日星之光。何假斯文、始傳其芳。

韓琦撰 《安陽集》卷五〇

校記

①「與」字原脫，據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咸平集》卷首附《田司徒墓誌銘》補。

②邈：宋本《范文正公集》作「貌」。

③二年：原作「幾年」，據右引改。四月二十四日：原作「某月某日」，據《咸平集》改。

④不：原誤作「丕」，據宋本《范文正公集》改。

⑤題下原注：「按狀在天禧四年，祁時年二十四，尙未登第，疑屬代作。」今按：此說誤，狀中稱「眞考」、「眞宗」，明作於仁宗時。

⑥事：原作「寺」，據明刻本《安陽集》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卷五

柳開 陳光現 劉式 歐陽觀

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

州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

狀

公諱開字仲塗。曾祖佺、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爲監察御史。以公贈祕書少監。世居魏。公生于晉開運末。幼而卓異。舉族奇之。周顯德末。少監爲南樂令。公年十三。夜與家人衆立于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不能動。公呼走取劍。盜踰垣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足之二指。聞者歎其膽氣之異焉。初。唐末構亂。朱李扼河相持。魏爲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名爲儒。不知爲儒之謂。公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爲其指摘。是從百家之說。漢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閱之。

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尙。時韓之道獨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意于子厚矣。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爲志、博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文中子王通續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今字、其意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矣。今野史、補亡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在、足以觀其志焉。公爲布衣、神貌奇偉、尙氣自信、不顧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于人者、視齷齪俗儒輩不與言。故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于朝野間、爲公之譽。世因稱爲柳范。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故閤老王



公祐方守魏公以書謁之。時王公與陶穀、扈載齊名、未嘗以文許人。及得公書、謂公曰、不意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自是學者益大信于公。公一日與所友者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氣貌稍異、語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主王公祐名士也、將求之以襄其事。公召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愍、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爲可。公潛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爲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蓄、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元振之義、不能遠逼。以是四方之士游魏者、畢歸之、故聲名喧赫于遠邇。及游場屋、攜文詣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楊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餘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公奇士無敵。開寶六年、太祖御講武殿、復試禮

部貢士、公年二十有七、一舉登進士第。太祖方注意刑政、去州郡馬步使立號、新立司寇參軍。八年、公釋褐、首其任于宋州。九年、以治獄稱職、就遷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四年、親平晉、擢公爲贊善大夫。公從駕、督楚、泗、八州芻粟、皆先期集事。太宗嘉之。會常、潤二州羣盜起、命公知常州。公至、使諭盜曰、吾來、汝速歸、歸則生、又厚賞汝、不歸、將盡死矣。遂設奇、多捕獲、咸戮之。賊懼、稍稍有歸者、公撫慰之、給府庫衣物、私出緡錢益之、自解衣加其酋首、皆致于左右。或說公曰、寇不可近、且虞或變之禍也。公曰、彼失所則爲盜、得其所則吾民矣。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我亦赤心感之、未歸者盡思歸我矣。果如其言、不半歲、闔境肅寧。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熟公治常之跡也。畏公如神明。太平興國九年、詔歸、出貝州、加殿中侍御史。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鬥、貶上蔡

令時雍熙二年也。公在常州多所殺戮，蔡人畏公之名也。公即蔡，悉召父老與言，政有害民者，以利除之。民有辭訟，非故鬥至傷者，必盡其理而赦之。民皆曰：公非不能震畏，實愛我之深也。督租賦，不以利勸，諭其約而已。民懷公仁，莫敢逋負。明年春，大舉兵取幽薊，公率民饋糧從軍。初，王師將之涿州，數與契丹戰。有酋帥領萬餘騎，與我軍帥米信相持不解，忽遣使來欲降。公知之，謂人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彼必有謀，急攻之，必勝。時米信遲，越二日，約未定，酋帥驟引騎來戰。後聞之，蓋矢乏，徵矢于幽州也。其見機如此。公自涿州還闕下，乃上書乞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邊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臣以幽州未歸，匈奴未滅，望陛下于河北用兵之地，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況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機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

孝之道。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公奉詔，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冬十二月，沿邊州郡相馳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居數日，連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五事，料蕃賊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寧邊者，定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莅之。白萬德者，鎮州眞定人也，爲契丹貴人，沿界蕃族七百餘帳，皆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爲萬德姻族故人者，往往出入界上，以見萬德。公潛知之，乃陰結豪傑，漸與親密，夜引豪傑入卧內，與之飲，謂曰：汝能爲我說萬德，則幽州可立取，汝必爲貴人也。豪傑許諾。公使謂萬德曰：中原失幽薊六十餘年，今朝廷大興師衆，必將取之。爾生中國，則朝廷爲父母之邦，奈何棄禮義而事胡虜？爾能南歸，則分茅列土，爲公爲侯，世世不絕，功在史冊，非爾何人也。萬德



大喜、使豪傑請約。公再使、謂萬德曰、必也順動、爾始終受虜文命、可先示我。我崇儀之命、亦爲爾質。豪傑去、未返、會有詔罷公歸闕。其夜豪傑返、公曰、爾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將使萬德爲內應、而密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集吾事者、非天矣。夫抵闕下、去知全州、端拱元年也。全民方苦蠻寇。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殺掠民、虜民婦女。以至戶無積糗、野無耕牛、皆爲粟氏攘奪。雖隻雞斗粟、悉致民乏。今朝廷遣使臣、置峽口、香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其爲患。公至、乃出府庫帛製衣、造銀帶暨巾帽數百副、選衙吏之勇力可使者、得三人、俾入溪洞、諭粟氏曰、天子擇我來此、爾輩倚山恃嶮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屋、爲爾居、與爾田、爲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類矣。粟氏懼、留衙吏二人爲質。其一與

粟氏酋長五人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緡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曰、粟氏自此不爲爾患、可犒之。吏民爭以鼓樂飲粟氏。居數日、公命粟氏乘馬還洞、口約曰、并族而出。至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攜老幼盡數百口俱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作時鑑一篇、刻石以誡之。酋首詣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爲全之上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太宗以公爲能、賜錢三十萬。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歸。明年、爲黥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初、公治全也、有僧暨吏教全人誣告公、公劾之、撻其背、黥而送京師。至是、二人謂罪不至此、故公當之。明年、詔還、復得崇儀使、賜錢三十萬。命公知環州。州與吐蕃接。先是、吐蕃常與環人貿易、環人悉詐其斗秤、其物直之增減、與漢價不類。蕃漢民多以此鬥。官司黨漢而虐蕃、故蕃情常怨于我。公至、平其斗秤、一其物直、擒民之

欺蕃者刑之。蕃情翕然愛公，每見公出，歡呼號喜。明年春移邠州。民方困輦饋，初運稍絕，再運又起，而發其半，富民大賈悉蕩其業。轉運使又遣使至，起第三運，皆赴環州。百姓惶駭，聚數千人，爭入州署號訴，曰：「力已不逮，願就死于公矣。」與使者起立，厲^④聲諭之曰：「爾無慮，必爲爾罷之。」因命吏遺書于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糧草如不增，大兵可有四年之蓄。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蔽，畜乘殆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言于上前。」三日，吏迴，罷之。邠民大呼，叩頭感公，多泣下者，闔境圖公像而拜之。冬，詔歸邠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去。時曹民多訟，屢構大獄。至道元年，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鬪^⑤咸息。公上書言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葬，願得近魏官，謀葬也。許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邢州。明年，葬尊幼二十三喪，求假歸魏。公遍撫其柩，盡哀而聲不絕者數日，皆自志其

墓。魏人以公孝愛之厚，可化于世也。明年，太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覲，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減省職官，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悅之。公至代，代城多壞，不葺。公曰：「昔^⑥太宗躬被戎衣，而有此地，咫尺寇敵至，何以禦之？」代之將帥耻^⑧不能先公之謀，皆沮其議。曰：「邊寇不動，勞民不可。」公曰：「俟其動，何及也？」力奏而葺之。諸將怨公，公謂姪滉曰：「吾觀胡星有光，雲氣多從北來，犯我境上，寇將至也。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若有動，彼必構危于我也。」因奏曰：「代爲重地，臣不材，不可居，願得一小郡治之。」明年夏，移忻州。秋，契丹果動。九月，公上書乞聖駕起河北。十一月，郊祀畢。十二月，車駕幸魏，虜騎悉引去。明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上以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路，詔公知滄州，兼兵馬鈐轄。二月，公受命，疽發于其首，自忻乘肩舁至并州。三月有六日，卒于



并年五十有四。公之仕也、積階至金紫、檢校至司空、兼秩至御史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河東縣伯、食邑至九百戶。公病亟、命筆曰、吾十年著一書、意今未畢、可傳于世、吾將死矣。門人張景名其書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公以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公以大儒名于天下、學者率以公爲著龜、得公一顧、聲名四出。公好賓客、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公于經籍、皆極聖人之心、譬況經之下哉。歷代之興亡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頗究陰符、素書、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于物。其爲大賢人也、天下用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三代之治。天下用武治、公足以削暴亂、攘夷

狄、而成九伐之勳。惜乎不竟其用也、哀哉。

張景撰 《河東先生集》卷一六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旣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志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旣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嘆曰、嗚呼。

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己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稿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

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



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
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
之爲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
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
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
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
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
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嘆曰、後之夫子續
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
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尙也。
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
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
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
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
復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
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

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
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
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
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
南。未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
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
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
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內、以
志其己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
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
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
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
有或作而補之者、夫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
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
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

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尙非其董恆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尙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柳開撰 《河東先生集》卷二

贈殿中丞陳府君墓誌銘

府君之先、曾祖諱沆、本魏人、仕後唐、因官江東、爲錢吳越王僞署朝散郎、知明州鄞縣。卒葬四明山下、子孫始爲吳人。王父諱鏜、聲名出吳中、錢氏欲以補闕官起之、不可。皇考諱處瑩、博學於周易、揚雄太玄、尤推悉其要。錢氏數以禮屈致、冀得爲用、亦避不顧。及錢氏以地歸本朝、遂徙居京師。府君旣長矣、傳解經術、尤工楷法、得善書、多手鈔之。嘗

夢人有授其著者、因專意治易、其得要妙、皆誠心潛通、不扳舊書師說。貴游大人或即其居而訊禍福、府君曰、吾老於易、於是求聖人心焉。又以其數度天地萬物消長、及天下之所以興廢、人之窮通不足引吾術以證、愈閉距不言。日與諸子考經傳疑說、雍然自娛、垂四十年。以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十四日終、年六十四。男三人、長曰見素、終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大素、字仲華、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曰元素、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盧冲、次適殿中丞潘軫。府君諱光現、字晦之、以子登朝、累贈殿中丞、娶吳興范氏、追封本縣太君。以慶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河南緱氏縣唐興鄉蔣里、以吳興太君祔焉。仲華於某同年中進士第、先葬、以其世家來請銘刻。銘之言名也、列其先德以及自名。府君之德著、而嗣子繼以仕進。仲華泣官廉平、以材能稱於時、將大其後。銘曰、

世以善脩而賤貧者、或驗於天。若府君究易之本、行潔而堅、其享之厚、孰與夫空富^①且貴者耶。

蔡襄撰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四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胡^②兵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達、達生璵、璵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尙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益精。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預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於殿

下。黨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問、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邊寇小警、蒐敝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矣。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



儒藏

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即位、
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下始一統矣。四方
財賦一歸三司、交籍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爲奸、
王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
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祕
書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
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虜肩臂。使
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
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
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
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
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
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於上前、
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
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
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

天下稱之。劉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
子令閤門使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
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
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
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
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
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才、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真宗
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典
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坐、維清愈怒。叔
度既辨即出、視事如他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
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有九。叔度尙名檢、好
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昞、陳省華、楊億
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
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祕府古書、
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
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

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於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尙書。

劉敞撰 《公是集》卷五一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

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



儒藏

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

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并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⑧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五

校記

①「遲」下疑有脫文。《宋史》卷四四〇《柳開傳》叙此事作「遲疑不決」。

②質：原作「盾」，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河東集》改。

③全：原作「令」，據右引改。

④厲：原作「屬」，據右引改。

⑤咸：原作「感」，據右引改。

⑥昔：原作「皆」，據右引改。

⑦之：原無，據右引補。

⑧「耻」上原衍「不」字，據右引刪。

⑨「四」疑爲「三」之誤，或前漏一篇名。

⑩與：原作「爲」，《河東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遺改名書》引此文作「與」，據改。

⑪或：原作「咸」，據右引改。

⑫「富」下原有「而」字，據宋刻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藏

刪。

⑬胡：原「無」，據傳增湘校補本《公是集》補。

⑭下：原作「平」，據鮑廷博校本《公是先生文集》改。

⑮虜：原作「敵」，據傳增湘校補本改。

⑯才：原作「材」，據右引改。

⑰抱：原作「劍」，據原校異文及《皇朝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⑱《歐陽文忠公集》卷六二收有《先君墓表》，題下原注云：「此乃《瀧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今移附於此：「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

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



藏齋

宋儒碑傳集 卷五

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於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峨峨。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

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於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修不肖。矧有才子，於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疏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宋儒碑傳集卷六

戚綸 种放 蘇易簡 劉立之

戚學士綸傳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邱人。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尙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言、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眞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命綸之子奉禮郎舜賓主之、補誠爲府助教。綸與兄維友愛甚。至眞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

以任綸。久之、進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祥文薦降、歌頌日興、綸恐流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爲靈木石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樂大者、上疏亟論、上嘉納之。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脩潔、相與摺撫、徙揚、徐、青、鄆州。復爲勸農使、爲王遵誨、李仲容所誣奏、謂嘗訕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年六十八。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

种處士放傳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茆爲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強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嘗幅巾短褐、攜琴酒



坐盤石以自適。豹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從樵夫往返、不以爲勞。其學不喜釋氏、嘗裂佛書以製幃帳、著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善爲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叟。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廬墓終制。張齊賢蒞長安、表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食。翌日、又賜緋魚。遂謁告還山、間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遣使問勞、賜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陰、加禮部侍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酒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詔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知者、或譏其循默。眞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爾、其奏常焚藁故也。上嘗欲大用之、詔詢治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券直親詣驛吏、頗貽譏誚。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

屢造、放不爲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興訟、遣人詰責、放又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別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八

父祖家傳

司馬諱寓、字適之、頌八代孫。善屬詞賦、尤嗜左氏春秋、班固漢書、襟局宏放、不喜苛屑。父爲銅山令、終于官。貧不能歸葬長安、負骨旅殯成都、筮仕于蜀。時孟氏政狹小、公心陋之、乃上三書、上言威文任馭豪英、輔尊王室、噬強扶弱、隱令寄政之術。中述執政大臣無遠略、尸祿愒歲之弊。下言關禁不嚴、兵革不利、將兵者非其才。召見給事札、坐之殿庭、出策使對、自朝及夕、問答五返。蜀主褒賞、翌日

敕門下補諫官。執政忌其疏，誣奏，詔遂閣。御史阿旨，劾以非詆朝廷，授劍州司馬。公杖策之官。劍州刺史貪黷，公數諫，刺史怒，公置手版于愁而去。遍游名山，遇勝輒留。至左綿，尤喜其地物爽潤，遂葬親青溪，占數鹽泉居焉。後公寢疾將終，謂協曰：「蜀曆將謝，必歸火運主，汝亦不大耀于此。吾樂茲土，尤好青溪山林，況先塋在焉，我死當葬巨柏蔭下。」亦嘗占，且王乃後，遂以蟻先兆。侍郎諱協，字表微。免乳失母，幼從司馬公口授所誦書，數年皆通熟。年十五，丁父艱，既葬卒制，往成都，以文謁薛崱侍御。薛器異之，授館門下，曰：「吾館士多矣，無若蘇卿者。」其操行明潔，所學博大，貌相豐下，固當有應。它日以女歸焉。薛公女，即河東太夫人也。廣政十八年，公試春官，中首科，解褐掾彭州，遷合州幕職，陵州判官。陵守范公趨成都，公領郡事。王師伐蜀，寇盜搶攘，城陷于賊，吏卒解散，公獨儒服坐寢以待。

賊入拜于庭，其渠曰：「公以善及我曹，我曹今能獲公族于安處。」某官某吏苛且濫，已赤之矣。俄有騎至庭者，賊渠斬之，號曰：「敢有犯蘇公者如之。」自是家人安堵。王師至，盜散，公出官寺俟命，詔復之。逾年乞朝，既至，授懷州法曹。在任十年，又爲理曹，改河南戶曹。雍熙三年，中令召入翰林爲學士，乞移中都以便養，詔授光祿寺丞、開封兵曹，召見，賜五品服。淳化元年卒，優詔贈秘書丞，非常制也。後以中令貴，贈刑部侍郎。二子：中令及易直。中令諱易簡，字太簡，侍郎長子，生于蜀之導江。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太宗便坐臨試，移時成文。上覽稱善，詔升殿，問鄉族，公豐采灑落，音對詳典。太宗曰：「古稱秦蜀才子，可抗山東將，宜其敗諸生也。」翌日策名居第一，解褐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就加太子右贊善大夫。召還，授右拾遺、知制誥，賜五品服。雍熙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三年，有事南郊，充禮



儀使。先是圓丘合祭、惟宣祖配、公以爲太祖受命造宋、乃弗侑神、上疏引永徽中高祖、太宗同配事、詔嘉之、遂爲定制。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遂參知政事。至道元年、罷爲禮部侍郎、出典鄧州、移陳州、薨。以子貴、贈特進、中書令。子耆、字國老。幼奇偉、王文正公見而奇之。奏文召試、賜進士及第。累遷大理寺丞。奉使契丹還、遷兵部員外郎、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充京東、河東、陝西轉運。孫舜欽、字子美。少以父蔭補官、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工爲文章、以范文正公薦、試召、得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祠神用市故紙錢會客、被劾爲自盜、除名。乃攜妻子居蘇州數年、復得湖州長史。子泌、液、激^①。

蘇舜欽撰 《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引《潼川志》

蘇學士易簡傳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弱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四年、參知政事。與張洎不協、爲洎所攻。至道元年、張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警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以御書、宋玉大言賦。易簡因擬賦以獻。曰：皇帝以白龍牋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瑰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陞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爲朕繼之。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享祖宗、天作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礪也。飛雲涌震、騰爓燔也。剗鵬鰲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

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圓蓋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嗜酒。上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舜欽。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尚書。國史自有傳。公於尚書爲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尚書憂。哭泣毀慕。過於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煩教督。又自約敕。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

四。自尚書薨。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仕。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典盜賊。刑獄。所發擿縱舍。窮極情僞。未嘗小愧於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即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奸。吏大驚。以爲神。其後公替歸。所訟得田者。私候公於建州。屏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爲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祈報私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爲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宣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於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趨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按其故辨之。不爲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紉所見。遂更爲相知。薦公於朝。嘗權績溪。績溪在深山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爲立小



學請師於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曆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爲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尙闊、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爲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爲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旣見、但叙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即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歲。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爲法。自中江徙通判瀘州、百姓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瀘州在西南徼上、與戎夷接境、自前世以武人爲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

使上其人。時任布爲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狀聞、故公得之。公在瀘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事有守、吏不得因緣爲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爲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爲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爲之興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鹽井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於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倉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十年。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叙其語、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

間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乏，然猶有群輩持仗爲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他，悉笞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募壯健爲兵，或曰：「大旱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爲？」轉運使亦以爲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必不忍坐俟死，急則起爲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邪心，何愛於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廬、壽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公死，徙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尙書者，吏稽緩，亦往往出歲，因恣爲欺謾。公下車數日間，舊訟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於是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就除公福建路。在福建三年，察大冤濫，除盜賊，舉故事而已，不輕出教令。奏貶知泉州蘇壽，通判張太

冲，以鞫獄入人死，屬部莫不聳動。轉司勳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考天下提點刑獄課爲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旣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進見，有所請讞平處，上常以爲是。寶元初，除荆湖北路轉運使。將行，對於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太夫人憂，解官。時張詰爲河南澠池令，鞫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杜公衍參知政事，李公若谷參知政事，范公仲淹皆奏言：「西邊未寧，宜進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作大浦牐，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蘇舜欽刻石記之。慶曆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耄疲懦者，以雋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爲湖北轉運按察使。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獠，夔峽路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



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和、推明誓石柱、揚言爲變、諸寨頗有告者。詔事問公、公對以謂終不能爲變、可無所憂。後辰州太守又奏、諸彭誘漢人亡命者、爲心腹、私置掾從事、移書故不遜、郡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生之具皆仰於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入漢、必道辰溪落寫、水勢漂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爲變。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於篁竹草莽之間、如令敵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爲治、尙猶有怨恨爭訟、加於刑獄、況戀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待蠻夷、取羈縻、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辰州土丁、無慮三萬餘、皆伉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繕完、足以坐待其變、無爲反入其巢穴以僥倖也。比來諸處用兵、小勝輒賞、或詐增首級、亦超拜官、故邊

臣爭欲造事邀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并下辰、鼎、澧三長郡吏、令兵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貢職。鄂州官市茶、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益堅、爲三司所抑。及替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按察使、歲竟奏簿、分別賢不肖所宜、以備黜陟取舍、朝議欲自此致太平。奉使者知指所稱進糾駁、人人爲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三、以冤自訟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言知之、固尤難。荊州十二部、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秋到職、冬奏簿、此理不可信、非誣則愚、臣不敢也。吏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舉繩、皆毋須時。至於奏簿、人人品題、其賢不肖

能否、必非旬月所能定、願以爲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鄭重、務大體、不趨時、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比他路爲少、而請讞與聽罰、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然公資不忍廢人、雖在刺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實寬裕、恥以察爲名。其發擿貪污、必先下小罪、去之母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然^②疾詐謾不悔過者、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偃蹇去之遠。雖有勢、終不貸。建寧^③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露其擅賦民造船等事、康即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力人居朝、未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謁陳恩。公知其意、欲以夸示無忌憚、奏詰其前事、因言舊制、尋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懲奸僞。康尋醫未能月、何以得以爲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康告敕、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赴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云。慶曆五年、復拜司勳員外

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鹽鐵判官。舊三司諸部有所奏辟、輒先白判使、相踵以爲俗。其後判官置奏狀而已、或不自知所舉爲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用、以空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更令他判官舉之。旣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然、三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放倣、競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非陟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緣南畝。其取土處、去河三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工。就能成之、功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趨、且稍稍決

通之^④。兩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功、又遣近臣行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鹽鐵於三部、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壞、將修之、使湖南入榷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榷楠不可用、故令湖南上之、捐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勞遠人。今欲輟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絕遠、費殊未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爲樓船用、所費如此、寺與樓船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磴、以供禁中、歲久頗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麵、皆市買上之。所由旁緣侵漁、京城內外以磨磴自給者、皆厭苦之。公復修兩磴、使遵舊職、而禁絕吏奸。事多若此、不可勝紀。又以太常少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改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辭

行、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臣聞益州舊輸河東、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反因循爲常、臣請盡罷之、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布十餘萬疋、給京師諸軍、官估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尤桎惡、不中用、軍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民力、止怨亂。上皆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薨於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三月、蜀人皆啼號失聲。明年、孤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爲政、喜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或不能免、爲設方法、使吏無所輕重。雖領轉運及參度支鹽鐵事、以財賦爲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民爲本。事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及其施、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故所至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



仕至終、四十年終不營產業、饋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笑。尤慎交游、非其人、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干貴人之門。杜李范諸公、皆平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用也。官序留落、後輩多先之初無芥蒂。常稱先君仕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溢其望。今士大夫亟遷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敢忘先君之守。自坐張詰免後、三遷皆以大臣薦論。及用、稱功勞特拜、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爲司勳前後凡十五年、多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甚衆。積階至朝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中贈尙書右僕射礪女。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上事姑、下收宗族叔妹、無不安悅。諸娣姒來歸者、皆在夫人後、動靜施爲、視夫人爲法、莫不柔順。或以母

禮拜事、不以先後匹敵亢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夫人既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定元年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眞卿、皆早亡。某大理評事、放、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德軍判官杜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將作監主簿徐翌。某等皆同產、惟放及一女五歲晚出云。葬祔尙書公、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己、臨政治民、事實皆可傳。某既愚闇、不能備識、而窀穸逼近、願因執事、傳載於石、以信天下而重無窮。某雖不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哀焉。謹狀。

劉敞撰 《公是集》卷五一

尙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尙



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如劉某者不宜久居於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

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啾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踦、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改鹽

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於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

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尙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敝今爲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尙幼。四女、三適人、一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九

校記

①「孫舜卿」以下一段稱「范文正公」。按范仲淹賜諡在蘇舜欽卒後，顯非舜欽之文，此段或爲其子所補。

②然：原作「貪」，據清道光八年福建重刻聚珍本《公是集》改。

③建寧：原作「寧建」，據傳增湘校補本乙。

④之：原無，據右引補。

⑤「百」下原校：「一作「十」。」



藏書

宋儒碑傳集 卷六

宋儒碑傳集卷七

錢若水 孫何 謝濤

宋故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鄧州管內觀察

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長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

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戶部尚書錢公

墓誌銘

咸平六年秋七月、詔鄧州觀察使并代等州經略使長城公歸京師、疾故也。上開^①宣室、御武帳、延登前席、勞問數四。以公美疹初復、未任朝謁、賜告就第、俾之頤養。汔九月、勿藥有喜、入謁未央宮。自是五鼓登車、晨趨無廢、三杯退食、常膳載加。朝野之人、室家相慶、喜良臣之獲祐、而斯文之未喪也。十月戊寅、宿戒知友、會竺乾之宇、爲桑門之饌。與開士輩、談苦空、讚真諦、俄起更衣、偃然就枕、若假寐焉。少頃視之、乃風眩暴作、如大醉狀。肩舁歸第、是

夕以不起聞、享年四十有四。上臨軒震悼、遣使吊問。法賻之數、有加常等。窀穸之事、悉從官給。翌日、詔贈戶部尚書。天子以公母夫人在喜懼之年、有羸老之疾、不克終堂之養、實深擠壑之痛、特命中貴人面賜白金三十觔。禮極哀榮、恩霑存歿。君臣之際、斯爲至矣。公諱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蓋凌煙功臣、巢國公九隴之後。世胄閥閱、譜牒存焉。贈太子太保、追封瑯琊郡太夫人王氏、曾祖妣也。贈太子太傅、柔、追封清河郡太夫人丁氏、祖妣也。尚書司門員外郎、贈太子太師文敏、烈考也。往者、公參掌萬機、追榮三代、始贈孤卿、再躋極品、至于延賞之命、乃尉令伯之心。蓋由夫錫羨貽謀、重世始大、臧孫于焉有後、太丘以之無慚者也。公始在孩稚、穎悟不群、爰自青衿、即齒鄉校、開卷成誦、發言有章。纔十歲、能屬文、逮志學之年、已博涉六藝。方領矩步、比肩諸生、而符采超邁、襟懷散朗。山



庭月角、蓋有公侯之相、瓊樹瑤林、自是風塵外物。華山陳搏一見公、以爲有仙風道骨、名在丹臺紫府中。柏閣僧宗裔者、有人倫之鑒、獨識公于儕輩、且云、斯人者、異日登金門、上玉堂、升赤霄、捧白日矣。太平興國七年、詔郡國貢士、河南太守以公首薦于賢能之書。時纔弱冠、會有期功之喪、不克隨計。再上、登甲科、解褐同州觀察推官。專以經術、緣飾吏事、至有鄰郡之民、滯訟未決、不遠千里來求片言。時先太師掌內帑于西都、倉卒捐館、公見星而往、指景悼生、泣血倚廬、柴毀骨立。左馮之人、相與列狀太守、且云、失賢從事、民將疇依。升聞于天、特俾權奪。公墨縗而贊幕畫、心喪以畢禮經、郡政倚成、氓頌尤塞。今三司使、夏官侍郎上谷公、時任樞密學士、領選部、方與天子論思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而品藻人物、講求茂異、孜孜慰篤、唯恐不及。當是時、公及太原王扶、潁川陳充、同郡錢熙

皆爲外諸侯賓屬、即抗章以聞、咸傳召歸闕。天子命丞相府召試、以公文最高、超拜秘書丞、直史館。中謝曰、面賜緋衣銀魚、自扶而下、只除殿中丞、不得與公比。明年、拜右正言、知制誥、與今給事中柴公成務、呂公祐之、諫議馮公起、參知政事王公旦、同制并命焉。淳化三年、郡國貢士幾二萬人、貢舉以來、莫斯爲盛。天子詔公同掌文柄、數月、又命案行平涼、五原等郡、公乘驛至塞下、盡得其利病、歸奏于青瑣中、畫地聚米、如指斯掌、天子嘉歎、且諭以登用之意、公辭以身被逢掖、業在黃卷、得司誥命、爲詞臣足矣。天子乃召公入翰林爲學士、自屯田員外郎遷職方、仍賜三品服。審官辯論人材、周太宰之任、銀臺出納王命、漢尚書之職、又詔公兼總二司焉。至道元年春正月、命公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階朝散、賜勳柱國。樞衡之任、機務在焉。自唐朝以來、皆二府兼領、逮朱梁之後、與

三事抗衡。至若赤白之囊、曉傳邊奏、輜軒之使、夕發兵符、承密旨于禁中、授神算于闔外、丞相有所不聞也。天子以公忠肅明允、溫恭篤類、付以是任、一二咨之。未幾、太宗上仙、聖皇紹統、擢拜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進封長城郡侯、策勳上柱國、餘如故。上以公顧命大臣、股肱良弼、虛懷延納、垂拱仰成。公亦夙夜在公、憔悴事國。小大之務、思竭其才而致其身、謨猷之言、必沃乎心而逆乎耳。穆清體貌、曾靡達顏、私庭休沐、不遑調膳。一日、乘清閒之宴、面陳至誠、直以聖朝之日長、高堂之齒暮、願得綵衣膝下、以奉其歡心。上敦諭再三、不俞其請。公兩奉奏牘、確乎不拔。上將欲崇進其秩、公頓首固辭、即以本官罷機務、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受詔修永熙國書、公即引給事中柴公成務、侍御史南陽宗度、秘閣校理濮陽吳淑、及億亦在選中。曾未期年、書成奏御、既終乙夜之覽、爰備名

山之藏。上又以太祖皇帝十七年中、經營四方、削平海內、規模宏遠、功德茂盛、當時史臣、殊爲簡略、又命公舉爾所知、再加論次。公辭不獲免、乃奏故刑部郎中、知制誥王公禹偁、今翰林學士梁公顥、知制誥李公宗諤、趙公安仁、纔及周星、俄已絕筆、彌縫闕漏、號爲詳備。兩朝大典、出于公手、百代而下、垂于信書。俄掌吏部三銓、兼秋曹案讞、會鳴鏑入寇、大輅親征、公扈從鈎陳、駐蹕全魏、或燿火傳警、羽檄交馳、天驕舉南牧之師、雲臺有未決之議、上必遣親近、咨其計策、給以筆札、受其條對。六驛宵遁、萬乘天旋、命公權開封府事。鄴都缺帥、北顧是憂、命公知天雄軍府兼兵馬部署。言事者以上郡之地、控扼党項、宜修復城隍、大聚兵穀。朝廷惑之、發卒萬人、贏糧深入、因舉夫版築之役、而謀夫盈廷、利害蜂起、上未能決。適公自魏乘驛會師于離石、以幄幕九張、兵車百乘、意決野宿、凡五日造

廢壘焉。公據鞍少選、當機立斷、輒罷其役。飛章以聞、宸襟洞開、疑謀冰釋。因詣闕而白其狀、上嘉納慰勞。適屬親試貢士、命近臣考甲乙科第、俾公預焉。東堂校文、時推精識、西清賜對、帝善其言。數日、又命公撫巡陝西緣邊諸郡、且以便宜從事。凡七旬復命。上謂公曰、天官書上將、次將、位在文昌宮。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文武是憲、內外迭處、亦何常之有。公不能諭上旨。翌日、有獲下之拜。上以太原西北勁兵處、控帶鴈門、雲中、匈奴之所走集、思得賢帥、付以師律、即命公兼并代等州經略等使、判并州事、盡付諸將、倚爲長城。又下詔案行邊塞、周視亭障、并土嚴凝、窮冬尤劇、擐甲胄者或至墮指、襲狐貉者僅如懷冰。公夙駕載馳、蒙犯霜霰、且多飲醇酒、以禦寒氣、因傷肺得疾、頗施鍼砭。忽傷潰于脛、流血石餘、四體繭然、僅存微喘。上遣中使、太醫、冠蓋相望、又別賜手札、丁

寧欵密。初蒙藥石之效、未任軍旅之事、適會府州有所經度、公將力疾而往、上亟令止之。雖漳濱有瘳、而衛幕多故、伐謀制勝、固可以坐籌。破虜鑿兵、亦難于卧護。乃降優詔、俾之來朝。方將驗上池之十全、延明庭之三接、出驅六纛、授鉞鉞以專征。入序九功、登巖廊而論道。爲國方召、播美于聲詩。致君堯舜、躋俗于仁壽。如何奄忽、乃至云亡。里巷輟舂、搢紳揮涕。管公明不及嫁娶、遺恨終天。張元伯頓隔死生、緒言在耳。嗚呼、即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于河南府新安縣暖泉鄉、祔于先塋、禮也。公歷階至金紫、策勳上柱國、視秩水土、兼職風憲、三進爵爲郡公、眞食至四百戶、功臣之號、凡三加焉。祿位官封、亦云盛矣。一子延年、祕書省正字、始七歲、雖在稚齒、了無童心、擗踴哀摧、啜泣孺慕、出于天性、殆過成人、藐是遺孤、庶乎有後。公母范陽盧氏、累封濮陽郡太夫人。夫人滎陽鄭氏、故殿中丞



處升之女、封北海郡夫人。皆以公貴也。兄若訥、若虛、早亡。若愚、今任大理評事、通判台州。公于昆弟中爲最幼。號州^③。號略簿若冲、從父弟也。大理評事維周、前河南永城^④簿智周、兄之子也。皆由公而成立焉。公眉宇秀拔、寶^⑤錄標映、體二鄰幾、識探繫象。下學上達、文成雅誥。克^⑥己恕物、殆過放覺之仁。虛受兼容、乃有涵牛之量。善談名理、聽之者更僕忘疲。多識典故、扣之者撞鐘輒應。品題人物、汝南之子將。坐鎮雅俗、東晉之安石。挹其儀表者、若披雲霧。與之游從者、如薰椒蘭。蓋所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公在先朝時、爲北門學士、與故刑部侍郎張公洎同日侍上。天子喜金鼇之得賢、詠嘉魚而申美。特詔宣奏國樂、魚龍雜戲、近臣咸預。式宴盡歡。時方隅未寧、斥候屢警。在于內署、實司密令。每天子臨便坐、決啓奏、軍書手詔、急于星火。斧展之側、授簡立成。曲盡事機、不

加點竄、秉筆者推之。掌審官之柄也。如良工斲材、輪轅咸適其用。雖小人懷土、胡越不違其情。罷斥蒙于安全、淑慝以之區別。居中樞之地也。罄竭謨謀、參決機務。守正持重、曾不將迎。憂邊思職、屢蒙惠問。屬囂起益部、盜據坤維。絳湯網者居多、皆呂刑之不宥。賴公全活、實繁有徒。且以愼密自持、彌綸無迹。詭詞而出、雖溫樹以不言。陰德豈誣在里。門而終大。嘗以爲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三代之昌、皆由得士。姑務引翼、以答恩遇。祁司馬之舉善、外不避讎。鄭當時之薦賢、言之有味。又以難進易退、儒者之行。既得患失、鄙夫所爲。乃辭祿樞府、退就書殿。士林歌頌、堆案盈几。馳競頓息、風俗歸厚。既而述唐虞之二典、極班馬之三長。西狩終篇、南箕起謗。或以不署宰衡、是爲專美。或以倒置昭穆、于焉瀆宗。公討尋故實、援引詔令。廷諍數四、策書乃定。郡邪側目、正人增氣。領選部也。山公啓事、多所



薦陳。掌秋曹也。不疑平反。號爲寬大。權蒞京轂也。獄囚數百。一旦決之。桴鼓稀鳴。鈎距靡設。雖曰浩穰。殆臻清靜。出撫魏郡。其政亦同。乃有元戎貴侯。高牙大旆。提七校之師。中人內侍。銀璫左貂。從九天而降。公卮酒大載。率以交歡。郊勞飲餞。曾無違禮。奉繙靡給。私帑屢空。坦然放懷。不以屑慮。及罷上郡之役。而晉民息肩。握大鹵之兵。而胡騶屏跡。乃至易簣而沒。家無餘財。行路之間。人皆流涕。非誠信素著。譬李廣之不言。仁惠見思。同子產之遺愛者。安能及是哉。公有德有言。多材多藝。精覈數術。善評書畫。雅好班固漢書。常日讀一卷。周急好施。勞謙善下。多所折券。未常治產。收養孤幼。侔邱成分宅之仁。協比親戚。掩游吉亢宗之說。勤接士類。皆虛往而實歸。善與人交。必相先而莫逆。薦引後進。有知人之明。購求墜簡。侔秘書之副。每燕居私第。角巾東道。叩虛課寂。味茲玄關。近年深信佛

乘雅習禪觀。隱几終日。陶然自得。歸全之明日。上遣近侍求兩朝策書遺草。若冲等搜于巾箱。盡以進御。且述素志。願得薄葬。免于勞民。上亦允其請。茂陵遺札。幸天子之見求。京兆新阡。固鄉人之不犯。族子光祿寺丞易。卓犖稽古。時之聞人。集公生平文章爲二十卷。某辱公之顧。爲日斯久。道同氣合。心照神交。親奉齋終。幸無怛化。知音逝矣。空絕伯牙之絃。冢樹愴然。誰表延陵之墓。含酸隕涕。且爲之銘。銘曰、

明堂肇基。衆材具施。如何棟梁。中道而隳。元首睠懷。同體是宜。吁嗟股肱。一旦而虧。腹背何益。鍛茲六翮。砭砭奚爲。喪我垂棘。人失司南。國亡遺直。空餘話言。布在方策。嗟大山兮其頽。悲玉樹兮將埋。悵浮生兮朝露。閔英魂兮夜臺。伊南州之高士兮。臨紫陌。啓新阡兮從舊域。嚴封樹兮禁樵蘇。志泉局兮刻金石。諒西土之耆老兮。盍樹碑以表德。

楊億撰 《武夷新集》卷九

孫學士何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學、爲文必本經。與丁謂同爲王禹偁所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舉進士、殿試及省闈俱爲第一。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辨急、嘗任京西、兩浙轉運使、頗事苛察、殆獨喜稱譽後進。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僅。僅字鄰幾、咸平初登進士第、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僅復舉賢良方正科入等、累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端懿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路振、字時發、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孫避地湖湘、遂爲永州人。振幼穎悟、七歲聽誦陰符經、裁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淳化中舉進士、殿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溫雅、深愜物

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子綸。

曾鞏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
陳留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
袋謝公行狀

曾祖廷徵、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祖懿文、秘書郎、杭州鹽官縣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戶部侍郎。本貫杭州富陽縣章巖鄉赤松里。謝濤、字濟之、年七十四。謝氏系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具存。始居河南之緱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及鹽官葬富陽縣、遂爲富陽人。當錢氏制吳越、故散騎而上三世不爲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爲歎異。學舍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輩伸其義、



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吳郡。會汾、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爲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爲人持去、郡將大稱愜。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并爲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揚、權天^⑧人、蓋吾曹之敵。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明年、盜發益部、公以梓近益、爲大郡、畏益強逼、且利以自資、攻之必亟、盍大爲守。且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取之、以完棚櫓、且爲薪蒸之備。既而被圍百日、樵采路絕、城中賴焉。公參陳謀議、分^⑨護塹壁、及圍解、於僚吏爲最力。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州之華陽。蜀民流散之後、田廬荒廢、詔書、凡入租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賈民歸者、多亡其素產。公曰、此權時之制、毆民^⑩欲就業耳。若^⑪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命盡還舊

主、所施行與詔書異。至道二年、召歸、授著作佐郎。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遷秘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眞宗考籍、有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邊奏警急、降詔北征^⑫。是時、曹濮盜起、又虜勢^⑬分趨齊、鄆、東土頗騷、朝廷慎擇郡守。眞宗面諭宰相、昨日京東奏^⑭曹州闕人、謝濤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員外郎。曹之征賦、舊分送睢陽倉。公至郡、會霖潦、民軍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平歲致之不爲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日至睢陽城下。曹有廣濟漕、亦通京師。使曹賦得增送京師、睢陽自取江淮米^⑮以直曹賦、豈非便耶。乃開廩、盡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與轉運使交奏。朝廷從公奏、降詔褒美。

未幾召還奉^①詔祈雨嵩岳祠畢雨澍。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謝^②。義或爲闕。眞宗是之。因詔自今修報如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詔公巡撫益州西路。入別受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便之。使回舉三十餘人。宰府疑其多。公面陳諸吏幹狀。願署連坐。以冀必行。奉使舉吏連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踐臺省。不調者猶爲郡守。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司判官日舉榷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薦公於朝。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永定陵駕將發。少府治明器象物甚侈大。山陵使奉詔自

京至陵。凡城門民舍卑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帝封祀儀大物備。尙不聞廢壞所過城舍。今遺制務儉薄。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損。章寢不報。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還。遷太常少卿判^③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履艱蹇求西京留司御史臺。逾年改秘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二十日以^④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西歸葬於富陽。公生平不卹家事。然友愛甚篤。宗門有孤者。收養嫁娶如己子。在朝廷見貴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則開懷無少隱。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凡^⑤治郡部吏有一善必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過^⑥刑。故終身無一^⑦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楊^⑧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

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西京被疾、人有贊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稱道之、其愛獎士類如此。初、兩

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興。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喜與方士談、視榮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秘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縉紳榮之、見於衣冠盛事錄。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散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弟。炎、有文稱、終公安令。錯、今爲天台令。果、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將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綺、太廟齋郎。約、綺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盛、次適德興令梅。堯臣、次適延陵尉傅瑩、次適吳縣尉楊士彥。孫三人、景初、將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并幼。公才位德美、當列國

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館閣校勘尹某狀。

尹洙撰 《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于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于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



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于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于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悅、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

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



公文行、眞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耻尙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于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脽、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縉紳韙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

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尙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尙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于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鎬、爲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

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于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于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禮。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

競。我休而靜。其道乃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一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

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尙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眞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眞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謬，斬於京師。

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眞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眞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

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并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六二

校記

①開：原作「聞」，據四庫本《武夷新集》改。

②意：原闕，據明刻本《武夷新集》補。

③州：原闕，據四庫本《武夷新集》補。

④城：原闕，據右引補。

⑤寶：原闕，據明刻本《武夷新集》補。又，「□錄」，四

庫本作「豐神」。

⑥克：原闕，據明本《武夷新集》補。此字四庫本作「推」。

⑦廷徵：明抄本《河南先生文集》作「廷徽」。

⑧揚榷天：原作「楊榷夫」，據右引改。

⑨分：原作「公」，據右引改。

⑩毆民：原闕，據右引補。

⑪若：原誤「芳」，據右引改。

⑫征：原作「任」，據右引改。

⑬勢：原作「者」，據右引改。

⑭「奏」上原衍「闕人」二字，據右引刪。

⑮米：原作「來未」二字，據右引刪改。

⑯奉：原作「奏」，據右引改。

⑰「謝」下原衍「意」字，據右引刪。

⑱「判」下原衍「官」字，據右引刪。

⑲以：原作「戊」，據右引改。

⑳凡：原作「況」，據右引改。

㉑過：原作「故」，據右引改。

㉒一：原誤「二」，據右引改。

㉓楊：原作「惕」，據右引改。

㉔興：原作「無」，據右引改。

㉕弟：原作「第」，據右引改。

㉖錯：原作「館」，據右引改。按前云以五行定名，「錯」

爲「金」旁，「館」則無意義。

㉗果：四庫本《河南集》作「杲」。

㉘梅：原闕，據明抄本《河南先生文集》補。



藏 齋

② 睢：原作「睢」。按汾睢即汾陰睢，見《漢書·武帝紀》

元鼎四年。據改。

③ 鎬：宋刻本《范文正公集》作「鎬」。

④ 果：右引作「杲」。

⑤ 於京師：原校：「三字一作『於市』。」

⑥ 「慘」下原校云「疑」。

宋儒碑傳集卷八

孫奭 陳堯佐

孫僕射行狀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占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爲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產利。夙儒太原王徹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徹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久之、爲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於是徹門下生悉從公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劃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憎忌儒服、公不見禮、遷至汶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偕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主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於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爲講員。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顧不得若人耶。因賜公緋衣銀魚、

用是明年切免大丞相以郊禮。及眞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於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丁內憂、敦譬還職、是正七經義疏。以勞再遷尚書屯田員外。他日、帝命執政諭公曰、朕悉爾懿行、今欲改任他官、具以情上。公即對、君行制、臣行義、量能授官、君也。食焉罔避、臣也。又敢擇官、以奸王誅。對奏、天子納焉。罷官職、以都官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先是、五郊從祀、神無席、尊無罍、七廟時饗、獻神饗福、互用一散尊、豆無三、瓊登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上帝、外陔止十七祠。饗先農乃在祈穀之前、釋菜不備三獻。公建言、獨恭不裕、專菲則薄。卹祀媚神、稱而後宜。有詔從焉。自是器備樂完、天壇醑食六百八十有九、祀農更用辛後吉亥、國學獻事不攝祠官、重矣。與諸儒分集冊府元龜。帝將東巡狩、攬瑞命、建元封、命公乘驛至塞下、諭契丹所以告成之意。俄假節以金紫、即王庭賜其君長。廟



儒藏

飲策勳、叙轉職方。帝察公守正持重、小心謹密、練達光明、才任公卿。明年、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判登聞鼓院。以汾陰詔書、改兵部。始、封瘞二禮、希闊於代、刺取屬圖、公皆參焉。尋、介岱帝奉冊使、還、與文元晁公等同主貢條。又、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時、眞宗已封禪、則西至蔡^①上、明接萬靈於殊庭、大抵名山神靈之封、皆望幸矣。六年、遂下詔、用開元故事、款瀨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爲言、天子雖喜其意、然謂稽古擇善、何常之執、更爲解疑論、以示群臣。始、尙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盡溫清之報。詔不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瞻省、制可之。乃守高密。居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職。還臺、糾察在京刑獄、祥符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爲盛節、詔天下飭齋合燕、費且不貲。公建言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

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財力、稍稍減郡國祠醮、終如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以尙書公年九十、按禮、家不從政、據令、許解官侍養。帝覽奏、歎息、詔丞相府曰、孫某或請急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兗州。明年、改元乾興、眞宗之後元也。其三月、今上即位、例遷工部侍郎。八月、驛召公還、拜翰林侍講學士。俄、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復知通進封駁事、兼群牧使。會修先朝實錄、以公有胥臣多聞、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尙書公寢病也、朝廷知公孝、特許乘傳視疾、再宿至汶上。實錄成就、遷刑部。及尙書公齊終、公號慕癯毀。尋詔奪服。公固願終喪、上命貴臣敦諭、公不得已還都、復舊官。頃之、兼判太常寺及禮院、再知審官院。以久次授兵部、權吏部流內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貿茶轉貨、法久而敝、計臣欲撻囊橐、權浮淫、實繫參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不避亂亡、臨文未

始爲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諄諄爲上言之。掇五經之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奏御。繪無逸篇爲圖、願置便坐、爲位寧觀省之助。時母闡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朝暮暮未有曠日不朝者也。陛下春秋鼎盛、宜日御前殿、見群臣、發揚健粹、覽照治本。而上方奉養長樂、故謙讓未遑也。於是公年七十、因請問所致所事。上章者三、皇帝與莊獻太后特御承明殿存諭數四。公頓首、且言勸導無狀、以暮日希遠途、恐不能自還、無以塞責、乞全首領、爲陛下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猶詔公與今龍圖閣學士馮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今禮部尙書晏公殊讀唐史。是日、各賜帛二百匹。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謝、更求近郡、上乃從焉。改工部尙書、以本職復爲兗州。且命須小會畢、乃得辭。待禮復數月、請行數矣、乃宴於太清樓、樂闋。上出御飛白書、宰府樞臣大字軸各一、學

士以下小字軸各二、惟公與文元大小兼賜焉。朝廷榮之。并詔賦詩、述所以優待師臣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陳將奉違帷幄。上亟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有具衣釘帶材馬之錫。及治行也、又宴瑞聖園、就賜御製詩一章、復詔近臣爲詩以餞。議者謂漢疏受、桓榮、赫烜寵光、不克過之。明年耕藉、改禮部。公爲政多惠利、嘗奏復濟瀆故道、濬其鍾水。濟鄆之田、微公其魚。所至興儒學、教導不純用法律、有足稱者。事皆責丞史掾屬、總綱目而已。人皆宜之、不見爲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上知不可奪、乃聽遷太子少傅歸老。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明日禺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途四十年、訖無悔尤。乃今奉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爲知命。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爲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當無內姬妾。獨若與孫在、庶不死於婦人之手。己丑、如期而薨。訃聞、天子廢朝震悼。以



左僕射策書驛告其第、延其賞於子及孫二人焉。贈贈稱之。士之仁且賢者、莫不相弔。徵數令名、洎終并榮。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追啓湯沐。三子、曰瑤、仕歷司虞、止員外。曰琪、止衛尉丞。曰瑜、今爲殿中丞。息女三、長適高平范昭、季適昭弟曙、仲適琅邪王景仲、蚤卒。公於學無不該總、精力彊記、絕人遠甚。以爲禮莫大於祭、故受詔次宋興以來郊廟容典、爲崇禮錄。祭莫尊於天、故本其六名、實則一帝、是康成排王肅、彷彿千載、貫諸儒之論、爲南郊奏。樂莫盛於雅、故哀羽萬同律、爲樂記圖。孝莫重乎喪、故援古塞違、爲五服制度。五經之學、章句數十萬、後生佔畢、厭苦其說、故作五經節解、刪去盈辭。又請以劉昭後漢志裨范史之闕、尙書釋古文以檢攷今文。謂孟子附聖立書、莊周根道德之論、律有學科、宜并刊布。又同定論語、爾雅義疏、皆鏤槧垂久。唐明皇刪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

不篤、公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韙之。在內閣也、眞宗賜歌詩俾之次韻、公屢辭、不聽。乃有賡載集。資質詳審、進止如有寸尺、無僂言遽色。接誘士類、侃侃如也。或以奇袤怵之、則玉色山立、不得而撓。然志尙隱約、器服塵素、不徼福於神、不愧辭於人。善推己以恕物、不格物以己長。讓夷損怨、稱爲長者。尙書公之疾革也、公舐潔其面、以代頰御、未始就子舍褫衣帶、養者以爲難。安車之還也、日延鄉老道舊爲樂。先時、邑子或從公家宰貸息錢濟劑、券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轂士、不進不止、成就諸儒甚衆。而馮公元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先顯、公爲內閣、馮甫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抗茵憑侍金華、與公同列云。至於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存於有司。伏青規、秘皂囊、則詭辭焚藁、外無知者。嗚呼、公有黃中通理之才、服勞累聖、發舒事業、旣光大矣。第不登三事、

暮九德、寧天嗇公、蘊而不使盡耶。將人匱公、賜而弗及庇耶。知與不知、咸爲公恨。卜竈有日、節惠茲在、敢摭雅行、告於有司、謹狀。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六一

僕射孫宣公墓誌銘

聖上嗣位之初、丕承淳烈、將以雍言布度、召雋老、惇儒入崇政殿中、以興金華之學。時惟樂安孫公、爽皤顛魁壘、授道帷幄、辰告日躋、淵靜揚休、出入十年、厥猷茂焉。乃天聖辛未歲、以惇暮告勞、上還所事、天子雅貪公肅艾之望、倚以訪逮需。奏三上、皆不報。公面自陳啓、頓顙流泣、帝爲改容、第許以兗州之章、申几杖之俟、猶命講老子三章、重以束帛乘馬、襲衣纓帶、命賜備厚、冲概以光。乘輿燕於太清樓、別詔近臣餞於瑞聖苑、敕預會者賦詩、必類、且錫天什、寵賁其行。師臣禮遇、實無與二。公居東一年、上書求謝、惓惓愿確。朝議重違、進拜太子

少傅、以安車還汶上。明年夏五月、感疾甚篤。己丑、奉裨衣復於東榮、實明道癸酉、於是公之生七十二年矣。訃聞、帝震悼、廢朝、制贈文昌左相、贈泉二十萬、錄孤若孫一官、易名曰宣。嗚呼、哀與榮更相終始、其所以得之者、有猷有爲故耶。公字宗古、代爲本郡著姓。由公徙居於鄆、今又爲鄆人。諱霸、曾王父也。練、王父也。翌、烈考也。饒夫人、嫡妣也。丁夫人、繼妣也。率祖而上、皆毓德丘里、不經世務。考槃在志、以篤睦肥家。叢鬱慶祥、侯公而發。烈考累封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尚書。二夫人以鄆陽、濟陽二郡賁湯沐之典、從子貴也。公強志精力、爲諸生時、已通五經之說、百家之藝、游長者間。久之、名聞京師。端拱中、擢明經高第。自釋褐、閱十七官、更五職、咸以最顯。由莒縣主簿授廷尉平、參大成均之屬、轉本寺丞、遷尚書省。又講經於諸侯王邸、升奉常、爲博士、入尚書臺、爲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以



儒藏

司平、中兵、二郎中待禁閣之制、改諫議大夫、給事、合六官踐其四。以小司空累遷至大宗伯、并兼玉堂講勸之任。小司馬時又帖秘圖侍從之職、裕於德而無於仕也。蒞十一局、爲審官三、吏銓三班各一、其啓擬無滯材。署銀臺封駁再判^④、聞鼓一、其進退無壅情。糾京獄、罰以麗、使牧校騶斯材。總大農、事以給。太常、太學客官、皆游領焉。舊章之不忘、抑公是賴。三守邦治、高密五年、孟津三年、魯郡再、并期年。仁厚愛利、除一切之禁。風聲化條、爲二千石表。簡任之尤者、則章聖上封之歲、假節境上、諭安遼人、通聘於鑿、無閭之落、又接其使於藁館、道二國之言無私。冊號鬱蒼、介使輶之華。程較俊選、精官材之辨。增修商彝舊任、寵^⑤其遺利、歸之縣官。十累階、止正奉大夫。七論勲、至上柱國。開國爵爲公。食邑稱是。其發揚烜赫如此。在太宗時、輦過庠舍、公自下陳、捧經升階、講說命三篇。因古順諷、音旨

華暢。帝大褒挹、即賜五品袍魚、羣聽始竦。在眞宗時、屬柴梁岱、橫河汾、擁符瑞之富、羣臣爭欲推天意、興希闊之事。天子方憑翠帽、彷彿瀨鄉之區、眇然以思聖眞之遺風。公獨建言危微之本、毖乎所忽、且引唐開元終悼後艱爲戒。帝亮其懇至、多所開納、然猶著論以剖公之疑。時郡國多上瑞物、公間得見、具言珍禽異卉爲和氣所蔓、以昭盛德。然脫有竄僞、非應天之實。又言道家祠醮、所費不貲、以愛畜財用爲急。書數十上、啓心進熟、靡所回隱。皆可以紓國庇民、興天下長利。卓然有古風烈。彼齷齪容容、毋忠固意、且不得與公徒隸齒、眞可愧也。及在經省、則取無逸篇繪圖以進。詩書道前王、喪亂、進讀者臨文卹忌、或粗略含糊。公獨不然、必爲正言之、冀以多識故常、有所裨勸。能納君子善矣。公之典禮也、始請無祈穀而後農、冬至侍祠於郊、以天神醑食、宗廟復二舞雍徹、孔廟三獻有官、



迄今奉行為故事。唐禮、祈穀、大雩、大饗并祀昊天五帝、國朝因之。公上言位號重複、不合正禮、且天無二帝、特以五時生育之功強爲六名、冬至園丘宜罷五帝位。孟春禘感帝位、日於東、月於西、以會禮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之文。雩饗宜祀五帝、不設昊天攢題。事下有司、咸謂祀爲大事、舉而廢之、不以疑定議、卒報罷。然服公論據精洽、願下其書於史館、則神不瀆矣。初、公患五經章句浮長、刪爲節解數百篇、取九經之治要、著微言五十篇、實被詔獎、作樂記圖、承詔撰崇祀錄、次五服年月、爲一家之言。奉和兩朝聖製、著賡載集、體尙沈雅、不爲華藻。自七經之疏、皆與刊正。史志、子篇、律學、未鏤官槧、以次建白。自是流布、學者仰之、殆如杓然、終始典於學矣。舉動溫重、外和而內莊、譬干、莫在匣、隱然常若可畏。何隆名重器、不植黨援、而盜言哆箕、無所奇中、由慎密以自將歟。性純孝、篤於溫清。

既荷囊珥筆、朝夕禁近、不得休沐過家、而烈考尙書又重去鄉里、歲時上壽、公弗及預、數上書辭、官從養、帝頗難之。於是有左符之授、再徙地益東、蓋公志也。尙書年過九十、公亦耆、指使尙就子舍、曳班裳、言不稱老、養者以爲榮。及時侍疾也、不嘗藥不進、不復飯不甘、鄒魯之人多能言其行。練達臺閣制度、有咨無不得判、議者以許東京胡廣、而持正過之。善知人、精於評鑑。今左戶二卿始平馮公、初在黃綬、公亟薦於朝、至於光大發舒、綢繆累聖、與接武露門、俱名儒宗。及馮浴室之召、遂讓其班而居公下、清議咨美。其他推轂士甚衆、雖未大顯、皆休有令聲。俊乂用章、繫公爲重。處約居易、讓夷難進、不疚利於回、不愧祝於辭、甘是介節、訖無恫悔。及菟裘之還也、召鄉人諸父、揮金以爲歡。海鯤冥鴻、所造而適。撤瑟之外、前處正寢、以諗考終之期。物怪氣焰、罔形請禱、獨召子姓以授治命、屏御

不使進、且曰、以齊吾終、遺禮惓惓止於獻納、傳稱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云、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如公實參有之。夫人天水趙氏、服珈鈿之華、能循法度、老不逮享、追封本郡。三子、長曰瑤、次曰琪、季曰瑜、由公任、各以材力進。瑤歷司虞員外郎、琪爲屯衛丞、并早世。瑜今爲殿中丞。諸孫逮公之廕、爲卿寺屬者五人。殿中君以公殯之未祔、求爲本州賓介。怵懼摧怛、奔問於陽卜。得今丙子歲冬十月癸酉吉、奉公及夫人之喪、克窆於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塋之穆位、順也。以祁曩爲經生、實被公薦、參掌儀署。又節惠以舉周法、知公之績也。熟見託論譔、是用次叙其行、而納於窀穸。銘曰、

猗歟公之文、慮憲秉彝、式是古訓、進爲經師。挾策立言、刪剟游枝、擧其蕤兮。猗歟公之仕、丁辰展美、其弁頎然、其纓華止。不蹈九折、安我六轡、坦斯履兮。猗歟公之德、方嚴直清、鎮浮含厚、不伐存誠。匪

躬蹇蹇、受命青青、時則行兮。猗歟公之老、在汶之陽、貴屏國爵、宇發天光。弋者何慕、鷦鷯已翔、壽俾臧兮。峨鬣封兮、序先域、纍密璽兮、照窀穸。子克荷兮、孫繩繩、奉二尊兮、安此宅。褒善猷兮、刻沈崩、崩可泐兮、名無垠。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八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
神道碑銘 并序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尙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眞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於初、盛於中、有於終而大施於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翺、當五代時、



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於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翺已下、三世不顯於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

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於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

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於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創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

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常以方嚴清肅蒞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共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



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

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於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於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且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

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尙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於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〇

校記

①蔡：原誤作「葵」，據宋刻殘本《景文宋公集》卷一〇七改。

②稱：原作「大」，據右引改。

③「息女」至「蚤卒」：原脫，據右引補。

④間：原作「國」，據《宋景文集》卷六一《孫僕射行狀》改。

⑤寵：疑當作「籠」。

⑥「其仁」至「信於人」：原無，據原註補。

⑦轉運：原作「轉運副使」，句下注云：「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按《宋史》卷二八四本傳，堯佐曾任兩浙轉運副使、京西轉運使。故以「六爲轉運（含使、副）」爲是。據刪「副使」二字。

⑧方嚴清肅蒞下：原作「方嚴肅下」，據原校補。

宋儒碑傳集卷九

張士遜 王惟德 薛奎

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

令公本系清河、五世祖唐、任刺史、因僑於漢南。曾祖諱某、以廷尉平總襄鄂七州都計、居襄帥趙凝府。凝爲梁所敗、走江南、因避地鄖鄉、卒葬於斯。祖諱裕、字某、試金吾長史、嘗莅蔭城監院、遂占數焉。後榜陰城曰軍、光化是也。考諱廷朗、恬曠卷道、翔去弗仕、咸以醴德厚行、品於州曲。慶靈回復、克開厥嗣。其後公貴、三世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兼中書令、尙書令、以郈楚、韓三國公啓之封。曾祖之配曰郭氏、祖之配曰胡氏、封燕國、晉國太夫人。妣趙氏、封魏國太夫人。繼母二、曰龐氏、曰李氏、以韓、魯、越竝加大夫人之號。初、魏國產公七日、疾且革、有姑適全氏、以公屬其姑曰、娠是兒、覺有異。今疾不支、以是長累姑矣。語訖即絕。姑感慨、鞠養同

於己生。公生百餘日、甫能啼、幼即穎特、習貫如素。及其長也、身長七尺、天骨峻擢、隤然志量、莫挹其際。受經於嵩陽張恕先生。恕有道之士、見公學尙根本、行中儀矩、歎謂之曰、子天機如法、未易可涯。後與濟北戴國忠、廬陵歐陽慶學於鄧城。淳化初、本土勸駕、端圍覆試。於時取士、優先舊人、初詣公車者、臚傳報罷。公颺言曰、襄漢人士、陶化尙少、必欲諷勸學者、乞從隗始。占奏條暢、太宗聳然異之、即賜公第、解巾鄖鄉。薄先墓在焉。初政有條、衆畏且愛。秩滿、除射洪長。蜀盜甫平、瘡痍迄起、賦重俗惡、不堪長治。或恤公曰、得射洪何哀。盍易他邑。公曰、事不避難、志不求易、有民與社、吾何懼焉。至即安集勞徠、恩意甚著。夏旱、郡邑馳禱、靡神不舉。公初至邑、齋戒外、次禱於白崖山陸使君之祠。旣奠而竣、斂版以俟。時陽驕熾、天無纖陰、須臾繁雲大合、而雨連屬三日、遠近霑足。涓辰報貺、刻文識其



儒藏

祠下。剽輕聚盜、保匿境內、公廉知主名、陰設方略、詭以輕事、一切捕繫。數日、州果符下、牙將提兵捕劇賊陳漢遇八人、至則賊已獄矣、咸稱神明。轉運使檄請治鄴、便道詣郡、射洪民數百追路邀持公馬首以歸、曰、我邑官人也。郡以其狀白外臺、檄至、聽還本治、其得民心如此。張貳卿守左蜀、有采訪使至郡、詢屬吏之賢否、雍曰、本郡十邑、屈得一指、惟張射洪耳。後除襄陽長、內艱不赴。除喪、趨冬集出許下。故內閣查公道時領漕京左、嘗更守蜀郡、高公射洪之政、館致累日、以書薦於楊文公大年。文公遂於風鑑、少所許可、一見大加器賞、便期以公輔、促公獻文闕下、自攜其副、介於執政。業有俞旨、行給試札。會有澶淵之幸、事從中寢。以薦例應格、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民喜訟、吏詆欺、前後宰守、經常繫者、不減一二百。公平處悉當、劇易迎解、訟源自閉、牢戶至空。軍帥武白訪公、詢今

昔煩簡之殊、致以何道。公答曰、前以精密致煩、後以疏略成簡。白尤歎語致之美。嘗手植海棠於庭中、後之爲邑者欲伐去、老吏以爲不可、泣諫乃止。迄今訂之甘棠焉。遷秘書丞、監在京折中倉、除御史臺推直官。楊文公薦才堪御史、兼除察視。時貢舉新格、始用糊名、張設科防、間有未密。公受詔巡鋪、巡經學已、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當引試、於巡體非便、請出以避嫌迹。主司以令甲無有、公自表引去、不俟可報。眞宗覽奏、深加歎息、因記名於禁屏。自是著令、與主司有雜嫌者、移試別頭。江南轉運司闕、中書兩上擬曰、已再見卻矣。特有宸旨、越次用公。封禪汎恩、就除殿中侍御史。在江南歲餘、除侍御史、移廣南路轉運使。公以南海饒寶、薏苡足鑑、雖所須藥物、皆自北營致、而南到部市無私焉。章聖意在試用、故嘗以公番禺一二所爲、伺知治行。時朝家獲元命之符、因飭馭之格、訪



四方州郡置觀榜以天慶。公上言嶺服僻陋不堪大役、建議諸舊有觀處、宜改用金額、別增一殿、以虔朝謁、朝廷從之、班下著比。時太尉王文正當國、歎其有體識。西祀慶成就、除尙書兵部員外郎、被召入對、延見數四、言皆意合、去輒目送、以將漕之重、除河北轉運使、詔徙棣州、以避水害。城中糧餉滯積、議者難於遷運。時濱河諸郡歲飢艱食、公裁留支計、餘竝貸以與民、約以來歲輸還。新州公私便之。如期率集。明年主上出閣、高選僚友、召還、除戶部郎中、充壽春郡王友。規中入謝、上面諭、選卿來久、幸煩友教。公俯伏祇詔、恪勤授經、敷譯聖言、開導元良。德必依孝、動則循禮、上徇齊而敦敏、學緝熙而光明、卓然日躋、繫於體訓。授詔充契丹國信使、辭於便坐、趨入殿戶、馳遣中人召入、引至上前、諭以元子煩卿誨接、朕嘗以卿語宰相、最慙於訓導、輟卿不可以使材之難、少逾卿者。公因叙謝、

趨下再拜。復召升殿、再諭此行出境、惟當執禮、答問以實。若關兵要、辭以他語。賜坐啜茗、謁者贊罷、復趨陞石對揚天子之休命。公初入壽邸、及主上一經之畢、眞皇皆賜御詩褒美焉。至是聘北、復有宸藻寵行、朝野榮之、前無此比。使還稱職、以國藩初啓、除昇王府諮議參軍。東宮旣建、除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未幾、昇左同知審官院事。四年、兼太子賓客、知審刑院、判史館、兼樞密直學士、審官如故。眞宗治定淵然、凝監太清、機政參裁、旁倚儲德、始以二府正弼通領官^②職。除公太子詹事、會靈觀判官、餘如故。五年、以本官拜樞密副使、尋遷給事中。皇初紹宅、三遷戶部、吏部侍郎、尙書左丞、充祥源觀使、竝居內密之職。六年、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罷相、遷刑部尙書、知江寧府。九年、來朝京、除定國軍節度使、鎮許下。十年、拜刑部尙書、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明道之元，落成宮寢，職在使領。二年，遷兵部尙書，升冠宰席，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獻懿二后祔洛，以公充使，領護園陵。尋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景祐二年，有保釐西洛之命。五年，復以夏官尙書，升序上袞。寶元郊類，充大禮使，籌相儀之勞，進封鄧國公。上方倚任舊德，挹仰耆訓，機務大小一一咨決。公亦竭精盡慮，彌補察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自以儲帷階進，感會聖恩，思潔進退之分，全君臣之美，欲後世莫窺其間。於是七露章，推言己意，求還時柄。天子憑賴，中旨批諭，有公無困我之歎。進見，乘間又懇懇乞骸。上亦感悟其言，閔勞職事，冊拜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許朝朔望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都城出入，許施青蓋。師瞻主睠，終始尊顯。國朝宰相，自中書致仕，惟公一人而已。艾服官政五十餘載，內修孝悌，以廣親親；外崇禮樂，以

接天下。保誠任素，履中蹈和。乾興受遺，繼秉相軸。皇初遵晦，獻后參制，近習藉寵，勢有放焉。公與一二雋弼，同心彌縫，闕漏消弭，間隙援進忠謇，選用儒碩，備諫正勸講之任，開益神睿，綱紀臺穆，厥功茂焉。冀州上曹某急變，搆基者規中樞老。二宮召質，諸弼俱無言者，獨公保任大臣，無異志，言色詳正。卒指以厚善，罷公政事，出金陵。上終眷之，後復其爵，上還所籍田廬，甄其子孫。公中不自欺，大較如此。凡所解釋，多見全度。好獎進士類，喜掩覆人過，不念舊惡。特稟純孝，感姑撫育，事之如母。姑亦早寡，一子文秀，後卒。復棺之際，公適在外，及還，盛暑，堅求發棺，已而視之，哀慟殆絕。姑爲之輟泣，曰：「吾子雖死，汝在，固無憂矣。」公悉心奉養，先意孝順。姑後病死，行服營葬，身相舁柩，徒跣墓次，行路觀者歎息純至。及在樞宥，表陳前恩，特贈姑南陽縣太君。姑之子文秀，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刻石以紀

其事。今宣猷原武鄭公之文也。每語及姑兄。泫然流涕。武當鄖卿先塋在焉。嘗表求置寺以紓罔極。詔以乾興賜之額。營築之際。工徒艱水。溪路回遠。疲於行汲。一旦墳側靈泉自出。役夫持鍤隨而浚之。淵澮甘清。絕異常水。飲者皆足。衆不病渴。日月引長。施及墟落。公刻文志異。名其泉曰孝感。錢思公美而作頌。併序其事。公奕世滋善。深奉竺乘。公學力之強。妙悟性理。寂默常照。疵吝隨遣。不使纖芥點於太清。以至歷四方。經百物。神用無滯。機應不差。干將莫邪。所至立斷。隋珠和璧。未嘗自珍。初服小官。晚都大位。久幽不改常操。三入而無喜色。所謂器博用大。道周性全者也。出殿大邦。克勤小物。不養虛體。務收實迹。所至有愛利之風。無苛留之獄。許田患水。築隄以捍。堅完峻厚。歲息愁墊。許人至今蒙其賜。及得謝。神明克壯。旦起玩易。老閱華嚴諸品。與赤髭白足之士。對談法要。得名教之

樂。忘形役之累。城南賜園。殊爲名勝。暇日後車載客。相從文酒。雅題探賦。清篇賡屬。野興所適。或累日忘返。公綴文根道。尤遽於詩。峻整平淡。通有二體。登科日。嵩陽張先生以詩寄公云。全篇合雅道。一舉得仙枝。乖崖張尙書以雅道自處。少所推挹。嘗覽公詩云。巨峻如天設。看來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酷愛張水部籍詩。嘗評之云。語雖似近。思致清遠。淺於詩者。不足游其藩閥。保釐西洛。有三游嵩少詩。及還政事。與故相宮師陳公角才聯唱。詩筒日至。縉紳多傳諷焉。況之劉白。公嘗受詔。主作皇太子及寶元尊號二冊文。典厚深重。世稱名筆。撰集則有明道籍田。謝廟二記。箋註御集。譯潤經文。公咸預焉。文集十。曰應制。曰春坊。曰舊帚。曰江嶺。曰許洛。曰歸政。曰過家。曰小集。曰雜文。曰表章。內七集。自作序冠其前。行書遒勁。毫法殊逸。尺牘所作。人競藏弄。歲時伏臘。太官珍甘班



賚兼優、勞問不絕。元會誕節、參綴宰聯、抃舞稱觴、百僚聳觀。龍光體貌、爲時元老。上嘗遣近璫持賜公飛白千歲二字、神毫奮迅、天然攸縱。公進長歌二百言稱謝、優詔賜答。模以琬琰、龕於西堂。翰林學士宋公子京爲之序。前後所賜宸翰、積百餘軸。居常秘奉。公以乾德甲子九月二十一日生、於皇祐元年正月己酉、晡後薨、年八十六歲。上聞而震悼、詰旦車駕臨奠、哀慟數四。賻中金三千兩、輟視朝三日。冊贈太師、兼中書令。翼日便坐決事、上顧宰相曰、張某可惜、昨日有言庚戌是朕正本命、未可致奠。朕以其師臣舊德、首於藩邸輔導、遂定志而往。宰臣進而言曰、陛下如此、過於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也。茲事不惟張某之幸、實爲陛下聖德之美、乞宣付史館、庶幾光輝行遠。上從之。二月某日、皇帝出哭於外次、百官奉慰、哀榮之極。人臣少比。初、公卜葬父母、遇觀之蠱、卜者曰、易所謂幹裕

其父母、吉孰大焉。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公將終身履之、貴而有壽。其後三師就第、十年棄事、養和綏福、得上九之象焉。間歲一還鄖鄉、拜掃塋墓。三世墳典、皆至極品。卜者幹裕之說、不其信歟。未薨前二日、猶之園墅。晨起感疾、初不甚苦、方答親客書簡、俄而委順。公起布衣、爲王者師、三持化樞、再領台鉞、任德爵之重、爲典刑之老。易之大有上吉、書之五福嚮用、公皆全而履之、初無缺者。初娶蔣氏、追封晉陵郡夫人。再娶黃氏、追封英國夫人。三娶馮氏、封舒國夫人。皆賢明婉靜、儀諸中閫。男子四人、長友直、任尙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友侑、殿中丞。友正、將作監丞。友誼、奉禮郎。蚤卒。四女、長適工部郎中安稹、次適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邁、次適太常博士呂公孺、次適刑部郎中王素。適安氏、王氏者、先公而亡。龜筮襲吉、日月有期。周咨家臣、參稽官閥、敢陳有覺之行、願摛無愧之辭。

謹狀。

胡宿撰 《文恭集》卷四〇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惟宋四葉、天以端命付皇帝、既社南邦、乃建元儲。始御資善堂、參聽天下事、眞廟委成、群臣遵審訓、奉上國寶。皇帝即位、重光合華、道益大興、天燾地持、罔有不承。惟其佐曰清河張公、由戶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及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事、出入兩宮、實輔實維。逮潛而飛、神攄景發、首徂天極。上之六年、制詔有司、先帝遺朕寶臣曰士遜、毗亮厥初、勤勞我家、外經內幹、聲烈嘉飪。罔德不酬、朕庶幾焉。爾惟相、且類台德。前此、公已三遷爲尙書左丞、乃以禮部尙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分執政事筆。於是綱紀文章、張設修明、公與二三臣協恭濟度、風力銳甚。因其

故而奉行之、本其宜而財相之、所以鎮浮扼動、便安元元之道甚備、翕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強、宗子留鄉里、使酒不軌、既具獄、或謂利用并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噤嘿相顧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肖子爲之。時間語先入、利用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尙書、知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爲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土、還所籍產、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知許州。踰年、用舊官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明年、上專攬萬務、除門下侍郎、仍前官、遂總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西洛。時楊崇勳亦罷樞密使、以帥節兼台司、同謝殿中班、在公右。帝憮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昌。公不以漢相尊廢事事、爲政有體、不曲折煩苛、時時方略縱舍、有足觀者。賦更在民、類先與期、故所到皆有惠利仁愛。築大隄



儒藏

環城以障濼潦、瘡積燥完、戶免墊愁、許人蒙休、鑣碧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上推雅故、復進公爲上宰、盡還前在丞相府之領。俄封郢國公。公旣以年高位隆、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讓還印綬、面陳又十數。雖上之所以拒而留者、亦不勝記。公執不回、遂冊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聽謝。特詔朔望、大朝會并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俸。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爲初。辭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上眷矚加等、或遣中侍者勞問。嘗御書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難老。公因鋪叙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爲歌一篇、贊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己未薨於第、享年八十有六。翌日問聞、上駭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曰、直陛下元命、不可往。上曰、股肱實虧、日於何避。遂行、哭之慟。賜銀三千兩、布帛醪米副之。以太師、中書令賁其柩。進陞宗黨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

字順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鴻徹。太宗異之、擢乙科、調鄖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憂自免。還、除秘書著作佐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楊億在翰林、高持風鑑、少所器可、薦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頃江南轉運使闕、中南東路、三遷至兵部員外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囁棣州、有詔徙陽信。官見糧多、不可以遷。公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入新郡、振乏權贏、衆賴以紓。眞宗最公治狀、欲遂寘左右。會王府開、面命公曰、枚選於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調護。公身七尺、進退安重。中隱正、外文明、篤於孝友、根於仁愛。一時士大夫歆艷、成就出門下者、皆名流鉅人。施予姻舊、稟稍略足、不問在否幾何。任樞省凡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紀。方上諒闇、冢



司持衡、排抵時望、陰席權寵。公居其間、防檢百爲、身侔長城、慮先元龜、妖脂讒具、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蓋乾興時、善公之謀。章獻佐治、軒陛重嚴、公事二聖、外謀必聞、裏言不宣、孝承慈佑、鴻名雙濟。及乾剛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竊出上書、妄言變事、又有譏諫官立黨者。公還奏上前、質其誣讎、於是告者結三歲刑、諫官事寢不下。故明道間、見公之忠、耆德復用。上方厲精聽斷、公朝夕進見、一力匪懈、登峻籲良、緝興化條、太和嘉生、蒸薄滲漉。舉天下全盛、視公所以致君、至不至耶。大抵相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德、經綸之業易言、而鎮靖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傑輔、皇極之全懿者已。故寶元以來、著公之勞。公之引年、人間事一不概意、閱黃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內、乘和日化、與相頽靡。再過鄉上冢、召故人長者、散金爲壽。野服巾車、不

自貴其貴。百社蕃并、化爲康寧。偃然牖下、如蛻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輩、又善公終。聖上所以惻恆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諡爲文懿、匪公孰宜。凡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判官、以近臣兼之。契丹國信使、在藩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使、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莅之。邑戶萬五千七百、勳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于書史、多所汎覽。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所彫斲。故禮部尙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既詔索遺藁、家丞錄五集以獻、遂秘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公之先、蓋漢陽王東之苗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本道帥趙凝府鈎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鄖鄉、道葬焉。配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

城鹽鐵院配曰胡氏。父廷朗、隱約違世、配曰趙氏、二龐氏、李氏。公能推恩、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郃、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魯、越國封自妣而上五族太夫人。公即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喪、屬公于姑。顧復勞苦、至於成立、公請於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喪也、如母而不緘。姑子全氏、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黃氏、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四男子、曰友直、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偁、殿中丞。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誼、奉禮郎、獨早世。上卹其孤、故友直爲史館修撰、友偁任親民官、友正選大理寺丞。薨之年夏四月癸酉、克葬公於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英、舒二夫人祔焉。諸子以叙公之業有故吏狀、飾公之惠有容官議、冊愍於朝、誌埋於幽、奏終藏事、無不如志。惟繹石巍存、可刻以磨、若又著庸其上、顯摠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

史臣祁繫以詞曰、

惟天興雨、有雲歆蒸。惟辟撫期、有賢挺生。賢者謂誰、英英令君。竭來於朝、對我聖真。帝啓南社、實護且毗。旣在東宮、陟降不違。帝受昌珍、瑞福紛綸。負日當天、四海復晨。內經鴻樞、帝心以嘉。三陟宰司、并秉將牙。公之在朝、施設有方。百工儀儀、莫匪峻良。公之出藩、人以阜安。黍稷熾豐、靡厲靡患。囹圄歲空、吏不傳爰。老還第家、爲國傳臣。班視台鉉、寵光益振。陶天之和、用克永年。未始疾憂、委化而蟪。帝嘆愁遺、行不便時。殮以袞章、歿軫餘思。凡公猷爲、一代宗臣。有助在史、有德在民。昔周之奭、佐成以功。叶振權綱、王道郅隆。在唐之說、輔明以嗣。擁全威靈、大猷訖濟。公視二臣、孰爲後先。著辭表阡、風烈永傳。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七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龐公鎮鄆州。公命光典州學、學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誼、光特愛重之。後十五年、王生來見光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其親於須城縣長山之麓、子爲我銘其墓。光辭以拙於文。生曰、大臨遠來、非有佗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數、大臨無所諂。唯子之歸、子何得拒之。光媿其言、不敢辭、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生乃出其邑人試祕書省校書郎梁君燾之狀以授光、曰、君諱惟德、字輔之。始爲童子、父行戍於蜀、君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終、君親負土成墳、終喪不嘗酒肉。父自蜀歸、家益富。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不中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爲事、著禮說二十卷。性溫厚、喜導人爲善、鄉里謂之王君子。有鬪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幸教我、我何敢違。即解去、

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不得終爲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君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慍之色。及老寢疾、每祭祀猶強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己巳終。子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爲剡縣主簿。次未名、次大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大學館學究劉應祥、次亦早世。君旣沒、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爲諸生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乃舉兩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爲人、以其子之賢、與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

孝乎親、友於其弟。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爲君子。嗚呼、是亦爲政、奚必仕。

司馬光撰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七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

誌銘

明道二年、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尙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尙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

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尙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



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

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苟。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

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④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

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尙書是加。公有敏德、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九

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六

校記

①原案：「趙凝，《唐書》作『趙匡凝』，此避宋太祖諱缺之。」

②官：當爲「宮」之誤。

③諂：當作「詣」。

④「也」下原校：「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

宋儒碑傳集卷十

林逋 曾致堯 曾易占 崔立

和靖先生傳

先生林公逋字君復世爲杭州錢塘人祖克己仕錢氏爲通儒院學士逋少孤立志爲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草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嘗自錄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于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尙不欲取名于時况後世乎逋不娶無子教兒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仁宗賜諡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匹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

器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其壙中。

萬曆四十一年刻本《宋林和靖先生詩集》附錄

尙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

碑銘 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事卒不行公旣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



儒藏

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恃其聲勢、^②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彊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③公於壽、尤有惠愛。旣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眞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眞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吉^④、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以自解。

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

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⑤之源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鄩。鄩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

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一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鄩。鄩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⑥。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尙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



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揚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⑧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

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

更審計。丞相乃以公^①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

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污我。家人行之。所著仙覺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



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於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二

光祿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羌叛亂、西邊苦兵、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先王詳內略外、化成人和、誰能侮之。不然、憂在內不在外也。願惠中國、以寧內憂。其後朋黨之論興、

變更大臣、公上書曰、羌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憂。正邪亂聽、心腹之疾、憂之大也。惟聖主明辨之、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爲萬世計。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方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爲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爲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爲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亦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爲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黃、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爲、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伏人之

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寺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凶。請糴于鄰州以振飢。明年。公又請曰。今幸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歲。如臯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以葬。而調其孤。爲吏信厚敏惠。所居以廉稱。信州錢仙芝使客過公。諭吏民以惠客。公謝罷之。仙芝執愧。怒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公祖延鐸。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致堯。戶部郎中。直史館。贈諫議大夫。妣某氏。公夫人周氏。吳氏。朱氏。公子曄。不仕。鞏。中書舍人。牟。安仁令。宰湘潭簿。布。龍圖閣直學士。肇。吏部郎中。女嫁承議郎關景暉。南康主簿王無咎。秘閣

校理王安國。江寧府教授朱景略。秘書丞李中。承議郎王幾。宣德郎周彭孺。一卒于家。一再適。王無咎。凡女九人。慶曆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于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青風里源頭。公以子恩累贈光祿卿。夫人分封京兆。父城。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曰。公之葬。旣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勞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爲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明命。雖愚不敢。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邪。及讀其書。又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爲公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顧常以爲志不見於仕。則發之於文。文不施於今。則必傳之於後。有能行其言。則不窮矣。此公之志也。其可謂盛哉。故述而

銘之以勵其子、亦以自勵、又以勵後人。其銘曰、
人之多言、言不由德。德必有言、惟公之賢。嗚呼哀
哉、得時無命。功名其餘、夫復何恨。何以觀德、南阡
之碑。其言不忘、後世之師。公則已矣、其言可試。其
誰終之、在公孫子。

陳師道撰 《後山居士文集》卷一八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
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眞宗
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
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
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
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
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
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
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

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
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
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晔、鞏、牟、宰、布、肇。女九
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
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
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
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
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輒正之。
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
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
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
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
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
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
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
事者能如此。旣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



儒藏

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旣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并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讚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

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破佛與老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

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三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

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祖周度、兗州節度判官、贈秘書少監。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年七十五。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甚、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

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秘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耻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於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僱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釀錢私己、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



儒藏

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

過半。薪槁山積。而所逋之數尙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棣州事。城中池素舄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饑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邀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卧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



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沉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檢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

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己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惠。凡議罪有不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爲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閤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爲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

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於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概、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韓琦撰 《安陽集》卷五〇

校記

①事卒不行：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②恃其聲勢：原無，據原校補。

③「夫敢以法」至「難也故」：原無，據原校補。

④潘惟吉：原作「潘惟岳」，其下校云：「一作『吉』。」

按《宋史》卷二五八《潘美傳》，美從子惟吉，與曾致堯同時，惟岳則不見史傳。據改。

⑤龍池鄉：原作「龍治鄉」，據《名臣碑傳琬琰集》及曾鞏撰致堯孫曾庠墓誌銘云庠「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見《元豐類稿》卷四六）改。

⑥宜州：《名臣碑傳琬琰集》上卷一六作「沂州」，又上有「唐」字。

⑦善：原作「譬」，據南宋龍舒刻《王文公文集》改。縱入：右引作「從入」。

⑧一百：右引作「二百」。

⑨在：原無，據右引補。



儒藏

⑩乃以公：原作「乃公以」，據右引乙。

⑪服：原作「外」，據清光緒九年刻《王臨川全集》本改。

⑫行之：原倒，據南宋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乙。

⑬方：原作「萬」，據明弘治十二年刻本《後山先生集》此下小字注「一作方」改。

⑭法義：原作「法議」，據四庫本《後山集》改。

⑮否：原無，據右引補。

⑯父城：按宋無父城郡，疑是「文城」之誤。文城郡即河東路慈州也。

⑰輒：原作「輕」，據南宋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改。

⑱破佛與老：原無，據右引補。

⑲度：原脫，據明郭樸畫錦堂刻本《安陽集》補。

⑳季子：原作「李子」，據四庫本《安陽集》及《通志·氏族略》三改。

㉑棣州：原作「隸州」，據《宋史》卷四二六《崔立傳》改。

㉒名：原作「明」，據四庫本《安陽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十一

張景 李迪 蘇序 石中立 傅鈺

故大理評事張公墓誌銘

嗚呼、有宋聞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尹能長言、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即厚遺、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之敝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眞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覆計偕、預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

服儒衣冠者、皆共寵神之、愁寘六經反爲外典。故因事見文、爲紀傳數十篇而辨折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貽云。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儉雜、馮戾襪巫、晦之剪除房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眞州推茶務。旣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邁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享、獨大謬不然者耶。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甃、旣窆、則下土實之。曰、千歲後無爲狐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子一、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



儒藏

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護梳柳、以某月日祔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爲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爲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中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丐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嶠才章兮懿淳孝、至撫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獲伸、發吾懷兮露珍、甫半道兮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冢嗣、從藁殯兮二紀、魂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輅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疇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尙立言兮參不朽。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八

大宋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戶食實封

二千四百戶贈司空侍中諡文定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慶曆七年冬十一月壬子、元老太子太傅致仕隴西公薨於京師、有司以聞。上惟先帝察公忠厚、任大節而屬之以政、傳導儲邸、顧託之意甚重。又惟公德義之益、弼亮之勤、隱恫之深、爲廢朝、遣內司賓臨、奠於位、賜恤異於他公。故事、祿以司空、侍中章紱。太常準功行、易名文定。越庚午、帟帷就引、內使典喪、以返濮上。越明年閏正月丙午、葬我文定公於鄆城縣之鄧侯鄉。越三月、申命史臣、譔揚休烈、表之神隧。蓋恩禮始終備已。按牒、公諱迪、字復古。先世自趙徙燕。大王父在欽、以武材仕范陽軍、逮唐季之難、渡河、樂濮之風土、營家老焉。遂徙名數爲衛人、以公貴、贈太師。王父令洵、有知略。初、粵人間湖湘之亂、盜取郴、連、周保權歸朝。公爲桂陽監使、建策復二州。逮潘尹弔伐、師竟道連以絕嶺、

俘劉鋹。終庫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贈太師、中書令。考護明經術名法、以御史推直使案蜀獄、歸節、因言陝部多留繫、連逮糾紛、太皇爲遣傅理出之。召對苑中、問蜀故、中意、賜朱紱。終國子博士、知德州、贈太師、尚書令、蔡國公。曾王妣潘氏、王妣楊氏、白氏、妣邊氏、繼母劉氏、追封魯、韓、燕、陳、魏五國太夫人。公學通古今、深博有大度。初從河東柳先生游、每覽公文章、未嘗不稱善、語門人張景、高弁曰、復古乎、輔相器也、且陶冶生輩矣。賓興至都士、皆目屬之。禮部奏公第居下、及廷對、天子擢居第一。召見、容止嚴重、姿表甚偉。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兗州。召試翰林、遷著作郎、直史館、入謝、加緋魚。尋充鹽鐵判官。屬議東巡、命二輔臣聯判泰寧、經置封事、以公貳之。公始倅兗、嘗言萊蕪冶廢、不鼓、第繇民輸鐵課、凡高貲家率以冶敗、至沒入田產、械繫孤嫠、請罷冶賦。大農張空簿計文不改、

公議格。及是、慤爲魯人請、勒封肆眚、竟命除之。稍遷右司諫、徙知鄆州。召糾都獄、改右史。江淮饑甚、朝廷憂之、授公安撫使、俾以便宜從事。公到部、督吏課、徹徭賦、通關市、散利已責、賑廩勸分、勞徠安集、所以救荒之術甚設。雖窮鄉、知上恩意之及、故年雖大殺、民罔蕩析、牢無縲繫、野無斂歎。復命遷宰士、簞銅鹽、錫服三品。未幾、擢掌誥命。車駕祠瀨鄉、陞毫爲集慶軍、以公領州事。譙境蒙幸、復除、公爲均節、其嘗預調役者加優焉。故禮成旋蹕、譙民忘勞。郡介京東西、淮甸之交、逋慝之衢、地有盜久橫、或晝操仗入城邑、陳蔡潁、壽皆警、縣鄉蒐閱、至出庫甲、捕擊久之。公謝還禁兵、緩追罷購、盜益自寬。微得其區、橐陰簡驍士、農商服而匿諸蒙館、盜相翔稍集、掩格殲焉。爲正封圻、疏溝瀆、屢見善祥、而歲大穰。代歸、章聖以治毫之政、勞勉久之、公頓首謝。會邈川犯秦隴、邊遽相及、召對長春殿、上曰、



雍關中根柢。卿有方面才。吾斬君重鎮撫之。即以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府。陛辭。上慰諭。且召君。無憚行也。尋除本道都轉運使。詔赴秦庭。按邊。馳度隴。行諸屯。拊循吏士。謀離種豪。以解虜謀。繕築堡障。守杜要害。因與曹瑋圖上方略。未幾。果召還禁林。充學士。特蒙眷禮。上欲時見公。俾領審刑。每奏決讞。輒見止。訪以機政。嘗出沐。內璫亟召對於側門。語及洮戎。曰。吾屬曹瑋秦州。謂足辦緩急。比緣羌變。須濟師。師未出。請上郡章。殆難以持重。君其爲吾謀帥。公徐對曰。騎寇剽悍。略從諸小種。勢甚張。即入塞。而秦州嬰城以守。何以攝戎狄。戰則兵不足。瑋所以數告也。瑋沈勇有謀。威信著。扞邊擒敵。無易瑋者。時方議崇上帝徽號。上意難於出車。默然。公曰。陛下嘉與海內臣庶行稀闊禮。豈惡祠兵西郊乎。上前席曰。然則奈何。公曰。臣頃巡陝右。凡伍符庫仗。有細札小方。今在芾帶。遂

探以進。西兵在掌。上閱之嘉歎。指筆牘授公。具疏諸戍卒乘。度留防守之備。命樞府悉發。會秦塞下。顧謂公曰。今日復見頗。牧在吾禁中矣。師僅集。告虜入境。上召問公。瑋必克乎。公曰。克哉。何以言之。公曰。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虜數揚輕瑋言。欲以怒瑋。爲誘兵鈔秦鄙。故見羸以致我。虜雖知情。得不勝其貪忿。而卒自致。此爲在瑋轂中者。克之必矣。居數日。中貴人馳召公對於龍圖閣。上迎謂公曰。曹瑋大敗洮寇。來獻戎捷。公何料之審也。三都振旅。虜以破壞。故訖今三十年。懾不敢動。寶元中。夏戎飽飛。西陲騷。而汧。隴。晏如。關輔賴以爲安。實章聖納公遠策。而公任瑋之材。折衝帷幄。惠綏來世。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其功利溥哉。天禧初。旱蝗仍饑。縣官經費不贍。上坐內閣。召公入語。從容以三司所上計簿屬公。番閱。問。財利何以取濟。公曰。放於利而爲政。導民抗敵。非王度也。

蓋祖宗營內帑、以備師旅凶札。今羌狄欵懷、邊亡大費、出帑物以祓歲、振百姓之急、盛德之舉也。上曰、善。盍以故事貸之。公曰、貸之爲言、虧廣大體、不若遂賜之。上喜、爲製寬財利論、發內府金繒給度支、使無加賦天下。公因啓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食則百事廢。曩者上封、詔郡國勿伐木除道、宿頓傳郵、以示恭儉。已而祠汾、款亳、有司侈設、寢爽詔意、繕靈館、度殊庭、斬艾山林、更費無藝。恆陽羽孽、乃天意所以申儆。上悚然、即禁采伐、弛力役、申戒四方、省不急之度。公之論事、誠心爲質、引義慷慨、不崇空語、故人主察其忠實、虛懷嘉納、啓心造膝、云補宏矣。章聖嘗曰、公廊廟之器、蓋知公之深也。尋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儲闈肇建、始初預聞、及是、首除太子少傅、手疏援先朝之故、以讓、遂兼賓客。詔儲后接賓客如師傅、累牘遜免、許從客禮焉。賜之御篇元良

述、六藝箴、勉以輔導之意。俄遷禮部侍郎。寇忠愍公由宮僚罷相、諉辭譖衍。公因燕見、上頗問春坊事。公曰、皇太子仁孝天縱、睿問日躋、羣臣佐翼、實無過事。或有他語者、臣請付御史辨之。上改容慰罷焉。時丞相缺、公以參知政事獨當國、謀猷燮諧、率循訓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面命之相者數矣。輒懇辭。一日、對滋福殿東序、皇太子趨下稱謝曰、蒙恩擢賓客爲宰相、因再拜上。顧公其可復讓歟。翼日制出、以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中書門下平章事、賜賚皆異數。公荷厚恩、厲精索慮、竭股肱之力、知無不爲。而與朱崖丁謂相同秉政、謂顓權不軌、公意在綱紀國體、論議不能平。章聖不豫、始議儲、后聽決、謂立異、以爲太子總萬機、即上躬良已、殆難爲朝廷禮。公進曰、撫軍監國、漢唐以之。上疾止如初、何愆於義。由是資善決事、國本固焉。謂益橫其心、間忠舊、鉤黨攀援相入、傷危不附、至輒除



吏不以聞。公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無左右之先，上特達稱舉，十年至宰相，知竭誠奉公，豈能阿權臣取容乎？」是日，廷數謂執邪罔諉，傾亂憲度，顓威福，諄大臣節。因質責其狀，乃并自劾。姦臣竊國命而不能正，請同免。上深感悟，歎公忠孝，又稱忠忠者數四，遂與謂偕罷歸班。既還第，喜甚，謂所親曰：「古之君子乎，無求生以害仁。今日吾所以報也。」屬上疾稍侵，謂謀得施，頃之復相。是日，除公戶部侍郎，知鄆州。真駕升遐，貶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衡州團練副使，志且殺公。或說謂：「衡州之謫，若士議何？」謂曰：「是庸何傷？」他日好事生傳衡州事，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時乾興元年三月也。七月，謂敗。十二月，復秘書監，知舒州。徙建康，就改刑部侍郎。徙兗海，改兵部。徙東秦，又徙河南。詔朝京師，公既對留五日而辭，絕口不及舊事。至洛師，改尚書右丞，徙三城，就遷工部尚書。耕籍之歲，獻后上仙。

今上馳駟還公，授資政殿學士，圖舊共政，遂復相。章聖朝，公雅見親重，君臣之際無間然者。毅然廟堂，以身許國，自謂臨大故，賁育弗能奪，不結黨友，取游說之助，見加彊諛，播越在外，故莫爲之地者。精誠忠義，貫於神明，惟帝念茲，復我弼直。然天資剛勁，秉心醇一，雖歷危難艱阻，僅全折而不撓，正色益厲，當軸處中，用是亦弗能久也。景祐二年，以刑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解機柄，留侍經筵，竟冒僂文，除太常卿，知高密。尋復秋官，徙彭門。又改地官，徙兗海。黨羌不恭，大入內地，公上疏，願以屬老臣。上曰：「是豈宜以煩耆德乎？」詔慰答。西師在野，遼戎睚眦，朝議藉公威重，綏定河朔，因授彰信軍節旄，判天雄軍。吏民卒旅至於四夷，皆知公兩朝二十年舊相，故不嚴而治，疆場乂寧。復徙青社，詔赴本鎮。過鄉展墓，因慨然曰：「吾遭時至將相，幸全節義，不忝先人。盍歸來乎？佚吾餘。」

日也。及曹南、遂引年還君事。疏三上、天子愍以職務留、以除太子太傅致仕。歸老濮上、放懷物外、逍遙六年。子東之以侍御史知雜奉安輿至都、使璫餉茗餌、致上意存勞、謂公不可彊自力、一見我歟。公謝衰疾、竟弗入。謂故吏曰、吾篤老、槁骸灰心、聖君念雅素、儻加恩、是吾爲子孫見也。張禹數視其兒、猶市攫爾。啓手足之日、無他恙。時凝凜、偃氈廬中、顧左右曰、安得大幄冒天下之寒者乎。神爽恬泊、頽然委化、享年七十有七。配時氏、卒公約時、子東之請諸朝、追封永嘉郡夫人。繼室榮國夫人皇甫氏。皆有德禮、式憲宗姻。三子、曰東之、尙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徽之、度支員外郎、京西轉運使。皆以才進、著名迹、稱賢士大夫、不藉世家。幼輔之、太常寺太祝。六女、長歸國子博士向絳、次祠部員外、集賢校理張充、次太常博士王端、次未有行而亡、次歸大理評事陳襲古、次在室。諸孫、曾孫十一

人。德厚流光、宜乎世濟其美者。公孝於親、友於昆季、篤於朋友。不遷怒、不逆詐、計數回巧、不接心術。不苟進、不潔退、功美不居、患難不悔。譽善不爲諂、嫉惡不爲忌。率由天至、非有勉者。蘊之爲行誼、發之爲事業、在公之道、蓋土苴爾。夫夸者死權、矜者徇名、逞禍機而導爭端、聞公之風、薄斯知敦、貪斯知約矣。臣承學淺昧、然粗聞春秋義例矣。大君有命、敢誣信書。銘曰、

侍中剛塞、蘊涵純德、發爲正色、隱然柱石。章聖惠哲、察公忠烈、可臨大節、託之喉舌。遂付宰柄、爰屬之政、實受端命、賓傳儲聖。孽臣專朝、僻訛姦驕、鉤連日囂、我心鬱焦。感憤中激、志除邪偏、乃誠靖國、以寧社稷。綴衣出庭、邁閔南征、不遠湘衡、顧懷周京。大人繼照、圖舊廣孝、顯揚輔導、俄還廊廟。乃平泰階、謨明弼諧、若作梓材、爾惟鹽梅。師成羌落、帝念遼漠、公在河朔、敵崩厥角。宣力中外、文武盡瘁、

若時進退道德益大。攻奪爲利、太息爲義、處心云異於道同敝。公冲而用、不激不聳、率誠以動、不勉伊中。巖廊穆清、軫念老成、俾揚頌聲、式昭典刑。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六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諡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讀書略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

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飢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



儒藏

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③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④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旣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

公之精識遠量、施于家、聞于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于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略、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蘇軾撰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六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大父鉞、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



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疏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疏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

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旣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尙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侑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乃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

以昇厥裔。

曾鞏撰 《元豐類稿》卷四三

石少師行狀

公諱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居僕射喪、毀而慕。僕射有功於太宗朝、數欲倚爲相、會薨、甚悼痛、詔公自褐衣爲西頭供奉官。方功臣子飾輿馬衣服相夸詡、公獨折節從儒者游、稱道六經百家之言。年十八、獻文於朝、換光祿寺丞、賜銀緋。三遷殿中丞、推家貲與諸父、一不靳愛。後姻屬相閱恨、更引公爲證、公辭不答、遂以孝讓聞。眞宗咸平三年、以本官直集賢院、與號略楊億、中山劉筠、潁川陳越、成紀李宗諤相厚善。億工文章、采摭閎肆、彙類古今、氣象魁然、如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爲之師。公與劉、陳數公推轂趣和之、旣乃大變。景德祥符間、號令彬彬、謂之爾雅、而五代之氣盡矣。朝廷有所論議、公與諸公未嘗不在。善讐書、不妄下朱墨、凡秘

書更公手者、皆爲善本。改祠部員外郎、判三司理欠憑由案、進刑部、賜金紫、以兵部爲鹽鐵判官、以禮部郎中判南曹、移戶部勾院。上即位、遷戶部、充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初、公與并肩踵武者、後往往至達官、或且物故、公獨巍然與新進治作文書、無纖芥缺望、士論高之。天聖四年、始以吏部郎中知制誥。俄知禮部貢舉、歷判集賢、知審官院、爲契丹國信使。坐舉官不如狀、罷修撰、糾察司數月、復糾察、轉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景祐元年、爲翰林學士、判秘閣。轉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半年擢拜參知政事。公於臺閣舊章、多所練達。性慎密、爲上言天下事、旣出、未嘗顯斥臧否、不多取名、故稱爲長者。明年、以戶部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尙書省。久之、轉大學士、遷吏部、兼提舉祥源觀。慶曆四年、致所事於天子、除太子少傅、聽謝。皇祐元年、轉少師。其年



八月某日薨、享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公精識遠照、盡性命之理、故未嘗問通塞久遠。所至樂善下賢、雖非輩行、猶與之鈞。當功名之地、人取我否、不爲人所媚嫉。夫怨悔不加諸己、雖哲人猶病之。歷二十官、五學士、皆久次平除、晚節乃參機務。其恬於進取、不蘄黨助如此。初、家產歲入百萬錢、公旣好賓客、諸有名士與之游、盡取爲酒食費、略盡、稍腴減、亦不增殖。末年所入、歲纔二十萬。捐館之日、家人不能庀喪具。當公之病、天子憫其貧、賜銀三百兩。蓋古人所謂清者、如公等非耶。公之子、國子博士從簡、以哀死苦次、亦世服名教者。今葬日薄、禮有易名、用哀遺懿、上之有司。謹狀。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六一

石太傅墓誌銘

皇祐元^⑦年八月乙酉、太子少師致仕石公中立薨於京師、年七十八。天子廢朝、敕有司歸其賻、以太

子太傅印綬告第、諡曰文定。十二月庚申、諸孫奉公及王夫人之喪、克葬於河南府洛陽縣宣武原、從先僕射元懿公之塋。公字表臣、今爲河南人。年十三、以功臣子擢西頭供奉官。非其好、讓家財與諸父、更衣逢掖、方領、從舊老伏膺爲文詞、獻南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散服。咸平三年、以殿中直集賢院。眞宗旣獲元符、遂上泰山、瘞汾陽、表刻金石、以明德意。公爲作聲詩、那然以告成功者數十篇。旣奏御、益知名。天子好文學、而號略楊億以雄渾奧、衍革五代之弊。公與中山劉筠、潁川陳越推而肆之、故天下靡然變風。朝廷每有論次、公常在選。自中秘書無不讀、校正舛疑、無不經意。故二館以公爲法。由刑部員外郎、銀青服、賜金紫。上即位、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由吏部知制誥。稍遷諫大夫、給事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進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公於仕最先進、中偃蹇不遷、階積

考升、至是已六十餘。同車茵聯蒞位者、皆平日子姓行、或在公右、然未嘗有少缺望。歷內外制十二年、不一請間爲進取地。上念公終長者、故以本官參知政事。公善言臺閣舊章、袞袞不窮、以此佐上、多所助益。明年、轉戶部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久之、加大學士、轉吏部、用太子少傅歸老。後五年、進少師。凡歷二十官、五學士。使契丹、知禮部貢院、兼要職、尙十餘局、非輕重所繫、故不論。階二品、勳極轉虛實食三千七百戶。曾祖廷威、梁幽州節度副使、贈太傅。曾祖妣張氏、追封中山郡太夫人。祖繼遠、贈太師。祖妣牛氏、追封平陽郡太夫人。侯氏、河南郡太夫人。禰熙載、右僕射、贈太師、尙書令、中書令、代國公。妣夫人張氏、追封南陽郡太夫人。後張氏、安定郡太夫人。僕射有功於時、配食太宗廟、風烈爛然、搢紳多能言之。公之前夫人張氏、早卒。後夫人王氏、封太原郡夫人。七子、伯男居簡、善屬文、

顯諸公間、終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次夷簡、大理評事。季昭簡、太子右贊善大夫、皆早夭。仲從簡、國子博士、遭公喪、不五旬以號慕卒。嗚呼、公識度過人、幼時已自不爲豪侈事、後官稍顯、而產利歲狹、仰俸賜、終無所營。居常置酒與賓客相娛樂、不以屢空爲解。及終、家人待祔乃能具喪。生平無悔咎、惟一以任人爲負。予嘗謂今之人如公才能門閥亦幾何。假令事聲利、則易諧。徇務亟成、少嗇先貲之饒、則富。馳驚於親近、則速顯。今反舍所易、趨所難、與夫挈然才、經然辨者并處茲世、彼此失得、宜有蹈道者辨之。集二十卷。銘曰、

公之先、蓋世家、顯發祥。公之仕、對盛時、嚼含章。道透遲、蹇不回、晚乃光。老成人、倬有猷、時而揚。退於家、有生涯、壽則臧。葬何所、從先兆、洛之陽。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九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春、傳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宦不遂以沒。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隱殊厚。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滯而成癰。逮王妣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今將以某月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省、子幸而知我、必爲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其少頃之勤、而使我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爲也。光讀之、媿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內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爲光叙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則可矣。有間、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大名內黃人、世爲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爲儒。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鄆。君少通尚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

州酒稅、歷齊州離濟寨酒稅、廬州巡檢、以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君爲人忼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木卒二百人、謀劫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爲。捽其爲魁者數人、杖之各數十而縱之、皆叩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棄官歸、卧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篤於孝慈。其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煙草木皆慘悽變色、泣下不能自止、逾月而訃

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堯俞，字欽之，今爲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次君俞，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爲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銘曰：

氣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司馬光撰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八

校記

- ①果：原作「果」，據明萬曆刊《東坡先生外集》卷三五改。
- ②讀：原作「諸」，據右引改。
- ③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 ④份：原作「份」，據右引改。
- ⑤如：原誤作「以」，據宋刻殘本《景文宋公集》卷一〇七改。
- ⑥不加諸己：右引作「不貽諸人」。
- ⑦元：原作「九」，皇祐無九年。據《宋景文集》卷六一《石少師行狀》「皇祐元年卒」改。

宋儒碑傳集卷十二

韓億 韓絳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保樞、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眞^①。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②。官宰之。公既至、刮剗宿滯、去人所不便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之

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筦機事、牘章繁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藁、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里有群寇、大浮艦而下、將劫旁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卒、夜掩至、命堰河絕上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迸^③。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檄會公於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



儒藏

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掠使自誣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色冤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因^④歲計覆不以實聞、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嘉獎焉。郡伍伯誘民詐計以事禱巫於^⑤舍者而陰受其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鞠。獄成、杖伍伯及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猶下遷公通判大名^⑥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困菑^⑦家、罷諸役作、舉良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戶、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

除開封府^⑧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留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并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章聖御樓宴駕、今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瑋^⑨威名素著、得士卒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閒、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闕、久不補、連鞠詔獄。郡將有託所親納金於宰相文



穆公又因牙吏審之文穆^⑩。執吏以聞。詔付臺鞠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廢。求外徙。金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怨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即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獄具^⑪。獨坐告者誣罪。誅之。三司更茶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罰^⑫。用法持平。不爲權貴傾撓。二宮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於虜中寺人。虜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於北朝也。虜主大喜。即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爲恩好之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析條義。衆皆咨而

後定。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繁。召公領之。公建言。乞促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饑。力爲拯濟。他郡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溉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物於他州。不饑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三年。手詔敦獎。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維茂^⑬。二州地接羌夷。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軍場以賣。盡熟山川

夷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絕其覬覦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嘉^④納之。景祐中、楊尙二美^⑤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撾登聞鼓。命始下、言事者以謂致政所以優賢、季良旣以罪廢、安可得詔共^⑥劾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敕不奉行。上遽之、議者以爲有體。不踰年、授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秘略頒焉。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徙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爲不便、請

下詔推恩置館舍、遣使接引、官爲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之也。事旣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唃廝囉與元昊交兵、唃廝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唃廝囉之族俱藩臣、縱不能諭令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元昊之怒、而爲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陝西轉運使奏乞遷土兵內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爲邊人、樂自爲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戶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入對、爲上陳災異之端、且虞夷狄內侮、宜下詔求直言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邊、復嚴^⑦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齎手詔問攻守方略、公畫備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沒、邊城^⑧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監其家。公求



對力辨戰格^①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去守兵。或謂眞定不當北衝、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劫、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刺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益滋不敗。密發卒盡捕得百餘人、尸於市。郡中震肅、訖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②力不堪。遣牙校齎輕貨、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曆元年、遷尙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褒答。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於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以某年某月葬於許州長社^③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忌、一發於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治家處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

者。訓厲諸子、藁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外親貧無竈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祿奉其先祀。公前^④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娶王氏、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次繹、次維、次縝^⑤、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幼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彥、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師、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祿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曾孫女一人。舜欽於公族爲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錄其實迹、納於太常。謹狀。

蘇舜欽撰 《蘇學士文集》卷一六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

仕上柱國昌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許國公諡忠憲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億字宗魏真定靈壽人父信國公始家京師咸平中進士擢第除廷尉平知亳州永城縣永城劇邑當津衢衝要本繇吏部銓補今久不治始命審官除吏公釋褐爲選首初署事聽決辯訟如宿吏精習文法者縣大治郡將皇甫選時名士有賞識數試公以事平處詣理稱歎曰能由是著材名部司察舉治狀遷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徙單州丁信公艱去官服除通判許州復徙陳河決屬邑衍溢民田廬計役費隄塞鉅萬公按形勢以便宜就功一不賦民河復故道有劇盜聚郡境匿諸艦中期會攻劫公廉知之揣其所過抵夜率吏匿河上流舉火伐鼓以駭之賊棄舟迸潰邀捕無脫遺者

轉運使鄭文寶喜謀略聞而壯之被公檄至於許曰急欲識公面顏爾遷殿中丞章聖嘗覽公文俾召試外舅太尉王文正公當國避嫌以爲言特召對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豪吏李甲兄死迫嫁其嫂而誣兄之子爲攜養以專其貲嫂流離歷許州及司官數置對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年冤不伸公至復出訴爲索舊牘詳閱鍛鍊牢密但未嘗引乳醫爲證微伺之尙存奄召驗問辭服案竟姦黨母子始如初改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蝗轉運使靳租調蔽匿災害公抗章極論詔書嘉獎爲蠲賦役百姓賴以全活故相張文節公鎮魏薦公文中御史被召除殿中侍御史淮浙饑命公安撫所至先察吏治宣布慈惠救荒之政畢舉合肥舊陂久爲豪家彊占公按復之民得其饒未還除開封府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五品服章俄除河北轉運使別旨留公爲故相河內



公均其室。初向氏長安華嚴有美田。時丁朱崖擅朝。欲得之。諸子已聽命。使所親諷公。公不答。而謂向氏。土田衣食之源。宜共保之。故華嚴不以分。崖州大以爲望。既赴河朔。獨領其職。會章聖御樓晏駕。今上踐祚。軍賞重沓。河北厚屯戍。經用常不贍。朝廷憂之。公心計精密。均輸從容以辦。鎮定帥曹瑋有威名。朱崖亦忌之。以大將軍斥知萊州。以其得士心。慮或逗撓。詔公馳傳統其兵。緣是伺隙。欲有以中傷公者。公舉措時當。處之無間。改司封員外郎。加直史館。徙知青州。未幾。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章。遷工部郎中。時中丞缺。久不補。公專臺務。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禁門。逮卒百餘輩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以捕反者爲己功。日傳詔促案。及獄具。止誅告者。三司更榷茶法。權利虧廢。詔公劾前議者。條罰自丞相率。數案詔獄。持法平。不撓權倖。二宮知公秉誼不

回。可任國之重。擢龍圖閣待制。器望風采。益爲當世鉅人。重德。天下以其出處爲時輕重矣。被命刪定法令。審覈條次。科比明慎。書奏。因請頒示天下。人得盡其情以議。有文害者更之。冀以便安萬姓。於後每編修制敕。必循此例。久之。出典亳州。未幾。召領審刑。故事。諸州獄疑。讞有令。後讞浸繁。天下多留獄。公建言。諸刑科當讞者爲傳中比。著于令。以省奇請之敝。又四方上具獄。理官當報日程。賒緩。亦因緣開姦利。公奏促其程。由是州郡省滯。繫獄以清。知星者言。蜀且有兵變。若災沴。公被選。以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知益州。陛辭。二宮諭以占說。公頓首曰。願以屬臣。至蜀。果旱薦饑。公以愛利爲政。安輯荒散。均節賦調。先蜀守張公詠以蜀地狹。生齒衆。嘗艱食爲請。歲發倉儲六萬斛。賤估以贍貧民。遂緣爲常。公先期倍數以賑之。故民不大乏。自秦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

釃以溉田、若歲大旱、溝塍猶涸。公更決九升口、水行徑易、迄今享其利。初二宮以蜀災害爲憂、旣而聞公綏靖之美、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白、益部遠方、宜須代還以拜。以緩其命、而援所厚善、故公命中格。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蜀之西境、邛部烏蠻接雲南、地多馬、歲入永康官場鬻之、經歷山川道路、周知其夷險。公還對、請徙場沈黎、自此蠻夷窺蜀、有以隔限。會中宮虛位、公抗章請擇舊門淑德、與大臣定議、舉典禮聘納、以示母儀之重。旣而下果有自細微覬倖上配者、馬季良自貶所遣所親扣登聞自通、而潛賂要地、得致仕。言事者以謂致仕所以優賢、季良在流放、未有罪人致仕者。詔公劾登聞吏不當通其辭。公以謂可否在執政、吏何罪之劾、納敕不奉行。議者以爲得體。又按唐典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奏疏論朝政時務、其言深美、多法義、上嚮納之、益欲登用。歲中遷工

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樞密本兵之地、是時天下乂安、上下習於優游、武備寢弛。公獨以爲憂。建言爲國者思患預防、故萃以戒不虞。請下二府、各任堪將帥者、稍試用之、觀其器能。又言將不可不知權謀形勢之法、上爲親集四種之要、名曰神武秘略、頒諸邊將、使習通之。嶺外蠻夷或恣睢屯聚、輒下湖湘之甲、或發畿兵、奔命率不及事。又北軍涉冒溫暑瘴氣、多死亡。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增募土兵戍守、南粵便安。夏戎內附、其人至京師、一切自便。公揣昊酋野心、請爲除館屬吏、司其市事、驛道護以往還、視若優爲之禮、實以羈防其姦謀。旣而邈川與夏戎連兵、洮人來獻捷、朝議賞典。公曰、二羌皆藩臣、擅相攻擊、若又加賞、是驕邈川而怒夏人、非綏御四夷之道。固執不可而止。凡武經邊備、惟思日孜孜。景祐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西府之勤、勞勉久之。尋遷戶部侍郎。



是歲地大震定襄災異數見。公方在告力疾入對、爲上精言其端、以爲地震陰有餘、夷狄中國之陰也、其深戒夷狄之患。又請下詔求直言消復之術。上納用焉。久之、罷政事、改吏部侍郎、知應天府。越二年、夏酋叛、暴突疆場、覆軍殺將、天下共其勞。識者悼歎、儻公在位、戎難不及於此。既而契丹氏乘釁來渝平。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入覲在道、內璫齎手詔問攻守方略、公條邊策甚詳。時劉平敗沒延州、邊臣以降賊聞、有司設防守、將收其孥。公因對曰、平在軍戰甚力、毋降屈之狀。上意釋然、更加恩恤、如死王事者。尋改澶淵、以控北道之衝。屬疾、因請便郡。復徙亳州、地當東西京、淮甸之交、故盜充斥、連發境中、民相恐。公以耳目擿起賊區、處乃府大校爲之囊橐、掩捕百餘人、磔諸市。自此群輩散落、井閭清淨、訖公去郡、不復有盜。就遷尙書左丞、拜章固讓、詔書褒答。慶曆二年請老、授太

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於京師私第、享年七十三。上悼傷廢朝、襚恤用優典、贈太子太保、太常考行、諡曰忠憲。二夫人蒲氏、王氏、皆先公歿、追封安定、太原二郡太君、繼室太尉文正公之女。某年月日、葬於許昌長社縣嘉禾鄉從先塋、禮也。曾祖某、贈太保、妣張、江國夫人。祖某、贈太傅、妣李、舒國夫人。考贈太師、尙書令、中書令、信國公、妣郭、越國夫人。周、吳國夫人。三世德厚、流光在公。公、郭之自出。八子、曰綱、尙書水部員外郎、綜、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絳、翰林侍讀學士、諫議大夫、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繹、某官、維、某官、集賢校理、縝、殿中侍御史、緯、某官、紆、某官、材業重於朝廷、譽望著乎臺閣、隨其器能、而并篤於行誼、義方忠教、固有根本。綜先卒、諸子通顯、累贈公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許國公、女六人、適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某官蘇舜賓、太常博士王整、其一

早卒。二尚幼。諸孫十三人。宗彥、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三司判官。早卒。宗道、宗師、登進士第。餘皆宦學。修立、誦誦盈庭、盛矣。公性質方重、正色立於朝。若大議論、一登於言、確乎不可轉也。事上待下、本於忠恕、閑邪存其誠、故技巧詭激之爲、不接於心術。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其家事尤理、清規素範、不爲勢利增改。書有之、作德心逸日休。易曰、視履考祥。惟公之素履、所謂德有基而道有本、其旋元吉、而大有慶、宜哉。銘曰、

於休耆德、忠憲韓公。文武之道、大者在躬。直方以動、允蹈於中。能盡其性、周爰始終。釋巾從政、知微之顯。歷令刺守、風聲日遠。載采於朝、臺閣之踐。有翼有爲、惟時爲憲。睿明能哲、屬昇機衡。公不敢康、懼思盈平。儆戒無虞、夙興竭精。戎難旣作、知公忠誠。年至得謝、遂傳家事。天錫蕃祉、慶延於世。子孫振振、卿材國器。几杖優游、百福全備。公葬信公、長

社之原。今從先子、歸安故園。大物芸芸、各復其根。惟其神明、一氣同存。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七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

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

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

子太保諡忠憲韓公墓誌銘 并序

上景祐中、其執政之老曰昌黎韓公、諱億、以直方醇厚更踐二府、謨猷憲度、所以弼諧者甚著。旣而避位、拜天官貳卿、保釐南都。加資政殿學士、領澶淵。上以澶淵當北道衝會、非所以佚耆艾、易毫社、就遷尚書左丞。慶曆三年、連抗章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師。明年仲秋旣望、考終於景寧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天子憫然不御朝、追錫命爲太子太保。禮官厥行、合於忠憲二法以聞、詔用易名。公之先占籍常山之靈壽、考信公游學過河、遂不北



還。公既貴，卜封樹禰廟，得許昌之長社吉，因而度竈，故公之得謝也。使營居於許，將徙而薨。其孤綜等奉公之喪以歸新宅，至於陽月，乃克葬於大塋，成公志也。公字忠魏，曾王父母，贈太保諱某，江國夫人張氏。王父母，贈太傅諱某，舒國夫人李氏。考妣，贈太師、尚書令、信國公諱某，二夫人，越國郭氏、吳國周氏。世載善慶，至公而大。公，郭之自出。咸平中，登進士第，釋褐廷尉平，知亳之永城縣，理聲籍甚。郡守皇甫選，時名士，察公遠器，傾身定交。凡亳境內訟事久不決者，輒屬公平處。淮南計臺上治最，改大理寺丞。蓋初莅官，風迹固已章章矣。丁信國艱，服除，倅淮陽。河決屬邑，淹田廬，無慮計工，將賦諸民。公請循視水勢，即斬材河瀕，稍鍵合之，水復故道，而民不知。俄遷殿省丞。他日，章聖嘗覽公著述，特命引對，改太常博士，知洋州。州有冤獄，乃大豪巨姦，賂以買直，積十年不決。公一訊情得罪，

人自服。還除屯田員外郎。張文節公鎮魏，公佐之。文節高介，少許與，雅重公，薦公文中御史，即召殿中，擢侍御史。江淮兩浙旱蝗，命公安撫，到部問民疾苦，察吏理，慰薦廉善，劾免貪殘，散利薄征，去幾省禁。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強家豪占，公按復之。民至今受賜。未復命，除開封府判官。一日，對下，已出殿屏，復召入，賜五品服。俄授河北轉運使。故相向公諸子訟財，詔公留爲平之。時丁崖州擅朝交利，欲得向氏長安華嚴別墅，諸子已聽命，使所親諷公，公不答。崖州絕以爲恨。鎮定帥曹瑋有威名，崖相亦忌之，斥知萊州，又慮其有辭也，命公馳驛先入，據城奪其兵，緣是伺間，欲兼中公以危法。公處事周密，慮先幾微，故崖相卒不能傷。上嗣位，推恩遷司封，進直史館，領青社。尋追還臺，兼侍御史，知雜事，賜服三品。遷起部郎中，會中丞缺，公專臺務。禁軍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宮門，逮卒百

餘輩付臺、公質辭探情、知事矯誣、寬之不問。中貴人自以捕反者爲功、日傳制促獄上、及文具止誅告者。計臣更茶利法、傷財害民、公被命詰謬議者、閱實其罪、自丞相率。時帷幄預政、權倖干寵、公連鞫詔獄、持法平、不撓貴倖。二宮亦用是知公爲質重有守、擢龍圖閣待制。頃之、出亳州。尋召知審刑院。先是、天下斷獄多中覆待報、公請裁定中典、頒爲常制、廷尉讞平。郡國按章、不以時決、公奏立曰程、由是天下刑禁少滯。以五兵加樞密直學士、牧益州。又遷諫議大夫。時知星者言益部當災、非仍饑、且有兵變。上心憂之、推選才堪鎮撫者、而以公行、且諭之意。公稽首曰、陛下過屬臣以方面、臣雖不敏、當不辱命。惟陛下無以蜀爲慮也。慨然登車。至則歲果大旱、公罄精力、安集流散、凡利害事、知無不爲。決九升江口以溉、闔境濡足、賑廩勸分、寬賦弛役、所以救荒之術、施設甚詳。或短公於朝、爲

不足辦蜀事。上遣使若緣他故至蜀者、實以覘公之政。旣入蜀、蜀人美公不容口。入境、年雖大殺、而民無饑色、獄無囚繫、野無盜竊。使者還白、上於是知公可屬以重任、而定大用之意。未幾、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不可缺守、宜須代歸以拜。旣而引所善易制者、故公命中格。還、更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公見上、謝理蜀無政、一無及寵利意。奏引唐制、增置御史裏行員、屢陳便宜、切劘時事、上嚮納之、多施行者。尋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氏平、而夏人效職貢、鄙上無事、且四十年、武備浸弛、廟堂優游、言不及兵。公登樞府、獨悉心邊防事、建議執政各任堪將帥者、稍試用之。又言諸武臣宜知兵事權謀之書、而今皆禁絕、盍類次四種之要、使習通之。上爲親集神武秘略、頒諸邊將。邈川與夏人尋戈、而來獻捷、朝廷欲加節制。公曰、二族皆藩臣、擅相攻擊、朝廷



曾不曲直之問、顧但加賞勝者。是驕邈川而怒夏人、德刑去矣。獨執不可、事遂寢。公揣元昊野心、勢必颺去、其國人交易都下、雜處邸肆、請爲除館、遣官監其市事、道路護以往來、下詔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其姦謀。國朝故事、方鎮不得擅兵、嶺南去甸外數千里、賧穴蠻或聚爲盜、郡縣無以禦、馳請濟師。朝廷雖近發湖湘之甲援擊、率不及事。公奏置廣桂鈐轄、增募土兵、重其鎮守、南粵以安附。遷以小司徒參知政事。時定襄地大震、災異數見、公方在告、力疾入對。上問地震何主。對曰、是爲陰有餘。夷狄中國之陰也。天意儻以此告。且陳所以消伏之道。上欣納。命戒邊備、仍詔求直言極諫者。公罷後三年、夏寇畔擾、疆場時駭、天下共其勞、議者方思公之前慮盡心王室也。劉平戰敗延州、邊臣以降賊聞、族應從坐法、以降狀未明、未之收也。有司請兵圍其第、衆知平見誣、莫敢言者。公時入覲、

爲上言曰、平延州殊死戰、殺賊過當、轉鬪傅城下、守將不爲納、勢窮被執。更以姦讒被大戮、則忠力之臣何勸。上悟、曰、嘻。微公言、用刑幾濫。即徹守兵。毫社介京東西、淮服數路之交、故盜充斥。公之再爲州也、屬邑日有剽劫、民不寧處。爲設方略、刺取乃大校爲之囊橐、誅獲幾百人、四封肅然。無追胥之役。公凡歷別任、判大理、知審官院、吏部流內銓、掌貢舉、刪修令敕、聘契丹爲國信使、所處事任、後必有可稱述者。歷刺守令、治行爲吏最。登三事、謀王體、斷國論、有大臣節。薛宣身兼數器、胡廣天下中庸、見於公矣。性莊重、造次不違禮法。其家事尤理自闡以內、肅如官府。諸子侍側、非忠義之言不及。稚孫能行、即長幼有序、無敢戲嫚公旁者。家人有嚴君焉、公之謂已。與人遇下、則更溫恕。篤於親舊、其孤藐不能自存者、爲之婚葬。稍才者、推蔭使仕、教撫成就之。樂聞孝悌之事、凡議賞罰、有以敦

勸風俗者、必屬意焉。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繼室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女、追封太原郡太君。德禮有儀、宗姻攸憲、先公以歿。子男八人、曰綱、前任水部員外郎、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絳、太子中允、繹、維、縝、并太常寺太祝、緯、大理評事、緬、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尙幼。孫男十四人。公起諸生、丁時累洽、出入顯重、至登鈞衡、餘四十年、輝光日新、功用在人、典型在朝。引年辭榮、道德益高。諸子孫并以行藝有令名、孝恭雍和、承顏無違。福壽始終、可謂全者。某早辱公之知、而又從諸子游、義甚厚、託辭傳信、所不得讓。銘曰、

股肱惟人、后聖惟臣。不顯忠憲、力扶化均。亶亶忠憲、維德之勉。四方於宣、維國之翰。蜀告艱災、天子命公。民忘饑勞、實奏顯庸。還司邦憲、率迪訓典。正

色於朝、不仁者遠。帝志先定、畀公以政。迺更二府、爰賦明命。時方乂寧、公獨深慮。思患豫防、愛莫公助。公罷三歲、夏戎孔熾。人益諒公、忠於國計。年至告老、道全德高。福祿蕃厚、亦遐壽考。長社之北、嘉禾之鄉。下從先公、掩此幽堂。子孫多材、克延休問。人皆有終、公也無恨。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九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韓絳、字子華、其先眞定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考某、以忠義顯於仁宗朝、至參知政事、諡忠憲。缺二字。生公於潁昌府之長社、今爲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子中允、通判陳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有事於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儀有贊唱登降



之煩而神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尙書省著爲令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男子冷清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出而生清都人聚觀洶洶吏收捕不敢急一府驚疑莫知所決清止流近郡公上疏引方遂詐稱戾太子事論奏甚切天子遣中使獨以問公遂追清伏誅遷三司戶部判官江南饑詔公體量安撫公論衙前役最苦一當其役或竭產破家民至嫁母析居以求分丁減等公爲五則衙前法奏行之發運司歲輸信州鹽三十萬漕不以時水涸則寓旁近郡而州配遣上戶輦取之蓋信州上戶千三百家坐鹽事破者八百家矣公乃奏趣發運司以時輸鹽遂絕其害江南歲以賤價市繒紙竹箭及他物種種民苦之公乃令優其直仍以戶口多少爲差兼并之家私有陂池溪湖而錮其利公乃以均所近民使衆共之信州官莊四百頃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

死輸課不已人至破產公減其課召民願種者予之宣州守廖詢不法畏民訟其惡館公於深巖公覺之命駕直入傳舍訴者果塞門收治詢抵法其所施設興置甚多民皆以爲便使還除右正言是時仁宗春秋高國嗣未立公上疏屢言之退而焚其藁詔除內都知王守忠判內侍省事公言內都知判省本朝所未嘗置卒罷之道士趙清貺有罪事連宰相公奏請窮治於是宰相與知開封府者皆坐謫無幾何兩人皆遷公復爭之章累上不報家居待罪仁宗祀南郊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選人劉抃改大理寺丞公言抃以術數游公卿間而改官非士人也願以補天文官從之內侍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因發其過惡繼隆遂出爲鄆州鈐轄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公奏致齋當專一祀事

而臨觀鼓吹、非禮也。上從之。後著爲式。公建議請間歲取士、諸郡發解會試、嚴保任之法、減高科恩例、事皆施行。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固辭不拜。召判吏部流內銓。河決商湖、李仲昌等開六塔河、功不成、河益爲患。拜公河北安撫使。時執政有是仲昌議者、乃敗事人無敢言。公到部、盡得其狀、請致獄劾治。於是仲昌等皆坐法。使還、上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親、改知瀛州。歐陽文忠公同列、言於朝曰、韓某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遂留知諫院。公辭、以謂前以言不用、罷諫官、今不敢當。改知審官院。仁宗因上元欲幸奉先寺、宣祖神御、溫成后園、皆在奉先寺。或言上欲臨后園、公上疏切諫。明日、將駕、上使諭旨曰、欲酌獻神御、非詣溫成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仁宗嘗遣使祠茅山祈嗣、公當草祝詞、因上疏

論求嗣之道、禱祝無益、願放掖廷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而詔有司申嚴內臣養子法。茶始議通商、詔公與包孝肅公、陳秀公、唐質肅公同定其法。縣官歲入不甚減、而民不復犯法矣。又詔公減冗役以寬民力。公奏擇朝臣十餘人、巡行天下。其所經制、一時便之。嘉祐四年、廷試進士、仁宗預使公進三題、公奏、臣有兄子在試中、以嫌不敢上。固使進、既試、果取用之。其爲人主所信如此。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近臣守藩不奉法、且得罪、侍臣列奏、願得少寬假。公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常屈於貴者矣。遂并劾之。時大臣薦舉多不稱、公論罷其尤無狀者十人。內外嚴憚。掖廷劉氏頗通請謁爲姦、公密啓之。仁宗曰、非卿言、無由聞。當審驗之。不數日、中書召公曰、奉詔諭公、劉氏及它不謹者、悉逐之矣。又請采唐制



以正官名、差九品以定章服。百司常務、不關二府、依倣六典、以定官令。以近臣異議、不果行。馬軍副帥張茂實之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嘗從母入宮中、前以嫌補外官、至是復以茂實主兵。公奏論以罪執政、及列前後所陳、不見聽者甚衆、公遂家居請罪、移牒閣門、以言不用、不敢稱中丞。諫官因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號、罷知蔡州。不數月、授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屬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曰、是不誅、無以肅諸部。出兵討之。朝廷聞舉兵、疑問狀問至、賊已平、詔書獎諭、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禮部侍郎。始忠憲公守蜀、有美政、蜀人喜聞公來。公爲悉力興利、除惡、民大悅。張乖崖鎮蜀、仲春官糶粟、仲秋糶鹽、以惠貧民、官爲給券。歲久、券轉歸豪右。公一切削除、籍貧民給新券、著令三歲一易、富人遂不得私其利。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起爭、又壞障塞、

公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厓門、絕蕃部往來、使轉就威、茂交易。民疾病、官爲給醫藥。立僧寺、使葬戍兵、貧民之死者、諸所興建、今皆行之。異時中人奉使至蜀州、使酒場吏主其貨易、因附益取悅。公奏請禁止、英宗聞之喜、使內侍省著爲令。俄以群牧使召、中途遷尙書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浹日除權三司使。公請以川陝四路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可以平物價、養廉恥。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合時耶。詔行其言。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矣、公執不可。上曰、朕初不詳知、當爲卿改。而僥僥者不已、公論執益堅、而爲上言、即有飛語得究治。上勞之曰、法度日敝、正賴卿盡心、朕所曉、勿慮也。公建言、宮中所用財貨、悉以合同憑由取之、而近時賜與、亦用合同。故歲常數十百萬、而外徒知用物益廣、而不知其有常典也。請以其有例者、悉付有司。上從之、三司

始得會計矣。尋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而公獨請盡地方。因奏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爲多。」願詔中外極陳利害，更定其法。上嘉納之。詔學士草詔訪問利害，而所述不能盡上意。上自具草示公，使損益以進。舊制，升朝武臣皆選樞密院，注受無格。吏因爲姦，公請置審官西院，如文臣格。又減兵額，併軍營以省軍費，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闕，神宗問公：「誰可補者？」公曰：「無踰司馬光。」上即以授之。以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天子太息。右府有請行者，上不許。公請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公薦今左僕射呂公大防爲判官，以今資政殿學士李清臣掌機密。詔公得自除吏，補將校以空名告敕付公。時呂公以直舍人院爲判官，使即草制除授。公奏攻守策，上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路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囉兀等城，使河東、陝西爲犄角，遂兼河東安撫使。俄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公累辭，不許。其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時慶州卒纔兩出塞，怨自他起。然公以身任咎，未嘗自明。上諭草制官曰：「可以其自請爲言者也。」公西行，賜金帛不可計。公悉以分將佐，無一毫私之者。其後公所遣將校，往往有功，頗得要害地，增築城守，議者惜之。明堂禮成，遷觀文殿學士。是時公年六十，自言：「先臣某嘗從容道馬少游之言，爲父母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臣嘗私誓於先墓，期以六十守墳壠。」章十上，乞歸田里如初誓。上遣中使諭之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必以爲愜。公猶不已，遂除知許州。」復諭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敢辭。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入覲，上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時朝廷方更政事，令下，取朝夕辦。官吏奉行不給。公爲上言：「願寬期會簡節，自



息煩擾。上嘉納之。明年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時公繼王荊公之後請置局中書考計用度以制國用而薦司馬文正。數與同列爭論言不盡用乃歎曰吾知無補於時矣。於是一歲之間三請去位。而三司使發市易官職事無狀且創爲賈人出錢免行法民不爲便而詔孫永祥定執政有主市易者將罪永公極論卒責市易官薄永罪。選人鄭俠以上書譏訕下獄參知政事馮公京故嘗賙俠同列因指以爲黨得罪不測。公曰明日京黜我繼去位矣。因力爲辯解言未從乞罷政事。上雖不許而京責由此少寬。同列欲有所用公固爭上前未能得。公曰請從此辭去。即再拜出。上曰此小事爾。公曰小且不伸况大者乎。俄遣使諭公曰已罷之矣。公乃就職。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尙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

允復知潁昌府。過闕力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太一宮使納節。上曰使相領宮使有近例。公固辭乃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而宮使納節自公始。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水鬪冒城郭民被溺者十五六。是時公方以疾在告乃力疾出率其屬救護全活者甚衆。物價騰踊人多不得食公大發倉廩賑之。禁止盜賊收葬溺死者。其施設有法人恃以安。奏請環城築隄備後患。隄成方數月水復至賴隄而免。保甲養馬初令以十五年足而提舉官邀功期以二年。令迫急民以高價市馬無所得人不聊生而不敢言者。公條奏得依前令。裕陵役興異時昭陵厚陵官吏營職至夜分出妙擇才者分主其任視事如平日。有妄傳陵下乏水人多渴死者詔益治運水之具數萬計。公以水不乏聞民賴以不擾而妄言者遂止。又料所市物次第緩急榜出之民得預儲而價

不騰踴。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公之力也。今上即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陛見、面諭以河北水蓄之餘、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公以天子新即位、母后共政、不敢復辭、遂赴鎮。嘗問役法利害、公具言、頃歲臣言衙前一役、當使人出錢召募、而及他役用錢廣、而復取贏餘、謂之寬剩者、非也。時河決小吳、未復、議者欲爲支川、傍大名注故道、魏人惴恐。公五上疏、獨乞復澶淵故道、而朝廷遂寢河役。公復告老、十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公雖休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盡言、恩禮優渥、勞問賜予、使者相望。俄請還許、上敕有司具舟、遣內侍問行計。詔入辭、登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饌都亭驛。是時大雨雪、人有凍死者。公曰、非臣下宴樂時也。得請罷宴。將行、上書、其大旨以寬刑罰、崇仁厚爲

本、其條陳多當世要務。未行、得疾、上日遣內侍監國醫診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薨於第、享年七十有七。三殿遣尙書致奠、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兩宮臨奠哀慟、賜賚踰等。天子成服於苑中、輟視朝兩日、策贈太傅、遣使賜告於柩前。積勳至上柱國、食邑至若干戶、食實封至若干戶。公方嚴莊重、望其容貌、知其爲大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烝烝、友睦親族、內外無間言。自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者十餘人。既貴、所得俸祿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事果敢、臨義勇發、不爲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與不行、而讀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爲之也。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相、列侍從。其未顯時、而指以爲賢者、尙多有也。雖高年家居、猶與賢士大夫終日宴樂不厭。忠憲有子八人、而三人至丞弼。公既



位將相而仲嘗任門下侍郎今知汝州季嘗任尙書右僕射今以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高年康寧列鎮藩輔近世未嘗有也其所臨鎮去而民立祠者六郡而定武大名聞公喪皆飯僧哭於市有集若干娶范氏魯公質之曾孫先公二十一年卒追封韓國夫人子若干某官壻若干某官孫若干某官宗師奉公之喪歸潁昌詔祭都門外給一品鹵簿某月某日詔葬公潁昌府某縣某鄉某原謚某某公之賓客也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某不自知者公知之而不知某之所以誌公之行事得如公之知某乎雖然義則不得辭也謹爲銘曰

韓望許昌實自陳國於穆忠憲允時有德顯顯康公再世聿興不倚不隨奮於休明一我肅心前無險夷直有未從以身繼之率是以行信於天子結於士夫一德罔二遂相神考董齊庶工正色在庭獻異於同弼臣遭讒中外恟懼公曰我在彼黜我

去用是得直善人以安或進匪人公爭帝前言不時信再拜避位帝曰俞哉公起視事國有君子以直在外時無敢言公薦於帝一時我非邦國卒賴有合非逢有違非憤物懷其誠無我喜愠堂堂巍巍公哀戎旃不卒我謀有命自天既壽既康受策歸第如山如淵重我國體德浮所受人嗇其福有蘊在躬士覲其極嗚呼告凶兩宮震惻厚賻備禮哀榮有赫潁川之原高明而澤生以其神沒安其宅銘石告幽慰其孫子明明顯庸國則有史

范純仁撰《范忠宣公集》卷一五

校記

①眞：原作「貢」，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版沈文倬

校點本《蘇舜欽集》改。

②師：傳增湘過錄清何焯校本《蘇學士文集》作「朝」。

③進：原作「送」，據沈文倬校點本《蘇舜欽集》改。

④因：原作「固」，據右引改。

⑤「訐」原作「許」，「巫於」原作「主子」，并據右引改。

⑥名：原作「明」，據右引改。

⑦困蓄：原作「困蓄」，據右引改。

⑧府：原闕，據右引補。

⑨瑋：原作「煒」，據右引改。

⑩文穆：原作「公知」，據右引改。

⑪獄具：原作「文致」，據右引改。

⑫罰：原作「法」，據右引改。

⑬茂：原作「幾」，據右引改。

⑭嘉：原作「加」，據右引改。

⑮美：原闕，據右引補。

⑯共：原作「公」，據右引改。

⑰嚴：原作「授」，據右引改。

⑱城：傳本作「臣」。

⑲格：原作「俗」，據傳本、沈校本改。

⑳「民」上傳增湘過錄清何焯校本《蘇學士文集》有「郡」字。

㉑社：原作「杜」，據右引改。

㉒前：原作「先」，據右引改。

㉓緝：原作「績」，據右引改。

㉔史：原作「使」，據《宋史》卷三一五《韓億傳》改。

㉕年：原脫，據四庫本《范忠宣集》補。

宋儒碑傳集卷十三

陳耿 馮元 杜衍

朝散大夫殿中丞知汝州葉縣騎都尉陳

君墓誌銘

君諱耿字仲操真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參軍。霸州錄事參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稍遷。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敕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爲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於朝者。前後十餘章。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霍丘。頃之移閬中。遷太子左贊善大夫。代還。除葉縣。未行。又遷殿中丞。慶曆八年十

一月五日卒於家。享年七十五。君爲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於爲政。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於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所爲。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按之。證逮詢詢。囚無以自明。君察其不真。訟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耶。何敢爲死罪解脫。遣他掾與司理雜治囚。笞掠數百千。囚不勝痛。誣服。具獄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爲君懼。明年博野縣捕得眞殺人者。舉郡大驚。衆乃皆伏。及爲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戎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迓饋勞。冠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其歡心。而少從旁縣賦取。蹴迫令長。稽緩不如意。輒劾以違制。文移倉猝。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略比軍興。而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至。爲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



儒藏

豫儲待。後使者過縣、有所調取、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由此知君。其始至閬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君即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狀屬吏、以令蠲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如之何。文丞相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除其租。獨閬中、由君免於流亡、而上恩浸淫、至於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游縣君。位雖不大、顯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人。初、君仕官過汝陰、樂之、築室焉。君既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裔奇、京、蘇等、乃以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與予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朽云。銘曰、

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爾厥

年、夫又何怨。卜處於此、實惟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尙越其延、施於後昆。

劉敞撰 《公是集》卷五三

馮侍講行狀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平始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關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太祖定交廣、公之禰本劉氏曰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嗾嗾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薤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爲詞章、默而有沈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諫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瓶酒、與圭對經研推、一



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瞑。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期罷、會講員缺、詔令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鑑、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挾精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願。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旣道繇象雲雲、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秘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爲搢紳譽處。時帝用尙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問。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

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以老子。他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爲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銅玉華綬、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爲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今上嗣位、改尙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公得孫同列、以爲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爲多。兩人提衡諷導、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

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偕計參倍、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鉤捶梟平、不訂其公。未幾正爲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定信書爲一王言。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同領史事。已而丞相爲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又判尙書都省、俄爲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內銓兼群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旣考室、謝享宗廟、又爲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藉田、使任如廟禮。俄爲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

塋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遷、斥土沮濕、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③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帥入覲、爲上言馮某東朝雋老、不宜以纖介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召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旣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還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蹠齧、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



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於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尙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愍贈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諱爲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絰、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諱衛尉寺丞。諱子二人、釋褐并爲將作監主簿、卹孤厚終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襁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閒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出與之鈞。終日談便惟謹、無虛言情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愼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未始爲世之所爲齋薦

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薰蒿襪祫可以動氣、燄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增狹、晝治官事、夜還讀書。贊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龐、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臺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爲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摭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邇雅、務爲

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己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鑄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皆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耶。公即擿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英閣語公曰向攷正大樂患其浸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群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讎。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上。傳

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歿三日屬於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窀穸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他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諄以終事。嗚呼公有王佐之材不自顯雖持囊珥筆在省戶爲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爲婆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概清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魯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耶。祁曩以胄筵儀藹刊綴音典皆爲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官在三品法當得諡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惠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④公享年八十、官至尙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

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



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

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



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

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

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於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於遠、萬世之詒。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

校記

①殿：原無，據傳增湘校補本《公是集》補。

②按：原作「接」，據清道光八年福建重刻聚珍本《公是集》改。

③上書：原脫，據宋刻殘本《景文宋公集》卷一〇七補。

④「至考其大節」句，原校：「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

宋儒碑傳集卷十四

章得象 范雍 穆修

文憲章公墓誌銘

宋有清忠肅艾之相曰章公諱得象其先齊太公裔封於鄆去邑爲章氏僑徙不常後爲武寧望姓曾祖仁嵩仕李昇爲駕部郎中以公故贈太師中書令曾妣杜楚國太夫人祖士廉汀州寧化令贈太師中書令祖妣周齊國太夫人考奐志耿介以儒術發聞不樂進取試禮部一不中即謝去盤桓家食以天爵自終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密國公妣張秦國太夫人世烈前光幽而後融委報於公公孩提已自秀挺卽能屬文年十二侈袂挾策與密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當時夙儒願與周旋不以丈人行自謂咸平五年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邵武軍歸化縣以喪未赴服除用大理丞爲信州玉山縣會東封泰山大臣引公簽署兗州觀

察判官事以辦治勞遷太常博士通判明州以屯田都官二員外歷知台南雄洪三州事會詔近臣舉學優行茂者以名聞時文靖呂丞相諫大夫張師德聯牘上言試學士院以職方員外直史館入三司度支部爲判官歷祠部郎中賜五品服改刑部曹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公自釋褐卽外遷間關遠方幾二十年摺紳未甚知者及還游諸公間器就德完一口交譽姿表頎茂所至輒傾坐客視上閭如接下侃如中陶然粹外頽然簡照通量含不見崖畛天下遂推爲鉅人長者以兵部郎中試中書進知制誥明年入翰林爲學士公於名命得輕重體要進無盈褒退無溢尤至他詔令皆便時制宜使聽受施行者徧曉多至數百千篇卽本職改諫議大夫以喪去官有詔奪服號訴不見聽累遷爲禮部侍郎又兼龍圖閣學士俄拜承旨兼侍讀學士摘經驗古勸成風德在內外辭禁凡一



終星。異時與公嘗僚、或出公下者、武相踵爲柄臣。然愈謙晦、無纖介缺望、不爲赫赫名自結、其澹於進取乃如此。視積薪倒行、不得輩公廝阜、尙敢望其藩哉。惟天子以爲國器可大任、景祐三年、乃擢同知樞密院、尋改戶部侍郎、毗燮內機、底裏輸盡、參和協恭、道益光明。帝曰、爾遂相。寶元元年、以本官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邊障驛騷、老師留屯。上所與閱赤白囊、按邊吏才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議者謂三公無不統兵、獨大事有不預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天子向其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公授使、讓還其官。在上前論事、或曰盱、別白精密、無所回忌。時天下承平久、器蠱未牢、兵耗不登、公與呂丞相共議、閱良家子數十萬、補完虛籍、益市馬充車騎。爲蒐教之法、討於軍、謹修繕之令、督於官、減用度之冗、謹其財、所以懔威常武、紓國庇民者、咸見納

用。會呂丞相病免、復以冬官命公、遂爲上宰。公旣久當國、且畏盛滿、晝諗夕咨、慮煩必傷、乃頓首乞還丞相印。詔不許。表至十上、未得報、則還第待罪。天子手詔曰、須郊祠畢、更一年乃聽。公以敦諭諄切、不敢違。然志遠名寵、每奏事或獨留、且陳年侵疾、癰言誠哀到。慶曆五年、始得以檢校太傅、鎮安軍節度、視相秩、即判其州。七年、進封郇國公。明年徙留西洛。朝京師、遂請老。時議以圖任耆駿、不應以年爲解。公執益固、上度不可留、特拜司空致仕。賜實俸、著令燕見禮如丞相。於是公年七十一。去位之六月乙未、暴感疾、一日薨。詔遣太醫馳視、已不可爲。訃聞、天子即日幸其第。旣醑、哀甚、賜銀三千兩、他賻襚稱之。舊制、大臣罷退、有物故、乘輿不臨喪。又是日常休、法從或出沐、而詔蹕遽行、且使走諭二府以殊禮待公意。再不視朝、追贈太尉兼侍中。進二子一孫官、推叙宗婭者六人。公無主饋、



嗣且幼上遣中人省實家貲簿付宗老舉不滿萬金裁俸賜所贏嗚呼隱卒褒終寵孤卹私之恩極矣。蓋公之納忠也至故報禮也稱朝野涕咨謂之榮哀。前夫人張氏未及公顯故君清河縣後夫人楊氏偕公貴故國於郇男五釋之終大理評事約之終光祿寺丞介之終太常寺太祝延之大理寺丞公得謝特賜緋袍銀魚修之大理評事皆儼然在次號瘠如禮於是發龜策合內外姻與謀以秋九月某日克葬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之原以二夫人祔初母夫人捐養京師命不還葬於是作新塋乃令異位同域庶公之志公興諸生進官於朝其踐歷大概著矣至總局如審官審刑太常禮三院尚書都省通進銀臺群牧使昭文館會靈觀奉使則再充契丹國信特選則知禮部貢舉權置則南郊禮儀大禮使常兼則集賢昭文二大學士監修國史譯經潤文使皆餘功他閥便蕃烜赫至善

狀尙多不得詳勳階爵并極本品功臣文四十邑食萬戶實食三之一公不喜爲皦厲行要以天下中庸自居薦寵士大夫惟力所視無有愛惜苟顯於時弗啻己自出與人交久而益親仕十六官未始有毫髮譴咎雖長喙緩頰不敢加非於公不植私不援黨家無言利之老室無徼福之祈在宰相府務總綱紀去煩苛臨大事從容鎮靜無遽色亟言見於幾微士之辨銳自喜者或上謁有所開說公爲陳大體皆語塞自引去至上書過訾宰政天子下其章他輔臣欲讐實所言公第置之無所辨監司繩切州縣更約束劾發微密所至紛然公白其非是時急於吏課一切聽之未幾議不以爲便舉皆復故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嘉猷納之上庶績付之有司功名勢地皆一不取故論者但美公德不能言其所以德彼挈挈可名者果其細耶公善行草書筆法遒婉時人弄牘祕愛論著文章數

百篇雅懿沈鬱薄天人之極其爲章惠太后冊上最稱善。奉詔撰御書梵字後記鋪衍宏麗文林隲服。噫天與善人舊矣又曰仁者壽挾二必然之理與公之嗇和不能抗有定之數使登期頤固所謂不盡信而難諶者哉古之遭時君必終始自託然始未嘗不隆而後稍薄也如公疊寵蕃數存無比而歿有加焉。易名之曰太常諡曰文憲至內外無間言全德哉若人。僕辱公知且其嗣有請遂爲之銘

在宋四世帝功極熾顯顯有郇實相而濟二陲休寧時公之功薰以太和物夥歲豐遂安元元以揉萬邦乘車暉暉高牙言言公有文武之翰之蕃既老而傳頓首乞身天子有命爾作司空弗職以勞安嗇而沖公有陰德大濟於時宜永斯年乃不期頤六飛駸駸厥第是臨裨衣豐貂旣綏乃厥賁柩榮終誰克之如本公忠勞感會有初降體穎濱大

宵無晨孰襄厥事若子而孫下有千載追慕如仁。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九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沒之十九年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爲銘文求文於鎮以爲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爲新安主簿一見於京師其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己大略於士大夫之傳以爲公天資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略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奮厲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應敵者未有遺策而大將劉平石元孫敗於外城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故君子以爲公之所欲爲者甚壯而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故止於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



正公承其後、得公之事爲詳、及公之沒、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爲能全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之中、猶能有立如此。此鎮所聞於人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恕、事後唐爲校書郎。從孟氏辟於并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於家。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從龜、事蜀爲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蔭爲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衣爲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爲、賢之、書公姓名屏風、遇人輒以識否爲問。至

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爲倅。未行、會寇萊公出守洛陽、奏公爲留守通判、詔從萊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與、而爭欲得公爲僚、朝廷以此知公可用。尋召判三司開拆司、改尙書屯田員外郎。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皆被其害。朝廷發兵萬人塞之、不給、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苟校督役嚴甚。山東騷然。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爲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爲民愁無聊、今急之愈怨、作愈不力、不如一寬之、與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估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歛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於邊。至今以爲便。是時、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爲憂。徙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池鹽募民入粟於邊、而農得以休。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

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逾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酋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爲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宮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獻太后有意修復、兩府廉封、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先帝朝以此空府庫、今一夕爲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民將不堪。臣以爲存不如亡。群公皆助之。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歲、諸道旱蝗、疾疫、關中尤甚。公自減廩食、以爲民先。富人皆爭出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

河陽。公既屢受任陝西、出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元昊果反、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爲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爲意。一旦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帥劉平於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沒。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禱於州南嘉嶺山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公無罪。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



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尙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屬公。公命討、且降之、盡獲。是歲、許汝大蝗、獨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尙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於位、享年六十有八。上爲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於洛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尙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宗良、宗衍、并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早亡。曰宗師、宗賢、并爲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尙書屯田員外郎唐誼、次適屯田員外郎韓繹。孫八人、宗本、尙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尙書虞部員外郎。子儀、

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祿寺丞。子淵、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在樞府、嘗繪尙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爲知人。大將狄青初爲散直、隸麾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爲名將。平居無事、常欲爲久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密疏以爲急而用之、緩而棄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於田狩、猶拜疏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爲邑佐、構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銘曰、

嗟我范公、其先太原。從主於蜀、崎嶇艱難。遭時不祥、再世不顯。集爲我公、碩大光明。初仕於洛、有駿厥聲。時之望人、惟寇與張。公之所從、爲彼得喪。用公京東、東人以紓。用公河朔、邊廩告餘。公在關中、帝不西顧。化鹽爲糧、農不釋畝。公還京師、羌叛於

西。公出西撫羌拜其馬。召還三司、屢試有成。公在樞府、亶亶六年。自陝徙雍、復臨河陽。羌飽必叛、以詔天子。公言卒效、寄以西鄙。二帥殞顛、城賴公全。公斥不訴、民爲號冤。天子知之、旋踵用公。繼守三鎮、有光於終。天錫之報、子孫滿前。以沒元身、克多歷年。嗚呼賢哉。

范鎮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六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

忠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賻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諡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旣成、

遂爲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廕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



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旣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

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尙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于關中

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旣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尙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陴、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

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旣歿、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尙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穰^③、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尙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稿累篋。及其沉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



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攜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于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并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并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并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

求爲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爲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柏青青。子孫尙蕃、承祭祀兮惟寧。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二三

哀穆先生文 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④。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於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生^⑤徒無意處、熟習^⑥評論之。性剛峭、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

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①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郡者^②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③。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④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之，^⑤如不省持者。夜半，^⑥邸人

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讀執卷，以至曙^⑦。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⑧之，售^⑨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嘻！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踦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⑩，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尙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校記

①其：宋刻本《范文正公集》作「來」。

②百：原作「西」，據右引改。

③穰：原作「襄」，據右引改。

④西：原作「北」，據傳增湘過錄清何焯校本《蘇學士文集》及《河南穆公集》附錄《穆參軍遺事》改。

⑤生：原作「士」，據《穆參軍遺事》改。

⑥熟習：原作「孰」，據右引改補。

⑦咸平中：穆修舉進士在大中祥符二年，作「咸平中」，誤。

⑧者：原無，據傳增湘過錄清何焯校本《蘇學士文集》補。

⑨干：原作「章」，據右引及《穆參軍遺事》改。

⑩嘗：原作「常」，據《穆參軍遺事》改。

⑪過之：原作「疊地」，據右引改。

⑫夜半：原脫，據右引補。



⑬贖：原作「贖」，據右引改。以至：原作「亦出」，據沈

文倬校本《蘇舜欽集》改。

⑭貨：原脫，據《穆參軍遺事》補。

⑮「售」上原有「值」字，據右引刪。

⑯舉：原無，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十五

呂夷簡 賈昌齡 劉立言 李仲偃

故推誠保德宣忠亮節崇仁協恭守正翊

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致仕上

柱國許國公食邑一萬八千四百戶食

實封七千六百戶贈太師中書令諡文

靖呂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宋受命、光宅天下、唯上帝顧保、世賚良弼。在太宗朝、有若呂文穆公蒙正、率循大卞、父寧王家、克左右亂四方、以底綏大業。聖上纘服、有若元宰太尉許公寅亮一德、謨明修輔、答揚祖宗之猷訓、以緝熙於光明。此所以持盈保成、重雍累洽、隆無疆之基者也。公諱夷簡、字坦夫、文穆公之從子。太嶽之後、流光源深。大王父夢奇、唐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以文穆貴、追贈太師。王父龜祥、以殿省丞守壽春、有善政、沒、因家焉。考蒙亨、嘗舉進士、禮部奏

名處高等、方從兄執政、嫌不就廷試。後選集吏部銓、得引對、太皇顧判銓王旦曰、某佳士、奈何以蒙正故抑之。旦曰、此其文學政事有過人者。即授光祿寺丞、改丞大理、無祿早世。公登台司、追錫命三代、并至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尙書令、封齊、祁、魏三國。咸平三年、章聖始御便座、閱郡國貢士、公以進士擢第、解褐絳州推官、再調鹽城監判官、將漕以幹局聞。就遷大理丞、權定鹽筴、度署西溪、大儲放利。會詔舉六科、以才識兼茂試政事堂。屬將封泰山、或言非訪闕政時、因例報罷、出倅通、濠、材譽日洽、章聖識其名。濱城并河水、羨溢爲害、寇萊公鎮魏、請擇守於朝。上諭宰司、而以公行。到郡循隄防、究民利病、平繇省賦、拯諸墊昏。暇日閱征簿、見田簿之算、曰、先儒有言、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表請除之、朝廷推其法天下、自是農器無征。太尉王文正當國、深器重公。時王沂公曾在西掖、文正



嘗從容問沂公、頗知呂濱州乎。曰、聞名舊矣。太尉曰、他日成天下之務者斯人也、君善交之。後公竟與沂公同當鈞軸。徙兩浙提點刑獄、時緣瑞符繕靈宮、上所嚴嚮、貴權督作、外希風旨、趨副期會、役徒斬材、或殞林壑、吏輒以亡命聞、而囚其孥。公具條白、采伐爲緩。棧木浮河、調夫挽送、方冬水涸、暴宿河埭、公請一切散遣、須春流、番兵更^①還陞觀、面承慰獎、擢刑部員外郎、知御史臺雜事、賜五品服。數治詔獄、聽訟事、閱實明辯、當比平恕。天禧旱蝗、祆民驚譁、屢奏讜言、指陳變咎。公之論事婉而正、辯而裁、通而易從、不崇空語、以干浮譽、故人主樂於聽受。嘗臨諭曰、卿言朕自主、勉毋悼害。復因占對稱旨、特寵金艾。近姻除中丞、換起居舍人、領通進銀臺封駁。從官小會、必蒙特召、後亦不得以爲例也。每上前目送、注意殊渥。內史缺、丞相進名而不及、公帝曰、呂某固宜此選。公適持金絮使臨湟、

命虛員以待。復節、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俄授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爲理、雅得其術、威而不猛、寬而無犯、機芒不施、區橐自破、治政清淨、府庭肅然。逮今言尹京之政、公爲吏師。今上蒞阼、優除右諫議大夫、永定甫竊、內璫徙筮山、辭連冢司、詔公馳驛覆視、初陵旣復、同軌如期。朝廷曰能、遂以給事中參知政事。自章聖愆豫、希見大臣、翼室宅宗、房闈助治、二府機政稍復壅閔。公時判禮儀事、請親戶牖之聽、以分帷帟之重、杞絕矯漏、用周幾微、綴衣移御、即請罷天書儀衛、納靈文方中、闇然日章、其慮遠矣。祐主登祔、章獻慕往、本室器服欲如事生、公執禮文、竟循舊典。東朝參決、抗尊當宁、裁絕儀物、無溢等數、事規諸萌、務全王體。進貳六職、歷小宗伯、小司徒、毗贊七年、遂正宰席、領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一心百



慮知無不爲、推選名儒、增設講員、敷經上前、導以典學。每奏事之間、輒引經史、稱古昔以諭、哲惠日新、發於啓迪。玉清災、議止繕營、因表謝宮使、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登冠三階。公自參貳、兼掌國策、合三朝之載、以緒成大典、至是史成、凡預筆削、率被遷賞。公前事確讓、特蒙褒許。久之、拜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復辭都兵。章懿之即遠也、獻后俾爲敢塗、且毋變朝夕、公請襄事如禮。司天探旨、撓以拘忌、獻后遣謁者挾日官使公裁、公執大義不可奪、卒制服發哭、考吉日、備宮仗、葬近原、以究恤典。禁籞春宴、獻后命無廢、會公固啓而罷。輦幄顯威、龍德務晦、懿不待養、弗言而毀、得伸情禮、繫公將順。且念輔臨之久、而虞倖密之間、規中造膝、事爲之慎。自此至尊舉息、皆章惠躬泣、簡用剛銳、任之言責、協規交警、俾懷后心。欽承二宮、周旋十年、內無隙言、外無異慮。孝慈篤至、固由

上聖之姿。佐佑彌縫、抑自嘉猷之助。天聖保定、公實勤止。禁城火、領使庀作、落成、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時二駕復新宮、肆大眚、恩覃內外、特疇公勞而加異數。公請均同列、懇讓不拜、止以吏部尙書兼鸞臺。獻后登遐、上念章惠擁翼之勤、褒上崇名、著之遺札。公以漸不可長、亟白刊誥、止奉保慶之冊、以揭大明之照。時王路方正、乾剛獨運、摠發健粹、始初清明。公手疏七條、以端治本、杜宣授、止中畫、斷側門之貢、絕刊章之弊。天下聞聽、廓焉更新、永底蒸民之生、則惟我后之德。哀司十稔、深懷抑畏、頓首上前、祈避重位。制授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將行燕見、願得上三年計。帝曰、行矣、半歲其還相余。公之在朝也、則聖人之心易然、而無天下之憂。公之不在於朝也、則聖人之心慊然、若無與屬其天下。至於朝議塗說、咸企公歸。如期而召、復冠鈞衡、修明治方、綜覈名實。自

左右常任、準人、牧夫、俊乂在官、本於訓迪。光天之下、至於蠻貊之邦、但見巍巍之尊、如天之覆、美利所及、日用不知。惟景祐之平康、則變諧之績用。若乃并侑三后、著不祧之式、以顯揚文武之烈。崇建中壺、尊順成之體、以嚴對宗廟之重。其糾睦公族也、則官之環尹、以別庶姓、勗之講學、以納軌善。其章叙庶工也、則陞之類舉、以合公論、集之朝邸、以嚴班制。伸理誣枉、若寇忠愍之比、悉及昭恤。紹續功舊、如潘武惠而下、咸加甄叙。此又贊襄餘論、推廣德澤、一、二大較也。若其沃心話言、極深研幾、慎密不出、莫悉聞已。景祐二年、拜右僕射。冬至、上享帝於陽丘、封申國公。三年、表六上納政、手札譬止。次春、復五上、天子重違冲旨、命以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許州。在許二年、而夏戎叛、公聞之、曰、嘻、雛羽翼成、是必颺去。吾恐謀國者慮害不深、事失機先、必致朝廷吁食。已而如公言、卒

至繹擾、天下被其勞。故徙公鎮魏、固河朔心。公比當衡、每籌邊奏、揣虜動靜、效如在目。及此過觀、手詔問策。公備陳西北守禦利害、朝議賴以適從。至魏、浚城洫、除器備、審佼壯籍、蒐補其缺、番休訓肄、聲懾戎境、大河之北、長城岌然。康定元年五月、復召輔政、悉仍舊秩。騎寇犯塞、赤囊日至。公慮屯戍之久、生他盜心、於是始議營北都城鎮寧、以謹北門之閉。募民兵、增州防、以重庶邦之守。三邊守宰悉從擇遣、俾綏凋敝。諸府裨校間爲召見、使知感歎。夜思而得、旦請而行。已而北人來渝平。山東饑、多盜、備預有素、恃而無虞。冬郊、改封許國公、特拜司空、堅謝得允。上惟文武之柄、付倚在公、倘計議不齊、則事功難集、下制兼判樞密院事。公以二府之舊、相均爲重、啓辭判總、止兼使名。上體愛人之心、密講和戎之畫、數下恩旨、切敕邊吏、內保疆場、遏其侵軼。外推信義、示之綏懷。意在我守有餘、賊



勢自殆、而後可與惟新矣。後諸路防禦益嚴、夏人通款納誓、訖如公策。慶曆二年季冬甲寅、夙興將朝、遂感風眩。上憫公勞瘁、至忘其身、詔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聽三五日一入。累牘遜免。朝機邊畫、就第咨訪。敕就開寶浮圖設道會、祝公延壽。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和匕以賜、至有移疾朕躬之諭。遂再辭位、中旨斷表。三年三月、召見延和殿、俾騎及殿扉、以不良行、顧內侍輿以前、固辭、更給扶、命無拜。面謝衰篤、慈衷惻然。冊拜司徒、猶監史閣、軍國大事。尋致軍國之議、頻表請老。乃以太尉致仕。朝朔望班等丞相、使璫密札軫問無虛月。公世葬鄭原、既得謝、如鄭展墓。郡以疾聞、詔使馳餉藥、奩而已不及。春秋六十六薨。問至、輔臣方奏事、上哭發聲、謂左右曰、乃心國家、而任大事如呂某者、可復得乎。病不就訣、歿不臨酹、吾恨何旣哉。感悼不已、爲制服苑中、哭之甚哀、不視朝三日。贈太師、中

書令、禮官考行、謚曰文靖。比葬、內密四致奠、賻賜累千。葬日、復廢朝。有以見大君元臣感通契會、同德一體、恩營始終之極致者矣。其配秦國夫人扶風馬氏、太子少保忠肅公亮之女。婦體順而正、母道慈以嚴。公在許昌、夫人以歿。及鄭展墓也、且將葬夫人、卜有日矣、而公薨、即以慶曆四年十一月壬申、祔於新鄭陪先兆。君子以爲知命。七子、公綽、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弼、度支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公著、公孺、并太常博士、操行器識、儒學吏用、維其似之、必復大顯。公餗、贈右贊善大夫。餘早夭。二女、長適司封郎中雍、文正公子也、次不育。公性莊重、有儀矩、望之毅然、而姿宇渾厚、即之溫如、而神采英發、才全道周、用無常器。踐歷臺閣、綢繆廊廟。一話一言、莫不留爲故事。有猷有爲、莫不著爲令典。不潔名、不矜勞、敢任天下之怨、不敢有天下之德。至於風郡國、建學校、以廣教育之本、循貢

舉張六科以大招延之路。志在得士、爲邦家基、推賢援能、彙征於朝。有自常參同時宰延人物、藻鑑賞別、精裁其品題、初若未盡者、已而果然。善合羣慮、考用衆長、樂道人善、而忘嫌惡。雖待微者、若亡貴賤之間、以延盡下情。其接僚友、周而不比、寬而有辨。其事上、直而無拂、順而能守。其殿邦撫民、條教明、使人便安、而下不敢犯。其在朝位、若不勝其恭者、退而燕居、恂恂如也。與季氏宗簡尤爲友愛、休暇相對、談名理之蹟、不及公家之事。而又敏學多聞、精識強記、殫簡冊而備究、經耳目者不忘。屬辭雄贍、長於理道、朝廷典冊多出公手。至於文史之學、名法之書、當世所行、率公考正。非夫命世之稟、生人之傑、安能德言并立、功名兼劭、如此其章烜也。宗簡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以明著於後世、禮之大者、故推諸孤之志、舉烝彝景鐘之義、以請於上。有命史臣、俾敷揚其休烈、康許公、抑

所以表其子孫也。銘曰、

天監有宋、世祚明德。能哲而惠、以熙袞職。考愼厥相、用康保民。式克欽承、相惟其人。其人維何、文武許公。實經大猷、股肱王躬。帝視公視、帝聽公聽。有翼有爲、訐謨賦命。恭默未言、弼諧二尊。如權如衡、如筦如塤。嚮明專治、啓發健粹。秉國之平、遵王之義。百揆四岳、庶政惟和。六府三事、九功可歌。于蕃許昌、孰尸鼎鉉。以速寇戎、丕艱廟算。公體慈旨、請寬叛刑。敕邊謹守、戎卒來庭。三冠泰階、再擁方鉞。忠勞則多、恩禮亦絕。曰師曰公、名器之隆。於申於許、山川之封。二十三年、盡瘁王室。納政於上、請老以佚。臨雍未拜、熒圃言歸。古有知命、公乎庶幾。計奏來聞、上哭之慟。蓋隱家邦、摧此隆棟。爰命史臣、纂揚丕績。陵谷有遷、音徽無斁。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六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

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于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並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字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尙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于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于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鬪、即時斃仆、以

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于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



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于是弗辭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尙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縉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士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

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于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爲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曰、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爲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



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慰。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二二

尚書職方郎中致仕劉公墓誌銘 并序

皇祐五年冬十二月、尚書職方郎中劉公始致仕、既素愛吳中山水之佳、遂築室以居、而置其家事一不問、獨月與吳中大夫之賢者縱游酣飲、往來虎丘、洞庭之間。從其游者、亦皆樂之而不知倦。如是者十年、年八十一乃卒。吳士大夫更相弔、以謂

世之以老歸者雖多、而類不能知自放之樂。使知之、又頗以衰病而不可彊。則如公者、乃無幾人、是可賢也。余家吳中、與公家有舊。當公之歸、余方位於朝、不得從其游。今公將葬、諸孤來乞銘、故余樂爲之論次而不辭。公諱某、字禹昌、袁州臨江人也。少孤、知自立學問。舉進士、天禧三年及第、爲福州懷安尉、杭州仁和主簿。徐奭、胡則等數人薦其材、擢爲大理寺丞、知越州蕭山縣、遷殿中丞、知蘇州長洲縣、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汴河催促綱運、賜五品服。都官員外郎、通判杭州、職方員外郎、知興元軍、屯田郎中、知溫州、都官職方郎中、知廣德軍。凡九居官、皆以治行聞。公知於吏事、蓋天資也。凡遇事、無險易煩簡、必窮其根柢、盡其是非、然後傳以法令。關鍵牢密、吏不能闕而爲姦、故所居無不治。其守官、雖權貴有氣力不能奪。長洲多過客、或求發民以輓船、一人不與、郡至爲移書、亦

不聽。杭州守多達官、自任、不循以度、公一皆執正。守初不能平、後事有失而被按舉、乃始愧謝。所至必爲民興利除惡。蕭山鑿鄭河數十里、以便轉輸。興元治山道以省棧閣、葺三堰以灌漢中田。皆息民大費、而著以爲後世利。溫州俗事妖神、壞化亂法、公捕誅其首惡、而餘一不問、民更得自新。故公所居能懷其民、而其去也必見思。古所謂循吏者、不過此矣。其爲人樂易簡直、無內外之異、不汲汲於進取。使黃汴河、故事歲得奏計召見、前此者多自陳其勞以受賞、公未嘗一言及私。元昊反時、詔近臣舉可以任邊事者、翰林學士蘇紳以公應詔。公遽自請不就。人或勸之、公曰、士當自用以所能、則官無曠矣。兵非吾事也、豈可苟利一身、而使公家有廢哉。蓋公之自任者如此。然用是難進、而所施止於一州、豈不惜哉。夫人高陽縣君紀氏、賢明而材。公之歸老、能優游而不以家爲憂者、夫人是

助。先公一年卒。二子、敦、前秀州軍事推官。孜、前處州麗水縣令。四女、長適尚書屯田郎中徐執中。次適衛尉寺丞陳維孫。次適雄州軍事推官王諶。早卒。次尚幼。余聞劉氏世著姓、而臨江諸劉歷五代獨不顯。自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諱某始仕於朝、主三司磨勘、善其官、而世以其官名之。公又與其弟尚書主客郎中立之繼有能名。主客之子敞、敞又皆高材。敞今翰林侍讀學士、重於朝廷。凡三世爲天下聞人、盛矣。然則劉氏未嘗不顯於世、獨不遭其時耳。豈謂無其人哉。公之葬、實以嘉祐六年某月某甲子、在某州某縣某鄉之原、夫人附焉。銘曰、虎丘蒼蒼、洞庭峨峨。昔公來游、賓從獻歌。洞庭寥寥、虎丘翳翳。今公來葬、行路悲涕。松柏在山、有苑其城。千秋安此、亦維平生。

沈遘撰 《西溪文集》卷一〇

故朝散大夫太常少卿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有清德美行之君子曰李公。至和元年，以七兵郎中典吳郡。治成辭疾，詔以本官分司南京，聽家武進。吳人飲公和政，去有遺戀。後四年，告老除太常少卿致仕。以嘉祐戊戌十月二十二日考終命於牖下。歛以時服，家無餘帛，素絲壹節，嗚呼清哉。於時縉紳先生相與流涕，痛夫若人之不見已。公諱仲偃，字晉卿，李系隴西，曾祖昇，祖璟，竝爲江南國主。考從浦，右龍武大將軍，公第三子也。生而警異，幼即藐孤，伯氏仲儀撫養甚篤。及長，挾策無流志，落筆有奇語。弱冠厲節，游學知名，故翰林梁公顥、文定趙公尙書咸器其才行，召置門下。所與游者皆當世知名之士。天骨秀爽，神情閒遠，見之者目爲神仙中人。祥符中，再舉貢部高等。八年，得進士丙科，調楚州寶應尉。邑多無賴少年，喜爲人害，前此吏不能禁。公至，則痛繩以法，惡子相率改行，治以大肅。郡守黃宗旦薦其材，秩滿授常州團練

推官。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澧州軍事推官，知蘄州蕲春縣，兼監洗馬茶場，從三司之舉也。會議茶變法，商賈輟行，踰期不得代書，任者四期。及還考課，復不應書。大理寺舉充詳斷官，除本寺丞，然非其志也。先是，廷尉丞屬多取經生，泥於執文，不暢法意。惟公儒者，常得中典。時丞相陳公以綱錯領判，尤加賞待。凡有疑讞，諮以取正。稍遷殿中丞。范公密遣諭意，且欲薦之臺職。公以索米爲解，亟辭不願。出知越州會稽縣，風政修舉，爲諸邑最。秩滿，除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台州。近臣有薦公才堪治劇中御史者，初除都官員外郎，用知眞州。未幾，召拜侍御史。時三院徑路，官進者最稱要捷，營此職者多稱道地。公屢表衰疾，乞郡自障，遷秩司封，除淮南提點刑獄司。夷退無競，議者嘉焉。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尋除兩浙轉運使，賜紫章服。居部識大體，總綱目，應書即舉，遇事敢行，不爲細苟。靡尙皦

覈除工部郎中、代還、判三司度支勾院、假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充契丹國信使、還、除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翰林金華諸公薦公有經術行義、當置在左右、不宜外遷。上覽奏、謂執政曰、朕固聞其名、有意且召用之。丞相以德行對、但年已七十、惟陛下裁擇。上默然。章請置第、移蘇州、以便鄉閭。自初筮以至掛冠、其間四十年、所得俸祿多給族中之貧者、嫁娶孤遺凡十許人。篤風義、重然諾。未嘗殖產治第、有田裁一二十廬。謝事後、稅止官舍、泊如也。平生藏書萬餘卷、皆親加校正、多手抄者、日置齋中、閱古今治亂。退閒賓客、文酒不廢。雖晚生候謁、恂恂誘接、忘德爵之在己。前後推轂拔取寒賤、無慮四百人、有至臺省者。文集十卷。祥符初、瑞物仍降、時文載郁。諸所著撰、華實兼映。詩筆清婉、殊有思致。才焉盍貴仕、德焉盍高爵、終歿少列、豈命也夫。享年七十七。公之配曰楊氏、文定趙公甥也、賢

和作合、湯沐原武。冢子孝嗣、秀州崇德令。次子孝直、試校書郎。女六人、長適秘書丞陳操、次進士許佺、次大理寺丞黃秉、次三班借職靳渭、次光祿寺丞周延年、次長洲尉富翺。孫元規、太廟齋郎。孫女三人、尚幼。以嘉祐己亥十一月二十三日、葬常州武進縣安善鄉合顯里。初、冢子以月日來赴、家老以閱閱見屬、宿於公、義則師友、情同州壤、銘竊之事、所以不敢辭、且史官以實紀。銘曰、

李自開寶、言朝於京。中間踣斃、凋落弗榮。及公穎特、秀世而生。仙風遠韻、人莫不傾。彬彬其章、儀我王國。榮利匪懷、比辭憲職。不耀厥文、有隱其德。誇者退慚、談者歎息。金華薦論、上稔公聞。奈如命何、乃以老云。逡巡逝水、奄忽浮雲。天道力命、幽遠難分。眞宅用寧、輅車言引。治命有詒、先慈惟近。背高城之夕陰、遡寒郊之悽緊。些營魄以安之、哀風流兮頓盡。



儒藏

胡宿撰《文恭集》卷三七

校記

①「番兵更」下有闕文。《宋史》卷三十一《呂夷簡傳》載

夷簡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

宋儒碑傳集卷十六

張錫 夏竦 馮信可 李之才 王平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

張公墓誌銘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

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資、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



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尙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

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①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於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②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〇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於京師。天子方憂思公、飭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浸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黃帝以來姓氏之書、蓋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於永初之間。由漢涉唐、至於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奐、獻書僞唐、爲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於家。考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大名節下。一日敵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

還與寇遇、力戰以沒、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封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朝廷錄孤、以公爲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秘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旦屢以公言於眞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尙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礮場、醺金水作后土祠、以儼汾陰脰上。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爲複道、壞玄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於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跨閣道以



幾遇神仙之屬。方群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遠、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大饑、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尙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卜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於饑渴、則規罔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爲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絕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獻太后臨

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爲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敵難、又母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爲學士、同勾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紕武吏、而大臣多闕略、吏得因緣爲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爲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公以謂人事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爲宰相所忌、復以爲樞密副使、累遷尙書左丞。太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爲禮部尙書、知襄州。未行、改穎州。景祐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尙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陝

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策。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之兵、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并出、旋亦無功而還。眞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堠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貿易華戎、顧其勢相萬於繼遷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耳。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完計也。願下令諸將、敵即入寇、亟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爲不然。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平、葛懷敏繼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使還陝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

於是召爲樞密使。議者尤以爲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帝爲不得已、聽罷之。鎮密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願得益徙閒郡。遂以爲吏部尙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昊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爲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爲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終不已。乃復以爲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爲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蓋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



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爲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學爲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爲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通嘉勒斯賚、結熟羌、增弓手、練彊弩、併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遙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爲宰臣。惜其數離讒訾、卒不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況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蘊、而不及施、信矣。

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爲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尙書駕部員外郎賈守訥。次適光祿寺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姒氏、自帝錫命。其後分封、以國爲姓。爰自三代、涉漢東京、厥緒可考。顯維一人。又千餘年、曠不世食。嶷嶷維公、實荒鄭國。始以孤童、謁來京師。乃賜之策、大放厥辭。於皇仁宗、英照四方。肇收群豪、寤寐弗忘。帝曰汝咨、東宮舊臣。左右予躬、道德循循。乃服大僚、顯允文武。豈無嘉謀、告於帝所。西方用兵、戰屢不克。天子悔之、莫如公畫。位隆隙開、公豈不畏。卒遭讒言、不相虐內。凡今在位、孰遇如公。尙復公嗟、靡志之從。刻碑高原、萬祀無止。其誰詩之。有臣太史。

王珪撰 《華陽集》卷四七

長樂馮^③先生墓誌銘

蜀之有道君子馮先生諱某字損之、其先蓋長樂郡著姓、自五代祖儔仕孟氏、任眉州司戶參軍、卒官、因家焉。曾祖少連、祖承諒、父知禮、皆爲彭山人。先生生而聰穎、與他兒異、纔五歲、聞鄰人誦書輒喜。稍長、遂好學、讀五經、尤專詩書、探深抉奧、志其本統。泛閱古史百氏、該綜得失。舉進士不第、退而講學誨人、每正席橫經、演明大旨、凡訓傳之殊騁及其膚說、則判別是否、歸於至當。學者多信嚮之、往往化而博強。先生常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辨、要利祿爲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媿爲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委之。世俗所謂厄窮憔悴者、安足累吾靈臺。是以抗志礪行、愈困愈篤。口不出柔言、目不顧令色、不枉己以徇物、不違義以求人。簞瓢藜

藿、裕然白首、乃貧無詔怨、飯疏餘水、曲肱而樂之。徒歟。娶唐氏、亡九年矣。二子、長曰敢、靜默有文、登進士科、累遷彭州軍事判官、得祿就養、里人榮之。次曰敏、力學慎檢操、蓋隱德不位、而慶流於後也。三女、皆嫁良族。孫男三人、女五人。先生享年九十一、熙寧八年五月某日、卒於天彭之官舍。十月某日、葬於彭山安鎮鄉祖塋之次。舉唐氏之喪以祔焉。禮也。其平生所著歌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壽考康寧、好德終命、此四者、先生兼享之。不富以利、而富以道、洪範之五福亦具矣。昔太史公以顏、跖之分、求天道之是非、蓋疑焉而未之得。今先生積學慎行、而所享如此、其嗣子又能承家顯榮、則報施善人、誠當其理、於先生何疑哉。

呂陶撰 《淨德集》卷二六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



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種徵君明逸、種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流源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尙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于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④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

以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帥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不顧也。^⑤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遠。^⑥甚。家^⑦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

有保任^⑧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隱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爲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爲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他日史官採擇。

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晁說之撰 《嵩山文集》卷一九

尙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天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



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己。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秘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徭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己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

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間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概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雁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侯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秘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尙書兵部侍

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罔、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於君、播惠在毗。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八

宋故奉直郎守侍御史王公墓誌銘

慶曆乙酉、上用太原王公爲侍御史、數進方幅、切劘庶政。又明年、以天禧故事參領諫職、臺中雜細、一不復省、顯繩違納輔而已。公強學精志、多識前

載。孝武時倪寬以經學進、建武中杜林以名德用、公膺時學、其殆幾乎。九月十三日、對延和殿、敷叙未究、疾作、遽退。明日、卒於家、治命葬於潁。上聞、盡然傷之、法賻有加、復錄其子向爲三班借職、且曰、使有祿以養其母、恩從特出、例前不著。葬有日矣、諸孤條官閥世譜、託銘於學史者、且云友也、義不得辭。公諱平、字保衡。五世祖唐末避地自徙、居閩之侯官。王審知之據郡也、曾大父隱晦弗仕。常署大父爲安遠使、已而謝去。考諱居政、以行義稱於州里。娶姚氏、早亡、繼室以陳氏。及公有位於朝、陪祀延漏瀾室、官至秘書丞、以昭德、仁壽二號爲繼。姚封邑之寵。公生而穎特、少挺淳至。十二歲、丁昭德之喪、號慕焦毀、不能自存。大父敦譬、益更感絕。後與從弟甲同研席、相友愛。久之、游學不利春官試、還客江淮間、所至交其士大夫之賢者。好自整飭、不妄舉動。強於記問、有制度之學。經史汎達、誦

說有法、好學者日至其館、從授大義。諸生奉幣爲謝、初不之卻、痛節游費、還資養具。章聖後元年、以同進士出身授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覺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強、了不之聽、趨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耶。公曰、今觸奏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較其輕重、孰爲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曷幾誤殺人。再爲臨安、扶溝二主簿。翰林徐公奭治京府、薦其材、除開封府法曹參軍。董希顏爲推官、持法喜深、公處以正、與之背戾。滿歲當遷、故事闔府保任、希顏持奏不署。或諷公往謝、公曰、脫遇知我、安用謝爲。如其不知、謝適取辱。使謝而署

奏、交有所喪。希顏聞之慚、索奏亟署。尋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在職如故。初、府掾任京司者、見尹廷謁。未幾泛恩、諸掾悉遷朝秩。公除秘書丞、同府掾佞尹、拜謁廷下。公以朝有定著、引他掾羅拜堂上、識者謂其有體。尹後奏罷諸掾有朝籍者、出知洪州分寧縣。土多強宗大姓、前宰以嫌不之按。公無間然、雖賓興未預、皆以禮迎見。至其家負法、雖細弗貸、用是衆伏焉。就遷太常博士、入爲審刑詳議官。操憲甚均、持心近厚。景祐四年冬、地震於晉、忻、城、壞人多壓死。公上書推災異之變、大抵言、陰宜靜而反動、今失其性。四夷之於中國、陰也。戎狄將有搖叛乎。宜勅邊將、豫嚴兵備。歲中、蠻寇宜、桂二州、殺守將。河西外叛、元昊入寇。契丹乘間以重兵壓境上、求三關故地、爲言誓外增物、僅乃得止。如公之疏云。除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徐州。未行、丁秘書君憂。免喪還臺、會中執建議諸七十在官一切



致仕之法。公以謂古者養老。所以納民於忠厚。今士大夫雖不能據禮引去。從而斥辱。殆非所以爲國養恩之道。奏養老頌諷焉。不省。出通判荆南府。遷都官員外郎。守臣操政多任便宜。公據法不從。以嚴見憚。朝廷高選憲屬。於是有臺端之召。初。石元孫延州兵敗。傳云已死。縣官舉贈典。錄諸孤。已而西人請成。歸元孫於我。議者責其不死節。請戮以厲後。公上言。西戎比年犯塞。將校覆歿幾何。甫歸元孫。隨而見戮。是堅降者之志。而絕內顧之望。非計之便。元孫卒得不誅。監察御史閻詢治王素獄。讒者言詢與素姻家。匿不自避。疑其姦。上立黜詢。詢惶懼不敢辯。獨公奏言。詢妻弟娶素從女耳。論情則至疎。在法不當避。業已黜詢。莅河陽酒局。然尋起通判隴州。公議論務大體。略碎煩。所彈應法。嘗乘間爲上言。人情不能無過。且宜闊略細微。問諸忠義何如耳。上深納之。數條白邊關利害。及

摘財賦之蠹。他日宰相擇專對者。往迓敵使。公不在選中。上卻奏曰。王某識敵態。敏且辯。胡爲弗遣。遂命爲接伴使。還言河北春月猶習土兵。違時防耕。可趨其會。自是鄉兵閱習。以兩月爲限。斷盡冬須罷。除三司戶部判官。尋充契丹國信使。至幽州。敵方蒐兵試戰。聲言伐夏。遣其相蕭忠孝來云。元昊侵侮敝邑。敢以告。諸使唯唯。公遽曰。南北盟好。歡固踰於金石。何讒之能間。且治兵有國常事。脫吾邊鄙討貳。庸可間乎。忠孝旣退。公之介曰。彼妄誕。非其主意。公曰。不然。及見戎王。面諭伐夏事。略與孝忠語同。公拾前對對之。戎王喜。規中還奏。題其所答。廣親邸災。公坐省曹。案領修造。有詔營繕。令主督作。廣親。秦悼王邸也。年祀浸久。支庶彌廣。無容室處。至爲樓居。上患其然。方議益邸。會其火。因度取邸旁民家地以廣其宮。悅勸工徒。省約用費。有以舊例送錢者。公拒而弗納。尋代賈漸知諫。



事延和之對、辭解宮役、曰、臣曷爲修造有司、今爲諫御史護役、於體非是。上曰、宮役垂訖、煩卿旬日事耳。公病、語不及究、猶力疾自退、還於牖下、以至於啓手足。享年六十三。公介而敏、造次必於儒雅、論議依於名節、與朋友信、於閨門孝。從弟甲、後登進士第、與今資政范公同年生也、調澧州司理參軍、病卒於京師。公哀慕收斂、不啻同產。范公高其義、往弔之、復以同年齒爲之拜。雅爲故集賢殿修撰曾公會所器、妻之愛女。賢善柔閒、經是二物。以金華爲湯沐邑。男五人、回、岡、向、同、問。冢子學有家法、行爲士範。諸子咸保家之令、志局巨量。一女、嫁光祿寺丞陳臻古。以皇祐己丑八月十二日、葬於汝陰之旌義新安里。辱公最舊、捨我先逝、惜其疏遠孤進、晚始得供奉諫諍、素所蓄積、曾宣濟之未暇、一旦奄忽、其命也夫。銘曰、

公嘗游兮潁之湄、愛潁水兮清且漪。壯有氣兮陵

虹霓、冠岌嶸兮佩陸離。挾時策兮步來西、思綠髮兮殫所施。命與力兮不可支、與一御史兮衰且遲。驥將騁兮蹶之、年不與兮已而。望閨樹兮東南涯、貧不資兮葬不得歸。循故潁兮水依依、丹旄舉兮秋風吹。匪良友兮我孰思、有賢子兮君勿悲。尙逝者兮有知、寧體魄兮於斯。

胡宿撰 《文恭集》卷三七

校記

①「平生」二句：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②某鄉某原：原校：「一作『彰孝鄉保豐原』。」

③「馮」下原有「君」字，據四庫本《淨德集》刪。

④焉：原作「爲」，據四庫本《嵩山集》改。

⑤不顧也：原作「謝曰故」，據右引改。

⑥遠：原無，據右引補。

⑦家：原作「幸其」，據右引改。

⑧任：原作「仕」，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十七

代淵 邵古 陸滋 葉曙

代祠部墓誌銘

君諱淵、字蘊之、代其氏也。本鴈門貴姓、唐僖宗奔蜀、君之先亦逃亂、客導江、世受田、遂爲導江人。生知好學、性順祥、事親孝、執煩苦惟謹。稍長、從隴西李旼授經、清河張達爲文章。一日聲聞出諸生上、愈晦抑。年四十未肯仕、鄉人更往勸。天聖初、就進士試禮部、最後日帖經、即偃蹇曰、不願在選、取過所欲。四姻友共挽迫、內省闈中、訖試、名在第一甲、調清水主簿。嘆曰、祿不及親、吾何賴。即去官、還鄉里。蜀之才子弟舉從之、踵相逮、坐席常滿。蘊之爲示書精奧、教辭賦法度。得其道者、去爲聞儒顯人、於是蘊之名益彰。今端明殿學士、尙書王公拱辰、安撫劍南、表爲鳳州團練推官、不拜。故樞密直學士楊公曰、嚴未之識、薦諸朝、拜太子中允、遂致仕。

始謝門下客、止不教授。深探易性命之理、作書二十篇、紬復而推原之、易家取爲雋腴。明堂赦、改太常丞、賜緋魚。晚年撤輦腥、日一飯、巾褐蕭散、自放山水間、號虛一子。樞密太尉田公況治益、時厚問以禮、盡取其書奏之。天子異焉、即家廬拜祠部員外郎。蘊之爲人簡潔、雖長吏歲時致問、無半語誘以私。與人交、不款曲、澹然對之、故昧者不得親賢者、不得疏、久乃見其所合云。嘉祐二年秋九月有疾、召術家曰、爲我擇勝日。對曰、丙申良。蘊之領許、即敕家人具潘浴、左右不識謂何。是日卒於寢。曾祖某、祖某。考某、爲吏、有陰德在人。母何氏。蘊之引恩、累贈屯田員外郎、永昌君。娶夫人趙氏、封導江君。生四子、曰履享、履祥、履和、履中、皆以孝秀世。其門、明年、諸子卜冬十二月某日葬通化原、從屯田、蘊之志也。予以蘊之爲同年弟、知之也熟。又履祥持號略楊冕狀來請銘、嗚呼、予能言之。銘曰、



儒藏

仕不入官、隱不違世。藩臣高之、天子褒之。汎然受名、內完泰和。萬物營營、不能舍其情。享年七十有三、考終厥命。是謂其言立不朽之徒歟。奚其爲爲政者歟。

宋祁撰 《宋景文集》卷五九

邵古墓銘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

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陳繹撰 《皇朝文鑑》卷四三

將仕郎守杭州文學參軍陸先生墓誌銘



嘉祐六年夏四月丁巳、先生陸氏卒、其子求古、章革、覃、有方、逢休、將以其年十月己酉合其母夫人蔡氏履泰鄉龍井村之封以葬。六孝子者聚泣以議、吾父蓄道淳德、生七十有六年、其蘊不得久施於時、死矣、獨世之大夫與鄉人之口有傳焉。且吾父誼應銘、其習予父子間而應以文字銘吾父者、宜莫如強君。以書來求銘、某因得次以銘。先生諱滋、字元象、歲方童、已自如成人。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文辭試鄉舉、一鬻其業而售有司。母且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察母面有難別色、先生亦絕口不忍出別語。已而自決、夫仕不獨爲時、亦爲親、苟感吾親而去、得仕如勿仕、吾何爲行哉。時故相陳公堯佐使兩浙、雅待先生厚、手十餘書以遺之、曰、行矣、持此足以遊公卿。先生謝不受、公亦不能強。自是頽然自得、顧天地間無足介吾慮者、惟一肆其意於書、不復言進取。凡聖經賢史、九流百

家僻異之說無不讀、或引以答客問、必章解句析、卒不差一字。問者退輒服、以爲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尤嗜風雅、日哦樹石間。有以家事關先生者、急麾之使去、曰、吾方作詩、無溷我。皇祐四年、詔錄先朝遺士、搢紳縫掖合百餘以狀白府、請用先生塞詔。府上之朝、得杭州文學。先生捧告、喜、自以不出屋廬間、天子就官我、又獲掾於父母之邦、抑幸矣。歲時隨州吏趨公府、或憫焉、先生曰、此迹爾、惡屈吾心哉。嘗治居、材且具矣、其鄰有以侵我地給之者、先生第笑與語、吾忍取券以白汝妄邪。即爲之縮材。其寬厚多此類。與故人飲、必諧調笑歌、賓主各盡歡、若將樂之不厭。然及賓去、席撤、復以嚴自處。里俗襲吳越僞禮、其甚者至僭惡不可聽。先生爲援典制、家矯而戶正之。此敝遂革。平生所著詩、賦、文、論、書、誌合二十卷。自就學至垂沒、目未嘗去書。若先生、可謂好古信道、終始自篤

而不變者歟。大王父諱超，以功爲錢氏衢州刺史。王父諱紹，父諱承祖，皆不仕。女二人，皆有歸。銘曰：嗚呼先生，養璞自少。成而珪璋，訖自能照。唯是羣籍，我考其要。矯革僞禮，俾迨非肖。於時獨行，追古同調。元龜云亡，人哭人弔。濟濟有子，德罔弗紹。於後其門，當大有耀。

強至撰 《祠部集》卷三五

桂州司法參軍贈太子中允葉公墓銘

君諱某，字杲卿，姓葉氏，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避亂唐季，故名不載仕牒。及錢氏王吳越，祖諱某，父諱某，始受僞爵。後吳越以國歸京師，凡陪臣之從行者，皆受命於朝，獨其父中道以事辭歸，不得命。已而自悼曰：吾悔其可追耶。當擇吾兒之秀，使應舉覓官。他日吾家有天子命士，與身得均耳。君生而穎拔，遂讀書成父志。凡三試開封府進士，而考官率以高等處君。訖用嘗試御前恩，授鄭州

長史。後司法桂州參軍。慶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官所，年五十九。方君之在桂，有閩人吳謐死象州武化縣令，謐妻挈二女欲歸閩，至桂，而其妻又死。時本道轉運使杜公杞，在君父子間爲知己，哀吳無所歸，欲妻君二子。君曰：爲子娶婦，豈勢利之取而舍孤窮耶？從之。人以爲義。家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且求異籍。君喟然曰：家道至此，繇吾不能取厚祿以聚親族，汝曹何咎耶？惟汝欲其寬厚多此類。師事郡人林先生逋，先生篇翰爲當時二絕。君盡得其妙。天禧末年，錢塘有巨石浮於江，太守異之，即問先生此何祥也？未有以對。先生以問君，乃按譙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爲萬乘之憂乎？未幾，眞宗棄天下。於是益服君多聞，而始知譙子之志爲奇書。君早以經術自任，晚傳其學於二子。二子者，昌言、秘書丞。昌齡，尙書屯田員外郎。同年取進士第，皆有學行政術，知名士林間。次子先登



藏儒

朝始用祀明堂恩贈君光祿寺丞累至太子中允
 君配宋氏封萬年縣太君三女長適漳州判官周
 彭孺次適常州司理參軍晁端仁季適邵武縣尉
 徐簡孫君初與英宗同諱沒後凡若干年追改今
 諱二子於某同年生也既卜以某年月日葬君錢
 塘縣履泰鄉北山之原因以銘屬其銘曰
 有寶於此積勤蓄久三出以鬻不豐厥售衆人之
 得君獨無有維其不偶是以有後

强至撰 《祠部集》卷三五

校記

①杞：原作「祀」，四庫本《祠部集》同。按其時廣西轉
 運使爲杜杞，見《宋史》卷三〇〇《杜杞傳》及卷四九
 五《環州蠻傳》，據改。

宋儒碑傳集卷十八

蔡齊 蔡元卿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并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迹連蔓、至數百

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①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②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



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

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卻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

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③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

民見寀，號泣拜^④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八

推誠保德守正功臣正奉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潁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兵部尚書謚文忠蔡公神道碑銘 并序

國朝沿唐制，設進士科，取天下髦俊，其擢第一，多至顯位，以間得英才國器。章聖御極二十五年，選士十二榜，有若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蔡文忠



公齊、皆擢進士第一、登翊大政、爲時名公、此英才國器者。大中祥符八年、方太平、用文治、天子臨軒試貢士、采賈誼之言、賜賦題曰置天下如置器。時文忠公預試、上覽其賦、有安四方之志、異焉。既唱第、廷中考等、果第一。召前、風采堂堂、英秀挺出、章聖屬目、顧相寇準曰、佳哉、士也。殿上下聳觀、舊事唱高等三人、數而擇焉。是日、即命公獨謝、特詔金吾給七人清道、爲之光寵。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歸朝、遷著作郎、直集賢院、判三司開折司。歷右正言、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臺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更三司副使。奉使契丹國、還授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入翰林充學士、俄兼侍讀學士。久之、除龍圖閣學士、知密州、徙應天府。召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加給事中。復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閱四歲罷、

以戶部侍郎知潁州、薨於郡、享年五十二。公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太平興國中爲萊州膠水令。九年卒、官有遺愛、子孫因家焉。祖鄰、考夢臣、世傳經術、懷道不仕、以公之貴、追祿三師。公幼自立、苦學、故相文定李公見其詩、謂人曰、此君有大志、未易量也。將就鄉舉、才名當首送、致書州將、讓其里人史房而身下之。始至兗州、長吏有苛政、公約之以禮、使不得踰法、民賴爲安。至濰、有士族摹市征印文、相因緣爲姦利、積十餘年、或告發之、株連數百人。公曰、盡利爲民、姦是用長、茲爲政者之過。爲從未比、多得釋、濰人大懽愧、更相勉爲義。識者知公非苟爲德、是謂民風化之所自、迹近而體遠者。蓋其初仕已達於從政、秩滿還都、不過執政之門、在勢有弗悅、累月不召、乃差監永豐倉。眞宗知之、詰輔臣、亟令召試文奏御、中旨除官。明年、賞花禁苑、群臣退、獨留公、出仁宗所賦詩示之、將命爲

太子諭德爲弗悅者沮格。章聖知其有公輔器，眷屬殊厚。永定遺弓，哀慕深至，家人視其卧衽，涕洟沾濡。丁謂顓國，使人語公，能自致即處華要。公歎曰：「茲言何爲而至於我？竟不答。」未幾，謂敗，反側者多矣。公澹居其間，時論益貴之。直翰林，章獻太后修景德寺，近璫羅崇勳護作，既奏功，詔公撰記。崇勳信幸用事，遣親密謂公：「善爲記，參知政事可得。」公已受詔，欲辭不可，置不爲撰。崇勳數請，終不以進，怒而讒之。太后遂出守密州。魯肅簡公在中書，爭之不能留。至州，太后語中書降敕趣奏，記乃上。屬東京旱，薦饑，先除公田之租數千石。遂請悉除京東田租，弛鹽禁，使民得賈海救荒。東人於今賴之。皆曰：「活吾人百萬口，蔡公也。」公前知臺雜事，復拜中丞，正色立於朝，權威干憲度，必彈劾，未嘗及諸細也。章獻太后遺制以莊惠繼，垂箔參聽，閣門白臺促百官入賀。公毅然顧吏，無得追班，前白二

府。天子春秋已長，太后末命，非天下所望，抑未有聞於前代者，惟執政圖之。故莊惠但稱尊宮省，號保慶太后，不復預政。壹王體，正國命，公有力焉。及登西府，向時房闔專威，閹謁依藉，因是以習，典刑猶紊。公持重據正，意在杜邪撓，以贊平康之治。嘉謀嘉猷，入告爲多。然性靜密，未嘗語於私，故幾微啓沃莫傳焉。衆所共聞者，著一二云爾。景祐初，中宮虛位，有自細微因莊惠以入掖庭，得見中意，將遂正位號。大臣并諍，而公尤力。既而欲以備嬪御，公獨堅請歸之，因得高選勳閥，上儷天極。王蒙正者，連姻外戚子，殺人謫徙，未更徙，中札命樞府復官。公謂同列：「始初清明，宜謹國章，旦朝以聞，寢之。」或曰：「小事，惡足煩上。」公曰：「德刑治本，人主以爲操柄。殺人而以官免，免死而復官，是殺人者無罪也。斯之爲小，將奚爲大？退爲奏，明日懷以授樞密使。」王文康已朝奏事且退，公前曰：「王某向與臣議，更



有奏請。文康不得已、白之。上意不回、公曰、法天下之平、而撓以私、且亂政刑。又命降官一等、固請而止。樞密院有直學士題名、錢惟演撰記、希丁謂意、獨黜寇忠愍公、逆準不書、示懲惡也。公建言、萊公忠義、有勞王家、茲實厚誣、以疑後世。請而剋去其辭。南徼蠻酋虐用諸蠻、奔宜州、自歸八百餘人。議者請勿納、公曰、蠻逃殘酷、歸王化以求生、處之湖湘曠土、足使自給。卻之、勢必不敢還、聚散山谷爲盜、從而戮之、蠻亦人也。酷又甚焉。不果納。既而潰爲民患、至殺將吏、宜桂以西皆擾。朝廷方悔、契丹徙帳幽州、屯鄙上、邊戍繕完、赤囊狎至。二府并請增守備、宰相呂申公對上、決策勿與、保無變。異論猶藉藉、公議協、遂定。鎮靖有體、人情妥安。河決橫隴、朝議隄塞、公曰、水趣下。河朔地卑、順而導之、可免澶滑壅溢。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護魏爲可。從之。澶滑迨今無患。仁宗景祐間、朝廷尊

嚴治平、父安、是時在位爲多正人。周頌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不猶信歟。寶元初、夏戎叛命、公在潁州、聞之以爲戚。念時任事者慮害不能深、俾弟稟入言西邊事於朝、甚詳。稟因論次其說、條類成書、號通志。時亦多施行者、本公志也。公資忠信、器靜深、不矜而莊、不厲而威、直方而有容、內文理而外溫厚。非義所存、不接於心術。不恃高論、不爲詭行。施諸己而不願、不以施於人。與人至誠、重然諾、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樂道人之善、推賢達能、惟恐時之有遺才也。性謙退、不伐、執義堅固、臨大節有不可奪之守。在朝廷、惟日孜孜以思納君于善。身處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故士大夫倚公以爲當世重焉。中年而薨、天下莫不痛惜、以其才之未究也。嘗謂名教治之本、孔子之後、襲文宣公舊矣。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絕不襲十餘年、公援漢元始故事、上言、聖人之嗣不宜久廢、承祐有母弟在、

請續封。詔從焉。尤篤故舊、死生不以易其操。初、馬絳調萊州判官、與公爲忘年交。公除御史中丞、被旨舉御史、以絳應詔。故相王文穆公隨守泰州、絳通判、隨政事多僻、絳剛正、每執不阿、以大忤隨。至是、文穆當國、持奏不下、公請政府曰、舉所知無易絳者、不下、請罷舉。隨不得已、絳除殿中侍御史。鄉賦時、州掾賈編考試、公在宥密、編老滯銓集、公請解一官爲編改秩。仁宗嘉其意、擢編朝籍。與彭城劉顏布衣友善、顏積學有行誼、然罪廢不可復振。公爲解說其情、稱所長於朝、錄其所著書上之。顏以縣尉謫、至是起授泰寧軍節度推官。時近臣多薦文藻之士充館閣員、公獨薦陸參有古學、將召試、公爲請曰、詩賦非參所工、欲觀其學、所著蒙書在焉。參特召充館閣檢討。公篤義雅正、不撓權倖。類此。范仲淹、龐籍、劉隨、楊偕、郭勸、皆公推轂、以顯於時。事母楚國太夫人張氏、色養無違。公薨、楚國

在堂、士君子傷之。其配中山郡夫人劉氏。三子、曰延年、將作監主簿、早世。延慶、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京東路提點刑獄、材敏而文、有遠度。亢蔡宗者也。延嗣、大理評事、精爽似兄、好學不樂仕。長女適太常博士劉庠、顏之子。公憫顏志不遂、庠幼孤、即以女妻之。次適某官某、生男寇平、早孤、保於外氏。楚國特愛之、故公視猶子。公薨、子幼、凡喪葬庇家、事悉屬平。平、厚重君子也。今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公守南都、某以舉子見、厚蒙器賞、故我以國士報之於此文也。銘曰、

在仁宗朝、廟堂名公、道德之純、蔡公文忠。公之爲人、性乎仁義、用中爲常、不勉而至。發爲忠孝、於君於親、施於百行、於以誠身。有如珠玉、稟於純精。亦如金石、中含和聲。又若水火、之清之明。又若山川、之秀之英。乾坤之體、其用簡易。賢人德業、久大以類。我不爲善、亦奚以伐。我弗爲高、則將焉越。雲上

於天、其潤在下。公心所存、可求諸野。施不爲名、報不在壽。誠以自成、茲則不朽。惟公之道、以誠始終。豈復可昧。一氣是同。凡此陳迹、公之苴秕。揭此銘章、孝子之慰。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七

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尙書、諡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于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詩。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

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眞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



秘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慨，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于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于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

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閣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公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閑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兇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于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疏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

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于眞皇。眞皇上仙、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乃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峨峨、潁川悠悠。山爲陂兮、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二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之膠水令。有惠愛、君^⑧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爲戲、長而好學。一日、嘆曰、男子生而

有四方之志、吾從事于文、豈跼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尙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爲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爲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尙可爲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慚而引去。君退于斯、終于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參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奕、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廕補、報君之德也。奕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



儒藏

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于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宣與交、今并爲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

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乃昌、相與爲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四

校記

- ①所：原無，據四庫本《文忠集》補。
- ②拆：原作「坼」，據右引改。
- ③求：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 ④號泣拜：「號」、「拜」原無，據原校補。
- ⑤詩：原作「時」，據宋刻本《范文正公集》改。
- ⑥而：原作「嘗」，據右引改。
- ⑦公：原脫，據右引改補。
- ⑧君：疑當作「居」。

宋儒碑傳集卷十九

范仲淹 陳執中 滕宗諒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

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



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

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

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

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



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

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〇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薨於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一不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尙書。太常考行、諡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一月一日壬申、葬於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壠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於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南、後徙于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隨、唐末嘗爲幽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聰警、嘗舉神



童位祕書監、集春秋泊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壩、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推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於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

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卹。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逼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屢事爲戒。明年章后棄長樂、擢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預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陳王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武武相躡、一二而數、況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存后位號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

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爲解。公曰、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挹宰相庭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辯、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

應嶺南、尋死於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朶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於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



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敕。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諸路皆以爲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也。無幾、涇原師出、敗於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答、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

水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亡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爲賊衝、然地與賊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旣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等砦、招明珠、密臧二強族各萬餘人及并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驕難使、主將咸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戲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於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

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屺、議黥鄉人爲軍、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涅刺其手、非校戰、請農於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於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跼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勵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薰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

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餉、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於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修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



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尙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臣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汎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穎肩昇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勁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尙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在陝西尤爲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

剝喪破漏茫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蓄銳觀釁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爲破敵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況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間蜂起益以奇中造端飛語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沒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

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而斂無新衣。友人醵貲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爲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論事若干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祔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於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并幼。銘曰、公之世系、源於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座、蠡、增、滂、寧、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洄沿。道尊德融、事公實繁。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富弼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二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致仕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一萬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贈太師兼侍中諡曰恭穎川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褒忠之碑者、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神筆所題、以表揚故相、贈太師兼侍中、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惟公再登元宰、當國之重、體直方大、實有常德、素履終吉、不失其正。故聖上兼天日之明、稽春秋之義、顯其大節、章示無窮。夫其誠心之所感者深、故於恩禮之垂答也厚。教勸流於朝序、盛美光於國牒、君臣之道、斯爲至矣。謹按、公字昭譽、豫章南昌人。烈考韓國公恕、以器望、忠力參知



政事太宗眞宗時爲任職舊臣、總邦計十餘年、典刑在朝、功利在民。逮今計府、凡財策利權、率循陳侯故事。終於尙書左丞、集賢殿學士。公風骨英秀、氣韻粹深、河目犀角、居然公輔之表。初、以廕授秘書省正字、非其好也。學問通大義、不爲章句、志欲以奇策高議、感結明主、自致功名。初仕衛尉丞、監征慶州、值朔方欵格、疆場解戍、條遠御之略。上河西兵機五事、繇此聲迹聞於時。秩滿、知泉州惠安縣。復拜疏論時政、語侵要近、益遠徙、知梧州。公奮曰、天子明聖、匹夫罔不獲自盡、度吾材必有當者。研精覃思、著當世之務、撰復古要道三卷、驛置上聞。章聖覽而善之、曰、此固名父之子、爲國敢言、可用也。即召赴闕。是時今上盛德日新、而未出閣、天下屬望、大臣莫敢爲言。公又上演要三篇、發明家國大策、請時建儲位、以正萬邦、參用公卿、兼領保傅。諷諭詳切、出於精誠。書奏、天子異焉。翌日、袖以

視朝、先出他疏於執政曰、何如。皆贊曰、善。帝指所袖曰、是更有佳奏。即公所上三篇也。復出示之。執政相顧媿謝。既而召公對便坐、慰問移刻、擢爲右正言。先是、諫署久不補、繇公始復置員。公既以納說時君、被遇特達、思效忠益、展意無所依違。表請增諫官、延讜議。每言事、引大體慷慨、輒見答禮。權寵忌之。屬御試進士、以公編排試卷、坐第次小差、罷諫職、還衛尉丞。權酷岳州、永州。改太子中允、通判歙州、撫州、累年江湖。天聖初、還朝、遷殿中丞、復正言。上雅知公意、將顯用。公前在諫官、常論曹利用事。至是、利用言宜且試之治民、復出知漢陽軍。歲餘召還、道丁內艱。服除、補三司判官、復知諫院。直集賢院、提舉在京諸司。改尙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府。遷工部郎中、知揚州。召還、上志先定、用公有指、宰相

復有間言者、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昊戎叛命、西師暴野、嘗被手詔、問經制方略。條畫敷啓、多見納用。久之、罷知青州。尋拜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充陝西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永興軍。羌大入朝那、攻圍延安、連拔堡戍、再踐平涼塞、覆軍殺將、邊鄙日聳。天下被其勞。詔公徙幕府回中、示鎮撫之重、固關陝根本。公下令諸路、凡騎寇來鈔、擄獲自入、故其戰人人知趨利。除野堅壁、詐力必屈。是歲、賊果犯河外、破豐州、斷麟府、西陲盜衰止。公以謂兵事尙神密、千里稟命、舉後機會、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治軍禦寇、可濟事功。累表便宜、且歸兵柄。朝議善其策、就除知陝州、復徙青社。沂州卒王倫害戍將、搆亂、輕游附從、至擁旗鼓入城邑、殺掠吏民、郡縣惶擾失據。公召京東都巡檢使傅永吉、謂之曰、是雖微孽、敢涉吾地、并淮且渡

江、若蹈無人之境、使民間而有姦桀、豈不生易朝廷之心歟。若趨躡之、賊不得勿還也。永吉受命、恐慄窮追至歷陽采石磯、力戰、賊黨殲焉。上聞嘉歎、璽書褒獎。慶曆四年、召除參知政事、內璫馳遽來錫命、示眷待之加、非常例也。末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初、西方有釁、師久無功、上命二相兼樞密使、俾協謀議、以便處置。既羌曾納款、罷兵歸庭、塞徼無事、而宰司領右府、遂習爲常。公以爲權宜之制、盍復祖宗之故。乃謝解樞柄。秉政五年、以足疾辭機務、章十餘上。除尙書左丞、知陳州。上意不足、公曰、先臣終此官、臣幸已過。後相更以爲言、乃拜兵部尙書。祀明堂、進天官、加觀文殿大學士、制授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復以吏部尙書召冠宰司。又逾二年、足疾增劇、求近藩。久之、制授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英國公判亳州。公繇世資、自致通顯、初不藉交黨、引重爲



名高、挺拔特立、峻清不雜、如絕壁千仞、高倚霄漢。事上待下、直誠無飾、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圖全。退朝闔門、不受私謁、詭行游說、浮薄之士、無敢自通。性嚴毅、有威重、寡言笑。其在朝廷、陟降進止、皆有常度、舉措時當。攝大柄、斷國論、凡進對謨議、未嘗漏言、有猷有爲、世莫聞知。善則稱君、過以歸己而已。專務遠權勢、匿名迹、及其久也、天下信之。故上察公行慎厚、眷委之心特密焉。在亳、乞歸養疾、不許、堅納旌節。改尙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徙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過闕、不任覲謁、求易曹州。恩旨留京師、便醫、內侍勞問、賜黃金珍劑、視其有瘳、蓋屬任之意存焉。歷懇告老、輒被手詔敦止。逾年、疾日侵、始蒙軫聽。嘉祐四年二月、制除守司徒、岐國公致仕。越四月十八日薨、享年七十。屬乾元節、宴群臣、是日休暇、聞訃、即時乘輿臨哭、酹不視朝三日。榮贈太師兼侍中、發哀苑中、文武叙

班殿門、進名奉慰。凡贈襚恤禮、率加常典。太常議諡曰恭。其配吳國夫人謝氏、諫議大夫泌之女、端操淑範、配德具宜。公薨纔彌月、而夫人繼歿、即以七月二十八日合葬於京城西南韓公舊塋、實祥符縣之西韓村。大王父追封衛國公嵩、王父追封燕國公光嗣、逮先正韓公、并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二黃氏、祖妣孫氏、妣王氏、李氏、齊、晉、魯、陳、秦國太夫人。嗣子世儒、太子右贊善大夫、方八歲、岐嶷有至性、法相惟肖、陰隲善慶、必克纂續。六女皆封郡縣君、長適屯田郎中李章、次大理評事宋均國、次光祿寺丞王杲、餘尙幼。公之薨也、上軫之深、時季弟將作監執方知曹州、驛召俾護喪事、又命壻章幹其家。執方有器行、而章材敏、公所愛厚、故朝廷因其意而命焉。初、韓公見公讀漢書、問公、盍言爾志。公對曰、平津侯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儉約、竊謂名理。韓公默然、心知其志

之遠也。及公鎮關中、委統帥之權、登政府、避監總之重、再至上宰、一心在公、未嘗敢因緣恩威爲市。及其去位、深自裁挹、不敢以隆名重器自處。在景毫、納旄鉞、以爲養疾便藩、不宜尸厚祿。隕然抑畏、罔以寵利居成功。都城僻坊、有韓公敝廬、再入相、方贖取之。門不容回車、僅蔽風雨、不營貲產、家無僮伎。四方竿牘苞苴問遺之私、莫敢至其門。故世謂韓公知子之明、而公可謂亦允蹈之者也。燕居如齋、未嘗見懈惰之容、非朝服不見賓客、所接無貴賤、率盡誠禮、不妄爲欸狎。故平生與人無憾恨之隙、無侵侮之羞。將東首、神爽恬泊、親札召其壻章、屬之後事、封署端楷、猶如平日、其資性莊重如此。銘曰、

岐公直專、其誠也天。其重如山、其止如淵。秉心宣猶、靖共惟虔。蹈道之正、秉德之全。顯允韓公、匪躬徇國。宣力汝爲、有民汝翼。利盡事功、忠存袞職。實

著義方、貽我淳則。公起世家、泱泱大志。玉氣莫掩、揀材拔萃。明主我知、青雲自致。絕塵遠聘、摩霄高厲。遂登臺閣、爰陟公卿。立朝正色、於國乃情。不授不陵、不將不迎。得之自是、直哉惟清。密勿中樞、本兵之柄。左右泰階、執國之政。入告善猷、出賦明命。式是百辟、時庸嘉靖。典刑是修、舊章是由。敢曰識知、祖宗之謀。匪福匪威、莫我德尤。無好無惡、孰爲黨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時惟淫朋、人用僭忒。我求之身、王道正直。愛莫助之、會於有極。不回不疚、期處其厚。無遠四方、相在屋漏。譽非余同、毀非余否。常德不渝、克堅其守。不否不同、其守彌冲。天子曰忠、天下曰公。賢人之業、本於易從。全其神明、始爲令終。允文大君、獨照精實。揚其惠節、寵以神筆。聲烈烜明、恩禮周密。有血幽堂、永對天日。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三七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爲人。及君歷濰、連、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爲鹽官于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并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爲、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

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時爲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士兵多沒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曰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旣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

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爲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贈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于予、

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尙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尙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爲文長于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尙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霄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爲之記。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詩歌于其上。予又爲之記。君樂于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儒藏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
曹、辯論弗摧。主略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爲臣
不易。名以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
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
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
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

校記

①陳州：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及《宋史》卷三
一四《范仲淹傳》補。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

趙槩 孫復 掌禹錫 胡瑗

趙康靖公神道碑^①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韓國公。妣李^②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尙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③。賦者^④三十



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

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

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

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



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

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己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尙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奮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嘉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伎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

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蘇軾代張方平作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八

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

太子太師諡康靖趙公墓誌銘

公諱槩、字叔平、姓趙氏、宋虞城人。其先自造父受
封、歷春秋以來、蓋不絕世。其自河北徙而爲虞城
之趙、七世乃弗顯。至公、始大顯於時。公少而孤、力
學有文行、爲交游所器重。戚綸、黃宗旦皆一時聞
人、謂公他日必決殊科。天聖五年、遂第三人及第、
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初、黃宗旦嘗作序、名公禮。
其後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
今名。後又夢通判汝州、旣釋褐、乃得海州、蓋篆文
汝與海相近。及代還、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
校理。公昔游學淮楚間、嘗依知漣水軍鄧餘慶館
下。餘慶受賕狼籍、公度其必敗、亟謝去。未幾、餘慶

遂坐法流遠方。至是、公得知漣水軍、故人葺公舊
館、爲豹隱堂、朝賢自兩禁而下、凡三十餘人、皆賦
詩刻於石。徙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嘗
奏事殿中、上令中貴人傳宣中書、改直集賢院、宰
相格不下。知洪州、事久不舉、而節度推官鄭陶常
持郡短長。公至、則收陶下吏、窮治其不法、坐免去。
又著作佐郎、監州倉饒爽喜生事、挾郡人胡順之
密告歸化卒、得廩米陳惡、將爲亂。公曰、諸營未嘗
得新米、歸化卒皆配隸人、可獨得乎。二人者愀然
曰、事至、將奈何。公卒不聽。會有歸化卒自戍所逃
歸、夜入里人家爲盜、公遽命斬於市、一郡爲之股
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斷石作
隄、長二百丈。其夏水暴至、幾與城平、會隄就、水乃
卻。至今以爲利。轉運使欲言朝廷禦水狀、公力止
之。累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知青州、遂
改直集賢院、坐失舉張誥奪官停。宰相念公貧不



能自給、起監密州酒稅、徙楚州糧料院。上祠南郊、還其官職如故、徙知滁州。山東群盜騷淮南、以公在青州有民愛、飭其徒毋得犯公境。公方發兵要擊之、賊已遠去。召修起居注、知宗正寺、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同修注、朝廷遂欲驟用修、而議未決。公聞、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上又祠郊、公得任子爲京官。又當加階封、公請移封母爲郡太君。宰相謂公次遷學士、則母得擬封矣。公曰、母春秋高、懼寵榮之不逮也。旣遂其請、後予、蔡襄同在省、扳公例而亦許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因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而不得出、幾不能自容。公自以明年當知舉、義不可辭、乃復求外便親、得知蘇州、遷刑部郎中。踰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皇祐三年、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契丹、席上

請賦信誓如山河詩、公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勸公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乃上言、天下承平日久、中外狃於媿薄、宜有以懲艾之。上爲降戒敕百官。詔爲樞密副使、又以爲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非所以爲重、願立爲皇子、仁宗聽其言而立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旣又遷吏部侍郎。今上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即以老求去位、數上不許。間復請、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其請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後十五年、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年八十六。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戒子孫。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葬虞城縣天巡鄉。公爲人閎厚

端靜、約己而愛人、平居喜慍未嘗形於色。聞人善若自得、其有所未至、亦將勉使及之。雖在事寡於言、然陰以濟物不爲少。初、張誥賊敗竄海上、公亦坐累久亡聊、然憐誥終不易、歲時遣人間關往返而軫濟之。族人之單貧者、不問戚疏、皆月調以奉錢。其久而未葬者、皆歛而葬之。方歐陽修臘公爲知制誥、人皆爲歉然。及修坐事起詔獄、其勢顧可憚、公獨立營^①上前。後修亦以老歸潁州、公自睢陽嘗往見之。時端明殿學士呂公著知潁州、三人者屢置酒高會、有獻酬之曲流於樂府。晚愛錢塘湖山之秀、往遊之終歲而歸。公受兩朝之遺、自謝事去、上四行大禮、每召公陪祠、皆以疾不能至。他日疾間、一嘗至京師、亦不能入見。上命中貴人傳宣撫問、公頓首謝命、二府亦至館所存勞之。嘗集古今諫爭事、上諫林百二十卷。詔答曰、士大夫得謝而去者、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朕忽得所奏書、

因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其置諸坐隅、閒用究觀、蓋有取焉。公所著有應制集三十卷、別集五十卷、及集注老子、續注維摩經、曾祖著、後唐國子監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縣令、贈太師、中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繼高氏、唐國太夫人。娶李氏、汝陰郡夫人。子男四人、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蚤卒。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以嫁光祿寺丞王力臣、朝散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猶未命名。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予從公游舊矣、迹公終身之所行、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前七年、公嘗以書遺予求銘誌墓中。是時、公健尙如少時。予報曰、生死安可期。未必不及以爲託也。公薨、其子

元緒念公言而屬予銘可不銘。銘曰、

造父受封、厥世蓋遠。虞城之趙、實始公顯。其顯維何。神告金符。名發湯湯。顯孰公如。乃歷高華。君子豈弟。作德不綵。神所勞矣。公建大事。笑言怡怡。繫公所受。兩朝之遺。既茂爾功。公則弗居。七十之年。禮安敢踰。公之乞身。屢卻復至。終斬以歸。天下鮮儷。大祠郊宮。帝曰汝來。公卒不能。夫豈不懷。公既壽考。寵祿亦隆。維始維終。德音無窮。誰謂人遐。尙有遺戒。子孫保之。百世是賴。

王珪撰 《華陽集》卷六〇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

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



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

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

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

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

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

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

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

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

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

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

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

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

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

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

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七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許之鄆城。有儒學之老。曰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掌
公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補吏州郡。以
外臺保任。試四才俱優。改大理寺丞。故觀文殿學
士丁文簡公薦爲侍御史。故相杜正獻公薦試學
士院。帖館閣職。凡仕四十六年。年七十五。由太子
賓客遷貳卿。謝事還里中。居二年而卒。自結綬訖
掛冠。公私未嘗有小過失。以壽終鄉閭。君子以爲
行完而福茂。宜有銘矣。惟掌氏先出任姓。黃帝之
後。魯有大夫黨氏者。其別祖也。黨掌音近。故後世
以掌稱。而著者二族。其一居琅邪。曰掌同。仕晉爲
顯官。一居燉煌。曰掌據。前燕時封遂興侯。公琅邪
之裔也。世占齊之禹城。曾高以來。未有顯者。皇考
諱宣。始以明經起家。官至殿中丞。贈其父諱廷暉。

大理評事。殿中君既仕、而徙家鄆城、因著籍其邑、及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公之始官、歷蘄、道二州司理參軍、改秩知亳州鹿邑、滑州胙城二縣、通判安并二州、知廬州未行、留爲御史、出提點河東諸州刑獄公事。入館閣、以兵部員外郎爲集賢校理、以刑部郎中遷直集賢院兼崇文檢討。至光祿卿、改直秘閣、兩爲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都憑由理欠司、出省管勾國子監、判司農寺、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少自刻厲、力學以進取。既爲吏、則益持其操檢、故所居以幹廉聞。倅并州日、故太子太傅李康靖公泊杜正獻公相繼爲守、爲之稱譽於朝、由此名益顯。景祐四年冬、并、忻地震、民墊覆而死者什二三、公以朝命案視其處、賻死者而矜生者、人用安輯。其爲御史、論事務大體而略細故。方是時、元昊反、大議入討、公疏歷代禦邊、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爲失、且言、爲今之畫、宜省騎兵、增步卒、以

固圉於內、然後誘諸羌籍其衆、以侵擾於外、不三二年、狂敵^①之頸可坐而羈係矣。明年三月、有黑風晝晦冥之異、公援洪範傳五沴侵陵之說、以爲此應西賊蓄銳必圖內侵、望敕守臣先事爲備。未幾、賊殺金明羌帥李士彬、覆其族而去。公請急遣使者持璽書存拊其餘衆、其援兵不救者望正軍法、以固諸羌之心。通判延州計用章坐逗撓軍事下獄、流嶺南、既而經略判官田京、尹洙亦坐參謀失律、降通判。公合諸御史共論其事、以謂用章之貶所以重者、推劾盡文法之過也。京等之責所以薄者、特旨本明恕之恩也。幸徙用章內地、則仁恩之施溥矣。用章卒得放還。又論舉邊任官同罪非是、曰、親民錢穀之吏所以同罪者、責其廉隅也。用兵之法或使貪愚、豈皆清方之士。望令舉者但保明其材武、則翹勇之人皆出而爲用也。其爲提點刑獄、奉詔募河東民爲宣毅兵、得二萬七千人、調鄉



民爲義勇、得七萬二千人、皆教以兵技、不數月、而軍律用明、繫公課責之嚴也。慶曆二年^①冬、大河冰合、邏者曰、敵騎旦夕徑度矣。朝廷患之、命公護役疏鑿、即時通流、邊人賴之。觀公之言與其施設、豈特不爲者。然以刻意儒學、不喜外官、頗用此留滯、終老文館、而中心裕如也。讀書無所擇、經史之外、至於五行、星曆、占筮、地理、百家之說、世有傳者、無不鑽鑿推求、略習皆通。藏書萬餘卷、猶患不足、月購歲閱、志不少怠。嘗謂繙討書傳、最爲樂事、一有會意、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事、以窮其學之深淺、公皆推本其自出以示之。有未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雅爲陳恭公器重、當國日、嘗召至中書、謂曰、上知君有學問、故授以祭酒之任。它日被旨、與故翰林王公洙同撰皇祐方域圖志、旣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略曰、并是掌某討論辨

證、非臣敢冒均其能。仁宗面加褒語、再命繪圖置便坐、繼有金紫繒幣之賜。是後刪修地里新書、重纂類篇、補注神農本草、編撰本草圖經、公皆在其選。三爲開封府國學發解官、所試詩賦論題必擇奇奧人不經意者、由是士子望風畏憚、至曰爲^②難題掌公。然考覈精審、得人爲最多。故將作監丞楊寘、今直集賢院孫覺、皆其所取解頭也。再爲殿試編排官、預賜御書文儒考校字、即日上詩稱謝、優詔獎答。其著述藏於家者、文集二十卷、晉陽刀筆六卷、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雜解十卷。公爲人疎闊、與人言率直無緣飾、初不知者謂爲矯僞、久而乃察其誠心無他也。性至兢慎、居常惴惴、恐若有失。在朝二十餘年、非疾病慘恤、未嘗移告。當朝趨日、則聞鐘聲而起、未辨色而立馬闕門之側。所莅官局、不以閒^③劇、日必一往、雖祁寒盛暑、大風雪雨、率以爲常。非公事足不歷權要門、歲時禮慶則先至、



儒藏

一謁而罷。僕史知指。是日往往不戒而集。其舉動有常如此。奉己廉約。衣服飲食。一如布素時。家無妾媵。躬操几案之事。人或譏其刻苦。公亦不爲改。平生篤好推命之術。自撰周易流演遁甲圖一卷。以言人生受天窮通。一出於命。毫髮不可逃。嘗推己之見生。演其說爲一卷。曰。年庚寅。月庚辰。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所謂初。中。末三卦者也。以世應飛伏。納甲。五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餘半。祿秩算數休咎盡於是矣。夢奠之前。出其書以置枕旁。遂易簀焉。後序取而視之。雖不盡通其說。然所書乃公中年時手筆。推考始卒。蓋不謬焉。嗚呼。可謂信道術而能委順者耶。公四娶。周氏。張氏。盛氏。扈氏。而盛氏故太保文肅公之女。扈氏故翰林蒙之孫女。逮封內黃郡君。先一年而歿。生五男。世基。世京。并早亡。世康。和州防禦推官。世程。太常寺奉禮郎。世衡。大理

評事。七女子。五皆從人而亡。一適殿中丞文彥璋。一適某軍節度推官劉鷺。孫十四人。而五已仕。子孫皆傳家學。勤吏事。以持守其門戶。積善之慶。於是乎見矣。公於先人。天禧中進士同年也。而某自皇祐以來。辱在館閣。接公几研。且十餘年。又得與世衡爲姻婭。故諸孝嗣以紀述見屬。義不得辭。比葬之日。以斯銘納諸壙中。蓋熙寧元年八月某日甲子也。其地則汝州鄉何延原。先塋之次也。其合窆則四夫人之柩也。其銘曰。

士所以學。貴乎博通。潛心聖賢。稽求大中。得其本原。治心養性。探其枝葉。保躬完行。有如唐卿。其志於是。浹洽群言。沈酣衆藝。旣仕臺閣。亦履通班。不祈苟進。卒老編研。人謂之迂。曰吾所好。人譏其陋。曾不改操。今亡矣夫。餘風可導。來者不知。斯銘以告。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七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尙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爲僞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脩己。卒葬海陵。司寇生寧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頗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試祕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以辟爲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驛召會祕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

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旣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母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康進士及第。志寧。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尙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爲九等。累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



儒藏

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尙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括囊爲文章皆傳^⑧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曰^⑨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諱忌爲避。旣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

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旣觀君之所爲不以異己又翕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歿。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蔡襄撰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⑩人。後爲泰州如臯^⑪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

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

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五

校記

①《皇朝文鑑》卷一四八「碑」後有「銘」字。

②右引「李」作「季」。

③堂：原作「者」，據《皇朝文鑑》卷一四八改。

④者：原作「詩」，據右引改。

⑤二：《東坡七集·後集》作「一」。

⑥契：原作「義」，據右引改。

⑦嘉：原作「識」，據右引改。

⑧公：原無，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補。

⑨泛：原作「乏」，據文意改。按，「泛使」即國信使。

⑩立營：「立」，疑當作「力」。營：原無，據殿本《華陽集》補。

⑪聖人句：原作「聖既歿經更戰焚」，據《歐陽文忠公集》原卷末校記及《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五改。

⑫邊：四庫本《蘇魏公文集》作「戎」。

⑬狂敵：右引作「元昊」。

⑭二年：右引「三年」。

⑮「爲」下原衍「有」字，據右引刪。

⑯閒：原無，據右引補。

⑰難：原作「雖」，據宋刻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改。

⑱傳：原作「傳」，據右引改。

⑲目：原作「自」，據右引改。

⑳陵州：《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作京兆。」

㉑如皋：《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作海陵。」



儒藏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孔旼 傅立 謝絳 周堯卿 張問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差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

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嚙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

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絜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八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尙書工部郎中傅

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

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答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尙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尙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尙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



儒藏

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尙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淵渌。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瑩高原曰永寧。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五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

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常^①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進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

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旣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王安石撰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〇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

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



儒藏

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

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知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



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

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旆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六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



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旣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尙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

其不稱。時予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于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略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略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

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

君子之道、耻于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于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

校記

①常：原作「尤」，據南宋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改。

②丁父憂服除：《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本『賓客薨於京師，以喪南歸三年。』」

③「平生」下原校：「一有『好施宗族』。」

④「昔太史公」至「來乞銘」：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補。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孫抃 胡宿

朝請大夫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

公行狀

公諱抃字夢得其系出於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樸始徙富春籍於長安。在唐武宣^①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悰府爲掌書記。其子曰長儒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造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於時蜀人號爲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數。高曾以來歷五代喪亂晦遁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蓄清白之範其來蓋遠矣。公初名貫^②字某生五歲習爲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於人口。未冠作祥符宮賦五千餘言成都尹凌策聞其美才召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於朝以其

年少而止。其後累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鼎科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絳州軍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異嘗謂曰爾器韻沈遠後當顯赫於時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爲恨耳。至是太師已薨謝而公每因拜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明道初恭謝推恩改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院進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金銀絲綿疋帛庫以杞國太夫人喪去位。公在眉山爲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公歸皆來取給公竭資以賙其費又爲之娶婦嫁女者數家。服終還臺判尙書祠部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府胥馮士元以姦贓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分毫絳累由是清慎之譽聞於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三司開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二年二月召試中書換右正言知



儒藏

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權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尙書刑部。出疆爲賀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爲人端重、不安舉動言語、與敵人^③接、有問乃答、敵人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眞恬靜篤實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判尙書都省、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六年春、權知貢舉、再遷尙書禮部郎中、遭所生母崇國太夫人憂、援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除、召還復舊位、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皇祐二年、以大饗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讀學士、權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奏公樸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官。公即日手疏自訟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

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誠臣不能也。仁宗深察其言、詔趨赴臺視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兼事局、恐於言責不得專。詔如其請、仍著爲永式。再加給事中。公踐兩禁十二年、朝廷得失、天下利害事、非所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謂其循嘿、公曰、事有分齊^④、豈可越職橫說。及爲中丞、每聞朝廷有措置未合理者、與人言有不厭者、及群臣爭之未見聽者、皆即時拜疏或請問言上、再三開陳、得請而後已。人由是知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守忠以在事累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使爲將領劇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繫、非中官所得處其任。曩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當時論賞、止於進順州防禦使、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況守忠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爲四方非

侮則國威沮矣。朝廷卒爲之追改成命。至和元年春貴妃張氏薨。仁宗傷悼。即日追冊爲皇后。賜諡曰溫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體大。宜命近輔與禮官參講。然後施行。不當虧紊典禮。又合諸言事者共爭。章至十餘上。輒留中不報。他日率同列進見。帝不爲顧。遂列拜於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帝乃語。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股栗。有欲仆地者。公凝立不懾。帝亦爲之改容而遣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園陵使爲監護葬事。車駕幸奉先寺。不入廟致奠。皆公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女使死。移開封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事。以聞。上詔近侍置獄推劾。追取證左。皆不至。旣而趣上案。遂罷獄。公十上疏論其悖謬曰。大臣箠殺女使。事至微末。然而詔獄廢置。皆用執中之請。此於國體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行。則朝廷雖

近侍之臣。亦須遣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僕妾之類。不容略行追取。挾恩怙權。取必於上。此而可恕。則孰有不可容者。司徒卒緣是罷政事。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郡。優拜翰林學士承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都省兼提舉醴泉觀公事。又遷尙書禮部侍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章數十上。大指以持紀綱。厚風俗。辨人材。寬民力爲先急。未嘗搜抉人之隱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古渭州不可復置。以失信於外邦。而啓其窺覷之心。凡邊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通議。議定然後奏稟施行。無令舊相守邊。恐事體太重。則番夷致猜。藩方無得辟通判官以全兼。郡故事。方無事時。宜預擇兵官。則緩急有警可用。近邊士兵。可因舊名而稍增其數。則幹強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爲令。其餘或行或否。或密疏



不傳者、不可悉知也。其論人物、若云楊旼是文武幹州郡、不足見其材、宜擢近職、置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盥之清方有器識、心計絕人、宜召對便座、詢以時政得失、及財計利害、必有補於朝廷。胡瑗、孫復、博通經術、可任以講勸之職。趙瑜、劉貽孫、世授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盧士宏、知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廉吏知勸、而才臣思效。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葛閱輩、皆以纖芥之累、久妨進用、失棄過獎善之義、望與湔滌任用、則清時無遺賢之誚。是數人者、不久朝廷擢任幾盡。時論咸稱其器識焉。三年春、仁宗暴得風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開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內東門、參候起居、止於中使宣諭、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爲近臣班首、因率同列就幕幄中見宰相

曰、主上違豫、臣子當朝夕省問、今大臣隔絕、不得見、是上之安否虛實、未可知也。事繫宗社、諸公不宜坐以待命。宰相即用公言、叩閭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情稍安。未幾、詔兩禁雜議、權磁、湖鐵冶事、議罷奏藁已具、而司諫吳及、監察沈起重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名於公。公曰、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誼乎。及起卒坐、是出補外官。後帝聞公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眞卒、遣使告哀、公爲館伴使。先是、宗眞之使來、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贊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眞殂歿、新主復遣泛使來請、朝論以先主時事、欲卻不與。公遽至中書、白曰、國家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



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慮強鄰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巫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銷難者也。況聖人應期運、繫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予、至於三四、極於十數、朝廷度終能拒之乎。其後以使者再至、乃予之如公之言。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於義理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輒有更異。初、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於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於廟、詔并下禮官。公與僚屬同執非是而獻議曰、先朝建立神御殿已是非禮、然由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爲后妃而置之、其於失禮又甚。倘陛下追念郭氏殂謝、況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於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義、久之未決、然卒罷神御不建。四年、詔

將用十月祫享於太廟、群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先時每遇禘祫、升於太室、蓋有司攝事失於尋討、今皇上躬行盛典、義當革正。又引唐郊祀錄、續曲臺禮爲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慈廟。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駁、以謂春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祭從先祖、后廟合食、自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更改。況天子甫欲齋戒、固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時論者紛然、諸博士亦是上言者。中旨用公等奏爲定、合食如舊。明年、日蝕正月朔旦、詔公禱祠於太社。公舉春秋經傳文、止用幣而去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稱其得禮。公久在禁庭、主眷日厚。每燕見所聞問、必端簡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卜年之慶者、惟兢恪可以對上穹、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帝切於求治、嘗問前代之

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以謂治亂之由無他故、惟在用人而已。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從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而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賢而不用、與無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世無不治也。帝曰、今之賢而未用、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誰人乎。公曰、知臣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下臣所敢私論。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則賢才無不爲陛下用矣。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進退大臣、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群議。帝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程延州戡用臺官言罷樞副、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思得舊人之久職者、旣而語及公、命即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修樞密院時政記。時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朝廷喜其能、議遷一官。公曰、

唐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若用蠻事遷職、誠恐邊臣生事於鄰敵、以希恩賞、以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詔獎諭之。上書者請嶠外增置土軍、爲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導、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廩庾費、其實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乃陝西騎兵耳、南軍何預焉。率仍舊不復增置。公爲樞密不盡八月、以本官參知政事、同修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秘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一日政府集廳議、擢李參爲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困弊久矣、宜得敦厚而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民保衆。苟急於趣辦應猝之才、則誅斂倍克、無所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格。明年、御史摺公過失、不當久在政事、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名、盍自辨於上。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



念平生不欲攻人之短、今幸得備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矣。而反欲與新進士競口舌於上前耶。況知我者君、此曹其能誇我乎。遂疏求罷。帝益嘉之。超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讀群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掠去不解。公以爲不然、每至其處、必再至敷衍、且曰、茲事所以書之於策牘者、示來代之明戒也。苟臨文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盡讀無避。明年夏、今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少傅致仕。於是公年方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老而傳、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於矯時乎。公曰、強力而仕、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奚必年至而後去乎。遂連上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初六日薨於其坊之私第。上聞訃、爲之罷朝垂拱一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

百兩、以卹其家。恩錄其子孫泊異姓若干人。公爲人內方外溫、動由至誠、不喜矯飾、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不爲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鞵登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責廳吏不以告。公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某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爲中丞、司徒復冠臺宰。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臣章示執中、使之凡事須衆論允協。然後奏白行下。司徒見章益不喜。一日賜燕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間司徒微語公曰、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亟相侵也。公俛首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未幾、會

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諡、博士以其當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溫成贈葬事、請諡榮靈、公曰、司徒端方剛勁、素聞於時、自爲小官、已有建儲預政之策、作相雖無謬謬之譽、然其至公不黨、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爲太過。諡曰恭可也。博士又曰、諡者節一端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之過顯、雖有疇昔之善、不能掩也。公曰、不然。程丞相圖武后臨朝事、以說章獻、此豈不顯耶。而不失美諡、司徒有是乎。或曰、公昔日屢疏其短、而今誅其善、何前後之不類也。公曰、宰相越法、予爲中丞言之職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諡之當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廢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後請於朝、覆議者數四、卒以公言爲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周慎、謙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訊有非時至者、輒藏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於我、自度不能副其情、不

若勿發之完也。亦不妄與人緘牘、或必須爲之、無高下親疏、皆手書親襞、雖疾病亦不假請於人。書體端楷、嘗謂章草近於輕倨、故不爲也。非公事稀歷權要之門、至於儕輩往返亦有時、故在朝與相親者無幾人。一受人之知、造次不忘於心。初、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已。子弟輩疑而問之、答曰、吾自立朝、未嘗有相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學士日、表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其亡也、故至於傷慟耳。於相知猶爾、於朝廷可知也。性尙清簡、自少惟讀書爲文、餘無他好嗜。音律、棋射、書畫之類、無一留心者。晚年亦稀復佔畢、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答以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宜禮而遠之、慎不可聽其言也。接人至簡約、不事



屑禮。或時供具、酒不過七行、家人以爲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產、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葬祭外、則以均贍宗舊。故家無餘資、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爲子孫計者、公曰、吾爲子孫計、豈不足耶。幼而教之詩書、長而任以爵祿、若而曹但能忠於君、孝於親、義於宗族、廉於公家、不爲姦欺儉險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矣。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醫藥修餌之說、不復語他事。其風尚可見矣。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至柱國、封爵爲樂安郡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闊略、細故務全體要。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詞、其言至質略、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實、故人主以樸厚目之。以此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讞。囚徒開引情實、白於上前、

有自殊死而得末減者多矣。平生喜薦士、得人最多。其薦御史得今中丞唐公、天章吳公、皆一時之傑。自餘顯言密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於訓辭尤爲得體。慶曆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召至闕、諫官連疏其短、追寢恩命、移判亳社、到職上表自辨、付學士答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弭謗言莫如盡忠勤之語、諸公伏其切於事情。而英公銜之尤深、至語所親曰、予與孫公素無嫌、而批章見詆如此。公聞之、亦不以爲悔。其他大手筆則有升祔獻懿二后赦文、初進藁、仁宗讀之、至爲天下母、育天下君、不迨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增深、爲之歔歔稱嘆者累日。又奉詔撰寇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叙事明白、氣格渾厚、自成一體。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太原王氏、封某郡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土豪、生子者又

相聘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而三家者始來求婚。公亦不拒。又爲之保任其子及孫入仕者數人。於是鄉人益稱其長者。少孤。兄弟群處。惇睦尤至。他日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諸兄。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宗祀矣。與

朋友交。得喪休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時善厚屬郡宋輔。泊拔州解。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止爲診醫藥。過浹旬。輔曰。試日甫近。子當急往。毋以我爲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并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有素。宜乎爵茂而寵優也。子男子四。長曰珏。國子博士。次佑輔。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并太常寺太祝。女子四。長適戎州棘道縣尉蒲獻卿。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敏行。次適尙書都官員外郎勾諶。次適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男子七人。五爲京司及試銜官。二未仕。女

子五人。二已出適。三尙幼。男子皆謹厚能守家法。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也。某獲游公之門有年數矣。又嘗辱稱薦於朝。以恩舊故熟聞公之緒言美行。今又得其孤所錄遺事甚備。謹紬次始末。直言以上有司。謹狀。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六三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公諱朴。以嘉祐七年三月上封求解畿近。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後二年二月。以疾謝不能朝。乞上還所居官。拜太子少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戊辰薨於春明坊居第。薨後十九月。乃克葬於開封縣新里鄉之劉柴原。實治平三年七月癸酉也。公之薨也。天子以先帝執政臣。賻卹甚厚。爲罷垂拱朝一日。特遣中使存問其家事。又贈黃金百兩。制贈太子太保。陞其二子官一等。一異姓親爲齋



郎有司案禮令集尙書官、諡曰文懿。其葬也、諸孤議請銘於公常所親善者、謂無若某厚。某於是考察其言行功狀、鑱於石而納於壙云。公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初名貫、字道卿。生五年而學爲詩、往往有警句傳於人。嘗贄文謁成都尹凌策、將以童子薦之、顧其幼且孤而止。後累舉進士、更今諱。天聖八年拔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代還試學士院、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尙書祠部、遷開封府推官、徙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三遷其官至吏部郎中、又帖其職爲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祐五年五月、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在職二年、上書曰、臣無狀、在臺閣無所補益、願得一州以自效。朝廷重違其誠、而不忍使之去外、乃授以學士承旨兼侍讀、修撰如舊。又再遷其官禮部侍郎。嘉祐五年四月、程太保猷解樞密、上念大臣數以言罷、

益艱其選用、乃不以常次擢公爲樞密副使、不盡八月、遂參預大政焉。其別使自陞近職、歷判登聞檢院、國子監、太常寺兼禮儀、昭文館、尙書刑部、吏部流內銓、都省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權知慶曆六年貢舉、糾察在京刑獄、提舉諸司庫務、醴泉觀公事、磨勘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課績、出疆爲契丹國信使。其爲中丞、以憲臺綱紀百司、又有言責、故事不兼他職、得請解審官。自是以爲著令。踐二府、同修樞密院、中書時政記、提舉三館秘閣書籍、同譯經潤文。公自登朝、迄謝事、揚歷顯劇、通三十年、惟兩服親喪解職五歲、自是不去朝廷。特爲仁宗所器待、嘗從容賜對、語人君大體。公對曰、人君繼天保民、惟兢慎勤儉、任賢納諫、故能享恭己之名、而延卜年之慶。他日又問求賢致治之道、公曰、方今天下所謂賢者、陛下用之殆遍。誠願責其遠致、毋以一事不效去之、則人人得盡

其才而助成治道矣。方是時，上委政二府，而宿望大臣在外者久不進用，公意以此感悟上，上欣然開納。後聞公議事平恕，稱之曰：「老成人所爲固不同。」在兩禁十五年，壹意文翰，語未嘗及朝政。暨爲中丞，訪天下事，有不得於心，則抗章論列，指切時病，一無所避。然其言遜而事顯，不以激訐爲直，欲人主信而易行。以此多見聽用。內侍王守忠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制下，諫官御史固爭不能得。公最後上疏曰：「太宗時，王繼恩有軍功，不過授宣政使，今守忠信宿舊，然無繼恩功，而節度使將帥極任，非特宣政之比。若輕授之，是棄祖宗法也。」上即日爲追寢守忠命。溫成后之喪，大建陵廟，公言本朝宗廟事皆集三省議乃定，請以付外如故事。不報。又合諸御史求對，面陳非便，至再拜以請。上亦爲改容遜謝之。其後罷立忌日，去廟樂園陵，使得更爲監護葬事，繫公所啓也。在二府雖不久，而建

言亦多。嘗謂承平世邊臣有勞，不可以官賞，恐徼功者生事於疆場。三司使宜用敦厚有經術之人，使寬天下財利，苟以趨辦應猝爲任職，則培克之患滋長矣。諸公深以其言爲然。素喜薦士，善論人物。其薦御史得今河東經略唐公介、高陽安撫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也。公再領太常，某時正爲博士，數得接公論禮事，每議下則使僚屬各陳其所見聞已，然後爲之裁定，以此知公之所存也。公爲人外簡易，而內嚴謹，性至憂畏，不妄舉動，既貴益甚。人或譏其太過，亦不爲少解。至遇事有所陳，則挺然若不可奪者。然而一出愀款，靡有緣飾。故言似激而人主不以爲忤，性似介而士論不以爲矯。蓋其守也固，則勢不能撓其發也，誠則物莫之忌。詩所謂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者，公得之矣。初，陳恭公當國，公嘗用翰林舊事屢見於中書，已觸其怒。後恭公復相，公適執憲，又疏其強毅自任。及妾張



詔獄事廢置、由己專權、取必非大臣所宜爲者、恭公由是罷政事。及薨、請諡、有司博士初諡榮靈、公執不可、曰、陳公方重不倚、亦有過人者、如此名則已甚矣、易曰恭可也。論難久不決、至請於朝廷、又覆於尙書、卒用公言爲定。於是士大夫稱公平允無適莫者多矣。自少好學、通古今、趣尙體要、不以辨說爲博洽。每侍邇英閣進讀群書、至前代君臣亂亡禍敗之際、昔所諱避不講者、未嘗不反覆開陳、欲人主洞見本末。曰、書傳所以記此者、正使後世以爲戒、故不敢略也。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體、蓋似其爲人。有集三十卷、曰某集。公年六十九而請還政、親舊有勉以年未至者、公曰、強力而仕、不能則止、茲可勉乎。於是得請、休養其家、燕閒自適、卒以是年疾不起。前勉公者乃歎其知命深而信道果也。夫人王氏、累封某郡夫人。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歸里豪、生子者又相嫁娶、頗以寒士

疎公。公既貴、而三家者有來求昏、亦不拒之、又爲之保任其子若孫仕者數人。子四人、珏、國子博士。佑甫、大理評事、早卒。喆、林并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適戎州熒道尉蒲獻卿、太子中舍彭敏行、都官員外郎勾諶、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七人、仕者二人。孫氏自吳將武後、世居富春、其族盛於江東、且歷千年、未嘗去吳籍。至公之七世祖樸、乃徙居長安仕唐、武、宣世掌西川杜棕書記。其子長孺亦攝彭山令、卒官。唐季多故、子孫因家於眉山、以聚書治產教子弟、親田疇爲事、而眉人號其家曰書樓孫氏。然不仕已四世、至公始脫畎畝、推生產與諸兄而讀其家書以舉進士。及貴、贈其曾祖諱熠爲太子太保、祖諱珪爲太子太傅、父諱著明爲太子太師、三世之配、皆追封國太夫人、可謂盛於西南矣。而諸孤遵奉遺誡、卜葬開對、不復西還。其後又當著於開封乎。惟公以儒生起遠方、遭時得君、自致

公輔行己內信、造次必於儒者。接人恭而盡誠、居官靡有過事、艱於進而勇於退、卒全功名、考終牖下。爵位若是、器業若是、行義若是、皆宜銘。銘之、故史職也。銘曰、

古之儒者、學然後仕。語默弛張、動必由義。其行有常、不學不至。至之惟難、在公無愧。公爲邇臣、修潔謹純。內備顧問、進退循循。公執風憲、其言謇謇。莊色於朝、匪躬之憚。公貳台司、天子之知。寵至益戒、力極而辭。孰謂不爲、朝有正議。孰謂進取、進輒辭位。爰始發蹤、暨於考終。視其所履、無踰厥中。匪積之厚、爰德之充。銘以昭之、詔乎無窮。

蘇頌撰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揚子尉。

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尙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



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尙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尙書禮部、遂判都省、再加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并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

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

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并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并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并配之失也。即建言并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

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尙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爲進士、知名於時。楊

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

校記

- | | |
|------------------------------------------------------|--------------------------------------------------|
| ①武宣：底本及四庫本《蘇魏公文集》均作「宣武」。按蘇頌《孫抃墓誌銘》作「武宣」，是，武宗在宣宗前。據改。 | ⑬疆場：右引作「夷狄」。按：「場」似當作「場」，蓋以形近而訛。 |
| ②貫：原作「實」，據《墓誌銘》改。 | ⑭易：原脫，據右引補。 |
| ③敵人：四庫本《蘇魏公文集》作「外服」，下句同。 | ⑮七十三：《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作『七十二』」。按《宋史》卷三一八《胡宿傳》亦作「七十二」。 |
| ④齊：右引作「守」，似是。 | ⑯「某州」至「某原」：《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 |
| ⑤外邦：右引作「戎狄」。 | |
| ⑥兼：右引作「監」，似是。 | |
| ⑦豫：原作「裕」，從右引改。 | |
| ⑧允協：右引作「復熟」。 | |
| ⑨讞：右引作「慮」。 | |
| ⑩詰：原作「詰」，據右引及《墓誌銘》改。 | |
| ⑪備：原作「稱」，據右引改。 | |
| ⑫右：原作「左」，據右引及《宋史》卷二九二《孫抃傳》改。 |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2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70

SS号=12315576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3- 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n21&pi d=60E975FCADDA841E265FAB9BA336C302026718F1ABAA224D1F697F5EB3E5F917340C4429BEBDED720DA7DBC8D4C42FC8167529424303A7AB7AADACA50B78F25CB632033919E1EDF9132A2EAE42197A6D1122C8CB675662FF732B1D63&jid=/>

PDG=